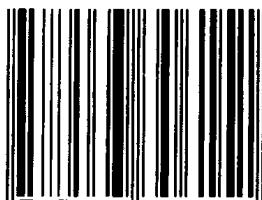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四九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華泉先生集選四卷附錄一卷

〔明〕邊貢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王士禛京邸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華泉集選四卷》提要

華泉先生集舊序

余讀華泉先生集蓋有世道之感焉昔者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文勝之敝人至以先進爲野人此其已溺而不可返孔子豈不知之而猶力爲之辨曰吾從先進云云聖人固以爲文質彬彬吾志誠在斯焉已且安知斯人之果不吾從也我明當孝廟之世皇運熈宏人文朴茂學古之士並軫而翔關西則李獻吉汝南則何仲默吳中則徐昌穀歷下則邊庭實庭實先生字也獻吉之詞雄仲默之詞逸昌穀之詞蒼先生之詞溫然粹然即人自爲家究之緣情示志體物敘倫動軌自然不殊也雖其人已往間嘗諷其詞猶足以想見其人與夫當時政治風俗之盛令之學士大夫文非左國遷固雄向則乇稱詩非丕植明遠靈運甫白則乇稱然其氣飄忽迅激驟而睹之色驚稍扣之汩汩乎無餘味焉何者數先生一於鑱古人之精而世學士大夫猶未免掇古人之華也鑱精者盛世之文掇華者季世之文今之文吾何敢以季世待之然其視盛世何如哉故曰余讀華泉先生集而有世道之

威焉先生集舊有本歲久而蝕又遺所爲文不載余理濟之明年從先生仲子搜得數十篇因叙入集中爲重鋟之匪徒不朽於先生之詞且俾論世者有所考見庶幾慨然而興先進之思云大名魏允孚序

華泉先生詩選序

明詩莫盛於弘正弘正之詩莫盛於四傑四傑者北地空同李氏汝南大復何氏吳郡昌國徐氏其一則吾郡華泉邊公云當是時作者競起宮商相應四傑之外又稱七子而顧華玉朱升之王稚欽之徒咸負盛名弗得與於四傑七子之列

故千秋論定以李何爲首庸邊徐二家次之浚川對山渼陂洎東橋淩谿巳還則皆羽翼也昔鍾記室品詩謂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平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延年爲輔而高棅論唐詩亦有大家羽翼之目由是言之四傑之在弘正其建安之陳思元嘉之康樂與迨今歷年二百李何二集學士家有其書邊集爲郡人劉吏部希尹所編一刻於胡中丞可泉再刻於魏司理永孚桑海之後皆淪烟莽不佞自束髮受書頗留意鄉國文獻以爲吾濟南詩派大昌於華泉滄溟二氏而篳路藍縷之功又以邊氏爲首庸暇日因參伍二刻薙其繁蕪掇其精要與徐氏迪功集併刻於京邸俾鄉之言文獻者足徵焉公仲子習字仲學食貧授徒以詩世其家所傳野

風欲落帽林雨忽沾衣薄暑不成雨夕陽開晚晴
其佳句也有遺稿一卷將錄其可存者附斯集後
以備一家之言

資政大夫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前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
同郡後學王士禛撰

附錄

邊庭實如洛陽名園處處綺卉不必盡稱姚魏又
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

高季迪之流暢邊廷實之開麗鄭繼之之雄健王
子衡之宏大顧華玉之和適李賓之之通爽馬仲
房之華整皆其次也

吾最愛邊庭實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樹又題文
山祠花外子規燕市月柳邊精衛浙江潮甚精麗

邊庭實以按察移疾歸每醉則使兩伎肩臂扶路
唱樂觀者如堵了不為怪（已上王世貞藝苑巵言）

袁氏獻實曰李何徐邊世稱四傑李雄健何秀逸
徐精融邊朴質故並負盛名輝映當代四公殆藝
苑之菁英也邊集中如綠水閶門道青山建業城
地入河源渺天連塞日曛魯連箭滅遺書在微子
城荒故堞留千盤鳥道緣雲上五色龍江抱日流
應是豪華語（顧起綸國雅品）

華泉之作雖不逮李何然平澹和粹孝廟以前海
岳之才無其倫比（魯中立海岳靈秀集）

本朝如楊東里李西涯二公皆以文章經國然只
是相沿元人之習至弘治間李獻吉出遂極力振

起之何仲默邊廷實徐昌穀諸人相與附和而古風幾遍域中矣○世人獨推何李爲當代第一余以爲空同關中人氣稍過勁未免失之怒張大復之俊節亮語出於天性亦自難到但工於言句而乏意外之趣獨邊華泉興象飄逸而語尤清圓故當共推此人○文章在弘正間可謂極盛李空同何大復邊華泉徐昌穀康對山倡復古道而南京王南原顧東橋廣陵朱凌谿則其流亞也然諸人猶以吳音少之 何良俊叢說

獻吉送昌穀詩是時少年誰最文太常邊丞何舍人仲默贈君采亦有十年流落失邊李之句則李何於邊正自不淺 胡應麟詩藪

弘正之時北地反正何徐掎角庭實上輔繼之下毗近自開元遠遡黃初極意剗除復歸正始 詩話類編

北地矯之信陽嗣起昌穀上翼庭實下毗敦古昉自建安掇華止于二謝長篇取裁李杜近體定軌開元一掃叔季之風遂窺正始之與天地再闢日月清朗詎不爛哉 同上

金王庭筠黃華山絕句云掛鏡臺西掛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

邊華泉謂詩及行草俱入化矣 [illegible]詩話

庭實弱冠舉進士雅負才名美風姿諳吏事好交遊天下豪俊久官留都優閒無事遊覽六代江山揮毫浮白夜以繼日江鈇爲掌憲忌其名論去之癖於求書搜訪金石古文甚富一夕燬於火仰天大哭曰嗟乎甚于喪我也病遂篤卒年五十七與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鄠杜王九思儀封王廷相吳郡徐禎卿稱弘治七子 錢謙益列朝詩小傳

華泉詩時見精詣五言尤稱長城○尚書才情甚富能於沉穩處見其流麗聲價在昌穀之下君采之上○庭實五言華貴時出俊語令人百思李何勁對也 陳子龍明詩選

華泉先生集選卷一

戶部尚書濟南邊　貢著

刑部尚書後學王士禛選

五言古體

次何遜落日泛江贈魚司馬之作送劉美之

相投已盍簪相贈還留帶昨暮長安西今朝苑城外誰言車馬地復得須臾會會君心暫悅去君心轉切秋岐蔓寒草隱隱烟不絶歸鴈影聯翩墜葉聲騷屑端居尚興感況乃萬里別桂舸泝江湘何時到灓汭灓水夜悠悠月明登郡樓幽蘭翠縈渚紫蘅香滿洲應歌楚人調坐惜勛名浮

賦得將有事於西疇送王中丞致仕

發春驚蟄始土脉動源泉時雨宵旣零浮陽藹平阡夙興飾耒耜驅牛登廣原竭兹畝畝力感彼農父言稽事依東作天時易流忽南鄰有逸夫日晏高枕眠四體苟不勤何以窮歲年

送王盛

朝辭雙闕下暮抵三河宿古戍早鴻稀荒城寒草綠上官山吏拜行縣村童逐冉冉松閒亭何人伴幽獨

秋郊別意爲汝南孟翁作二首

驅車循廣術言返故鄉縣晨光一何綺熹微散秋甸宛宛墟曲中盈盈露華泫因之感遊寓物候倏已變豈薄骨肉情遐重桑梓戀

桑梓在何許藹藹汝南村綠叢帶長薄清川映柴門言別上春時當秋始來還禾黍一已穫膴膴見高原落日樵牧歸凉風散雞豚登堂見鄰叟呼兒具盤飧依依丘中情款款醉後言卽爾足爲樂安用乘華軒

奉送大司馬華容劉公致仕二首

藹藹東山雲覆彼山下堂乘時播皇澤從龍彌八荒八荒遼且邈下上以翱翔龍逝鼎湖陰雲歸故山陽何以慰蒸庶私衷鬱彷徨

草堂何所有有蘭復有芝采采山之側飛仙相與期寄傲雲霞閒可望不可追抗手謝城市去去從此辭徒遺高世風永繫來哲思

分韻再送文熈

夜久河漢横春堂別燈黯風凄鳥初動露重花猶歛明發不在兹重關爲誰掩

吴將軍巡關圖

胡馬歲南牧漢軍勞北防軍情異主將冷暖須共
嘗朝出潮河川暮過古北口邊烽傳羽箭朔氣嚴
刁斗月下黑山晴分明見列營霜欺征袖薄石報
獵蹄鳴三軍晏然睡我亦倚吾枕天子不可驚長
懷亞夫寢

題畫

空江夕煙斂日色沙上明輕漣漾蘭楫嫋嫋秋風
生白雲滿曾阿林光帶高𡺸姬文去已遠詎辨垂
綸情

答顧華玉見懷之作

離腸如車輪萬轉不計程只尺阻言讌何殊在山
城閑曹事稽纂文墨紛相縈不見馬上人空聞馬
蹄聲攬衣步幽闥脉脉牽遥情屋上春鳩啼樹杪
浮雲行坐惜韶景暮江皐芳杜生

戲簡王臨安同年

候子虎溪渡送子龍陂橋出城不相見征蓋倏已
遥百金買江魚千金買春酒期子會宜城飄忽過
潼口追子漢江曲望子峴山頭子有室家好豈知
途路愁暮投城外寺急雨響高屋安得與子同[illegible]
歌對明燭子程匆、早發吾駕亦早留風塵莽南北

一別動經秋

入錐石口

西登錐石口鳥道不盈尺連山樹如織雲中日將
夕不聞樵采音但見虎行跡

七言古體

送秦用中文學

玉真臺下三間屋屋後有松前有竹廣文先生雙
鬢禿長對青藜夜深讀有時不巾亦不服獨跨瘦
驢携短僕五老峯前看秋瀑有時芒鞋步江澳月
落詩成江鬼哭石底流泉手親掬歸來煑茗窓下

宿清夢蘧蘧謝粱肉鳥聲墮枕猿掛木紅日三竿
睡初熟食罷曉盤歌苜蓿爲剪溪雲封尺牘長安
故人勞遠目

賦得孺子宅送程南昌

豫章城南高士眠豫章太守榻常懸漢廷使者召
不起土室蓬門江水邊江水悠悠朝市改故國荒
京宅安在墟里遥看變夕烟甚田誰爲羞春菹使
君五馬雙車輪露冕乘春意氣新下車先問南州
客恐有當時下榻人

贈尚子

意氣憑凌一當百關西儒生五陵客少年學書復學劍老大蹉跎雙鬢白門下諸生半賜麻閨中小婦猶炊麥布衣東來謁天子春日醉臥長安陌陌頭花絮夕紛紛瑣闥如天隔紫雲浩歌翩然却歸去眼底誰是平原君

李将軍

李将軍七尺身丈八矛生來骨相當封侯錦袍白馬如流電一歳長安一相見不埽胡塵向朔庭空隨漢月歸鄉縣李将軍雄且英山東塞北咸知名嗣忠堂前世澤遠且讀父書謝母羮君不見長楊

羽騎如雲集天子勤邊方好兵

周司徒行

周司徒眞丈夫直氣稜稜胥漢俱致君不作堯舜主拂衣歸臥山中盧山中臥今幾載鶴貌童童履聲在十書五疏招不回九重虛席空相待北來頡利西羌胡争問司徒今有無乃知繫國輕重者不獨廟堂公與孤周司徒眞丈夫

賦得萬里橋送客

萬里橋邊樹如薺蜀使入吳眞萬里臨岐記取丞相語萬里之行此其始英雄一徃入代易錦水湯湯餞如昔遺跡空思雲鳥形修梁已荒車馬跡旬宣使者家在吳入蜀今爲蜀大夫登橋攬轡一回首慷慨能輕萬里途

題金谷園圖賦得綠珠怨

誰言妾命薄結髮承主恩誰謂妾身輕寵冠金谷園園中桃李千萬樹對妾妍華避無處徘徊歌舞曲未終門外戰鼓聲逢逢當時只倚紅顔貴豈料紅顔爲主累主家高樓天與齊妾身不惜委黄泥他生願作銜泥燕長傍樓中梁棟棲

君馬黄贈祝仁甫赴長蘆

君馬黄我馬蒼兩馬相逐君馬良君馬來自函關道我馬空山食秋草憶昔兩馬初學行長安見者神色驚魯㭰驪黄未足論衛丘駭牝虛馳名豈料長成人少顧十年不踏天閑路逸羣翻惹太僕嫌騰櫪正中奚官怒以玆流落在風塵南走荆梁西入秦自傷萬里汗流血誰道五花雲滿身棄置不須憐我馬君馬亦在鹽車下疾足由來控者難驕嘶自合知音寡吁嗟君馬天下無且向沙塲閑秣芻比來司牧今伯樂肯使君王空按圖

賦得江上草贈燕泉何子南歸

江上草何青青使君歸來朝戴星問君君不言挽君君不停十丈風帆疾如矢蒼梧雲深竹花紫雲中之君呼不來空餘淚滿瀟湘水

送錢伯川歸錫山

曉上黃金臺夕登潭柘山白雲何油油下覆鴈門關愛君此行爲君羨白頭阿母今相見我身欲飛無兩翼杳杳風塵隔幾旬君家堂前二古松枝柯偃蹇如虬龍南窓恰對梅花塢西牖全當天井峯伯川之水舊姓吳川上山形列畫圖昔稱讓國今稱孝乃有地曹錢大夫大夫今爲返哺烏登堂壽

親親不孤棄官就養人所無誰言大夫已矣乎古來廊廟須江湖

送馬歆湖赴湖南提學

征馬帶落日出門君已遙層城不隔夢夜渡蘆溝橋蘆溝橋邊車簇簇故人邦在城南宿誰令相見轉多情翻恨遲行不如速江漢風烟遲早春關山雨雪暗邊塵臨岐莫動殊方感予亦東西南北人

送楊遂菴督馬關西

狼星掃天西虜來飛勒叩關關夜開當關空列[illegible]夙士伏櫪不見麒麟材朝戰關頭暮關下瘡痍七

半徒行者箭書入報宵旰憂捐髀翻思大宛馬中丞主馬朝命新威霆動地驚故人長城迢迢亘西北萬里可當公一身泰苑草青水清泚魯垌衛丘那足比我公息馬兼息民民保田廬馬生子天燠在野寒在槽馬子日肥民不勞三軍校閱錦雲亂萬蹄蹴踏沙場高將軍騎出天驕遁玉門烽靜公歸覲我願公歸登上台他日用賢如用駿

題採蓮圖次沈石田韻

秋塘露下菰蒲冷野鶩沙鳧夜相並東山月出一丈高岸柳垂垂見疎影雞鳴浦口漁伴稀自採紅

蓮溪上歸

補遺

遊石門洞

蒼然郭東山百丈紫青碧石門忽中斷窈窕開仙宅遙窺日月深邦轉烟霧隔中天屹樓居星斗掛几席芳巖眩綺繡叢巘圍蒼壁山鬼不避人驚猿嘯窺客披榛上孤亭奇觀壯心魄穹崖倚天懸瀑水半空射高流橫雜珮直下垂疋帛重來意彌[illegible]獨往任所適信美愜心期胡爲老行役終然脫塵網高舉凌風翮

贈張氏汝吉汝誠兄弟

魯川何迢迢太行亦蒼蒼行人躍馬出門去何異飛鶴東西翔愛君此行飲君酒君家弟兄古無有夕郎清迥鵷鷺姿秋曹盤礴雷霆手朝論同歸攬轡年家聲況是埋輪後青春衣緒下中臺山東山西花欲開休嗟羽翼經年别早喜陽和及草萊

華泉先生集選卷一

華泉先生集選卷二

戶部尚書濟南邊　貢著

刑部尚書後學王士禛選

五言近體

次韻春雪

恠爾陽春日淒淒畫雪寒情知飛絮假還當落梅看向日偏繁戶隨風故繞闌同雲幕千里吟坐憶長安

分賦春雨得時字

為賦西堂雨黃昏坐不辭礎痕移榻處池漲捲簾時瑞紀農官頌題分水部詩客車何日返眞長故山芝

九日

白日寒城暮清秋畫角哀地偏妨採菊鄉遠怕登臺鴻鴈天邊去風雲塞上來故交零落盡卮酒向誰開

九日登吹臺次毛侍御韻

對酒重陽雨登樓萬里心異花開晚節羣木秀寒林鼓角連天幕風雲接塞陰王師旋何日傾耳北來音

清源中秋雨霽

隔歲鄉關月中秋想一看眞愁白髮顯翻隱碧雲端桂影流烟濕金波缺浦寒雞鳴興不淺吟酌細凭闌

人日飲敖水部即事

結榜依江岸傳觴感歲華偶同人日酒翻滯使星槎水凍仍餘雪林寒且未花醉歸燒短燭高枕聽昏鴉

寶應元夕飲朱升之舍

望望安平驛春行路不遥故人還此地芳序且元宵水近潮通閣燈寒月過橋計程拚取醉佳賞更頻招

供事長陵

俎豆薦春芳東陵晝漏長偃松盤古樹靈草秀虛梁日月皇輿遠江河聖曆昌因山昭儉德千載頌文皇

望陵二首

徙倚東峰下西陵望鬱然玄宮深閟日玉座迥浮烟風雨清明候乾坤正德年攀龍無處所空有淚潺湲

憶在先朝日曾沾侍從恩鸞輿歸寂寞鳳質儼生存夕日昏阡樹春風長澗蘩祠官如可乞長奉泰陵園

過壽陵故址 景帝臨馭時自建尋毀之

玉體今何所遺墟夕靄凝寶衣銷野燐碧瓦蔓溝藤成戾崩年謚恭仁葬後稱千秋同一毀不獨漢唐陵

西陵訪王給事不遇 時督工泰陵

狂夫多野性春到每思家却訪山中客還逢水際花薄雲陰古殿鳴鳥聚連沙迤邐回谿晚西陵月正斜

泰陵供事述感三首

陵墓三年道重來七月期山川不改色霜露只增悲世想欽明德人傳顧命辭九齡如帝與端可致雍熙

恭已班虞舜求賢越武丁心猶在邊徼夢已隔泉扃永作千秋別虛傳七日醒夕廬齋沐所彷彿見遺形

皇寢居庸近山深地轉饒雄關三鎮鎖幽府百靈朝堡堠烽全息屯兵甲半銷帝心遥可識終古絕

天驕

郊壇夜步

晩步臨高榭春空月正明星辰臨漢畤樓觀俯神京靜夜松飈響豐年穀日晴同心隔城市相望轉盈盈

候駕次前韻

遥聞篠吹聲仙仗下通明地轉蒼龍道天臨白玉京瑞光同遠近雲物半陰晴隱隱行宮啓重關虎豹盈

承聞詔迎聖母太妃還宮二首

兆啓封邦日圖開繼統春漢南王化遠天下母儀新侍寢隨宮眷留行聚國人嗣皇敦孝理贍望黼衣頻

濟水朝京甸燕關鎮海流九重迎聖母千里會諸侯日月開黃道河山列素秋禮文同扈蹕元不爲宸遊

土城

臥病長夏晩出門秋草生聊因上陵日一寄看山情野水侵平道寒雲覆古城聖君方用武羣盜敢縱橫

五月七日陪李劉二侍御遊宴尹亭

不到北湖久重來蓮葉青水香還落照山色白孤亭竹隱尚書榻窓懸柱史星回舟忽已晩波上月冥冥

沙河

放馬野田草路迴登古原雞鳴桑下屋牛臥雨中村薄日浮山影長橋下水痕煌煌中使出束帛向陵園

村舍

村舍孤烟起山中朝雨寒丁夫荷鋤去稚子出門看早稼登場圃秋瓜蔓井闌居然羨閑逸趨府欲辭官

御帳坪

白日天門近青山御帳空亭虛從眺覽樹古自登封過鳥層雲上鳴泉萬壑中翠華春不返惆悵昔人蹤

重陽後三日登雨花臺

一片金陵月荒臺對酒看水雲霏冉冉江日隱團團鴈早那堪聽花遲未可飡凭軒望鄉國西北近長安

登龍洞山

海嶠烟霞滿（二字俱闕）積陰綠苔穿嶺滑黃葉綴巖深宛宛鹿麋徑泠泠泉澗音高人或住此精舍杳難尋

贈周文都

君乘别駕車南征千里餘予爲燕市客歲杪意何如日隱川原暮江涵雲水虛新春見廻鴈知有秣陵書

贈何子元二首

飲馬長城窟秋風隴水鳴旌旗連朔氣笳吹咽邊聲鹿塞胡霜白龍沙漢月明共嗟班定遠身是一書生

萬里窮邊使三秋出井陘金鞍裝寶絡斑管代青萍吏識終軍貌人瞻博望星歸來市駿馬持節報明廷

行子

行子到京舍故人消息傳釣魚吹臺下築室黃河邊揷架餘千帙傾囊有一錢古來賢達者往往在林泉

山中懷白巖

昔奉山陵使曾同虞殯吟鰲翻滄海變龍去鼎湖深紫極瞻雲地清宵望月心蒼蒼松栢裏懷往益沾襟

懷昌穀大理二首

孺子南州彥詞華早擅場共憐廷尉府秪益簿書忙寶鏇愁鵜鴂鹽車困驌驦何時一艇去與爾泛滄浪

齋房隱薜蘿野外少人過向月復誰語看山空自歌城孤戍火亂地逈北風多惆悵鄰居夕相思奈爾何

尹亭夜集

憶共尚書飲蘭舟漾渚風芙蓉開月下簫管入雲中鶴唳煙沙遠螢流水閣通重來值搖落無復往時同

春日卧病寄劉希尹王孟宣

我濟富山水人稱名士鄉兩生俱俊傑吾道豈荒凉紫禁煙花地青雲翰墨場應須得高步書札報滄浪

柬何内史粹夫

憶爾曾金馬予官亦瑣闈鶯[illegible]一以振落羽遂分

飛東郡身仍屈西河信每稀傳經與抗疏心事兩
相違

次王欽佩韻贈方山子鄭作

好酒耻儒素談兵輕虜塵深憐朱中客宛似晉時
人到處不諧俗一生長任眞因君感交態多少白
頭新

寄陳石峰中丞

一別梁園兩五看秋草疎君爲烏府客我向白門
居鬢短風塵裏心長老病餘江流日東下何處覓
雙魚

出郭将訪希凖郡伯懼暮而返却寄

駕言江口出却至水西還遠道空回首重門欲上
關斷雲低白鴈斜日近青山欲採瑶華贈仙舟不
可攀

和荅胡可泉郡伯

籍籍胡安慶新聲滿舊都詎知金馬客翻領玉麟
符退食還經史登樓即畫圖昔賢憂樂地元只在
江湖

寫懐

欲逃中夏暑暫止上江船夜臥對松月曉行披水
烟佳期渺天末良覯阻尊前相問各華髮逝悲青
鏡年

贈王總戎西征

開府馳聲舊轅門授鉞頻日華承蓋轉江色映袍
新去作郎山雨來經蜀道春軍中人盡説籌策妙
如神

寄胡文甫

不見胡文甫七回明月圓家林且如此宦海益堪
憐碧柳秦臺馬紅蕖濟水船往來餘百里同醉是
何年

過汴呈獻吉

兩年京郭居空望故人書五月梁園道來乘長史
車川流赴海急隰日漾沙虛欲訪漁樵徑蓬蒿不
可除

夜泊漢陽却望武昌有懐矩菴

對岸武昌郭清宵回望頻離心繫舟遠旅夢涉江
新積水明疑晝浮烟藹似春樓空黄鶴杳延佇獨
勞神

送都玄敬二首

才高憐晩達十載尚爲郎書買黄金盡愁生白髮

長夏曹分武庫秋假別文昌木脫霜臯冷何久共采芳

驅馬別君處秋陰當幕生林柯無靜葉江鴈有歸聲綠水閶門道青山建業城未能同理檝延佇獨含情

簡別華文光同年

朔野北風起沙蓬飛不休端居念行客明發動歸舟古堞鳴禽暮虛堂落木秋重來不相見離夢轉悠悠

送董太守之楚雄

詩人重出守萬里一朱轓苦節留三郡英聲振五言山深夜郎道花亂武陵源月下勞相憶清秋幾處猿

贈別

獨持文字印遥泛木蘭舟古驛尋京口寒城過石頭誦聲分館夜吟思捲簾秋欲問前朝迹青山是蔣州

送孫志同經略居庸

寶劍青驄馬秋高出塞行田公新受律武子舊傳兵鼓角邊雲慘旌旗海月明穹廬莫南徙中國有

長城

送于時宜

行子對新月臨堂酣且歌客衣寒未減鄉夢日應多晉甸封春草淮川渺夕波芳音托回鴈迢遞奈情何

別伯玉

君行不相見臥病對春風世事浮沉外交親感慨中古臺燕郭暮流水胥祠空他日歌招隱青山有桂叢

贈別甯子

風裁真桓典勲勞更伏波明珠騰謗巧驄馬避人多白日就長道清秋凌大河非關燕趙別相送一悲歌

送陶良伯使魯府

天馬玉花驄騎來天廐中言經汶陽道却過魯王宮岱嶽浮雲外蓬萊碧海東飄飄鸞鶴侶仙駕與誰同

送張廣漢中丞觀軍留都二首

聞說狼山下江波帶血流中原初息戰諸將各封侯草綠西興渡雲生北固樓經過弔陳迹春日暫

停舟

二月金陵道中丞擁節還日光搖組甲春色映江關國壯軍容整時平武略閑坐看龍虎氣長繞鳳凰山

留别張西盤大參

滿酌豈辭醉未行先憶君山城稀見菊關樹不開雲地入河源渺天連塞日曛那堪北來鴈偏向别時聞

趙御史座留别

聽雨罷彈棋蒼茫生遠思遥應白門柳飄蕩綠煙

絲旅跡江花笑歸心海燕知倚酣方戀別休誦渭城詩

張秋官元德席上留别

春日江陵去烟花萬里途山川留故郢舟楫帶三吴樹影湘流轉猿聲峽月孤郡樓登望夕天北是皇都

幽寂

幽寂卧蓬戶凄涼懷舊吟鶯啼非故國草色亂春心落日黄雲暮陰風碧海深嗷嗷北來鴈二月有歸音

忽報

忽報楊開府新傳羽檄過未須憂赤縣且復守黄河去馬定看疾來舟遂不多飄蓬愧生理終日務干戈

鄂渚

鄂渚維舟楫登高覽洞庭地連秋水白天入暮山青望闕瞻星斗懷人感鶺鴒漁簫向夕起嗚咽不堪聽

逐客

逐客去已遠相思空爾哀不聞宣室召徒抱賈生

才野竹侵書幔山鶯進酒盃梁園親識滿今雨幾人來

野風

野風吹荻葦寂寂楚江秋水氣寒侵幌濤聲夜撼舟古今雙社鳥天地一沙鷗欲作懷湘賦官程不可留

送金中丞赴延綏

上郡防胡切中丞入陝遥隼旂明曉甸鐃吹轉春橋二月花新綴三川雪正消北門來寇準西極使班超國伏和戎利人傳破膽謡按圖收地險堅壁

阻天驕禮樂欽儒將經綸叨聖朝長城一身是詎

數霍嫖姚

華泉先生集選卷二

華泉先生集選卷三

戶部尙書濟南邊　貢著

刑部尙書後學王士禛選

七言近體

人日懷白巖侍郎

去年人日題詩處鄭氏茅堂春可憐出谷早鶯啼恰恰映風寒竹倚娟娟隨鑾並入青雲上解珮同歸素月前此日寂寥驚旅食坐看庭雪撫流年

至日恭聞車駕入都志喜

至日連年帝遠征今年至日喜還京登歌想像聆周雅振旅傳呼列漢旌皇祚永占千歲曆聖聰明照萬方情靈臺舊職今誰掌不用書雲紀太平

寒食郊行

來家疃前春可憐空山遲日起晴煙柳枝嫋嫋翠猶弱花蕋菲菲紅且妍荒隴歲時還俎豆短牆兒女正鞦韆當年竹馬歡遊地華髮經過思惘然

元旦次趙類菴宗伯韻

歲首江南久客身宦情寥落道情深極知佳麗非吾土且喜逢迎有故人城上雪痕經臘在水邊梅蕋覰年新呼童早辦登山屐莫負陶家漉酒巾

萬壽節

綵仗淩風啓曙煙翠華含日俯晴川遥憐外闢稱觴地恰是西江獻捷年華錫共懽恩似海凱歌齊祝壽同天微臣亦有迎鑾曲願奏君王玉几前一

春日懷空同李子

南中數枉故人書北上蹉跎信轉疏四海酒盃形影外十年詩草夢魂餘藏身笑我同方朔作賦憐君過子虚春入吹臺芳草徧塔雲樓月近何如

寇中丞北撫宣府奉同南渠韻

守邊猶得近邦畿亞相權兼大將威烏府夜開關

月皎戟門秋靜虜塵稀探兵入塞無傳箭刺使臨戎有賜衣聞道六龍巡幸地至今常見五雲飛

贈毛東塘侍御

豪雄氣蓋三千界按部春回幾萬家風采獨教天下想文章偏得士林誇耶溪飲興芙蓉棹閬嶠詩情荔子花應憶舊遊驚物換梁園新柳欲藏鴉

坐上贈白巖少卿

淮陰廟前沙路微井陘口下行人歸丘園別後近松老關塞經過舊壘稀騣騣羽騎聯春甸隱隱[illegible]城啓夕扉却顧太行應歎息十年空望白雲飛

九月十四日夜訪馬尚寶不值

門巷陰陰暮雀飛北城燈火望熹微可憐明月映疎柳更喜秋風吹客衣寒露始零鴻漸少重陽却過菊猶稀子長素有登臨興何處淹留樂未歸

次韻獻吉留別

初春郊甸積雪滿客子出門歧路長征車杳杳去不息關柳青青愁未央却望秦山懷故道即歸梁苑亦他鄉十年京洛交遊地日夕風烟思渺茫

寄劉銅仁

地濶天長奈爾何春風門巷少經過遥憐白髮星

星短無那風塵日日多懷舊獨吟平子賦感時偏憶少陵歌江村細雨蘼蕪長是處扁舟有釣簑

除夕臥病柬空同子

天涯臥病驚除夕河上逢人感昔遊歲月浮生雙鳥翼風塵遠道一狐裘君還豈爲鱸魚膾我出眞同雪夜舟梅蘂柳條俱動色幾時攜杖共登樓

寄南宗伯白巖先生

神仙官府説南畿聞道春曹事更稀庭轉晝陰稀樹影印封秋雨上苔衣臺城柳暗宮前路別墅碁殘石上圍台斗位懸朋輩少與誰同賞復同歸

寄呂思泉太僕

永陽司馬碧山居幾度詩來重起予笻杖日隨東郭履綵毫時寫右軍書梅花癖在官先棄鸚鵡才高世共疎吳客遠歸憑問訊九還消息近何如

贈伍松月

憶昔荊南遠卜居相逢曾及雁來初山堂習隱秋看桂郡閣留懽夜翦蔬天末往來千里道篋中悲喜十年書懷君只似江城月長願清光照碧虛

寄嘉定章太守

六千里外關山道十二年中風雨愁書信不隨湖雁過夢魂空遶蜀江流纖纖凍柳含煙裊冉冉春雲向日浮多病有懷貪遠望强扶藜杖一登樓

櫼岡中丞登舟後有作相示次答

中丞入奏揚帆日乳燕鳴鳩月正三楓陛曉星看斗北杏花春雨別江南詩多到處堪題石駕迥何人許並驂苦別登臺遠相望暮雲斜照酒初酣

次韻殷石溪遷居

溪翁小隱城隅地窈窕松窗對竹林習靜不知紅日晩避名眞似碧山深臨池野鶴陪孤立破雪江花笑苦吟從此鳳凰臺畔路杖藜應許數相尋

聞台峯舟過清源不遂瞻奉短詩寄懷

隔歲闗河音信遲美人千里惜分岐伯華實愧邢叅衆仲父虛承鮑叔知春到水亭花發處月明山餘雁來時孤帆迤邐青驄遠西望長吟有所思

新莊道中即事次章郡守韻

步尋芳草愜尋幽踏遍山城與寺樓情入暮春多感慨地過名士亦風流川長漸覺三花遠雨足因占二麥秋南望嶽峯蒼翠裏到時深恐白雲留

送崔後渠祭酒致仕歸安陽

盧龍山畔菊花明一片歸帆五兩輕風入暮林稀靜葉月明江雁帶離聲尊前舞袖娛親志袖裏封章報主情六館有人爭詣闕願從天子乞陽城

送丁考功秉憲之關中

鸞花如錦豸袍新建節西行及好春周禮職方分二陜漢都形勝說三秦天浮紫氣函關動雨洗青蓮華岳眞藻思還應有神助詩成先寄故鄉人

次韻留別諸友二首

舟子招招催渡開多情臨別更徘徊虛煩竹馬城邊候實泛星槎海上迴南郡秋風悲鼓角武昌明月見樓臺懷人莫厭書頻寄江口雲帆日往來

荆郢相望一水間早秋為別仲秋還乾坤去住真如寄車馬馳驅不暫閒白帝城頭烽火急黃牛峽裏戰旗殷江陵舊是襟喉地蜀道東來第一關

留別貞菴

陰陰汀樹起秋烟冉冉溪花接暮天歸鳥獨銜淮甸雨離人新上汶陽船病餘藥物存芝朮老去心情托簡編他日會傳招隱賦緘封應寫渡江年

留別東園

公子名園恰對城水亭宜雨更宜晴樓臺日倒池塘影絲竹風傳巷陌聲三月久忘玄酒味百年知

負碧山盟白門朋舊紛如許後會應懷歷下生

送王灤江

向來青瑣陪雙入此日烏臺羨獨行三品峻階都執法十年知已老門生烟開灞岸春先到日照齊山雪正晴攀餞却愁心不醉郭門楊柳曙啼鶯

送黃伯固進萬壽表如京

鳳紀初開萬壽辰龍箋遥集九州臣同憐建業生還客猶是先朝死諫人天拱闕庭周道遠日臨旌旆漢儀新彤墀拜舞霑恩地已隔三廻黼座春

送蔣梅軒司徒致仕歸湘源

奕奕家聲遠近知士林誰不仰連枝三台八座同升地綠野青山獨往時草制即煩親弟手賜環寬荷聖人私江湖廊廟俱傷別萬里秋風兩鬢絲

奉送少傅邃翁節制三秦

三十年來四入關士人迎拜想開顏風雷晚送蛟龍雨藜藿春藏虎豹山已遣北門歸鎖鑰更從西海弄潺湲寥寥蜀相千年後伊呂誰當伯仲間

送崔松溪司空考績北上

司空風節重南都一片清冰在玉壺天日同憐照肝膽雪霜誰遣上頭顱身隨鷺侶朝雙闕夢逐鷗

夷到五湖聞說有書先乞老不知當宁肯從無

送趙主簿兼東同年呂稽勳仲仁

梁溪渺渺錫山蒼南去天涯客路長霜下海門潮漸落雨深江甸橘初黃城池舊識延陵郡風俗猶傳泰伯鄉郤見吏曹憑寄語一年秋色負重陽

送郗御史謫温州

萬松深護理官衙嵐翠陰中閱歲華策馬暫抛臺府印登樓常眺海門霞六朝秀句憐康樂四海名山說永嘉落落曉星雲霧裏斗牛何日轉仙槎

白巖席上奉次于審侍御留別

朧月驅車背苑東春風相見帝城中自憐岐路經
年別誰遣鶯花此會同白日心期終不忝清川離
思浩難窮舊遊長憶松陵道水接長橋月滿空
送顧明府之聊城
上春行縣出東疇桑葉萋萋喚乳鳩道左壺漿迎
父老雲中冠蓋識君侯魯連箭滅遺書在微子城
荒故堞留攬轡可應空弔古土風先爲達宸旒
送柴少尹之無錫
北客南行路幾何宦情鄉思渺烟波舟中暮雪經
吳苑江上春衣試越羅懷遠漫愁山閣迥課耕應

愛水田多十年舊事悲垂省休對青松賦女蘿
送都玄敬二首
秋江浩浩夕波寒秋岸離離木葉丹南北路岐頻
駐馬古今懷抱幾憑闌平蕪日下黃雲合舊國人
歸白鴈殘謝傅東山意無限別來誰與共盤桓
古驛征軺畫舫燈客途風景向秋澄憶邊涼月經
淮甸枕上微鐘過廣陵草滿臺城山寂寂雨晴江
寺塔層層十年舊跡空回首幾度追陪夢裏登
席上分韻送穆子
螢火依微穿廣庭鐘聲杳靄度層城殊方客子三
更語南國佳人萬里情夜雨樓中聞鴈別秋風江
上看潮生兩都詞賦流傳美不似湘潭弔屈平
邢司空宅夜宴留別
楚江叢禱百花明巫峽岩嶤萬里情用武空懷蜀
丞相牧民那遣魯書生山過赤壁磯猶在路轉黃
州水更清長憶春風別離地畫堂燈火夜三更
登鳳凰臺次太白韻呈同遊諸公
苑中芳草玉珂遊苑外白雲晴日流多病未能拋
短杖有懷翻怯上高丘垂楊晚映秦淮水杜若春
生謝朓洲靈鳥不來阿閣迥酒闌空抱古今愁

元世祖廟
斷碑深倚廟門斜往事傷心付一嗟春草平沙仍
收馬晚風疎樹偶栖鴉唐陵漢寢雖無主北幕南
庭自有家欲弔魯連何處所飛塵如雨亂鳴蛙
謁文山祠
丞相英靈迥未消絳帷燈火颯寒飈乾坤浩蕩身
難寄道路間關夢且遥花外子規燕市月水邊精
衛浙江潮祠堂亦有西湖樹不遣南枝向北朝五六句最是絕唱三四不工遂爲白璧之瑕陳大樽改本云云亦未佳也
宴鄭氏園亭

未須韋杜家家到一出城門便不同折簡敢爲難
致客披襟先受不訾風中年畏病長辭酒他日重
遊定作翁閒有衣家紫開遍尚餘春色繞芳叢

再至居庸

塞口重關慳素聞壑烟嵐雨日絪縕雄吞巨海山
形斷秀壓中原地脉分鎖鑰還須寇丞相長城不
用李將軍倚窗時送東南目雙闕蓬萊五色雲

蔣山

病起尋芳郭外遊漢人祠廟蔣山頭千盤鳥道縈
雲轉五色龍江抱日流隔浦迴看帆冉冉步林時

聽鹿呦呦松阡積雨莎如簇不有桃花宛是秋

登嶽次劉希尹韻二首

北上天門日未斜剛風吹我度谽谺仙人洞古留
丹鼎玉女祠高拱碧霞深澗千年猶凍雪陰厓四
月始桃花泰封漢禪俱牢落細讀穹碑感歲華
玉皇祠畔一凭闌絕頂風高夏亦寒北去塵沙通
瀚海西來天地是長安青雲迥隔三千界白日平
臨十八盤似有飛仙度幽壑鳳笙聲裊珮珊珊

次韻蒲汀

步屧名園酒且隨興高潮舶主人知繁花臨岸水
虛照叢竹倚巖風倒吹[illegible]漫不妨終日坐登攀如
有隔年期春塘見說鱸魚美欲把長竿理釣絲

内黄道中

黄池岸邊風起沙江陵行客正思家即愁朱紱淹
歸計況對青林感物華南郡永懷丞相栢東門誰
種故侯瓜荒臺古苑經過地落日時聞奏鼓笳

宜城道中書事

路出荆門不斷山西通巴塞北秦關四方羣盜何
時息五月征夫且未閑羊祜塚荒碑七尺武侯祠
古屋三間蒼涼雲日江村午愁絕東流去不還

舟次聞轉官太僕述懷

遠傳新命下江皋初喜閑官領騎曹宸輦未由隨
日馭客舟先免泝風濤山圍四塞城池古月出千
峰紫翠高欲倣昔賢安吏隱醉翁亭上讀離騷

金陵春日懷孟有涯兼憶亡友大復子

往在東山賦索居朅來南國轉愁予風前玉樹時
難見袖裏瑶華日漸疎京洛舊傳東野句茂陵新
出長卿書交遊意氣關生死伐木歌殘恨有餘

初雪有懷

江南子月稀逢雪子月今年雪可書近借曉光分

客牖遠通春信到山居舍沙細草纖纖出破臘疎
梅宛宛舒却憶海濱垂白叟幾時乘輿訪吾廬

病起偶成

臥病秋殘筋力微步園初試越羅衣鏡中白髮羞
空老江上青山笑未歸陽鳥又侵霜菊至陰霞常
接斗城飛邊軍跋扈朝臣死北望燕雲信轉稀

辛巳書事四首

居庸碣石控胡門玉几由來北極尊閣道逶迤經
海岱天河隱見出崑崙斗閒遥識三階列日下從
知九軌存奠鼎卜郊非浪事萬年珪璧保文孫

泰陵松栢五雲高再見周康握赤刀南斗龍文占
王氣中原馳道擁旌旄要荒不亂貽謀遠磐石相
維締搆牢弘治名臣天憖在元功應數舊蕭曹

龜食庚庚發啓光龍顏日角映扶桑九朝琬琰陳
東序萬國山河履職方總道祥麟傳寶籙更看天
派渡銀潢軒虞落落鴻鈞轉矯首滄溟望八荒

漢水東流夢澤開雲蒸龍氣劃爭迴襄城七聖翔
空下少室三花拂駕來河伯寶圖森地軸上公玉
冊自中台千秋萬歲應思沛悵慕歌風擬築臺

晝寢

冶城山下水雲居落木蕭蕭心晝寢餘多病一秋稀
出戶故交經月少來書琴聲自識鍾儀苦禮法同
憐阮籍疎且欲乘流問蓬島海門風浪近何如

病中

臥病荊南逢暮春水雲江日俱鮮新可憐楊柳色
已暗無奈流鶯聲太頻懷土仲宣空有賦傷時杜
老益沾巾黃牛西接連天嶺烽火猶驚報虜塵

郡中書懷

自分銅虎出邦畿江漢蒼茫舊侶稀家慶久違三
釜養朝恩猶有十年衣劍南烽火頻傳箭河北干

戈未解圍恨殺仲宣樓太逈一回登望一思歸

和馬尚寶文明讀杜秋興有感之作

杜陵寂寞幾經時遺興空留卷裏詩早覺冰霜成
歲晚可憐松菊後秋衰秦城樓閣千年思蜀道烟
花萬里悲異代那知亦同感古臺寒日雨絲絲

歸寺

荒荒野逕蒼苔滑淺淺僧房白竹斜晝坐不知誰
是主暮歸聊以此爲家幾聲畫角吹山雨十里朱
門鎖苑花行止也知無定著寒雲枯木楚天涯

清涼寺

許日肩輿不到山重來猶聽鳥關關川原隱映斜光外陵廟參差王氣間風安暮花侵座濕雨催春竹過林斑白雲深處無雞犬轉覺僧家歲月閑

遊林慮山黃花寺

黃花谷臨千萬山招提更在萬山間窓圍白石冬逾靜門掩紅椒晝不開迎日岫烟生裊裊咽水巖瀑下潺潺場苗可用維吾馬巳判東峰上月還

雨後小飲

積雨偏能感四愁濁醪眞可散千憂自憐好客過文舉敢望生兒似仲謀花塢靜看朱檻暮草堂閑對碧山秋薝蔔架底黃昏月且抱青芻學飯牛

寄劉南坦司空

美人東去忽經秋坐憶苕溪動別愁問信幾回湖外舸看山何處水邊樓遥憐短鬢風塵化可耐長江日夜流俯仰少年心萬里夢魂曾伴馬遷遊

暮春病起寄懷希尹

院靜簾垂春日斜藥爐茶鼎寄生涯閑思舊侶空懷遠病對芳辰轉憶家簷畔落泥還燕子檻邊飛絮且楊花何時邦捲圖書去一放江門萬里槎

華泉先生集選卷三

華泉先生集選卷四

戸部尚書濟南邊　貢著
刑部尚書後學王士禛選

五言絶句

送劉約中之金陵

君到石城邊應看石城樹樹杪百尺臺是儂行樂處

送于利

露下夜已久清軒調玉琴凄凉湘水曲窈窕白頭吟

送馮侍御還郴

驄馬逝騣騣蒼林蔭長陌憐君楚雲外獨作秋江客

雜畫六首

北風吹大雪向夕滿空山遥見山中客懸燈草閣閒

田家春酒熟野老日相過醉別衡門外山鶯啼綠蘿

征夫慕前侶杳靄出幽林欲渡溪橋去山中暮雪深

鳥啼青石岡日照紅泥坂杳杳雲外鐘山僧獨歸晚

上山行采薇下山行苦飢山風夕凜凜吹笠復吹衣

經旬不出戶忘却城南道江亭細雨過一夜生春草

題孫志同侍郎扇圖二首

青青山上松繚之以白雲雲山不可到圖畫只空聞

山木各有林烈士各有心借問種松意悠悠江漢

深

畫

琴罷興不盡起登江上臺江空秋萬里不見一舟來

中秋

寒月出關山秋窓白如曙空流雲中影不照雲中戍

西園

朝看長白山暮看長白山山色有朝暮吾心常自閑

集江淹句

白日隱寒樹層陰萬里生歸人望煙火歲晏返柴荆

山中雜詩

園果垂丹實園丁日夜看未曾供寢廟不敢獻中官

無題

庭際何所有有萱復有芋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樹

同熊侍御看花

借問雨中好何如晴後看錦江紅濕處應記獨憑

闌

七言絶句

迎鑾曲八首和劉希尹

金陵今古帝王都碧石清江一畫圖五聖百年虛想像鑾輿曾到此間無

石頭城如銀虎盤金陵山似玉龍蟠休詞六軍停蹕久由來江左是長安

綠柳陰中顯柘黃路人爭說是君王只爲薦新供寢廟水邊終日打魚忙

自采民風問老農微行不遣近官從那知天子關

天象到處雲成五色龍

青龍山下虎蹄新玄武湖中躍錦鱗錯意吾皇好

漁獵不知端訪後車人

寫如滿月向江開箭插寒潮捲浪迴水上黿鼉莫

深避我皇元爲射蛟來

潮落江門烟水秋雲帆八月過揚州兩京馳道三

千里夾岸垂楊接御溝

翩翩龍馬控琱戈白日清秋沛上過聖主守邊思

猛士臨風高詠大風歌

凱歌

日射江流生紫氛喧喧鐃吹隔江聞江頭巨石高

千尺好勒元戎破虜勳

秋日過西内圜殿

御溝東畔古松盤曾得先皇倚笑看龍馭不歸鸞

吹杳石廊圓殿鎖秋寒

雲中曲

萬歲聲歡四海聞大同新策破胡勲漢文可是勤

邊主按轡閑過細柳軍

感事

紫荊西望白雲山煩裏雲山指顧間好降絲綸從

諸將急操兵馬備三關

宮詞

佳麗曾矜得寵先後宮歌舞一當千那知寵極能

生妬不是青娥誤少年

次韻白巖甲申除夕

前山雲接後山烟可道公歸是偶然霖雨出山知

有日入山親紀甲申年

贈北山周子

宦接鄉山事已稀謫居猶得近王畿勸君今夜且

須飲明日出城風葉飛

贈楊撫軍

白馬香車度落花絳桃穠李避姸華長安陌上歸

來晚笑指龍樓是外家

五月六日東孔倅

艾家河邊蒲葉長扁舟昨日過端陽荊南客路千

餘里回首銅臺亦故鄉

金陵逢方日升

燕市分攜十七春白門相見白頭新鳳凰樓畔舍

香侶江海飄零有幾人

題扇寄希尹壽春

淮南花雨送春還叢桂陰陰郡閣閑自是劉安有仙骨謫居猶近八公山

次韻梧山中丞寄別東塘侍御三首

諫草書殘驛舍燈翠華銜雪恐難勝回軺莫向春明路見說君王在白登

羽葢飄飄白日臨迴光應燭小臣心願同汲黯留中閨更擬相如賦上林

閃閃龍旗樹五更煌煌芝火照層城當年奉引趨蹕地曾聽鈞天廣樂聲

寄何仲默

梁王臺前春草生梁王臺上鳥嚶嚶美人遥在黄金屋客子登臨空復情

贈長垣宗室

瑶室青編萬卷餘宮中誰道日閑居家臣昨日長安去猶向君王乞秘書

重贈吳國賓

漢江明月照歸人萬里秋風一葉身休把客衣輕浣濯此中猶有帝京塵

答秦孟陽長史

塵滿紗帷舊業荒江都雲水暮蒼茫清時不用天人策方朔詼諧侍武皇

次白巖韻二首

騕褭燕臺白玉珂山亭山寺賞吟多相看已恨俱華髮更奈滄江遠別何

登臨隨處見題名想像當年載酒行山翠不遮牛首寺江流長抱石頭城

送顧侍御出守馬湖三首

露冕南征火井西東過瀘水北泥溪借問鄉愁何處切千山明月子規啼

五月瀘州蕉葉黄武侯祠下水如湯行人莫惡南中熱自有參天古栢長

漢家吏路止牂柯相望龍湖路幾何聞說夜郎天更遠潯陽李白亦經過

送潘伯振守漢中

石棧凌雲鳥路賒漢中城府枕三巴風林落葉猿聲滿那得行人不憶家

送蘇通判二首

去歲秋風別省闈木犀花落雨霏霏那知此日江陵郡春草連天送客歸

春風江閣喜同遊苦恨逢君不少留東去巴陵三
百里幾時同上岳陽樓

送賈司訓二首

行李蕭條石逕荒賈生東去路茫茫盧龍不是長
沙地莫把吾皇比漢皇

甲耳溪邊秋草深裂坡山北樹陰陰西風匹馬弔
孤竹一曲商歌千古心

衛輝阻雨奉别彭幸菴太保二首

宦情時事劇秋雲話到傷心不忍聞别夢迢迢似
明月漢關秦塞遠隨君

孤英破雪紅梅早細葉牽風碧草長留取鬱林洲
畔石歲寒相對倚冰霜

送呂二守西征

六月戈船上逆流書生彈鋏取封侯夜來羽檄江
邊過開說西戎破劍州

鹿門山

龎公舊隱鹿門山近在襄城漢水開石洞草荒無
路入夕陽時見鳥飛還

習池

習家池上草萋萋流水成渠稻作畦山簡不來遊
客散居人猶唱白銅鞮

峴山

大樹蕭蕭白日寒羊公祠下獨凭欄尋常一種青
山石長使行人灑淚看

大堤

大堤女兒花見羞大堤楊柳映青樓金壺滿注樊
城酒醉殺狂夫不解愁

毛驃騎扇頭

玄菟城外草連天鴨綠江頭春可憐將軍飲馬臨
江水東指扶桑在日邊

題家園風景圖

萬竹深深一逕斜草堂門巷接江沙主人遊宦不
歸去時有白鷗來釣槎

題天鵝海青圖

雲暗胡天雪滿衣駕鵝聲亂海青飛李陵臺下陰
山北正是單于夜打圍

題靖遠侯畫菊扇頭

百戰功高舊破戎侯門却似布衣窮傲霜枝葉凌
雲幹畫裏分明國士風

敖子發水亭次韻

泉霧流雲水閣寒浴鳧飛鷺滿江干風潮莫向愁
中聽雪竹還留醉裏看

觀城歌

畊隴連雲十二樓西南形勝數荊州已教峴首爲
屏繞更遣巴江作帶流

題賈園

門巷沉沉草逕紆綠槐深護野人居鳥聲不斷日
亭午時有溪童來捕魚

湖上雜興

雲水地臨三愆節江湖天放一漁舟虛煩倚樹看

黃帽耐可乘槎漾碧流

昌平廢縣

層阿迴眺獨行行日落春山烟霧生山下荒城隱
叢薄路人云是古昌平

山行即事

陵署青青生午煙山渠濺濺響春泉白頭宮監松
林下閒說英皇北狩年

草場

牧馬場邊首蓿香回龍宮外樹蒼蒼當年駿骨今
何處曾被金鞍侍武皇

華泉先生集選卷四終

華泉集選四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邊貢撰貢華泉集巳著錄此本乃

國朝王士禎所刪定其序謂濟南詩派大昌於華泉滄溟二氏而華路藍縷之功又以邊氏爲首肅其比之曹植謝靈運雖不免夸飾然於李攀龍集終置不論而獨加意於貢集其去取之間亦有微意也

陽明先生要書八卷附錄五卷

〔明〕王守仁撰　陳龍正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八年陳龍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陽明要書八卷附錄五卷》提要

序

采性有所懲每友人期講學輒不應則曰且事躬行曷用講肰于宋先生諸書及
國朝諸先生語錄私竊櫛比頗受規訓至陽明先生集曰爲功夫簡易眞切尤所叅辨則嘗慨先生之敎明沒各半者不因伎人之詆訐殆繇雷同者衆和聲附影偎識見爲良知自背師旨

先生固云無現成良知又云良知須實踐又云宋儒制行足以取信非空言動人則知先生原精微謹慎不欲以高明相詡且其說非頓悟初參二氏繼見節義瀕危幾死而後得之子弟即不必如先生沉玄證宗如先生建言受杖謫苟無乾惕憂患之心而云良知如是安可誣也至于兵事今人動引先生似可依

倣不知先生學有體用不以功業表見即其既立功業以後門人有問皆默而不荅則先生所云論治須求根源不當從半中入手者此意可謂明白指示故采習讀先生全書皆有論說復一言蔽之云先生教人致良知而遮先生之教者正言良知不言致辟如衣在笥食在案終日說衣食如不衣之食之畢竟笥

案問物何弃人事采因隨處指
點圖有起發若夫一傳兇流為
放曠則先生自滁至南畿時已
深自悔故教人惟以存天理去
人欲為省督克治實功而貽累

師門者實有其徒擬取羅念菴
弁王龍谿一書參列簡末令學
者知守身修德不可虛飾蓋昌
田間力得輯錄成緒遂欲登
板問世質之勝已而幾亭陳子

投我印本書六冊曰陽明要書
且屬為序開函時自念識力不
及陳子從事歲月不及陳子我
所輯錄得毋作士衡三都賦否
亟加審諦見其當篇所次總序

一首凡例四首小序八首欲朕
曰陳子進我人若不自知我掩
卷遲奕卒業益歎陳子有功先
生弁有功曰仁緒山輩蓋芟其
枝複條其目類使凡觀遺言者

注視即得綱領復截去雷同小疵大醇一一標見苟中無權度何以能有如此稱量乃予所志幸者予于先生序刻朱子晚年論定心不安其說而陳子反復

論其失當予于先生荅門人問吾弃點也謂似過駁伊川而陳子亦不以爲然予嘗論先生五十七歲不沒學問當不止此推之孔子七十以後盡然而陳子亦以先生惜朱子者惜先生其餘符契觸類殊多又予挍先生年譜于他書分載錯綜互見者約略爲陽明言行考而陳子卷後有遺言逸事一編十同七八

予非敢攀陳子以自高聊以志得失也是集既行絕學昭布人知適歸即可不有陽明其殆陳子講學之書矣

旹

崇禎乙亥中秋婁東友弟張采

頓首題

要書序言

余沈潛紬繹于文成[illegible]書[illegible]年。恍乎登其堂而聆其謦欬也。惜其書亂而少次。繁而反晦。剖類而滋混。欲使人人讀而取益

焉。乃纂爲要書。既成。爲之言曰。孟子而後。聖賢負大經濟者少矣。惟濂溪明道有致太平之才。諸葛孔明而後。豪傑之識大本原者少矣。惟陽明先生。終身在

事功中終身以修德講學爲事奏功成者學助之也居功成者學爲之也觀聖賢者觀其用曾謂用如先生而非豁然聞道者耶致良知之宗其言本于不慮

其旨本於誨繇非直以不慮爲良以不慮而有別爲良至矣莫可訾矣貽訾者獨在無善無惡然先生實有所見而云葢曰善本無善也猶元公曰太極本無

極也欲人不倚善也豈顧令不爲善哉承無極者以體貼天理以主敬故百世而彌光承無善者以玩光景輕行誼資文過則不再傳而裂爾因其徒之失眞

使後人致憾于提宗之未愼先生之靈其恫已夫夫先生大悟者也存誠者也後人疑其教而因疑其學疑其學而終慕其猷略與文章至於慕其猷略文章

而先生微矣天下無不悟而能
誠無不誠而能神觀先生之身
也口也手也耳目也兵革錢穀
也潛魚棲鳥也畫堂貂冠也炎
風毒霧也無不神也皆心所爲

也則驅策指引之間先生亦惡
乎往而不彰儒者致用無踰先
生然先生正君心者念念蒼生
者體仁也者致天下之太平也
者非任智也者非定方隅之禍

亂也者則猶是精才而麤用大
才而小用全才而偏用疇謂講
學封侯遂驚爲儒生不世之遭
矣乎故天下艷先生之才與功
而識者更致惜其遇天下傳先

生之悟而善學者以爲不如法
其身也先生口談無善身則夫
須臾不爲善夫惟孳孳爲善庶
可以談無善矣嗚呼三代而下
聖賢而奇才豪傑而好學微斯

人吾誰與歸。假以數年，未之或
知也。彼且曰：堯舜以上善無盡。
崇禎壬申五月丁巳，後學嘉善
陳龍正惕龍父題

松陵門人顧伯宿鍾星
古吳門人施洪先湘文　仝較

陽明要書凡例四條

一曰論世

先生之學，程朱其行已也，則大節肅如，高風灑如也。其于大學，幾盡其序矣，然實負大學同體之仁。蓋其過，往不在行事而在立言，不在制心而在設教。今心則烏乎可見，而行亦已往矣。教言獨傳，故守正者往往觸目而見瑕，若追遡其心之所存，與實按其行事，則固命世之真儒，不可議也。以是而尊先生，斯爲能尊，以尊之之心，偶挟其寸瑕，則

亦出於大公已矣。視浮慕猶勝焉，而況曰排詆者乎。今有人於此，于人倫篤也，于用世則克有濟也，于知人則不爽也。獨宗陽明之教，遂可謂非正學乎。今有人於此，多欲以薄五倫，無實心以荷世事，無虛衷以鑒君子小人，獨排陽明而崇程朱之說，遂可謂正士乎。則是聽其言不必觀其行矣。故愚于陽明，務論其世以讀其書，毋敢苟同，毋敢妄議，尊陽明者我其罪人，與排陽明者我其黨人，與惟心是安，惟後世是輔，不他顧矣。

二曰統類

錢氏定傳習續錄外、則有文錄、文錄之中、又分正錄外集、又以奏疏文移爲別錄、迨後又有文錄續編、名目紛糾、義例雜出、據云、純於講學明道者爲正錄、悔前之遺爲外集、及觀其正、皆書也、其外、皆詩與傳誌也、豈書皆悟後之秘、而詩傳誌皆未透之說哉、且所悔悟者、惟爲論學前後有醇駁、若詩與書總爲酬應之文、與人事相發、雖大悟之後、豈得遇事而遺事、專以心性爲說、隨事而指之、觸境

而點之、不離人情物變、道在其中、此則悟後之不同耳、必以酬應爲外、豈先生學無內外之意耶、又論學之書、雖在初年、列入正錄、詩與傳誌、雖在晚年、亦入外集、是不論悟與未悟、醇與不醇、始終以體類分正外也、尤自失其初旨矣、惟記序說三種、正錄外集均有之、宜乎軒輊得理、夷考其實、如象祠記作於戊辰、其旨甚妙、雖更一二十年、無復可過、顧第以少年所作、一概外之、是又專以歲月定正外、而不思少豈必概麤、老豈必概精、則亦未爲

曲當也、至曰別錄、以究其施、似以撫世經綸、又居酬應詞章之下、續編雖多綴潑、其中談道、絕有精實語、又與王晉溪司馬數書、皆經國之要言、廬陵告諭、則如明道宰邑、莫非相天下之規模矣、而置之剩餘、皆何說焉、今悉彙而桸之、統之以類、就類則編以年、無年者闕之、蓋正外自無可分、體類宜分、不以分正外、歲月自定、不以定正外、庶幾脈絡分明、首尾融貫、讀者不爲多岐所眩、不爲斷閱所困、而先生之全體大用、可以入目而秩如、徐思而自得焉爾、

三曰除繁

詞寡而理達、語約而味長、此學人之筆也、論語而後、不多見矣、句飾而氣彌卑、字減而意益明、左馬以來、惟弇州近之、凡書疏一經其剪裁、輒成古雅、此文人之筆也、余蓋無一焉、讀陽明書序傳記等文、大抵以明悉爲主、不假鍛鍊、而奏疏文移等作、更爲時體所拘、或一篇而前後重複、或一事而再四逃陳、想在當日不得不然、其徒之編集、則未可

謂能總師志矣愚嘗謂凡書一槩混傳與不傳無異何則衆厭而罕觀則世不被是書之澤而作者之神没也先生嘗因聖人刪述惟欲減除後人惟欲添上又嘗欲刪併所作彙成一書恐焚其餘且曰得諸賢有筆力者商議任之又因黃勉之刻程門王信伯遺言謂之曰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其間有執着處去之為佳先生雅志葢如此既没不幸遂無任者惟錢氏勤勞一生摭遺篇詳素履俾後人得探其蘊與稽其進詣為功多矣然

于年譜頗精于文錄諸編猶襍譜中亦間載書疏一二其間芟繁就簡多屬允當然有芟削太過覺於本意微不完者今為更酌之大抵視先生原文為減視年譜所節為增其譜中不載諸篇擇其關切身心世道者畧以鄙意與之節文雖不敢彙其篇次要使集無複篇篇無複語苟非切要不復愛惜文辭庶幾體先生之心於既逝若夫傳習二錄亦去複亦去緩顧不芟其所非正欲瑕瑜並留見英雄入道之有漸息足之無期爾以其有減無增

故于要書也稱纂年譜附錄於後者錢氏之舊也或減或增故稱修又綴之以遺逸辯証于緩者惟恐不去則于切者惟恐或遺從散而合故曰輯

四曰表微

起聖人者子夏子貢之儔而獨顔氏子為非助先生解之曰得他人一難聖人倍發精神故問詰者真能助聖人者也今觀先生之門助者少悅者多豈為顔顧易於為卜為端木耶或者凝靜中窮搜色利名根為剜肉作瘡先生嚴詠至再葢此乃克

已之要實踐之微而其人陰撓壞之欲不嚴詠不可得也豈顧拒其助哉儻于時有窮與探真即言中以得言外即意中以發意外則先生之悅樂必有油然其生者矣期躬行不期口說期心得不期面從志果出於大同見何嫌於小異余去先生百有餘歲真見其徵於數世之上乃敢効起助於數世之下或同或異總以闡之不敢强同於先生也則知先生必不以異斥我矣和而不同事亦然學亦然同堂亦然異世亦然

陽明先生要書小序八篇

一卷傳習錄

自徐曰仁有傳習錄而陸澄薛侃繼之今之上卷是也其後陳九川輩又各有記當時流布想多奇險語錢緒山防其誤人爲之刪削因以自記數十條併入繼又爲之補遺總名傳習續錄今之下卷是也中卷則答顧東橋周道通陸原靜歐陽崇一羅整菴聶文蔚二書共七篇而已其末附以訓蒙條教愚謂上下二卷皆其弟子自記請正與所聞

答問之詞大都切於明道故宜冠之集首若書札雖以論學然論學者非止此七書也何義而獨入傳習乎當時南元善守紹偶以公餘編集師說緒山乃南公治民難爲改移姑因之耳且譜云元善取先生論學書復增傳習錄五卷則當時所增固非止此七書與訓蒙數條而已也今以七書移入二卷書劄中訓蒙大意移入五卷文移中各從其類而于傳習錄原本所載有漫無關係者有彼此竝記意同事同而詞微別者間刪一二條其論學答問純否概存仍爲上下二卷

二卷書

自顧東橋至聶文蔚共七書原係南元善所次傳習錄中卷今移入書類然使一槩以年爲序則全沒南氏之遺故取七書冠之篇端其後則隨年辯次至于答東橋書分爲七節則因其所問條分縷示各自爲首尾而文氣血脈不必相貫讀者以意會之可也其第七條乃錢氏所稱拔本塞源之論尤諸書之統宗滙源處實千年以來未開之眼宜

潛心熟翫焉後六書亦分節

三卷詩

事必從年言必分體分體則年不得而拘也孔子刪詩風與小雅則因時之先後爲次序此就分體之中爲之從年者也然幽風猶居變之末焉大雅則篤公劉置於文王諸篇之後頌則周魯居商之前此就分體之中別起志義不必從年者也先生于書序等文自標年月其門人尊守之過亦以時序編次其詩詞而不復分體設在古先何異風流

於雅雅雜於頌乎哉今爲別正之而於各體之中
自序年月其格韻則不漢不魏不晉不五朝不唐
不宋自成陽明之詩爾若夫悟境之微襟期之曠
經綸之巨時于詩焉露之當其得意爲性理吟爲
風霜花月吟爲梁文吟一徑輒似焉學也金山妙
高臺薇月山房二咏十齡有奇凌跨千秋生而神
靈則謂是與然微學或以文人若功名之士終矣

四卷奏疏

諫難行爲不遜於君志言難聽爲不便於寮友古

今之同患也先生言事於　三朝十常聽六七故
所向有功諫諍於　武宗之世十不行一焉是
以格心之功不奏然遇　孝宗之聖　世宗
之英而皆少諫章又何哉格君有微機不賴諫章
賴覲顏賴造膝弘治間先生官僅郎署未得日見
君嘉靖初奉　召旋阻負重於外皆無親炙論道
之便獻書無益智者所不爲故先生從從寓道於
事寓諫於言未嘗有顯諫之迹也使先生得面天
子長源之婉切敬輿之忠懇必能兼之一正君而

國定豈獨邊隅之鎮靖而已耶近古稱名奏議者
宜公而外有馬周有歐陽脩然不過才士文人耳
以濂洛之道而才足以施之文足以闡之兼長擅
絶顏頏宣公則于奏疏見其大端矣

五卷歷任文移

事益於百姓宜行矣言益於百姓宜宣矣文益於
百姓宜傳矣官養民民事官相爲一體苟有物焉
益於官最切者豈非益於民最切者與先生事業
絢爛冠乎近儒欲識先生之學難欲考先生之語

言設施易全讀先生之書難且按先生之歷任文
移易通徹上下之志文移有之胥置常變之方文
移有之則謂良知之學具在文移亦何不可之有
或云是卷且便於獨行使筮仕者讀而悅之或從
而倣其一二則亦陽明一二分之政事也未也隨
事而師之見陽明政事之全者不知其幾也未也
風以動之天下皆陽明之政事可也未也日習善
言日舉善事心從而日進於純何流之非源焉何
倒之非順焉從政者皆陽明先生之孫之人也其

毋曰文務爾也而末之而少之

六卷策序

典學試事時先生未四十也語道語經濟皆非其至者存以見其升高行遠之自諸序開闔奇正無所不備要歸於道非復文人之文

七卷記說題跋襍著

筮仕也所記大抵經濟之事也居夷也所記皆超俗忘困之高致也其記明倫記尊經記學則純乎道矣夫道一而已矣是故言雖變化靡不同條而

共貫說經惟春秋爲精贈人諸說題跋隨處明心亦各因乎其人讀襍著終篇見良知之鼓舞一世遍乎聾聵嗚呼盛哉

八卷墓表祭文

嗚呼諛墓之譏久矣其難免矣志道之君子惟堅辭而不爲然致其求而復堅拒焉抑又難矣何以不致其求必也先免文人之號則先生其庶乎少壯好爲文詞迫門人既進終日以學道相砥礪其志力自不復留連文詞間而同志之外又孰有乞言之子孫乎以故墓文甚少余僅存其有益生人一篇表死者而肯在生人以爲從是非之心入道而必從惻隱之心成德眞悟者益如此至于禱明神弔寒鬼視世俗舉莫之恒辭迥然別觀又其智足以通重泉仁足以泣空山者與夙究心於死生之說晚而識夫鬼神之情狀

陽明先生要書卷一上目錄

傳習錄上

陽明先生要書卷一上　　陳龍正纂

傳習錄上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據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豈足爲據作字却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言仁民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敎所以親之也說親民便兼敎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新字爲是下文三引明三引新五言文王之止明白可據先生謂新偏於敎然敎實能兼養第承明德言使天下皆明其德須着敎上說非脫却養字工夫也如云欲明明德於天下亦何嘗兼養字說況孟子明曰於民也仁之而弗親今曰親之即仁之而反引其言以爲証不亦異乎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

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天下有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曰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都只在

心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愛曰如事父一事其間溫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講求夏凊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若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寒便去求箇溫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熱便去求箇凊都是那誠孝心發出來的條件譬之樹木誠

眞心學方是眞道學

孝心便是根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為溫凊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須求箇是

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凊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凊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未會知行合一之訓決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

愛曰如今人已知父當孝兄當弟矣乃不能孝弟知與行分明是兩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斷耳非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復本體故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自好矣非見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自惡矣非聞後始立心去惡也惡之之心既屬行掩鼻而過又下一解矣當屬何事孟子言知愛知敬不復言能益聞惡臭爲知惡惡臭之心即能也言知行

一不如言知能一俗稱能爲會如能歌云會歌能書云會書會本是解悟意而以當能字大有妙理行字則有時爲心有時爲身如知之未嘗復行便是爲心處掩鼻而過便是屬身處屬心正是好惡好惡與知覺可以言一屬身便是運動謂知覺與運動爲一即有未安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古人分知行爲二恐是要人用功有分曉否先生曰此正失却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已可理會矣古人之言所以分知行爲二者緣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是爲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不繆又有一種人泛泛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是爲揣摸影響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真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見得時一言足矣今人却以爲必先知然後能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待知得時方去行事有不得不然者如舉業必先講書又講作文之法方可動筆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某今說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知行本體原是如此

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畧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非大學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既明知行合一之說

認物爲事
王門宗旨

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天壽不二脩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格物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卽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爲一事天如子

事父臣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爲二知州不盡職可謂與州一乎舜事父可謂與父二乎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天壽不貳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天壽之故變動爲善之心惟脩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夭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格物的物字卽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

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卽是窮理天理卽是明德窮理卽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卽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

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畧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

事親如平居康寧惟知承顏順志疾病危急惟有呼籲傍徨此心純篤卽是事親時天理正恐此心有不至耳若云事親時學存此天理是將存天理爲主意將事親作其間一條件試思親病危急之時舍此傍徨求愈之心又有何心來學存天理毋乃究竟以心理爲二與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人心非僞之謂也僞則豈止於危且旣以僞屬人又云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何也僞而尚有得其正者耶所云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亦未盡不正不可謂道道又安有失其正者若忠之過孝之過又不可謂人心蓋稍過其中非叛正也心之本體無人與道可分此心字只當意字看道心行於人心之中者也離人心卽道心無可見所云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是也因而轉語云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其謂之何朱子云道心爲主人心聽命非謂心有二也蓋以理義節制嗜慾卽成湯制事制心之謂以成湯之功夫說堯舜之本體亦何畔焉

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予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譊譊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

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詩書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

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

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為

此類淺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
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
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
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
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即弑君便
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
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
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
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

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
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
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
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
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伯者的
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
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
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
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

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
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
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
去繁文後儒却只要添上愛曰五伯以下事聖
人不欲詳以示人堯舜以前事如何畧不少見
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
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畧無文采的氣
象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
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

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
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
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
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
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
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
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
之所可畧也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
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

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伯術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詩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易不涉一事未可稱史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姦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姦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愛又問刪其事以杜姦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姦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以上論刪述諸條洞見孔子心事實前賢所未發程朱復生當亦心屈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

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十五條徐愛錄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

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為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主一是各隨其事而主天理如讀書則擇善戒惡接客則思齊內省若泛云主一箇天理只似好處恭到極事與人便無下手處即遇貨色發無主天理工夫只着不得好字耳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馴至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靜治擾正治也浮而懶觀書足以收之勞而懶且宜燕息以養之若漫無分別則書之味不可得而懶亦不同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着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傍縱要種些些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有只學問長傲助惡者正謂此類知以變化氣質為本則學問皆益矣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

形狀大畧使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遠矣

依傍闡之障攀繫空又多遊畔免斯二者乃可以言著述總之出於不得已之心者近是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

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箇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無朕中須有箇明的工夫便無病只守箇冲漠便是養成駁漠遇事時雖欲講求不可得矣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善無盡須指事言不然善心至堯舜寧復可加耶望道未見則聖人不自足之心大抵然爾非擬何境也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此克己專就事上言如對人便思謙讓見得便審辭受皆謂之事上磨如此習慣本心更無過意不去處豈不動靜常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

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漑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工夫

工夫皆下學自然會心處乃上達如此看人人有上達時時有上達但上達分數又不同有徹有不徹耳然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上固有可語矣但可語者達之天機而天機須人自至亦

猶可語者學之工夫而工夫須人自用就教者論下可語上亦可語就學者論學可爲達不可爲以此仰質於先生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約禮

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篤行非專行事一念不妄發亦篤行也顏子知之未嘗復行是也既無妄念則純是天理非惟一而何今併篤行作惟精工夫先生蓋以惟一爲上達耳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用行獨許顏氏又知聖心不事悅隱居各視其人何如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靜中無事如何去人欲以存天理即所謂搜尋好貨好色好名之根也此先生教人最有益最

得力處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

先難後獲
勿正勿助

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莫說事物講求終不可盡假如講求得盡一一能之亦止增益才技無當於心德也程朱求至其極原謂隨一事一物之中因所知一二分而窮竟至十分豈謂盡窮天下之物邪高子忠憲辨之甚悉）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爲舊時學問他倒看得多解得去凡學須於心體上用功有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葢四書五經不過說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爲學頭腦處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則知朱子原不分心理爲二）

或問晦菴先生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爲善有爲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

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先生之學脫於俗不墮於空正爲此處看得真切）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

何嘗壓言
無思無爲

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卽萬理燦然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

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卽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眞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要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卽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答周道通書云繫言何思何慮謂所思所慮惟一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今于凡又作正解適與伊川答上蔡語同前之駁伊川者果何耶豈所謂橫說豎說者與

澄問有人夜怕鬼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行不慊心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卽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卽是色鬼迷好貨卽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

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澂子莘之稱問怕鬼者其卽子莘耶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爲中庸首章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就先去廢他夫子既肯與輒爲政必是他已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

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旣悔痛眞切蒯聵豈不感動底豫聵旣還輒乃致國請戮聵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訴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聵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必欲得輒而爲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

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聵爲太公備物致養而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先生論事處事眞可上空羣儒逺邁古聖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箇中和處過卽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然却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涵養全在未發何故說調停適中蓋未發之養未純發之時不能自然中節則須着意節之此隨時克治之實功所以佐平昔涵養之未逮也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發不中節可知其未發之中未全也

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値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

方其居也觀象起於初畫玩辭起於初爻雖全卦觀玩必循序而進也故不曰易之辭乾元亨利貞而曰初九潛龍勿用及其動也觀變於所値之畫玩占於所用之爻全卦中有專取也取專於全斯其于易也不泥矣

看固是易龜亦是易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知心之本體元是如此則操存功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元無出入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卽是在腔子裏若出天

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邪

就心體言出入是動靜就凡心言出入是求放心言入循仁言至也縱放逸而忽收救云入爲理沒而忽見故云至蓋人心邪思妄念刻刻紛飛纔提醒便寧息提醒者操與欲之謂也寧息者入與至之謂也心原活潑潑地故操存非硬把持告子之不求直是舍之而釋家之參話頭又因其心於無可奈何之地未知操之方也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是要人學好然非入道正路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畧同但有了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儒又只得聖人下一截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淸心寡慾超然於世界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爲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先生曰所論大畧亦是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

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見之便謂之仁知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王嘉秀所問直是先生甲子山東程策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尚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

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

此論與治衛正名俱出千古手目從無人到得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箇格式此正是執一

說得無罅漏與立定格式自有異說理豈以有罅漏爲貴耶但隨時變通耳子曰主忠信徙義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

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正爲善念難言直云此念卽善此念是何物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體而微惜其蚤死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

魯齋因溫公之意而失之與不謀食不憂貧之訓明明相背後人多以俗傷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既已有私又不容不着意思去之先生所謂停適中是也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克己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衆惡相引而來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爲急算得此數熟

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說多用管以候氣然到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日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照上磨上分別得極明然因所知之一二分窮到十分所謂精義也用功原在磨上惟揣摩推測方在照上

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謂已知為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古人說學然後知不足先生說用功然後知為學之方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說得徹骨徹髓若體貼此意實實去欲存理不要管知行是一箇是兩箇亦不妨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拘文義以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艸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為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即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

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
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已
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
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
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爲如夔之樂稷
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
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
來然後謂之才

與盧統作所以爲害也宜參觀

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
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傍有井故以之
喻學云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曰一
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
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

此說與世道復古自不相干然自說得好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
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
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
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
便自去坐在兵部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
得其職

僕言逐物之害未及不逐之方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
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
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無
有做刼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

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刼盜之心都
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
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
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單刀直入昔賢曾說此法先生提出色利名三字欲根功夫方有着落其功最大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
極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
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
持說

謂孟子救告子故夾持說並以既持其志不必別有無暴工夫且然非謂蹶趨無害於志也持志之人自無蹶趨之事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若有蹶趨是未能持志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却乃僞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降而自卑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爲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爲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僞矣

先儒復出無以爲解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中和之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畧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

發而癯根原不留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

道之全體聖人亦難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問身之主爲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着爲物先生曰亦是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尚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却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萬象森然時亦沖漠無朕沖漠無朕即萬象森然沖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乾知坤能一父
精母岐耶通耶

先生曰今爲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尚多流於口耳況爲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況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着不循講人欲來頓放着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的工夫

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曰然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卽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格致誠正總是修身之事故曰修身為本今以修身屬已發已發可為本耶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大本屬和耶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卽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若云無惡則善仍似與惡對矣且因無惡而謂之善又似虛而不靈非性善本旨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與無善之言似與叁云至善本無善也正其本旨也智者得之空疏之根愚者聞之併作善之念夫理原無一毫人雜故稱至善先生固見之矣則奚不曰至善無惡者心之體而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乎一字之差貽弊無極貽議亦無極若求至當雖云至善無惡猶非也至善豈必言無惡哉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墨氏兼愛不得謂仁先生曰此甚難言須諸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瀰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至

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枝生葉方是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箇根在無根從何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

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
却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無私
心卽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又問釋氏於世
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無私心但外棄
人倫却是未當理曰亦是一統事都只成就他
一箇私己的心

與伯淳意同而歸案加嚴

右七十三條陸澄錄

侃問先生言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
說閒話管閒事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亦好
但要使知出入無時莫知其鄕心之神明原是
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於工夫
上又發病

心痛時豈但閒話卽要緊事亦管不來持志若果如之豈不是死工夫安得物來順應所以先生亦自救其說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
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
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爲何
而學學箇甚曰嘗聞先生敎學是學存天理心
之本體卽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
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
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眞曰總是志未切
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眞的道理是
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
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擧虛明意

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叙今昔異同先生
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
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眞切此心眞切見善
卽遷有過卽改方是眞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
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
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只要遷善改過虛明光景亦不是工夫早窺破末流之弊然先生之敎如此而其徒如彼何哉得非終日指本體之故與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菴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

是則同而學卑言之

即不是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為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菴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謬以千里其流禍弑父與君學晦翁之學者有諸）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為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

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厠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為聖者在純乎天理

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為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為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精金止可喻仁難以喻聖純乎天理仁之謂也一念亦是不論分量大小若聖乃大而化之蓋又是天理中分量極大者人皆可為堯舜獨論存心不論才力夷尹惠之稱聖有才力而純以天理運用之立言似同立義微異即如驥以德稱惟有力而不恃故稱驥設此常馬之才安閑受範閑之良馬則可謂之驥則未也一兩之精金亦聖特以明立地證聖之義）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

不多則煅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煅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為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在天理上著工夫徒獘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

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無復有金矣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敎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絶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

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脩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晩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悞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文公考索著述上用功此言不謬至云不先切己自修則非也人所處各有時二程當年表章學庸孟子得文公集註始與論語並尊太極圖西銘亦得文公表章解釋始煥然大明於天下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其體認力行者不知若干歲年所以讀書皆是其切己自修之助豈與他人考索著述有意要名者同耶著書明道聚徒講學既事異而心同又事同而心異只看所以然如何文成一生喨喨以良知示人人若不論其功利詞章之世不信其明道覺世之心而曰大夫也亦非切己自脩者也文成何以爲辭哉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

曰未培未去耳少閒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倚於無善無惡之見一切不理不可以治天下聖人只是無有作好作惡

物無善惡
之評最愜

循乎理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既非惡即艸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惡曰不作好惡非全無好惡却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一循於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即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艸如何是不着意思曰艸有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

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

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艸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窻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無極而太極猶之曰剛善剛惡柔亦如之形而後不得不有善惡也且氣與太極最近氣有清濁則二五之精已不能如無極之眞矣況以物出於太極而雖謂物物皆同太極與花草無善惡矣設如禾莠亦無善惡與有八於此鋤莠以全禾必爲良農去禾以養莠或存莠以妨禾未有不以爲昏且頻者也推之辯與彼鳳與鴉彼自別與人妄別之與正誰因其善而善之因其惡而惡之所以謂之無作好無作惡所以明之物來順應耳使彼累無善惡則好惡雖正皆强

造其所本無者與解之者曰物之初自不分善惡也夫彼既已爲不莠爲鮮貌爲鳳鴉矣顧含之而追遡于未分禾莠之前以爲見性何爲者故故知花艸之說實先生中年未定之見不幸爲龍溪輩妄衍之以誤人先生晩年亦數數嘗以徽詞箴以扁語無如其說之已識而難救何龍溪身口相違已無足論而緒山錢氏朴實用功手定師書亦以此等語入于講學明道之條不爲刪去豈蔑惜同門記者之痛痒而不惜天下後世觀者之痛痒黄余初欲盡除此類已念傳習錄乃其徒著蔡神明之者流傳而遺與上之而使人疑其漏不如存之而使人知其爲侮前之遺之爲得也不能爲先生諱亦何必爲先生辞哉○王門以意之所在爲物物字即事字今于此又直以物爲物與格物之不正以歸於正難以相通當明辨之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着落

造化幾微如此

此看方[illegible]難[illegible]

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于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又須識得橫說豎說決不相悖不然絮人以卩紛自相矛盾言不孫東講學之本先亡矣

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業擧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擧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恐爲學之志不眞切耳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

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卽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喩聖以分兩喩聖人之分量以鍛鍊喩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

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卽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惡是何言也果若是希聖希天豈非多事自責自修又安所庸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人儘着自已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明

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
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
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
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
成就了箇甚麼可哀也已
德章之疑殆千古之所同疑也解之曰萬非多
九千非少在彼者即在我噫是何言與先生隱
隱破生民未有之論而難於直語姑從爲之辭
後世無忌憚之小人至有謂孔子不如管仲此
又交爭分兩而忘
精金之喻者也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先生

日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
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
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
是不肯移
問子夏子張論交不同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
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
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此

所貫知枝葉

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下許多問辨思索存
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此心
之天理耳效先覺之所爲只說得學中一件事
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
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
心也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
義如目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爲人欲所蔽所累
始有不說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浹安得不說
所爲本分內事去人欲存天理豈非先覺之所
爲乎末云人心本說理義與心即理之說亦稍
不作謂心自
悅心可否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
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
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
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
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
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
恐未盡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專務修巳方是立志然工夫入門各殊默而識之上也多聞多見知之次也立法教人大抵爲次而設故孔子四教善誘以文爲端又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朱子爲學爲教一生守孔子家法而陽明先生劈空以默識爲宗上智能領其益中人難措其手小人且借以文過飾非蓋先生少困於見聞長悟於憂患靈源濬而用力切是以成功故曰我學是無中生有益可自道實難望人他人浮慕先生之學者未見有能成者也刊落繁枝固根本之至計但孔子博學朱子多讀書又不可與外好詩文一例同觀好詩文者意在詩文博學多讀書意在擇善誠身故也以培其志豈以分其志哉忠憲高子云前賢指示皆眞切後學無誤是瞬翁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

此與答陸答問同

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所謂涵養指靜悟也
所謂識見指聞見也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一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日孚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

此與答顧東橋書同

原未嘗教先察艸木

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却不是居敬了別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集義專屬有事時耶執事敬敬專主無事時耶內外非攷誠也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亦即不須言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即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直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直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曰孚曰先儒謂一艸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日孚悚然有悟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為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心之靈處謂之知乃云知之主宰處謂之心先生以知立宗特如此倒說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為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着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為善去惡這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如此說正字乃是証驗之証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明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乃云正心是誠意中體認功夫聖人因見心之本體上着不得功

夫須就其發動處實實好善惡惡則靜虛無倚之心體可得而復誠意乃正心中體認功夫也而先生以聽改之何哉遵復古本而反顛倒其要旨乎且著實用意好善惡惡既便是誠意又可謂之作好作惡耶傳習錄下卷黃以方記先生語云心體上何處用得工必就心之發動處方可著力彼之說是則此之說非矣斷爲中年未定之見姑存之以俟後之君子○正不與邪對思有邪正心無邪正也人心自有正位虛靈是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所謂未發之中也心體無可用力故于意之所發誠之然不遇善惡之時當安所實用其好惡則先生所[illegible][illegible]搜好利好色好名之[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夫也欲根淨盡心體復矣正位得矣若夫心正而意自誠此性之之聖也猶大意誠而知自至誠明之事也知至而物自格所謂生而神靈羲農軒轅之倫是也豈謂世無若人人無若德然皆非所以語於學之道也凡于人性爲須言之者于大

學皆爲逆言之從逆得順聖經教人復性之序也從順得逆者好談本體而往往顛倒大學之工夫也

正之問戒懼是巳所不知時工夫愼獨是巳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於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僞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覇義利德僞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眞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巳所不知卽工夫便支離亦有間斷既戒懼卽是知巳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巳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

若要無念卽是巳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祖觀之念者動念於事物也細會之念不過惺然存主而巳此卽是戒懼此卽是知凡人念着於物則心之所知與寂然不動之體遠甚聖人有念直與虛靈不昧相似所以不涉閉見紛紜不落斷滅禪定而盡巳性盡人物之性者也數年來常疑先生實無無念時尚未徹太虛境界今乃知其專救斷滅之病故特精言念字明其自與於禪鳴呼聖人言善以主靜立人極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爲至神無感之時不動卽[illegible][illegible]有感之時所通是善也先生言無善以實無無念時相救念於善耶念於無耶覺共無念者卽念蓋云實無無覺時無良知時耳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也先

生曰此亦未可便非議。有以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箇意見便有過當處爲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

誠字畢竟是本體曰思誠工夫便在思字上曰誠之工夫便在之字上曰以誠敬存之工夫便在以字存字上非荀子此言出於明道豈先立意見豈吹毛求疵者耶

蕭惠問已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已私來替汝克又曰人須有爲已之心方能克已能克已方能成已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已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已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已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爲已今思之亦只是爲箇軀殼的已不曾爲箇真已先生曰真已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已也不曾爲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已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

認心即理

汝云心即

仁

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真爲着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箇耳目口鼻四肢方才是真爲着他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以外的物事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

豈是軀殼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繇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心之視發竅於目心之聽發竅於耳心之言發竅於口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

這病多是
如此

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真己這箇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真為那箇軀殼的己必須用着這箇真己便須常常保守着這箇己的本體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為己之心不能克己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為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鴟鴞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却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箇真要求為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專是粗學二氏之士直者輕忽聖道以利奪義也若深探其妙不寶視此身不大視生死禍福專於心體用功則漸與聖道集義慊心之味相近漸覺漸悔安肯舍其易簡切實者而為其偏曲渺茫者乎先生所以深造二氏之後幡然反正也自明道横渠晦菴皆曾犯此若淺夫俗士歆羨二氏之皮毛又安能悔耶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畧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

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時曰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真知即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凡學有得皆然非獨未發之中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死生

心無生死與朱子所見略異高忠憲先生甚宗朱子獨此說則同陽明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如何先生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全增減不得何須聖人品節却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非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繇教入道者緣何舍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愼恐懼工夫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即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著這道。則道便是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

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愼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修道之謂教作如此解至平至當非有意翻文公之案也但此既云戒愼恐懼是修道工夫未能率性者之事而他日又云周公繼日以思亦是戒愼又似以戒懼即虛靈不昧之本體則如何

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問爲邦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知之已淺、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畧、須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便於防範上疎闊。須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箇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疎畧、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人須告以修身取人達道九經及明善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方是箇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

下便治得後人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箇爲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制度未足以爲萬世常行之道亦探本之言但翻駁處儘露英氣

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卽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尚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只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

誠意的事如新本先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着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才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真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聖經已提出修身爲主何又提出誠意爲主果以脩身爲主去做格物致知的工夫自然都令着身心上來何待牽扯且聖經先後二字是論工夫非論主意若論主意欲明明德於天下已居最先而欲誠意之主意居致知格物之前又何待言哉以先生絕世聰明乃立此混語以遺後儒左籠右罩顚倒重複之譏惜哉惜哉

右三十三條薛侃錄

陽明先生要書卷一上終

陽明先生要書卷一下目錄

傳習錄下

陽明先生要書卷一下

傳習錄下　陳龍正集

九川初見先生先生與甘泉先生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爲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之是後家居復以格物遺質先生先生答云但能實地用功久當自釋其後再見先生先生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體驗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原到誠意上

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功夫後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僞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爲證豁然若無疑却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

可一言而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
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
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
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
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
指其充塞處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謂之心指心
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
之涉着處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的必
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

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
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功夫九川乃釋然破
數年之疑又問甘泉謂窮理如窮其巢穴之窮
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似
與先生之說漸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轉得
來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
後有人問九川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說不誠
無物程子曰物來順應又如物各付物胸中無
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須如此說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
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
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
無念時曰如此却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
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
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
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
念是活潑潑地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

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
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
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
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
敬何如曰伊川恐亦是譏他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
箇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
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
嘗有內外即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

未發都是放心

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即是那靜坐時心
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
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
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後與于中
國裳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
外竝着功夫不可有間耳以質先生曰功夫不
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為後來做功夫的分
了內外失其本體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
內外乃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省

又問陸子之學何如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還是
象山只還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篇篇說出骨
髓句句似針膏肓却不見他粗先生曰然他心
上用過功夫與揣摹依倣求之文義自不同但
細看有粗處用功久當見之

他日答席元山又云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以後一人與此微不合

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
處先生曰爾却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
障此間有箇訣竅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
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準則爾意念
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
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他做去善便存惡
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
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
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
他恐有不足精細看來無些小欠闕

良知分自心之是非因已具足猶恐迎幾應變未必充周無礙業經變故方能自信猶良醫既明於理亦須臨症試驗耳

與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箇聖人只
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
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
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
之況在于中又論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
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為盜喚他做賊他還忸
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
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聰
明他人見不及此

先生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真是箇試金石指南針

先生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真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九川問伊川說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門人已說是泄天機先生致知之說莫亦泄天機太甚否先生曰聖人已指以示人只爲後人揜匿我發明耳何故說泄此是人人自有的覺來甚不打緊

一般然與不用實功人說亦甚輕忽可惜彼此無益與實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又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意多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九川臥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難格覺得如何對曰功夫甚難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素有快活處病中依舊即常快活也總是不爲病所苦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事思到極處井井有味便繾綣難屏覺得早則易覺遲則難用力克治愈覺扞格惟稍遷念他事則隨兩忘如此廓清亦似無害先生曰何須如此只要在良知上着功夫九川曰正謂那一時不知先生曰我這裏自有功夫何緣得他來只爲爾功夫斷了便蔽其知既斷了則繼續舊功便是何必如此九川曰真是難鏖雖知丢他不去

先生曰須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

九川問此功夫却于心上體驗明白只解書不通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不通只要書上文義通却自生意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

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已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讚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却是着空

于中國裳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胸中皆傷食之病也

此說似指朱子其實本於朱子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請問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蔽兢兢業業亹亹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論品地論工夫論心性總只交互渾融非謂其差也但孔孟隨時與言先生一言到底

以上十八條陳九川錄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先生曰心之體無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為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只為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乃指天以示之曰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為許多房子墻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墻壁總是一箇天矣不可道眼前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知即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即一節之知總是一箇本體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節氣但循着這天理則便

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得不得果猶可商隨時有未得與得耶少壯未得而老得耶先生之說融於文公矣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

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

人皆以良知家為頓悟豈知良知無漸致未嘗無漸也各隨分限所及則初學既無躐等成德終無已時盈科後進自强不息真有成始成終之妙故味一旦豁然貫通六字晦翁漸中有頓味各隨分限所及六字陽明頓中有漸陽明可以不疑晦翁後人可以不疑陽明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知行是一是二原不必紛紛致辨先生此答似亦自悔其中歲多言故不復明知行之所以合一處直云我立此方以救病爾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箇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天理所在便去盡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却於天下事物都便

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禽獸之類不勝其繁聖人雖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者聖人自不求知其所當知者聖人自能問人如入太廟每事問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

不知能問雖亦是天理節文但常人皆然不必聖人本體明者方能問人也常人雖問後未必

便徹始徹終聖人一聞人言卽于此事之當然所以然無不洞悉此方見得本體大明者與凡人不同處

問先生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氷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却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聞先生之說則知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其說皆無可疑

好樂憂患之有所親愛畏敬之僻此是過當些子處下愚如紂直與本體相反矣善惡一物之說亦須善觀不然將程子惡亦未嘗非性與善惡皆天理之說扯入佛氏無善無惡去則迥戈矣佐寇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聞之覺甚易後體驗來此箇功夫着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的心善能實實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一誠而已

先生曰衆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者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者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修道者

存言靜循言動亦細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只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何所分別先生曰動靜只是一箇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卽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箇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揜矣

先生與於釋在存天理釋子初欲離動求靜二之也其後欲以靜該動欲一之而實不能也得手宗門者或能治一事能用兵則有之而以均天下國家化民成俗漸漸乎不能也

門人在座有動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矜持太過終是有弊人只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却外面全不簡束便又分心與事爲二矣

照管中心自能簡束容止直內方外自是無弊太矜持太直率俱是有弊雖彼此救正終是有弊

門人作文送友行問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費思作了後又一二日常記在懷曰文字思索亦無害

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爲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又作詩送人先生看詩畢謂曰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亦非修辭立誠

如有所學者其有所試矣稍過其分限亦誠也意在成物也自言須不及其分限別可送耶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

愼思之亦央在學問辨衆

問有所忿懥一條先生曰忿懥幾件人心怎能無只是不可有凡人忿懥着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故有所忿懥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懥等件只是物來順應不要着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且如出外見人相鬬其不是者我心亦怒然雖怒却此心廓然不曾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怒人相鬬怒其非者而已不與我事所以惟見理之是非若因犯我而怒則先有一我立其間有多少動氣在故使心失其正者氣也使氣動其心者形也愈不學則愈賤者爲主愈學則愈

貴者爲主

先生嘗言佛氏不着相其實着相吾儒着相其實不着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逃了父子怕君臣累逃了君臣怕夫婦累逃了夫婦都是爲箇君臣父子夫婦着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有箇夫婦還他以別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因怕故逃以不着成着楊墨以治人起見故孟子極其流弊至于無父無君佛專事心性故先生追其病根爲着佛

以上十五條黃直錄 據傳習續錄黃直黃以方係二人今觀所記首一條皆用黃以方問四字發端條條並無直名豈直皆代以方掌記而身與師未嘗發一問難又不涉他友一字耶且後所記凡二十五條稱以方者三而此所記十五條惟發端處一見似前後總屬以方所錄非直之筆也或者直方義合直與以方本是一人刻集漸訛遂歧名與字而淆之斷疑可也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不知亦須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即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

與雲去光復又別

問近來用功亦頗覺妄念不生但腔子裏黑窣窣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裏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纔貯在缸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窣窣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却是助長不成功夫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是有根本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尋討是無根本的學問方其壯時雖暫能外面修飾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鮮好終久要憔悴

程朱豈修飾外面何嘗老來放倒蓋其生平總以去人欲存天理為功非因窮至事物之理而精神不注於內也先生因格物之解不合遂疑前賢用力處與己今殊前賢不受矣

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數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據德却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游藝却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藝却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之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

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縱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誇多鬪靡之心不是卽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箇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上智之人恐不屑爲舉業不肖欲屏棄之又制於親不能舍去柰何先生曰此事歸辭於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爲只是一

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因嘆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閣了幾多英雄漢

并累於作文累於得失爲舉業者知此便知學

問生之謂性亦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亦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所謂生之謂性然却要有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停當然良知亦只

經過方知

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箇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此條當與下錢德洪錄告子病源一條參觀諸所辨論與在彼條下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絶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箇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

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箇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毀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着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

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巳非若能反巳方見自巳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只要正他姦惡就見得象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辯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巳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疏或露才揚巳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便懷鄙

薄之心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爲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巳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僞耳

以上十一條黃修易錄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問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着些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惟危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巳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問逝者如斯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生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工夫方才活潑潑地方才與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至極處聖人也只如此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

子看得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保全以此把天理都丟去了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百千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干龍逢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仁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之靜是反養成一箇驕惰之氣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却好（專倚靜坐何以有驕惰之病靜中撒然有見毋自負知道是驕靜中慾然自怡謂世務不足經意是惰非深於自爲不能知非切於爲人不肯言）

王汝中省曾侍坐先生握扇命曰你們用扇省曾起對曰不敢先生曰聖人之學不是這等綑縛苦楚的不是粧做道學的模樣汝中曰觀仲尼與曾點言志一章畧見先生曰然以此章觀之聖人何等寬洪包含氣象且爲師者問志於羣弟子三子皆整頓以對至於曾點飄飄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來何等狂態及至言志又不對師之問目都是狂言設在伊川或斥罵起來了（伊川素教方嚴門人自不敢曠率則有之生平未嘗罵僮僕豈遂于此發罵聽笑昔賢殆先生之習氣又發矣且聖人神化賢者守經正其同也聖不云乎以不可學可最爲能似弟子豈必人人如孔師安得人人如尼父耶）聖人乃復稱許他何等氣象聖人教人不是箇束縛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

此歎不止泛是隨才造就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却似聖人教人差了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眞血脉路

以上九條黃省曾錄

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顧而言曰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對曰珙亦願立志先生曰難說不立未是必爲聖人之志耳對曰願立必爲聖人之志先生曰眞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若留些子別念掛帶便非

必爲聖人之志矣珙初聞時心若未服聽說到
此不覺悚汗
此下五十一條據原集皆黃省曾錄然他友皆字德洪獨名其爲緒山手錄無疑集訛刻耳今正之
一友問功夫欲得此知時時接續一切應感處反
覺照管不及若去事上周旋又覺不見了先生
曰此只認良知未眞尚有內外之間我這裏功
夫不由人急心認得良知頭腦是當去朴實用
功自會透徹到此便是內外兩忘又何心事不

合一
又曰功夫不是透得這箇眞機如何得他充實光
輝若要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胸
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沾滯始得
不尚急尚舒徐不尚虛尚朴實不尚懸解尚去欲合觀二條良知教門思過半矣
問修道之謂教道即是教如何先生曰道即是良
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
非是非只依着他更無有不是處這良知便是
你的明師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愼恐懼是說功夫否先
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
是戒愼恐懼的戒愼恐懼不曾在不睹不聞上
加得些子見得眞時便謂戒愼恐懼是本體不
睹不聞是功夫亦得
又翻案交融非緊關語亦附問者不切姑以此答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晝知
夜的又問人睡熟時良知亦不知了曰不知何
以一叫便應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時向

晦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
泯人亦耳目無所睹聞衆竅俱翕此即良知收
斂凝一時天地既開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
睹聞衆竅俱闢此即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
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今人不會
宴息夜來不是昏睡即是妄思魘寐日睡時功
夫如何用先生曰知晝即知夜矣日間良知是
順應無滯的夜間良知即是收斂凝一的有夢
即先兆

物破底[illegible]

惟寢食人人所能先生云非昏睡即魘寐方知舉世能寢息者少又嘗云喫飽後要消化方知舉世能飲食者少

又曰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先生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脫離生死苦海上來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意思便不是他

虛無本色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却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却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是謂異端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

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功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歉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又曰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有箇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物在外却做兩邊看了便會

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更無內外之間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見他於性有未透徹處

此節與前黃修易錄生之謂性一條參觀據此條先生從仁內義外推出告子性在內物在外之岐見所以不滿告子者推其意謂物有善惡而非以性無善無不善爲有病也請合兩條論之性無可言善字猶指點其中生意如桃仁杏仁其性如何可言然須謂其中有生意此生意能幹能枝能葉能花須是呼之爲善此生意與生之謂性生字迥然告子指其可見者是形而下彼思性中安得有可見之善故須云無善此生意是不可見者是形而上原非謂性中有一可見可指之物則直謂之善而渾本無形太極本無極之旨了然矣必云無善無分則是無上又

加無也愚故云先生說在善不該在無○孟子不言有無如道出善如曰性善如乃所謂善從未嘗云有善謂性善則可謂性有善自不可若告子言無而孟子言有是各隨邊見矣惟孟子不加有字故後儒敢以無善無惡擬之似孟子當年爲欽義惟孟子不加有字故告子之無善無不善與後儒之無善無惡皆爲滲漏其半而總不出孟子之範圍必謂性無善無惡能是告子而非孟子乎未也繼善成性孟從孔出矣能是告子而非孔子乎或曰我固有之孟子亦言有矣曰我字自與性字異我身亦我我心亦我我下自可加有字假曰非由外鑠性也然乎哉大抵告子認性與禪宗不異禪宗明心然告子勿求於心則粗甚耳○好是青天無一物夾雜而風雨露雷無所不備性猶天也呼性爲善猶贊青天爲好耳若夫善意善事猶彩霞明星惡意惡事猶黑雲濁霧雖彩霞明星與黑雲濁霧相去遠甚要不可訛此霞此星爲青天之本體

也善意善事性所發也非性所有也待發而有乍有也非恒有也厥有恒性不恒不足以爲性善意善事之于性猶彩霞明星之于天其大者亦猶景星卿雲也豈其恒耶若執善爲性則現在爲執着事前事後爲憧擾性之本體終無見時是益扶無善者之本意良有激而云也聖賢謂富貴功名皆若浮雲惟爲善是實彼恐人認定此語以爲性中有物身後有名俱從有爲處用力故復扶之曰無善見有爲善者與富貴功名無異皆所性以外物爾然孟子云所性不存明謂堯舜事業皆太虛浮雲矣善如曇華猶不執着更有何善可執着耶故言善則以此而舍彼言無善則扶彼而害此是以閑正道者深闢之嫌其偏於扶破也孔孟未嘗說有何待後人說無○性中本無一物何故謂之善曰無一物夾雜至虛至粹不謂之善而何古人于善之外在在言無無之一言獨不以加於善非但爲立教防維而已蓋合衆無所以爲至善也無能

無知孔子何如其善也無得而稱泰伯何如其善也行所無事禹何如其善也蕩蕩乎無能名堯何如其善也無聲無臭天載何如其善也無言而時行物生天何如其善也無思無爲而通天下之故易何如其善也無我而萬物皆備我何如其善也治功行誼教誨知能皆善也皆性之所出也皆天下所不可無者及其至則皆反於無惟性本無一物故反於無以合性本無一物何善如之以本無一物爲無善何失如之○朱子說心自仁如耳自聰目自明愚謂性之善亦如之聰明何嘗有物可尋則原不落有而必指爲無聰無明不反爲剩語乎必天下有原無耳目之人則可有耳而聾其聽性與師曠一有目而瞽其明性與離婁一不對狀毫不遇五音婁曠之聰明原無可指也○性善之善即至善至善即太極此善原不與惡對或曰所言善安得不對惡終不如太極二字渾融豈知據字推求即太極何嘗無對太即與少對極即與半對

此問尿少理若在孔五何以爲答

矣語言指點至此更無去處必求無一毫破綻惟有孔子兩句云予欲無言云黙而識之邵子亦云晝前有易蓋惟是不涉手巾方是獨而無對方得渾淪無破綻耳復摘之曰欲無言亦言也稱黙識非黙也則太吴之卦有熊之律若頡之字其不與燧人氏之鑽同爲禍首歟天開不如混沌日出不如長夜其然乎哉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

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氣相通其旨自精即以氣爲良知本欲狀良知之普徧而適使人心之下夷於物氣也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未看此花時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汝心外

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只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

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踰越此便謂之義順此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此條理便謂之信

其居常也日奠之饗奠而歌思親之死如不欲生居常異矣其遇變也有舍身而全親無棄親以全身遇變異矣而曰身與親更不分別其然乎

又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

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問天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何說夭壽不貳屬困知勉行此又言盡性至命仍與未了行與已意岐矣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

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眞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還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間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爲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

平日寬和此責嚴厲然此人聰耳巧于行此意者龍溪而先生悅其慧黠而不責也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曾一句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着根對曰致良知蓋聞教矣然亦須講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曰正求講明致之之功先生曰此亦須你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塵尾提起一日其徒將塵尾藏過試他如何設法禪師尋塵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箇良知就是設法的塵尾舍了這箇有何可提得少間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塵尾安在一時在

坐者皆躍然

想亦中歲機鋒暮年德盛神充應不復爾

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箇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誠神幾曰聖人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箇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意邵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貴前知者天下之治亂也知則可以豫救不貴前知者一身之利害也蓋義受命而已矣何避何趨如此分看自合且如畏於匡厄於宋若在邵子或能預遠網羅孔子則不知而遺困於歟微服卽是遇變而通卽是從知幾上來

先生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却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日無心照物淺語便明非此語則無照無不照起人疑惑

先生曰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

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聰目原明心思原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如先生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卽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了若只管在事上思叫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攙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見得時其氣象與將迎自別

問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先生曰聖賢只是爲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仁者以萬物爲體不能一體只是已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闥意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無怨

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恭則不侮五項又如何看

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如何先生曰三子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巧只在用力處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俱可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三者皆長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極淸只到得伯夷而極任

只到得伊尹而極何曾加得些子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了巧力只是發明聖知之義若識得聖智本體是何物便自了然

先生曰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天也

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是非兩字是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異於禪處在此然與物無善惡之說不可通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昏黑夜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

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人心所合有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着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旣無善惡心又安有是非內常有而外常無是亦內外也七情惡者須去善者又須中節不可流着不可過限此非加意省察雖欲調停適中得乎旣欲爲善去惡而云不可分別是廢察識

而專任克治也蓋以知無工夫工夫在爲分別任其自然用力在於好惡即夫子以是知善由其本意亦然但不云不可分別便自無病

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先生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但有淺深難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親生知安行者只是依此良知實落盡孝而已學知利行者只是時時省覺務要依此良知盡孝而已至於困知勉行者蔽錮已深雖要依此良知去孝又爲私欲所阻必須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

能依此良知以盡其孝聖人雖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却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先生每云任良知之流行不可分別善惡是乃生知安行事也學知困知方以不能分別是處豈以分別爲戒乎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雖哭不過節則心體不傷云雖哭亦樂大哭後方樂俱未安且樂是心體彼赤子之心得有樂

耶抑并樂無之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於良知同便各爲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異處若不用功連筍也不曾抽得何處去論枝節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於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聽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入問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爲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爲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提孩長的今何不曾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爲後妻所移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

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時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箇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箇慈父

父子不可較是非然此事必其父有偏私故以此言感動之又使其子知不可有自是之見也若曲在其子豈應以瞍舜爲說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

減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即有二了

倘所說全述亦當轉其述而使覺可轉者未嘗非鄙夫之本來天則備

先生曰烝烝乂不格姦本註說象已進進於義不至大為姦惡舜徵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為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乂以乂薰烝不去正他姦惡凡文過掩慝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舜初時致得象要殺

已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功夫只在自己不去責人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語俱是自家經歷過來所以說得親切遺之後世曲當人情若非自家經過如何得他許多苦心處

舜亦過而後能改乎與堯舜以上善無盡均屬創語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未達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一本

與年譜中卷答舒芬語同

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美善盡與未盡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洪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

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卻如水底撈月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為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此歌詩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即樂之本歌永言歌即作樂之本聲依永律和聲律惟欲和聲和聲即制律之本何嘗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我之中和原與天地

答徐日仁
較此更透

之氣相應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驗我氣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先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恐又不准又何處取得准來

借戲子以感人心復古樂得太上因之之意至欲揣候氣之法立論過高視竭耳力繼以六律不可器也

先生曰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只

從那心上來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養功夫自然能如此非是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學那氣魄却倒做了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於文過

今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馳而放者用此治之
溺而放者又當別治

先生歎曰世間知學的人只有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與人同崇一日這病痛只是箇好高不能忘已爾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卽是致知

先生曰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

學術善揣摸人情無一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爾

不論心術學術且單論天資孔子天資忠信齊宣王天資朴實商君天資刻薄蘇秦張儀亦天資險譎人也故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安可謂聖人之資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眞見得無未發已發說箇有未發已發原

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鍾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發未發子思指之矣性成之矣全得剖出中和學者方知十未發涵養慎獨是也今云無未發已發龍籠統統令人何處用功此與知行合一之說更別知行合一不過說得舉偏猶然仁知之見無未發已發直是無事生事幾于无妄之行矣蓋剖中和者譬岐黃析臟腑之情後人執若譬醫家立方之滯耳欲融其滯而遂混其端倪是猶方之誤而顛倒臟腑之位也余說之害曾害幾人言無之教所救何事驚天動地寂天寞地在先生爲創論後人直借爲吳口之資亦大足惜哉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

總之能生則是性故曰善不可曰有幾種性也總之能視則是眼故曰明不可曰有幾種眼也雖無定仍有定桀紂則是眯者

先生曰用功到精處愈着不得言語說理愈難若着意在精微上全體功夫反蔽泥了

楊慈湖不爲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上見了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

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箇羲皇已上人

辭氣高超可喜細思之爲氣所亂之人雖于後午前恐無夜半雖望氣象若不爲氣亂者雖無礫擾正有寂寥又非人消物盡之比也彼經今而下古此經古而不今則一日都經過者指何等人説

先生鍛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倒看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其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試歸爲先生道途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們拏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剪裁剖破終年爲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懼

先生摸寫明快顔類孔子

以上五十一條錢德洪錄

黃以方問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似不相合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攷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于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或問學而不思二句曰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即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一箇道理却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

又非無善無惡

孔子明以博學篤行爲兩事學與思亦爲兩事先生兩而一之且三而一之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爲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義大學之所謂身卽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箇身身上如何用得功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

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主宰一正則發竅于目自無非禮之視發竅于耳自無非禮之聽發竅于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工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着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就此處着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實實去好善一念發在惡惡

上便實實去惡惡意之所發旣無不誠則其本體如何有不正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着落處然誠之本又在于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己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却不依這良知便去做知得不善却不依這良知便不去做則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旣不能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着實好惡雖知惡不能着實惡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

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于爲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爲意在于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爲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爲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爲堯舜正在此也

先生曰吾少時曾依晦翁說着實去格物來因勞

致疾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居夷三載頗見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為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意思卻要說與諸公知道

萬物皆備於我矣天下之物莫不與我相關聯所遇之物而格之原在身心上做合內外之道也認定物字在外故必須看物字在內合二條說之先生之意具見矣然云人皆可以為堯舜便自有擔當此意思則真是先生得手處

門人有言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些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艱二句為問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博學之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已之意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即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卻是兩箇了先生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為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又問心即理之說程子云在物為理如何謂心即理先生曰在物為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為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為孝在事君則為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箇心即理是如何只為世人分心與理為二故便有許多

立言之意

自析

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團私心便
不當理人却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
悅慕其所爲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却與心全不
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于伯道之僞而不
自知故我說箇心卽理要使知心理是一箇便
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外便是王道之眞
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却要
打做一箇曰我不是要打做一箇如曰夫道一
而已矣又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天地

聖人皆是一箇如何二得

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
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以方問曰先生之說格物凡中庸之愼獨及集義
博約等說皆爲格物之事先生曰非也格物卽
愼獨卽戒懼至於集義博約工夫只一般不是
以那數件都做格物的事

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卽所以尊德
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

朱子未嘗如此

掃除其根與克伐怨欲不行異

是道問學處多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
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
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
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
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
更學何事問致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卽所以致
廣大也道中庸卽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
自是廣大底人不能盡精微便爲私欲所蔽有
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

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礙遮隔處如何廣
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
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卽事理之精微也

先生曰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
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
學用工却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
始不爲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
上用工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髮無蔽則聲

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先生曰吾與諸公講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講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諸君聽吾言實去用工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否則只作一場話說雖聽之亦何用

先生曰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即無未發已發之說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衆曰見

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睹有聞上馳騖不在不睹不聞上用功蓋不睹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愼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實落處久久成熟則不須着力不待防檢而眞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聞見爲累哉

問先儒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

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不可須臾離原說離不得也觀可離非道也便見先生以中庸爲說工夫故反分兩層

先生曰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爲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囘家只尋得

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

問近來妄念也覺少亦覺不曾着想定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工夫否先生曰汝且去着實用功便多這些着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妥帖若纔下得些功便說效驗何足爲恃

一友自歎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

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

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
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的習於善
則為剛善習於惡則為剛惡柔的習於善則為
柔善習於惡則為柔惡便日相遠了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
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
天黑地了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念頭亦着
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貴無無念時只是慎獨原無所着着則念在于
一事一物矣未來為必已往為留此便是矜持

伐功之根
皆得心體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
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
何謂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
禽獸草木雖天地亦與我同體鬼神亦與我同
體請問先生曰你看這個天地中間甚麼是天
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
叫做心對曰只是一個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
間只有這個靈明人只為形體自間隔了我的

如此簡要
切身心否

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
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
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他吉凶災祥天地鬼
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
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
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
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有我的靈
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
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天地鬼神萬物皆與我流通其說是矣謂死者
無天地萬物是往聖之靈明與後世之靈明間
隔不通矣一體見在不一
體先後乎學者更致詳焉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諸君常要體此人
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染着只是
一無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
人許多好處亦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
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

德為聖人非謙即不成聖此是絕頂去處故
曰君子之終佛家自尊自大便是不識此義

又曰此道至簡至易亦至精至微孔子曰其如示

諸掌乎人於掌何日不見及問他掌中多少文理却便不知卽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却誰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卽是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問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胸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舒國裳曾持一張紙請先生寫拱把之桐梓一章先生懸筆爲書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誦此以求警一時在侍諸友皆惕然　以上二十五條黃以方錄

卷一下終

陽明先生要書卷二目錄

書五十八首

與晉溪二
與晉溪三
與晉溪四
與晉溪五
與晉溪六 俱戊寅
與克彰大叔
答方叔賢 己卯
寄聞人邦英邦正 庚辰
與許台仲
答倫彥式 辛巳
與陸元靜 辛巳
答徐成之 壬午
與楊邃菴閣老 癸未
與楊仕鳴 癸未
答舒國用 癸未
與劉元道 癸未
與黃勉之 甲申
答劉內重 乙酉

與王公弼 乙酉
與王勉之 乙酉
寄鄒謙之一 丙戌
寄鄒謙之二 丙戌
答友人 丙戌
答友人問 丙戌
答南元善 丙戌
與毛古菴憲副 丁亥
答魏師說 丁亥
答方叔賢 丁亥
與黃宗賢 丁亥
嶺南寄正憲男 丁亥

陽明先生要書卷二目錄終

行有欠有心此只說得心行說有欲食之心而終不食還可謂已食否

陽明先生要書卷二

陳龍正集

書

答顧東橋 分七節○觀所答則所問可知故[illegible]此

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入口而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身親履歷而先知路岐之險夷者邪

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

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為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

此條之說高子忠憲辨之極詳愚按心理本無二心之所安則是理耳認理為一物而以吾心求合之則誠二之也而朱子原未嘗云云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理也若果心即是理則云心之所同然者心也可乎一二之間即心性之辨

學覺也有心有身此只說得身學

問思辨皆所以為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懸空講說遂可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辯辯即學也即行也辯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為知而謂窮理為無行也已豈有不行而可謂之窮理者耶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

窮理之解精矣第行有身心則單提心行以破身行之說學有身心則單提身學以破心學之說本無內外而提此破彼反似分內外矣分內外則其理反偏而不全得微有翻案之見與

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是也然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則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訓矣大學格物之訓安知其不以正字為訓而必以至字為義乎

自是雄辯

至當不易

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果卽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耶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

格物則必兼擧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擧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常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

窮理之說聖人復起不易矣而朱子以解格物亦爲至當蓋窮理在聖人分上卽是自然明物察倫是也在學者分上卽是用力隨事體認是也朱子初未失窮理之義陽明于格物則啓後儒之惑矣

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麤知溫凊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

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致其忠之知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見致知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

原無此布學問

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

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學皐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耶

敎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精一執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五倫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敎者惟以此爲敎而學者惟以此爲學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其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敎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

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衣食或通有無或備器用集謀幷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

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

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以與論也三代之衰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既其久也鬬爭劫奪不勝其禍使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

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前瞻後盼應接不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

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皐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枘鑿矣嗚呼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此條之論乃先生直接道統處智畧技能至先生極矣然一毫不恃盡劈破之而惟求復心體之為

聖人以下如此

貴解悟靈通至先生極矣然一毫不恃盡劈破之而惟躬行五倫之爲貴其心則惟欲安天下之民惟共成天下之治道學一點真血脉先生得之恐後世以頓悟而疑其爲儒之禪以事功而疑其爲儒之雜不可不辯也先生固云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爲同若自道云○耿定向請從祀疏有曰所著拔本塞源論指示人心最爲明切使中外臣工實是體究則所以翼太平之治實多而守仁之志已得彼惟欲朝廷協一德之交而不樂有倡道之名也可謂深見先生之志矣

答周道通　分三節

來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

豈謂無思無慮耶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個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

不思而得從心所欲聖心可言欲不必言思願與先生再商之然先生此說自與學者有益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姸媸聖人氣象何緣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覷著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

心通於道然後能辯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是非之真心不昧即是通於道能辯是非又指事物上之是非也

生之謂性生字即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

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答陸原靜 分四節

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卽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

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

動靜生陰陽愚久思之未悟先生得我心於百年之上

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客氣之動而始忽然驚醒而後提其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

性一而已仁義禮知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

此且就未學時說

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知學聞道卽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畧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

一照而皆眞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
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病瘧之喩旣已見其精切
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
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服藥調
理之功乎必待發而後治則旣晚矣致知之功無
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耶

答歐陽崇一 係耿定向節文

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
致良知爲事則良知非離見聞凡多聞多見莫非

致知之功良知非斷思慮良知發用之思自是明
白簡易無憧憧紛擾之患致知非絕事應實致良
知則行止生殺惟求自慊而不爲困致知非爲逆
億致良知則知險知阻自然明覺而人不能罔

答羅整菴少宰 分二節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而世之學者稍
能傳習訓詁卽皆自以爲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
之求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
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
之事也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
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摸測度求之影響
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已者也知此
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敎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
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
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
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
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本
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

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
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
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
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出於
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旣
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
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
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補而遂改正補緝之
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敎謂如必以

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爲精一之學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已性爲有外

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已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非但入門有此一段也

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繇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之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

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

所致者本心之明統體太極也所格者在物之理物各太極也理即太極豈有二豈有內外乎欲盡統體之太極在物太極上硏證正合內外之道也致知是理一處格物是分殊處豈比義外

答聶文蔚一

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

一夫不獲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以蘄天下之信已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施及蠻貊莫不尊親爲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是以人各有心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視之則無怪紛紛藉藉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

推治亂之本專在良知之致不致實是頂門一鍼

答聶文蔚二　分三節

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漭漭蕩蕩沉空守寂養成一痴騃漢事來即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緣學術之誤人也

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個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

先生立宗似空用工極實不考其踐倫集義而舉咎其論學未可也

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脗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工夫

未明徹也

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

以上七書係傳習錄中卷後入故不列年

答毛憲副 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鬬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

太府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語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不知學者見為偶強其實道理如此

與安宣慰一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間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然已承見諭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可擅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

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

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違是故

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繇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將以何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底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　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繇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

與安宣慰二　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妒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於　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剿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

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晩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

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然則楊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墻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其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二書實識事機實達夷情實体恤義蓋端木之科非蘇張之舌

答人問神仙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滿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不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不得已姑爲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予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禀於受氣之殆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予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況存久而明養深

而自得之未至而强驗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顔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胸中灑灑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

時先生居龍場年三十有七蓋初悟致知已漸覺二氏之非矣所答雖頗權詞乃是實語可以破人之戀世味而求長生者

寄諸用明 辛未

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竊不以爲然不幸遂至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況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華美太發露耳諸賢姪不以吾言爲迂便當有進步處矣書來勸吾仕吾亦非潔身者所以汲汲於是豈獨以時當歛晦亦以吾學未至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衰雖欲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吾所以勢有不容已也

與王純甫 壬申

汪景顔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其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

答儲柴墟 壬申

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叙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爲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爲訓未刻石删之爲佳驗及交際之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所以爲簡易之道世人之心雜於計較貶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師友道廢久後進之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

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今世習於曠肆悍於簡傲不復知有此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

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僕之意以爲已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其爲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嘗者不惜往復

答何子元　壬申

來書云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値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

獨不容少避乎何必是日而匆匆於接祭哉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

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者足見爲學精察深用嘆服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尚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知者矣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

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徹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考之其以鼓用牲幣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爲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

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謬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略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況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于太廟而太廟火似亦不得不廢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爲何如也

與黃宗賢　癸酉

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狠戾險嫉也

立誠即立志

寄希顏　癸酉

希顏煢然在疚聞友朋中多言希顏孝心純篤哀傷過節其素知希顏者宜爲終身之慕毋徒毀傷爲也手札喻及出處此見希顏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他人無此也牽於世故未能即日引決爲愧然亦終須如希顏所示耳患難憂苦莫非實學今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向見季明德書觀其意向甚正但未及與之細講耳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盖一言而足至其工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爲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㝠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其無大知識亦非好爲人言者顧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爲嫌辟之婚姻聯爲諸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即與接引此本分内事勿謂不暇也

糊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間亦有説聞朋友中多欲希顔高尚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饘粥稍可繼則不必言高尚自不宜出不然卻恐正是私心不可不察也

與王純甫 甲戌

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爲同也論學同而趨向或異不害其爲異也

觀此則先生所謂趨向者乃躬行而非論説矣是故能不失人後儒以論説爲趨向宜乎受欺者衆也然先生提良知近處而所輕者顧在議論後儒道問學近實而所重者顧在異同乃知陽明先生近無衆矣

答王天宇 甲戌

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摸擬强之使歸於道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其爲功謂開卷有得接賢人君子便自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賴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何務當是之時

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宇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尚有此耳或思之有得不厭寄示

寄李道夫 乙亥

比聞到郡之始即欲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然甚爲執事喜然又爲執事憂也學絶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

因事啓沃寛心平氣以薫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説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爲君子愛人之累尊意以爲何如

與黄宗賢 丙子

用力習熟然後居山昔人嘗有此説然亦須得其源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卽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繇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

輟者皆無源故耳

與陸元靜 丙子

一切屏絶之説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請一洗俗見還復初志

與黄誠甫 丁丑

抜擢中意念所在未嘗不于諸友也養病之舉恐已難停此亦順親之心未爲不是不得以此日縈於懐無益於事徒使爲善之念不專何處非道何處非學豈必山林中耶希顔尚謙清伯登第聞之喜而不寐近嘗寄書云非爲今日諸君喜爲陽明山中異日得良伴喜也吾於誠甫之未歸亦然

與希顔台仲明德尚謙原靜 丁丑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爲諸友今日喜爲野夫異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揺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張主未得不

知諸友却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

寄聞人邦英邦正 戊寅

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却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無妨聖賢之學若原無求爲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説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

志可奪若尚未有可奪之志又不可不深省而早圖之每念賢弟資質之美未嘗不切拳拳夫美質難得而易壞至道難聞而易失盛年難遇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流昆玉勉之

寄諸弟 戊寅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果出於誠心乎亦謾爲之說云爾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卽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蘧伯玉

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卽非所以爲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卽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常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己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己過之功吾

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爲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爲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旣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旣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氣日減然汲汲奮志於學則尚可有爲至于四十五十卽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滅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爲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與薛尚謙 戊寅

初擬日下卽回因從前征勦撤兵太速致遺今日之患故且示以久屯之形正恐後之罪今亦猶今之罪昔耳但從征官屬已萌歸心更相倡和已有不必久屯之說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大抵皆坐此輩可歎可歎

與王晉溪司馬一 戊寅

守仁才劣任重大懼覆餗爲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外若稍定其實膂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

隱然固師激盜

他人用兵要耕先生最思人謝

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既庸醫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針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來求鍼砭於門下不知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華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咨切布置將爲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未敢顯言於　朝然不敢不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謀亦將

自沮大抵南贛兵力極虛近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賞之資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其勢尤爲窘迫欲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鹽稅一事還奉部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姦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蓋事機窘迫勢不得已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

之他屬省亦之得者也特具　聞奏望賜扶持使兵事得賴以濟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亦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仰見體國憂民之誠輒敢每事控聒

與晉溪二　戊寅

前月偶獲微功具本　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爲是舉往返勘議動經歲月形迹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

先生畧去繁文之擾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舉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僨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巡按往返需遲之間謀慮既泄事機已去今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致相推托一洗近年牽擾之弊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人亦孰不樂爲之用乎今各賊巢穴近江西者蓋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尚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搶擄則賊

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并力合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議攻剿况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濵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賊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湊南贛新集起倩共爲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

欲用少師之不得已

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特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惟憫其不逮敎以方略使得有所持循幸甚

與晉溪三 戊寅

兵多轉致寇大

閩寇之始本不甚多大軍既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偶獲成功皆賴廟堂成算耳今南贛之寇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兼 敕旨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尚多牴牾非有司敢

於違抗事勢使然也今爲南贛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歸一不然則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尚有牽礙而南贛之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爲之所猶勝於今之巡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于民猶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

理極平常無人識得

日增而已矣巡撫改革事體重大或非一人私意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任使之權而畧舉其職故輒有是奏伏惟特賜採擇施行非獨生一人得以稍逭罪戮地方之困亦可少蘇矣

與晉溪四 戊寅

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爲難能用善言之爲難舜在深山何以異人至其若决江河然後見其與人相去遠耳今天下知謀才辯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大相遠者然多蔽而不知或知而不能

用或雖用而不決雷同附和求其的然眞見孰可行孰不可行孰似迂而實切孰似是而實非斷然施之於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虛實惟意所投而莫不有以曲中其機非有明睿之資正大之學剛直之氣其孰能與於此若此者豈惟後世之所難雖古名世大臣未之多聞也守仁每誦明公之所論奏見其洞察之明剛果之斷妙應無方之知燦然剖析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氣凜然理義之莫犯未嘗不拱手起誦慕自識事以來見世之名公

巨卿負盛望於當代者其所論列尋常亦有可觀至於當大疑臨大利害得喪毀譽眩瞀於前力不能正卽依違兩可掩覆文飾以幸無事求其卓然之見浩然之氣沛然之詞如明公之片言者無有矣在明公平時雖自有以異人人固猶若無以大異者必至是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後進迂劣幸辱驅策之末所謂駑駘遇伯樂而獲進於百里其爲感幸何如哉邇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竊本推原厥功所自已畧具於奏末惟念福薄之人難與成功雖仰賴方畧僥倖塞責而病患日深已成廢棄乞休疏入伏惟明公終始曲成使得稍慰老父衰病之懷而百歲祖母亦獲一見爲訣生死骨月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

存此見王司馬之善用人

與晉溪五 戊寅

近日三省用兵之費湖廣兩省皆不下十萬生處所乞止於三萬實皆分毫扣算不敢稍存羸餘已蒙洞察准允後戶部復見沮抑聽者進兵之際凡

非先生之才敢辦此歟

趙充國意同

百皆臨期那奏殊爲窘急幸而兩月之內偶克成功此雖已遂之事然必欲一鳴其情者恐因此遂誤他日事耳又南贛盜賊巢穴雖幸破蕩而漏殄殘黨難保必無兼之地連四省深山盤谷逃流之民不時嘯聚輒釆民情議於橫水大寨請建縣治爲久安之圖乘間經營已畧有次第守仁迂疎病懶於凡勞役之事實有不堪但籌度事勢不得不然是以不敢以病軀欲歸之故遏其事而不以聞苟幸目前之塞責而已也伏惟再賜裁度

不以先生之所以事君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先生之所以治事者治事不敬其事者也

與晉溪六 戊寅

迺者南贛盜賊遂獲底定實皆老先生定議授算以克有此生輩奉行而已何功之有敢目重賞乎老先生槖籥元和含洪無迹乃欲歸功於生物物惟不自知其生之所自爾苟知其生之所自其敢以為功乎是自絕其生也已具本辭免非敢苟為遜避實其中心有不自安者陞官已過加之廕子若之何其能當之負且乘致寇至非無貪得之心

竊懼寇之將至也伏惟鑒其不敢自安之誠使得以原職致事曲成之感當又何如

錢德洪曰昔觀政吏部有同年日潘高者晉溪公門壻也嘗與予道公與吾師感遇之奇師在贛每進捷音疏公見之必稱奇才平生不見師面容有進師像者懸之中堂焚香對坐左手抱孫兒右手執師奏讀至關緊則擊節賞歎顧兒日生兒當如此輩奇男子明日入 朝必盡行師請南贛賊平欲繳還旗牌適聞中有叛軍報即奏師往視之旗牌隨行不准繳還時人莫之知也師歸舟至豐城猝遭寧藩之變即以旗牌便宜集義兵破洪都告變未及聞而罪人已先得矣江西既平羣姦在君側挾 武宗出南征久駐留都嘗則蕩舟無湖江上網魚以肆樂夜則盡撤擁衛單騎以宿牛首天下洶洶師當讒謗百出且奉旗牌練兵於上游羣姦挾謀終不敢逞 武宗還京內宮之變不發於牛首而發於豹房乃駕迎 新天子 執玉以朝四海偃

始終得旗牌之力

然而莫知其自者公之智有以豫定於先也夫勘叛軍細事也而顧遣大臣親視之賊平繳還旗牌舊例也而顧加命地方有草寇竊發即便宜處置其身雖在 朝而心無日不在師右同智相成如桴應鼓卒能捍大災定國是天下不知師之歸功於晉溪而尚疑師成功之太易古今稱知遇之難者睹此不可以發大慨耶益公之忠誠愛國默與師會公則有請必行師則無言不酬師與公自知之爾余感師與公會遇之

奇皆本於忠誠之素合乃紀所聞以貽於後使
論世者知所本焉

與克彰大叔

初得 旨令守仁解四至留都行及蕪湖復得
旨回江西撫定軍民皆 聖意有在無他足慮
也家中凡百安心不宜爲人搖惑但當嚴緝家衆
掃除門庭清靜儉樸以自守謙虛卑下以待人盡
其在我而已此外無庸慮也

古人云危疑惟盡其在我而已先生欲舉家惟盡其在我此亦郭汾陽輕見魚朝恩之意豪傑知畧

無所不能轉旋至于君命死生非用知畧之會也古來名士功臣惟難見此

答方叔賢 己卯

得手教及與甘泉往復兩書快讀一過灑然如熱
者之濯清風何子之見卓而速也眞可謂一日千
里矣茲竊山處舉孟子放心數條而甘泉以爲未
足復舉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
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數語甘泉所舉誠得其大然
吾獨愛西樵子之近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
得不近而切然非實加切近之功則所謂大者亦
虛見而已耳古人之學切實爲己不徒事於講說
書札往來終不若面語之能盡且易使人溺情於
文辭崇浮氣而長勝心求其說之無病而不知其
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者不免焉不
可以不察也

寄聞人邦英邦正 庚辰

書來意思甚懇切持此不懈即吾立志之說矣原
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
如是立志者其本也有有志而無成者矣未有無

志而能有成者也勉之色養之暇怡怡切切可想
而知交脩罔 望之不孤矣地方稍平退休
有日預想山間之樂不覺先已欣然

以道立爲本下有待以立志爲本下得本

與許台仲

吾子累然憂服之中顧勞垂念道不可須臾而離
故學不須臾而間居喪亦學也而喪者以荒迷自
居言不能無荒迷爾學則不至於荒迷故曰喪事
不敢不勉寧戚之說爲流俗忘本者言也喜怒哀

樂皆中節之謂和哀亦有和焉發於至誠而無所
乖戾之謂也夫過情非和也孺子終日啼而不嗌
和之至也知此則知居喪之學固無異於平居之
學矣聞吾子近日有過毀之憂輒以奉告幸圖其
所謂大孝者

答倫彥式 辛巳

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
見近時用工之實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
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

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
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
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
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
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
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
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
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
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
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
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
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
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
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也
聊爲賢者陳其所見云爾
觀循理之謂靜一語可呼先生爲禪否惟至無善
無惡所不能爲禪

與陸元靜 辛巳

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斃

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
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
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
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
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着乃以神仙之
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
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
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

以示人如老子彭籛之徒乃其禀賦若此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彼學中所稱述以爲祖師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指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不宜輕信異道徒亂聰明獘精神廢歲月久而不返遂將爲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爲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慎聽毋忽

以白丘二仙證仙道極破長生之惑

答徐成之 壬午

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項者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僕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

象山之學以其嘗與晦庵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而遂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豈不過甚矣乎

與楊邃庵閣老 癸未

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謂太平可立致矣生獨私憂以爲猶甚難也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緩急折旋豈能如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

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無所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古之君子洞

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
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
其在漢唐蓋亦有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
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非後世偷生
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
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
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
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
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

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
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
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
姦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
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
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
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
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
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

任之而後可以免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
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
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
人不能也其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敢獻其
芹曝

[illegible]勉菴實先生自道其縷縷血誠在他人不能言不敢言亦自愧人亦不信

與楊仕鳴 癸未

前者備錄區區之語或未盡區區之心此冊乃直
述仕鳴所得反不失區區之見可見學貴乎自得

也古人謂得意忘言學苟自得何以言為若欲有
所記札以為日後印証之資則直以己意之所得
者書之而已不必一一拘其言辭反有所不達也

答舒國用 癸未

來書足見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
切之志國用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
也孰禦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
長之為病耳以國用之所志而去其欲速助長之
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

氷釋矣何俟於予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能告之也雖然姑爲國用一言之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爲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爲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所謂欲速助長之爲病也夫君子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也君子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也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

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懥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眞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爲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爲吾心之體敬畏爲灑落之功歧爲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懼憂患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嘗言人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兢兢業業文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

先生看意駁朱在
二程則尊述簡至

與劉元道　癸未

來喻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必自驗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且云於靜求之似爲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觀此足見任道之剛毅立志之不凡夫良醫之治病隨其疾之虛實强弱寒熱內外而斟酌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不問証候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君子養心之學亦何以異於是元道自量

其受病之深淺氣血之強弱自可如其所云者而斟酌爲之亦自無傷若專欲絶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雖無一定之方而以去病爲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隨病用藥而不知因藥發病其失一而已矣閒中且將明道定性書熟味意况當又不同

與黃勉之

博愛之說本與周子之旨無大相遠樊遲問仁子

曰愛人愛字何嘗不可謂之仁昔儒看古人言語亦多有因人重輕之病正是此等處耳然愛之本體固可謂之仁其中有是與不是須愛得是方是愛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博愛而不論是與不是亦便有差處吾嘗謂博字不若公字爲盡大抵訓釋字義亦止得其大槩若精微奥蘊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語所能喻後人多有泥文着相專在字眼上穿求却是心從法華轉也

亦出程子

答劉内重 乙酉

書來警發良多知感知感程子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爲之亦須量力有漸夫學者既立必爲聖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知朴實頭致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搭數也是非毀譽亦可資之以爲砥礪卻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内重剛強篤實自是任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尚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當有見也眼前路逕須放開濶纔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

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悦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若直依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又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顔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說此正是大頭腦處舉似内重亦欲内重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絶意必

見聖心於千載之上

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大抵奇特斬絕之行多後世希高者之所喜聖賢不貴也學絕道喪之餘苟有以講學來者所謂空谷之足音必如內重所云則今之可講學者止可內重輩二三人而已然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失之監吾固不敢避飾非自是之嫌而叨叨至此內重宜悉此意

與王公弼 乙酉

書中所云斯道廣大無處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

學自到任以來錢穀獄訟事上接下皆不敢放過但反觀於獨猶未是夭壽不二根基覺得喪之間未能脫然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致知矣殊慰殊慰

與黃勉之 乙酉

承欲刻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惜其零落既久後學莫傳因勉之寄此又知程門有此人也高明特達不在游楊諸公之下矣中間尚有執著處刪去之爲佳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爲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

先生嘗言有憂惜文辭之心便非刪訂六經手段所以不願已言之多傳亦不欲多傳前人之言

寄鄒謙之一 丙戌

承示論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爲此也古禮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上者欲導民於禮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

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此雖先王所未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矣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

與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矣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歟祠堂位次祔祭之義往年曾與徐日仁備論曰仁嘗記其略今使錄一通奉覽以備採

擇　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心竊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

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列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已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祔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況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

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爲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爲之嗣勢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

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
也。

致良知之祖最重禮製良知之流遂至于蔑禮守禮則行已教人皆有歸着此即先生預防病發之劑○文公家禮四代皆南向以西爲上陰道上右之義也然古者統於東向之尊故昭穆皆以西爲上蓋如生人坐位近尊者爲上也今皆南向則東向之統既虛上西覺非至當而昭穆之序遂廢尊尊亦有未安陽明之欲更之似矣但云古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似亦未盡考古者廟之外門雖南向而廟必東向故太祖得以正中而居若云廟制亦南向則太祖反面壁而坐昭則負壁而向戶猶可說也穆乃負戶而向壁豈理也哉時制廟旣南向則如浦江鄭氏高考妣南向當尊餘三世列爲昭穆以東西當南北疑亦近理然揆之於心不安更考古者左昭右穆蓋尊者東向則居左者向南

南有昭明之象居右者向北北有玄穆之象此昭穆所繇名也今尊者南向亦以左爲昭則昭反向西以右爲穆則穆反向東命陰金肅殺之方爲昭明而命陽木發生之地爲玄穆名義安乎又高考妣南向合龕而曾祖禰各東西考妣分列稽之生者夫婦必比肩而坐受子孫之朝今此隔絕可謂事死如事生乎其意恐三世之間分爲昭穆而昭一穆不相配耦故以此均之而勉强牽合較文公之俱南向上西者不安不尤甚乎古者臨民治冠則以南面爲大祀神延師饗賓皆以東爲尊如鴻門之宴項王項伯東向坐蓋項羽自尊引季父與俱也亞父南向坐昭位也沛公北向坐使居穆位而子房則西向侍乃臣子陪食之位無專席矣絳侯延儒生東向坐而責之此見古人饗賓延師皆重東向與祭祀同今此禮旣不可復合從家禮以禮之失僅不統於一尊而三世之考妣分龕則以子孫爲析其先世俗秋盡爲昭借春生爲穆則顛倒陰陽晦明之理遠矣尹掉罪恐權所失之重者

而居之乎愚反覆思此數載矣立此說以俟後之明禮者

寄鄒謙之二　丙戌

承示論語講章明白痛快諸生聽之當有油然而興者矣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繇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得透徹使人洞然知爲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慍者皆不待言而喻矣

答友人　丙戌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

答友人問　丙戌

凡謂之行者只是着實去做這件事若着實做學問思辯的工夫則學問思辯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辯是思辯做這件

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辯矣若謂學問思辯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辯得行時又如何去得箇學問思辯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眞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眞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元來只是一箇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本來如是但着實就身心上體履當下便自知得今却只從言語文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說轉糊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總之知行原是把兩箇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着此兩箇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箇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來做那一箇工夫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箇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箇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況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

知行就一箇工夫上分說是矣以爲古人補偏救弊其然乎

答南元善　丙戌

渭南風景當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興趣則又有出於元亮之上者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亹亹千數百言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非眞有朝聞夕死之志者

未易以涉斯境也諸生遞觀傳誦相與嘆仰因而興起者多矣世之高抗通脫之士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然於意氣感激於憤悱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眞有以見其良知廓然與太虛同體太虛之

中無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得元善今日之所造其庶幾於是乎關中自古多豪傑然自横渠之後此學不講自今關中之士有所感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謂天爲無意乎

與毛古菴憲副 丁亥

凡鄙人所謂致良知與今人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

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間者乎

體貼天理出程伯子湛文簡易貼爲認加以隨處二字先生因謂其枝葉上尋生意然直見本體一以貫之先生少壯時亦且未能也則文簡之說于學者自有益

答魏師說 丁亥

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爲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旣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卽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卽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矣豈得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卽已動於私意非復良

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答方叔賢 丁亥

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千年無此事矣但與名其間有一二不可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不愼也此事譬之養蠶但雜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

盡爲所壞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
己用人權度在我雖小人而有才者可以器使若
以薦賢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
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
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
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
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
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
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

矣今其事體既以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
惟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擾耳鄙
見畧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
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己之功仁者不忍也貴奏人
去凡百望指示之

提出自己用人與薦賢於朝不同處古來幾人衍得幾人識得

與黃宗賢 丁亥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
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所志向鮮有不
潛移默奪日就於頹靡者近與誠甫言在京師相
與者少二君必須預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氣
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
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
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
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
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
無只因良知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
白日一出魍魎自消中庸謂知恥近乎勇所謂知

恥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
語不能屈服得人爲恥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爲恥
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爲恥殊不知此數病
者皆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所宜深恥乃反
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爲恥可不太哀乎區區之
心愛莫爲助惟願諸君皆爲古之大臣古所謂大
臣者更不稱有何知謀才畧惟斷斷無他技休休
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畧自超然出於衆人之
上所未能自信者惟未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

斷休休體䑕耳今天下事勢如沉痾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在諸君若自己病痛未除何以能療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爲諸君一竭盡者也相見時幸每以此意默相規切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方不負如此　聖明之君方報得如此知遇不枉出世一遭也病卧山林僅可脩藥餌延喘息但於諸君出處亦有痛痒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

[illegible]誠見血誠此而不
[illegible]背不可以爲人

嶺南寄正憲男　丁亥

初到江西因聞姚公已在賓州進兵恐我到彼則三司及各領兵官未免出來迎接反致阻撓其事是以遲遲其行意欲俟彼成功然後往彼公同與之一處十一月初七始過梅嶺乃聞姚公在彼以兵少之故尚未敢發哨以是只得晝夜兼程而行途中皆平安家中凡百皆只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錢德洪王汝中當不負所托汝宜親近敬信如就芝蘭可也廿今于[illegible]好學攜汝讀書必能切礪汝不審近日亦有少進益否聰兒邇來眠食如何凡百只宜謹聽魏廷豹指教不可輕信奶婆之類至囑至囑一應租稅帳目自宜上緊須不俟我丁寧我今　國事在身豈復能記念家事汝輩自宜體悉勉勵方是佳子弟耳

陽明先生要書卷二終

陽明先生要書卷三目錄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五言律詩

七言律詩

五言絶句

七言絶句

卷三目錄終

陽明先生要書卷三　　陳龍正纂

五言古詩

和湛元明二首

器道不可離二之即非性孔聖欲無言下學從泛應君子勤小物蘊蓄乃成行我誦窮索篇於予既聞命如何圜中士空谷以爲静

静虚非虚寂中有未發中中有亦何有無之即成空無欲見真體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機非子孰與窮

龍岡新構 丁卯

諸夷以予穴居頗陰濕請構小廬欣然趨事不月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岡書院其軒日何陋

謫居聊假息荒穢亦須治鑿巘薙林條小構自成趣開窗入遠峰架扉出深樹墟寨俯逶迤竹木互蒙翳畦蔬稍溉鋤花藥頗雜蒔宴適豈專予來者得同憩輪奐匪致美毋令易傾敝隨處經理之才萬物一體之志

營茅乘田隙洽旬始苟完初心待風雨落成還美觀鋤荒既開徑拓樊亦理園低簷避松偃疎土行竹根勿剪墻下棘束列因可藩莫擷林間蘿蒙籠覆雲軒素缺農圃學因茲得深論毋爲輕鄙事吾道固斯存

採薪 丁卯

倚擔青厓際歷斧厓下石持斧起環顧長松百餘尺徘徊不忍揮俯畧澗邊棘同行笑吾餒爾斧安用歷快意豈不能物材各有適

送蔡希顏 癸酉

希淵赴南宮試訪予滁陽遂留閱歲既而東歸問其故辭以疾希淵與予論學瑯邪之間於斯道既釋然矣別之以詩

風雪蔽曠野百鳥凍不翻孤鴻亦何事敫敫遡寒雲豈伊稻粱計獨往求其羣之子眇萬鍾就我滁水濱野寺同遊請春山共攀援鳥鳴幽谷曙伐木西澗曛清夜湛玄思晴窗玩奇文寂景賞新悟微言欣有聞寥寥絕代下此意冀可論

羣鳥喧北林黃鵠獨南逝北林豈無枝羅弋苦難

避之子丹霞姿辭我雲門去山空瞥流泉路僻迷深樹長谷何盤紆紫芝春可茹求志塹棲巖避喧寧遜世緊予孱夙塵送予媿雲霧匡時已無術希聖徒有慕倘入陽明峯爲尋舊棲處

通天巖 丙子撫南贛作

青山隨地佳豈必故園好但得此身閑塵寰亦蓬島西林日初暮明月來何早醉臥石牀凉洞雲秋未掃

七言古詩 二首

火秀宮次一峯韻 壬戌

落日下清江悵望闊道晚人言玉笥更奇絕潭口停舟路非遠肩輿取徑沿村落心目先馳嫌足緩山昏欲就雲儲眠疎竹月色與風泉夢魂忽忽到眞境侵曉循迹來洞天洞天非人世予亦非世人當年曾此寄一迹屈指忽復三千春巖頭坐石剝落盡手種松栢枯龍鱗三十六峯僅如舊澗谷漸改溪流新空中仙樂風吹斷化爲鼓角驚風塵風塵慘淡半天地何當一掃還吾眞從行諸生駭吾說問我恐是益山神君不見廣成子高臥崆峒長不死到今一萬八千年陽明眞人亦如此 先生之生固有神異此詩隱隱道出或曰如不語怪神何日先生已自語矣

啾啾吟 辛巳

知者不惑仁不憂君胡戚戚眉雙愁信步行來皆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用之則行舍即休此身浩蕩浮虛舟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顧束縛如窮囚千金之珠彈鳥雀掘土何煩用屬鏤君不見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兒童不識虎執竿驅虎如驅牛痴人懲噎遂廢食愚者畏溺先自

投人生達命自灑落憂讒避毀徒啾啾

五言律詩

午憩香社寺 辛未在廬陵作

脩程動百里往往餉僧居佛鼓迎官急禪牀爲客虛桃花成井落雲水接郊墟不覺泥塗溢看山興有餘

觀九華龍潭 己卯

飛流三百丈湏洞秘靈湫峽坼開雷斧天虛下月

鈞化形時試鉢吐氣或成樓吾欲鞭龍起爲霖遍
九州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 庚辰

逢山未愜意況乃更移船峽寺緣溪遲雲林帶石
泉鐘聲先度嶺月色已浮川今夜巖房宿寒燈不
待懸

七言律詩

遊牛峯寺 壬戌

縈紆鳥道入雲松下數湖南百二峯巖犬吠人時

出樹山僧迎客自鳴鐘淩飈陟險真扶病異日探
奇是舊踪欲扣靈關問丹訣春風蘿薜隔重重

尋春 壬戌

十里湖光放小舟謾尋春事及西疇江鷗意到忽
飛去野老情深只自畱日暮草香含雨氣九峯晴
色散溪流吾儕是處皆行樂何必蘭亭說舊遊

化城寺 壬戌

化城高[illegible]山深樓閣憑空上界侵天外清秋度
明月人間微雨結浮陰鉢龍降處雲生座巖虎歸
時風滿林最愛山僧能好事夜堂燈火伴孤吟

移居勝果寺 以下十四首正德丁卯赴謫龍場作

江上但知山色好峯迴始見寺門開半空虛閣有
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
得遠塵埃富春咫尺烟濤外時倚層霞望釣臺

武夷次壁間韻

肩輿飛度萬峯雲回首滄波月下聞海上真爲滄
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溪流九曲初諳路精舍千
年始及門歸去高堂慰垂白細探更擬在春分

宿萍鄉武雲觀

曉行山徑樹高低雨後春泥沒馬蹄翠色絕雲開
遠嶂寒聲隔竹隱晴溪已開南去艱舟楫漫憶東
歸沮杖藜夜宿仙家見明月清光還似鑑湖西

龍岡漫興 二首

路僻官卑病益閑空林惟聽鳥間關地無醫藥憑
書卷身處蠻夷亦故山用世謾懷伊尹恥思家獨
切老萊斑夢魂兼喜無餘事只在耶溪舜水灣
臥龍一去忘消息千古龍岡漫有名草屋何人方

有生氣

管樂桑間無耳聽咸英江沙漠漠遺雲鳥草木蕭蕭動甲兵好共鹿門龐處士相期採藥入青冥

過天生橋

水光如練落長松雲際天橋隱白虹遼鶴不來華表爛仙人一去石橋空徒聞鵲駕橫秋夕謾說秦鞭到海東移放長江還濟險可憐虛却萬山中

非詩人所到

南霽雲祠

死矣中丞莫謾疑孤城援絕久知危賀蘭未滅空遺恨南八如生定有爲風雨長廊嘶鐵馬松杉陰霧捲靈旗英魂千載知何處歲歲邊人賽旅祠

春晴

卜下春晴風漸和高巖殘雪已無多遊絲冉冉花枝靜青壁迢迢白鳥過忽向山中懷舊侶幾從洞口夢烟蘿客衣塵土終須換好與湖邊長芰荷

陸廣曉發

初日曈曈似曉霞雨痕新霽渡頭沙溪深幾曲雲藏峽樹老千年雪作花白鳥去邊迴驛路青崖缺處見人家遍行奇勝才經此江上無勞羨九華

雪夜

真學人如此

天涯久客歲侵尋茆屋新開楓樹林漸慣省言因病齒屢經多難解安心猶憐未繫蒼生望且得閒爲白石吟乘興最堪風雪夜小舟何日返山陰

元夕　二首

故園今夕是元宵獨向蠻村坐寂寥賴有遺經堪作伴喜無車馬過相邀春還草閣梅先動月滿虛庭雪未消堂上花燈諸弟集重闈應念一身遙

思君

去年今日卧燕臺銅鼓中宵隱地雷月傍苑樓燈彩淡風傳閣道馬蹄迴炎荒萬里頻回首羌笛三更謾自哀　尚憶　先朝多樂事　孝皇曾爲兩宮開

家僮作紙燈

念民

寥落荒村燈事賒蠻奴試巧剪春紗花枝綽約含輕霧月色玲瓏映綺霞取辦不徒酬令節賞心兼是惜年華何如京國王侯第一盞中人產十家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一賦歸來不願餘文固多病帶相如蘿逕竹笋青
應滿洞口桃花紅自舒荷蕢有心還擊磬周公無
夢欲删書雲間憲仙能相慰尺素長題問謫居

僧齋 以下二首原集亦龍場作似未確姑附之

盡日僧齋不厭閒獨餘春睡得相開簷前水漲遂
無地江外雲晴忽有山遠客趁墟招渡急舟人曬
網得魚還也知世事終無補亦復心存出處間

德山寺次壁間韻

乘輿看山薄暮來山僧迎客寺門開雨昏碧草春

仁者樂山　徽別

中墓雲抱青峯善巻臺性愛烟霞終是僻詩留名
姓不須猜岩根老衲成灰色枯坐何年解結胎

喜雨 以下三首丙子撫南贛作

吹角峯頭曉散軍橫空萬騎下氤氳前旌已帶洗
兵雨飛鳥猶驚捲陣雲南畝漸忻農事動東山休
共凱歌聞正思鋒鏑堪揮泪一戰功成未足云

聞日仁買田霅上攜同志待予歸

月色高林坐夜沉此時何限故園心山中古洞陰
蘿合江上孤舟春水深百戰自知非舊學三驅猶
媿失前禽歸期久負雲門伴獨向幽溪雪後尋

回軍龍南小憩王石巖雙洞絕奇徘徊不忍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

一氣如話　似子美得意時

陽明山人舊有居此地陽明景不如但在乾坤俱
逆旅曾留信宿即吾廬行窩已許人先號別洞何
妨我借書他日巾車還舊隱應懷茲土復鄉閭

豐城阻風 已卯 前歲遇難於此得北風幸免

北風休嘆北船窮此地曾經拜北風勿踐敢忘嘗
膽地齊威長憶射鉤功橋邊黃石機先授海上陶

朱意頗同況是倚門衰白甚歲寒茅屋萬山中

重遊化城寺 已卯

愛山日日望山晴忽到山中眼自明鳥道漸非前
度險龍潭更比舊時清會心人遠空遺洞識面僧
來不記名莫謂中丞喜忘世前途風浪苦難行

登雲峯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謠 庚辰

深林之鳥何間關我本無心雲自閒大舜亦與木
石處醉翁惟在山水間晴窗展卷有會意絕壁題
詩無厚顏顧謂從行二三子隨遊麋鹿俱忘還

首句已知沒於筆矣

示諸生 二首

爾身各各自天眞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漫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爲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秘訣翻嫌易簡却求難只從孝弟爲堯舜莫把辭章學柳韓不信自家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別諸生

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岐更何語慇懃莫媿別離筵

以上二首不當作詩觀

謁伏波廟 二首 丁亥

予十五歲夢中嘗作絕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詩尚不磨今拜伏波祠下宛如夢中茲行殆非偶也因識其事

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須同時雨師尚喜遠人知向望却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

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遶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繇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階干羽五雲端

五言絕句

芙蓉閣 壬戌

青山意不盡還向月中看明日歸城市風塵又馬鞍

山中示諸生四首 癸酉

溪流亦沂水童冠得幾人莫負詠歸興溪山正暮春

桃源在何許西峯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踏花去

池上偶然到紅花間白花小亭閒可坐不必問誰家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共閑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

宿淨寺 已卯十月至杭王師遣人追寧濠復還江西是日遂謝病退居西湖

山僧對我笑長見說歸山如何十年別依舊不曾閒

此病人人犯他人是自犯先生是被人逼迫而犯

七言絶句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山下大雨 己卯

昨夜月明峯頂宿隠隠雷聲在山麓曉來却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茆屋

野人權作青山主風景朝昏頗裁取巖傍月脚半溪雲山下雷聲一村雨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以下四首不作詩觀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原總在心却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答人問良知二首

良知即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知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痛痒自家知若將痛痒從人問痛痒何須更問爲

答人問道

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脩行玄更玄説與世人渾不信却從身外覓神仙

陽明先生要書卷三終

陽明先生要書卷四上目錄

奏疏上　二十五篇

奏疏上 二十五篇

陳言邊務疏 弘治十二年時進士

邇者　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脩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　宵旰憂勤此誠　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況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夫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雖新進亦何不可之有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

正統以來至今皆此情狀

何謂蓄材以備急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今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　朝廷會推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無可繼者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未見一人萬

蓄材之法只說得一半蓋姑欲略言之

如虜寇長驅而入不知孰可使以禦之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相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舉選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遣度而徃莅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子有云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人才有所長必有所短而人情亦必有所懲於前然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稱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夫求才於倉

方悟此語不然日須

萬金或云古稱金一斤爲金也

卒而必欲拘拘於繩墨之中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舉名擯棄閒散夫有過失罪名在平居誠不可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足用也且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宜相遠矣何謂簡師以省費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善用兵者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

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師其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遥聞出師竊以為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昔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觔膠解弛二也虜逐艸木以為居射生畜以為食今已烽屯兩月邊艸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簡師一事猶可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　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況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或不濟責有分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養京軍者養之賞京軍者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兵以食為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

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今之官軍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為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遥為聲勢以相掎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者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

韓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
振疲散之卒摧方强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
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暮調守於西鄙不惟不
寘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
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
一二百計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卽豪門之賓緣且
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
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
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不受乎其受之也肯不庇

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
因此輩而索然矣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 陛下
手敕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卽以先所喪師者斬于
轅門而所謂頭目之屬皆禁令發回毋使潰擾侵
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軍威振克敵制勝皆原于
此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
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亾者非其父母子弟
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恤其孤寡振其
空乏令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

其强壯宣以 國恩喻以虜讐懸賞以鼓其勇暴
惡以淺其怒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仇以
報 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
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佯
北勿從餌兵勿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
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
牛馬而僞逃或捐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
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
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

卒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
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亾
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
逐疲勞損失威重者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
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爲失機養
威蓄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
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亾之機也何
謂嚴守以乘弊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

辛新破虜勢方剛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
以勝于敵也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候以防奸夥間
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
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滿溢而後
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
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牧
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
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强胡今我食既足我
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

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我矣彼虜曠日
持久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
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
橫擊是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
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爲將
者所共見也但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惟

陛下幸察

讀此可知先生早年兵法當時何故莫識識者僅
王瓊一人然亦用其身而不行其蓄材之道豈時
不可爲耶○先生晚年自云是疏所陳亦有可用
第當時學問未透中多激忿抗厲之氣若此氣未

本孟子

恐不特當時

除欲與天下共
事恐未必有濟

擬諫迎佛疏未上 正德十年

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羣臣紛紛進 諫皆斥
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然獨竊喜幸以爲此
乃 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蘗羣臣之諫
雖亦出於忠愛然未能推原 陛下此念之所
從起正當將順擴充遡流求原而徒紛爭力沮宜
陛下之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臣之見獨異
於是惟恐 陛下好佛之心未至耳使 陛

下不徒好佛之名而務得其實不徒好佛之末而
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臣
請爲 陛下言好佛之實 陛下聰明聖智
昔在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值多故未
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 經筵儒
臣進說不過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
發 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
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縱心於遊觀苟亦無
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焉馳逐困憊之

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 陛下言者遂違思西方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淸心絶欲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爲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不憚數萬里之遥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迬返之遲久遠迎其徒益 陛下思欲一洗舊習

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試以臣言反而思之 陛下之心豈不然乎然使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右非但

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 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治天下或可以脫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或可以導羣品之嚚頑就此二說亦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 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奥後乃窺聖道之大遂棄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

之最崇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没壽誠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救人急難仁亦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然後能有所濟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艸木鳥獸無

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至誠所運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　陛下

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能傳堯舜之道者乎　陛下未之求耳　陛下試求明堯舜之道者日與之推求講究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　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　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遥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縻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爲大言以欺　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子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伏見　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踊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　陛下垂察

王道本乎人情好貨好色其趣平其情近引而之王道易好佛其趣高其情遠引而之王道難然人主之好佛大都慕福則亦未必高且遠也先生窺而牖之庶幾工於引君雖不果上存之足以悟後之人主

歷觀楊璋所陳大是智計之士

申明賞罰疏　正德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臣謹據江西按察司副使楊璋呈國家行師賞罰律有明條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未能者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誠使申明賞罰之典許軍前以軍法從事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許照征勦流賊陞賞事例庶幾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臣按三省

盜賊二三年前不過三千今已數萬不啻十倍於前臣嘗痛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爲盜賊之日滋緣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緣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緣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爲

陛下畧言其故盜賊性雖凶頑固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爲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

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猶或聚衆而與之角追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爲既招撫矣皆置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仇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緣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刼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地也夫平良有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接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緣於招撫之太濫也夫盜賊之害孰不痛心而有司獨欲招撫豈得已哉誠使强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豈非其願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拘攝旬日而始集約束賫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稛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塵先

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勦捕聊爲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刃不足則勦捕未必能克勦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四面而起若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爲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

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益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繇於兵力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亾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尚及數千豈盡無用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凡兵之情

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繇於賞罰之不行也今 朝廷賞罰之典何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雖使韓白爲將不能有成況臣等腐儒小生素不知兵者復何冀乎議者以南贛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不足以掃蕩巢

不必多

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畧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昔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可省半

其中有實用

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兵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即時剿捕申報不得仍前朦朧隱蔽以致聚衆滋蔓貽害地方云云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未及一月而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避思効其力繇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効亦未必不如是速也伏望 皇上特假臣

何等心事

令牌令旗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至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徃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所失矣臣自度不足以辦此行乞骸骨苟全餘喘但今方待罪於地方心知其弊敢不盡言 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逭死罪於萬一

攻治盜賊二策疏 正德十二年五月廿八日

臣觀拳賊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疽癰之在人身不速攻治必至潰肺决腸然而攻治之方有二若

陛下從臣前奏假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繇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辠惡之淺深而爲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爲後先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喩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快一朝之忿洩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强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挾類而深逃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

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軸已空種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繇前之說臣權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而任之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 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

夾攻則分哨然權亦分而功不易成欲併則責專甚重無以逃責矣然智者優爲之世見先生以爲肩其難而先生固取其易也大都臨事請益兵請分任者總屬卸擔卸擔緣無膽無膽緣無智

添設清平縣治疏 正德十二年五月廿八日

臣謹據官民各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政教不及釀成大盜今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威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此特一時之計未爲久遠之規乞於河頭營中添設縣治引帶汀潮喉襟清寧人煙輳集道路適均政教既敷盜賊自息考之近日龍巖添設漳平而寇盜以靖上杭添設永定而地

方以寧此皆明驗又稱河頭地方北與盧溪流恩山岡接境西南與平和象湖山接境而平和等鄉又與廣東饒平縣大傘箭灌等鄉接境皆係窮險賊巢兩省民居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日之程名雖分設都圖實則不聞政教徃徃相誘出刼正德二年雖蒙勦捕未設縣治不過數月遺黨復興今雖寧息誠恐漏網之徒復踵前弊乞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移易風俗又稱大洋陂背山面水地勢寬平周圍量度可六百餘丈堪建縣治合將南靖縣清寧新安等里漳浦縣二三等都分割管攝隨地糧差盧溪枋頭坂地勢頗雄宜立巡簡司以爲防禦就將小溪巡簡司移建仍量加編弓兵點選鄉夫協同巡邏二事並舉則內足以壓服盧溪諸巢外足以控制饒平鄰境況今奏凱之後尚有餘糧民間有地者願歸官丈量以建城池有山者願聽上砍伐以助木石有人力者願任採鑿挑築甎陶之工所陳歷歷如此臣時督兵其地猶恐大兵之後繼以重役民或不堪親行訪詢

雄處立司

先親訪

莫不仰心樂從惟恐或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有教令先以伐木舂土雜然並作裹糧趨事相望於道究其所以皆緣數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議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甚渴皆以爲必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工不令而速臣觀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有逃遯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剿之後浸復歸據舊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

又私視

積有餘費集錢

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化爲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爲開縣治於河頭控制羣巢於勢爲便雖使民甚不欲猶將強而從之況其觀望欣趨若此亦何憚而不爲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容已蓋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必相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費無幾臣等區畫大畧已備又令于建縣地

區畫條理如人家自爲

內預算街衢井巷務俾均適端方可垂永久聽願從新舊人民各先占地建屋任其所便庶數月之內可無督促而成民間所未敢擅爲者惟縣治學校須 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 陛下採而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所逃其責今新撫之民羣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

先生疏尾大都有此語

疏通鹽法疏 正德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臣謹據贛州府抽分廠呈遞者奉禁廣鹽止許南贛發賣不許下流但贛州吉安地理相連水路不過一日今年夏驟雨泛漲雖有橋船阻隔水勢洶惡衝斷橋索奸商討乘水勢聚積百船用強越過後雖擒獲正罪不過十之一二又有投勢夾帶者又有挑擔馱載從小路越過者其獘多端不禁則違事例禁止則勢難行合從便宜暫許廣鹽得下袁臨吉三府立廠盤掣以助軍餉於事有益於法無礙臣因查得正德六年設立抽分廠計二年有

半共抽過稅銀四萬兩有奇三省夾攻大帽山等賊軍前應用及造廠建橋修城買穀月糧借支共三萬八千兩有奇地方糧賞之用歲費不貲而仰給於商稅獨重前項商稅所入諸貨雖有而取足於鹽利獨多今本省動調官兵以三萬爲率半年爲期糧餉等費約用數萬合令前商許於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爲助給一面別行議處以備軍餉庶袁臨吉三府居民無乏鹽之苦南贛二府軍門得軍餉之利而關津把截之處免阻隔意

外之變誠一舉而三得矣儻從鹽稅至贛州府十取其一吉臨等府十而取二似乎過重然商民販鹽下至三府發賣者倍取其利既許越境販賣其心悅服並無稅重之嫌贛南二府閭閻喉襟盜賊淵藪指日夾攻糧餉之費委果缺乏討無所措必須仰給他省但閩廣東以府江之師庫藏漸竭湖廣以偏橋之討稱貸既多亦皆自給不贍恐無羨餘可推若不請發內帑未免重科貧民然內帑以營建方新力或不逮貧民則窮困已極勢難復征

惟前項鹽稅商人既服公私又便庶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者也

南贛擒斬功次疏 正德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臣初檄嶺北道副使楊璋云各賊名號日漸僭擬惡毒日加縱肆若果乘虛入廣患害匪輕即勸諸軍定哨分委仍密召各巢附近被害知因之人堪爲鄉導者分引各兵出城之時不得張揚今正當換班之月令俱以下班爲名晝伏夜行剋期各至分地掩賊不備同時舉事該道亦親帥重兵隨後繼進密屯賊巢要害處所相機接應以防不測仍嚴飭各兵務獲真正賊徒不許濫加良善已而各哨共計生擒大賊首三名從賊五十四名首級六十八顆殺死射死焚死賊徒四百四十餘名搗過巢穴十九處燒燬房屋禾倉八十餘間擒斬之賊數固不多而巢穴已空無可棲身積聚已焚無可仰給就使屯集橫水桶岡大巢將來人多食少大舉夾攻爲力已易猖熾之勢少摧不軌之謀暫阻居民得以秋穫地方亦爲一寧此皆仰仗

威官兵用命之所致非臣知謀所能及也臣惟南贛之兵素不練養見賊而奔則其常態今各官乃能夜入賊巢奮勇追擊在他所未爲可異之功於南贛則實創見之事楊璋區畫贊理勞勤尤多今夾攻在邇伏乞　皇上特加勸賞以作興勇敢之氣庶幾日後大舉臣等得以激勵人心

議夾剿兵糧疏 正德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臣參看得前賊惡貫已盈天討在所必加惟復會三省並舉夾攻已經開陳兩端具本上請今夾攻

事理既奉有　成命臣謹將南贛二府議處兵糧
事宜開坐
一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各有賊巢聯
絡盤據西接湖廣桂陽等縣南接廣東樂昌縣
三省夾攻必須湖廣自桂陽桂東進廣東自樂
昌進在南安者必須三縣並進贛州府所屬惟
龍南縣賊巢與廣東龍川縣浰頭接境浰頭係
大賊池大鬢等巢穴有衆數千比之他賊勢尤
猖獗前此二次夾攻俱被漏網龍南雖有賊徒

數夥除之稍易然倘浰頭以為聲援攻之則奔
入浰頭兵退則復出為害必廣東兵自龍川進
贛州兵自龍南進庶可使無奔潰
一上猶去龍南幾四百里兩處進兵必一時並舉
庶無驚潰之患約計須用一萬二千人今調各
縣機兵打手萬人輔以招安義民葉芳新民王
受等兵共二千人以足其數
一兵一萬二千餘名每名日給米三升一日該米
三百七十餘石間日折支銀一分五釐一日該

銀一百八十餘兩以六月為率約用米三萬三
千餘石銀二萬餘兩軍官使客廩給及賞功犒
勞牛酒銀牌花紅魚鹽火藥等費約用銀二萬
餘兩通約用銀五萬兩二府商稅集兵以來自
有所費見存止四千餘兩二府并贛縣大庾南
康上猶四縣積穀約七八萬石貯積年久恐舂
米不及前數見在前銀又不足用即欲別處緩
不及事江西布政司并各府縣別無蓄積止有
該解南京折糧銀貯庫未解并一應紙米贓罰

銀合行照數借給應用事寧之日或將以後抽
掣商稅或開中鹽引另處補還庶克有濟
一合用紀功御史及統兵領哨官除臨時定委外
訪得九江府知府汪穎吉安伍文定汀州唐淳
惠州陳祥俱各才識練達程鄉知縣張戩東鄉
黃堂新城黃文鸑萍鄉高桂龍泉陳允諧俱有
才名堪以領兵候　命下之日聽臣等取用竊
照師期已迫兩月之間錢糧器仗及擬調兵快
應委官員之類百未有措又事干各省道遠相

去延者半月遲者月餘倘一各官之中違抗推託不遵約束臨期誤事罪將安歸乞許臣等軍法從事庶幾警懼事可易集

一定進兵地次定兵數三定糧數四定人才先生行師大約如此今之長子茫無主張姑且臨事凡事不豫則廢而況兵乎

議夾勦方畧疏 正德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臣竊慮輋賊謝志珊等既破之後必將乘間復出行劫各官于南安南康上猶各要害處統兵從來防勦未幾志珊果復統衆一千五百餘人攻南安

敗走逾月復至又大敗而去共計擒斬二百五十人有奇楊璋議曰即今賊勢少挫若乘此機會直擣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但聞湖廣之兵既已齊集而廣東因府江班師未久復調狼兵未有定期謹按地圖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應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止于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浰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應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

先破賊情

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應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止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自有先後舉動次第不相妨碍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之兵齊集然後進勦則老師而廢財今宜約會三省以次漸舉庶兵力不竭糧餉可省臣惟三省夾攻必彼此尅日並舉斯乃事體之常然兵無定勢謀貴從時苟勢或因地而

異便則事宜量方以乘機三省賊巢連絡千里雖聲勢相因而其間亦自有種類之分界限之隔利則爭趨患不相顧乃其性習誠使三省之兵皆已齊備會約並進夫豈不善今廣東狼兵方自府江班師而歸欲復調集恐非旬月所能兩省之兵既集久頓而不進賊必驚疑愈生其奸悍者奔突黠者潛逃老師費財意外之虞乘間而起雖有智者難善其後誠使先令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逮事之畢廣東之兵亦自集矣則又合湖

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逮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苟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舉之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為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

軍合擊蔑有不濟者矣臣竊以為如楊璋議因地之宜先後合擊之便

當時伍文定勇楊璋智二人先生之左右手也璋如能死寧藩之變段秀實顏真卿不專美於前矣文定居外府故佐先生擒濠為首功璋居會城遂為濠所刼士固有幸不幸哉

換　敕謝　恩疏　正德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臣以凡庸謬膺重寄思逃罪責深求禍源奏請申明賞罰其實言不量力請非其分方虞戮辱之及

陛下不惟不加咎譴悉與施行隆以　新命益曲從試可之請不忍以人廢言也　敕諭宣布之日百姓塡衢塞道悚然改觀易慮以為　聖天子明見萬里洞察幽微占羣策之畢舉知國議之有人莫不警懼振發强息其梟僞息其奸怙者思奮而勇後者思効而前三軍之氣自倍羣盜之謀自阻所謂舞干格苗運於廟堂之上而震乎蠻貊之中者也夫過其言而不酬有志者之所恥也目寵榮而不顧自好者不爲也臣固謭劣亦寧肯个無知不思鞭策以報　知遇雖其才力有所難强而螻蟻之誠決能自盡雖於利鈍不可逆睹而

狐兎之穴斷期掃平

議南贛商稅疏　正德十二年九月廿五日

臣謹據副使楊璋議報春季折梅亭抽分商稅倍少于前原其所自蓋因抽分官止是典史倉官義民不惜名節兼以官職卑微人心玩愒以致商客或假稱權要而挾放或買求官吏而帶過及通同店牙買求書算以多作少以有作無奸弊百端夫折梅亭抽分之設一則趂大庾過山之夫一則濟南贛軍餉之用遵行年久贛州龜角尾抽分之設

以上俱璋識

亂及三年共抽商稅銀四萬二千兩有奇大帽山姚源華林盜賊四起大舉夾攻軍餉俱仰給于此茲未奏動內帑之積亦未科派小民之財以此而觀則商稅之有益地方多矣緣贛河之稅已經勘明停止近復大舉夾攻全仰折梅亭之稅今所入如此非惟軍餉不給實惟奸宄是資合將折梅亭之稅移於龜角尾抽分既有分巡道之監臨又有巡撫之統馭訪察數多奸弊自少其大庾縣顧夫銀兩每季支領則非惟大庾過嶺之夫不缺而軍餉之用大增臣惟南贛二府商稅皆因給軍餉裕民力而設折梅亭之稅名雖為夫役而實以給軍餉龜角尾之稅事雖重軍餉而亦以裕民力兩稅雖若二事其實殊途同歸但折梅亭雖已抽分而龜角尾不復致詰未免有脫漏之弊若折梅亭既已抽分而龜角尾又復致詰未免有留滯之擾況監司既遠胥猾得以恣其侵漁頭緒既多彼此得以容其奸隙若革去折梅亭之抽分而總稅於龜角尾則事體歸一奸弊自消非但有資軍餉抑

此處獨不聞余思

且便利客商蓋分合雖異而於商稅事體無改纖毫轉移之間而於民商利害相去倍蓰楊璋所議良可允行

橫水桶岡捷音疏 正德十二年閏十二月初二日

臣竊觀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為賊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為賊腹心而桶岡諸巢為之羽翼若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議者紛紛皆以為必須先攻桶岡而湖廣兵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湖廣兵期尚遠且以為我先桶岡勢必不虞橫水今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急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成不濟矣於是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分哨道使都指揮許清自南康縣所屬入知府邢珣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自白面入各率兵千餘皆會橫水使守備指揮郟文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

唐淳自蕲都入季斆自穩下入縣丞舒富自上猶
縣金坑入各率兵千餘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
縣張戩係各兵齊集令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
衝臣亦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擣橫
水以與諸軍會而使副使楊璋參議黃宏監督各
營官兵從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於十月
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十日臣兵進屯至坪使間
諜四路分探皆以爲諸賊不虞官兵猝至各巢皆
鳴鑼聚衆從來呼噪爲分投禦敵之狀勢甚張皇

然巳於各險隘設滾木礧石度此時賊巳據險勢
未可近臣兵乘夜遂進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
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堠示以久屯之
形夜使報效聽選官雷濟義民蕭庾分率鄉兵及
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賫銃砲鈎鐮使
緣間道扳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晃
賊張立旗幟爇茅爲數千竈度我兵且至險則舉
砲燃火相應十二日早臣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
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煙焰四起我

兵復呼噪奮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我
兵巳盡入破其巢穴遂棄險退走臣預遣千戶陳
偉高睿分率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滚
木礧石我兵乘勝驟進呼聲震天地指揮謝昶馮
廷瑞兵縣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
敗奔潰遂破長龍巢破八面隘巢破先鵞頭巢破
狗脚嶺巢破菴背巢破白藍橫水大巢先是大賊
首謝志珊蕭貴模等皆以橫水居衆險之中倚以
爲固聞官兵四進倉卒分衆扼險至是見橫水烟

焰障天銃砲之聲撼搖山谷亦各失勢棄險走各
哨官兵乘之皆奮勇力戰而入邢珣遂破磨刀坑
巢破茶坑巢破茶潭巢王天與破樟木坑巢破石
王巢許清破鷄湖巢破新溪巢破楊梅巢俱至橫
水唐淳破羊牯腦巢破上關巢破下關巢破左溪
大巢郟文破獅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
余恩破長流坑巢破牛角窩巢破鱉坑巢舒富破
箬坑巢破赤坑巢破竹垻巢季斆破上西峯巢破
狐狸坑巢破鉛廠巢俱至左溪守巡各官亦隨後

督兵而至是日擒斬俘獲并奪回被虜人畜贓仗
數多共餘自相踩踐墮崖填谷而死者不可勝計
當是時賊路所蹤入皆刑崖倒樹設阱埋簽不可
行我兵晝夜涉溪淵蹈叢棘過險絕則掛繩崖樹
魚貫而上猿臂而下從從失足墮溪谷幸而不死
經數日始能出各兵已至橫水左溪皆困甚不復
能驅逐會日暮遂令收兵屯劄次日大霧雨咫尺
不辨連數日不開乃令各營休兵享士而使鄉導
數十人分探潰賊所從并未破巢穴動靜十五日

報諸賊分陣預於各山絕險崖壁立柵寨為退保
計有復合聚於未破之巢者俱不意我兵驟入未
運糧穀若分兵四散追擊可以盡獲臣竊計湖廣
夾攻在十一月初一期已漸迫此去桶岡尚百餘
里山路險峻三日始達若此中之賊圖之不克而
移兵桶岡勢分備多前後顧瞻非并計之得乃令各
營皆分兵為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襲其後冒霧
遡進分投急擊十六日邢珣攻破旱坑巢寫井巢
季斅郟文攻破穩下巢李家巢十七日唐淳攻破

綠茅坝巢十八日許清攻破朱雀坑巢村頭坑巢
黃竹均巢觀音山巢十九日余恩攻破梅伏坑巢
石頭坑巢二十日邢珣又攻破白封龍巢芒背巢
王天與攻破黃泥坑巢大富灣巢二十二日舒富
攻破白水洞巢本日伍文定張戩兵亦至二十四
日文定攻破寨下巢戩攻破杞州坑巢二十五日
戩又破朱坑巢文定又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季
斅又破李坑巢許清又破川均巢二十七日郟文
又破長河洞巢連日擒斬俘獲奪回甚衆是日各

營官兵請乘勝進攻桶岡臣復議得桶岡天險四
面青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
睹日月中所產旱穀薯蕷之類足餉凶歲從者亦
嘗夾攻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為名
而罷及詢訪鄉導其所蹤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
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梯壑賊使數人於
崖巔坐發礧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
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半月始至湖兵從入我師
復從事皆非便況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同難

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
全勝之鋒兼三月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
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
魯縞矣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
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或有不從者乘其猶
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藏罪義官
李正岩醫官劉福泰釋其罪幷縱所獲桶岡賊鍾
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一日早使人
於鎖匙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衆

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徙復遲
疑不暇爲備臣遣舒富率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
降而使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
八磊張戩入葫蘆洞皆於三十日乘夜各至分地
遇大雨不得進初一日冒雨疾登大賊首藍天
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
猶驅其衆千餘人據內隘絕壁隔水爲陣以拒邢
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戩之兵衝其右伍文定之兵
自張戩右懸崖而下遶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

却及午雨霽各兵鼓行而前乃敗走舒富王天與
聞前山兵已入亦從鎖匙龍並登各軍乘勝擒斬
賊悉奔入十八磊唐淳之兵復嚴陣迎賊又敗然
會日晚猶扼險相持次早諸軍復合勢併擊大戰
良久遂大敗邢珣破桶岡大巢破梅伏巢破烏池
巢張戩破西山界巢鎖匙龍巢破黃竹坑巢唐淳
破十八磊巢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土池巢破葫
蘆洞巢王天與破員分巢破背水坑巢舒富破大
王嶺巢擒斬俘獲甚衆賊大勢雖敗結陣分遁者

尚多是日聞湖廣土兵將至臣使邢珣屯葫蘆洞
唐淳屯十八磊伍文定屯大水郟文屯下新地張
戩屯磜頭舒富屯茶坑姚璽王天與屯板嶺而使
副使楊璋巡行磜頭茶坑諸營監督進止以繼其
糧餉又使季斆分屯聶都以防賊之南奔許清留
屯橫水余恩留屯左溪以備腹心遺漏之賊而使
叅議黃宏留劄南安給糧餉以爲聶都之繼臣亦
躬率帳下屯茶寮使各營分兵與湖兵相會夾剿
遁賊初五日邢珣又破上新地巢破中新地巢破

下新地巢初七日唐淳又破杉木坳巢破原陂巢
破木坪巢十一日張戩破板嶺巢破天台庵巢十
三日又破東桃坑巢破龍背巢連日各擒斬俘獲
甚衆其間岩谷溪壑之内飢餓病疹顛仆死者不
可以數於是桶岡之賊畧盡臣以其賊親行相視
形勢據險立隘使卒數百斬木棧崖鑿山開道又
使典史梁儀領卒數百相視橫水創築土城周圍
千餘丈亦設隘以奪其險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
制三省諸傜斷其往來之路事方經營十六日據

防遏推官徐文英呈廣東魚黃等巢被湖兵攻破
賊黨千餘突往鷄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
遣季斆分兵趨朱雀坑伍文定趨穩下雞湖郟文
邢珣趨上新各相機急勦二十日伍文定兵擊賊
於穩下寨西峯寨苦竹坑寨長河堪巢黎坑巢二
十三日郟文邢珣擊賊於上新地巢伍文定又追
擊於雞湖巢十二月初三日季斆擊賊於朱雀坑
寨狐狸坑巢擒斬俘獲奪獲甚衆於是奔遁之賊
始盡然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

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
分屯茶寮橫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軍近縣
以休息疲勞俟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參照大
賊首藍天鳳謝志珊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種惡
數十年而毒流之慘極亦數年于茲矣前此亦嘗
夾攻曾不能損其一毛屢加招撫適足以長其桀
驁乃今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
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醜類無
遺此豈臣等能賢於昔人皆仰仗　朝廷威德之

被廟堂處置得宜俾得伸縮自繇舉動如志奉
成算以行事循方畧而指揮將士用命動無掣肘
則是追獲獸兎之捷實繇發縱指示之功臣等偶
叨任使安敢冒幷其績夫謀定於帷幄之中而勝
決於千里之外　命出於廟堂之上而威行於百
蠻之表臣等敢為　朝廷國議有人賀且自幸其
所遭得苟免覆餗之戮也及照監軍楊璋等領兵
官許清等皆涉歷危險備嘗艱難各効勤苦之力
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錄以勵將來伏願　皇

上旨彰廟堂之大賞兼收行伍之微勞激勸既行
功庸益集自然賊盜寢息百姓安生
是役也兵分十哨先生自統中軍

浰頭捷音疏 正德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續該臣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
巢則接境於湖郴在贛州之浰頭俐岡諸巢則連
界於閩廣接境於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
險以爲固連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
助以相援臣等初議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末乃

與廣東兵徐圖浰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
節目舊年九月將進兵橫水恐浰賊乘虛出擾遏
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使報效
生員黃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
一時賊黨亦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等皆願從
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獨憤然謂其衆曰我
等作賊已非一年官府來招亦非一次此何足憑
待金巢等後果無他出投未晚其時臣等兵力既
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爲患故亦不復與較金
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殺賊立功於
是籍其衆五百餘悉以爲兵使從征橫水橫水已
破仲容等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
酋豪與謀而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
赴臣所投招求隨衆立功意在緩兵因覘虛實乘
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進攻桶岡使領其
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禦之備以
防其變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
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議事旬日之間至者

數十皆以此賊非他賊比其出劫行剽皆有渓謀
人不能測自知惡極不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
極險譎前此兩經夾剿皆狼兵二三萬竟不能大
捷後雖敗遁所殺傷亦畧相當近年以來官府無
可奈何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輒曰狼兵易與耳調
來亦須數年我縱避之不過一月意謂狼兵來不
能速留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僭號設官
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臣以
爲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而制勝今各賊狃於故

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密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候我兵有期則據隘邀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仇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回兵自浰頭取道從討之賊聞以爲臣等實有爲之之意又恐假

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違逆皆爲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仇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仲容候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即同時並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僞授盧珂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即陽怒以爲爾等擅兵仇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造此不根之言乘機

且狀便可證殺

誣陷且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效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適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人首大驚懼至是皆喜躍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珂而使人密喻以陽怒之意欲以誘致仲容諸賊且令先遣人歸集其衆候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喻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今南

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浰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遂弛備臣又使指揮余恩賫曆往賜仲容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衆益喜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今官府所以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況盧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拘而不至

先生神機

者即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徑因面訴珂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為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謂其衆曰若欲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徑勘破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臣使人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以道經浰巢恐搖諸賊則別賫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為名各賊聞俊徑巢遮迎問

一籌莫展矣

故俊出牌示之乃皆羅拜爭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盧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為拘捕其屬不復為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各營官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為樂信以為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從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乃大喜遣人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盧珂等使馳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

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遂寘于獄而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從烏虎鎮入千戶孟俊從平地水入指揮余恩從龍南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從南平入知府邢珣從太平保入指揮郟文從冷水逕入知府季斆從信豐縣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從烏逕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搗下浰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

觀此乃知先生能仁其師

並進會於三浰先是賊徒得池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為三衝犄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受兵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卻王受等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芳兵鼓噪而前復奮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傍繞出岡背橫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奔潰呼聲震山谷

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三浰各哨官兵逕鬪三浰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敗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嶂巢姚璽兵遂破茭方巢上下陵巢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郟文遂破曲潭巢赤唐巢季斆遂破石坑巢三坑巢是日擒斬俘獲甚衆其餘墮崖塡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徃分投急擊初九日陳祥兵破鐵石嶂巢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袍邢珣破黃田坳巢姚

璽破岑岡巢余恩破塘舍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孟俊破大門山巢危壽破鎮里寨巢十一日邢珣破中村巢郟文破半逕巢都坑巢尺八嶺巢季斆破新田逕巢古地巢余恩破空背巢舒富破旗嶺巢頓岡巢十三日孟俊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五淵巢藍州巢十六日危壽破風盤巢茶山巢連日各擒斬俘獲甚衆然各巢奔散之賊其精悍者尚八百餘徒復哨聚九連大山拒險自固九連山勢極高橫亘數百里四面斬絕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

東接龍門山後諸處賊巢以百數若我兵進逼賊必奔徙其間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益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必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

兵并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遯二十五日陳祥兵覆賊於五花嶂邢珣覆賊於白沙余恩覆賊於銀坑朱二十七日姚璽覆賊於烏虎鎮危壽覆賊於中村季斆覆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奥其餘奔散殘黨尚三百餘徒分逃上下坪黃田坳諸處各哨官兵復粘踪會追二月初二日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平和初五日復戰於上坪下坪初八日危壽余恩復與賊戰於

黃坳十二日陳祥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舒富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那珂季敬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二日舒富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日郟文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天堂寨連日擒斬甚衆三月初三日揚鄉導人等四路爪探皆以爲各巢積惡克狡之賊擒斬略盡惟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間多係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脅從惡未久者今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

投招臣遣報效生員黃表從驗虛實果如所探因引其甲首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脅不得已之情臣量加責治隨遣知府邢珣從撫其衆籍其名數遂安插於白沙珣因言我兵自去歲二月從征剿寇迄今年餘未獲少休幸各巢賊已掃蕩餘黨不多又衆俯順招安況今陰雨連綿人多疾疫兼之農功已動人懷耕作還師息衆爲便義官葉芳等及村鄉居民亦以爲言臣因親行相視險易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設隘可

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前後兩月之間通共搗過巢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次賊首三十八從賊二千有六俘獲八百九十人叅照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三省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爲桀驁難制蓋上猶諸賊惟刼掠是嗜浰頭諸賊實懷僭擬割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籍隱匿遠近妖邪積蔵規圖漸成奸計兼之池仲容池仲安等皆力搏猛虎捷競飛猱兇惡著聞賊黨素服是以負固恃頑屢征

益熾前此猶其無可奈何苟且招安以幸無事今臣等驅不練之兵資鈌乏之費不踰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　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臣等切惟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計剿數番以兵則前者强而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知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

迂疎淺劣而計功較績顧反有加於昔何哉實緣
朝廷之上處置得宜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改臣
以提督之任既以兵忌遙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
又慮事或牽狃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畧而
不拘以制責其功成而不限以時以故 詔旨一
頒咨文一布人皆踴躍爭先効謀者知無沮撓之
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
死所謂得先勝之筭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
實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

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濫竽成功
敢從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賀伏願 皇上推
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庶無僭賞以旌始謀
及照副使楊璋監軍給餉紀功督戰備歷辛勤宜
加顯擢指揮郟文知府陳祥邢珣季斅推官危壽
指揮余恩姚璽及千戶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
行陳屢立戰功俱合獎擢以爲後勸

諸疏所載地名賊名無甚關要者例皆删去惟此疏進兵之地所破之寨一一臚列蓋不獨見其方畧存示後世可當碑志也

辭免陞蔭疏 正德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臣過蒙 國恩授以巡撫之寄莅事之後兵耗財
匱盜熾民窮縮手無策 朝廷念民命之顛危慮
臣力之弱劣本兵議假臣以賞罰則從之議給臣
以旗牌則從之議改臣以提督則從之緣是臣以
賞罰之柄而激勸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
遠近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官吏
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再
鼓而滅桶岡全師克捷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

浰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分遣官
屬賫執旗牌以麾督兩廣夾剿之師亦莫不畏威
用命咸奏成功是皆本兵之議 朝廷之斷也臣
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譬如駑駘之馬而
得良御齊輯乎轡銜之際緩急乎唇吻之和內得
於人心外合於馬志故雖駑下亦能晝日之力而
至百里人見其駑而百里因謂之能不知其能致
此皆御馬者驅策之力不然將數里而踣或十數
里而止矣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馬

其可乎況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前在賊巢已嘗
乞休庶幾生還敢乃今求退而獲進請咎而蒙
賞雖臣貪冒忍耻其如　朝廷賞功之典何伏望
皇上推原始功收回　成命容臣以原職致
仕則　上無濫恩下無奸賞宜力受任者得免
於覆餗之誅量能度分者獲遂其知止之願
晉溪能識先生然當日輔臣亦賢哉樞臣有覆必
從及提督專歸功於樞而不以爲大恨若在後世
則先生之讓功未足報知於樞部先賈禍於政府
矣或謂功賞待嘉靖而始行正當時輔臣修怨之
驗然正德之季諸奸用事善保
先生者亦未宜遽及世封也

再請疏通鹽法疏　正德十三年十月廿二日
袁吉等地方溪流湍悍灘石峻險淮鹽逆水而上
動經旬月廣鹽順流而下不踰信宿故民苦淮鹽
之難而惟以廣鹽爲便停止以來官府但有禁革
之名其實私鹽無日不行何者因地勢之便從民
心之欲非但不能禁之於私每遇水發商舟動以
百數公然蔽河而下如發機之弩官府邏卒寡不
敵衆袖手岸傍立視其過䟦得而過之故廣鹽行
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

私販興而獘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此近事之既
驗者今南贛盜賊雖平地連三省千數百里之內
連峯叅天深林蔽日其間已招之新民尚懷反覆
未平之賊壘多相勾聯乘間窺竊不時而有方圖
保戍之策未有撤兵之期況後山從化等處見在
調兵征剿臣亦謬承方畧之命師行糧食勢所必
然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
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　內帑夫民已貧
而歛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

殘其本也矧　內帑之發非徒緩不及事抑恐力
有未敷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籍其稅課
以預備軍餉不時之急積其羨餘以少助　內府
缺乏之需實亦公私兩便夫聚歛以爲功臣之所
素耻也掊克以招怨臣之所不忍也況臣廢疾日
久決於求退已可苟避地方之責但其事勢不得
不然若已革而復舉是遺後人以所難而於職守
爲不忠矣願　皇上憫地方之瘡痍哀民貧於
已甚慮軍資之乏絕察臣心之無他特　勅該部

俯采所議

飛報寧王謀反疏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臣奉
命查處福州三衛之亂行至豐城適值寧
府告變逃亂之民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
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夾
江來追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
兵不敢逼幸而獲免回至吉安據知府伍文定稱
地方無主乞暫留區畫遣近軍民亦皆遮擁呼號
臣念天下之事莫急於 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

下萬一南都失備為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旬月
之間動搖 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
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
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伍文定等調
集兵糧號召義勇又約會鄉官王懋中羅僑等與
之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相機
乘間務為躡後之圖共成掎角之勢牽其舉動而
使進不得前擣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望 天
兵之速至庶解東南之倒懸伏望 皇上省愆
咎已命將出師因難興邦未必非此臣以多病屢
疏乞休況此地方之責本非臣任適當 君父之
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 國難候區畫
稍定各官畧可展布 朝廷命師一臨遂遵前
旨入閩了事就彼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
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 國之
誠而忘其緩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苟且棄
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鄉官王懋中羅僑忠義自
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勇有謀累

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屈而未伸今江
西闔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遂將各
官授以要職庶可責之拯溺救焚其餘若羅循羅
欽德曾直周魯郭祥鵬郭持平及驛丞李中王思
等雖皆本土之人咸秉忠貞之節況亦見在同事
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見在知府陳槐戴
德孺邢珣徐璉知縣王天與顧佖李美劉守緒李
楫陳允諧同知朱憲夏克義及闔省各官今見在
者乞 敕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等官庶

可速令供職其有城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惟資鹽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頃募之兵無所仰給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即遇此變復欲召募將倚何資輒復遵依敕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借一十餘萬庶幾軍衆可集地方有賴　國難可平

奏聞宸濠僞造檄榜疏 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臣覩檄榜妄言惑衆譏訕　主上當即毀裂又以事合　聞奏隨即固封以進所獲賷僞檄榜官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與叅政季敎也承芳言寧府逆取安福縣舉人劉養正致仕都御史李士實入府因逼承芳等代賷僞檄榜文赴各處張掛敎則言欲自投赴軍門脫身報效不期被執叅照寧王睥睨神器指斥　乘輿擅殺大臣放囚劫庫稔不赦之罪犯無將之誅李士實恩遇四朝職託心膂劉養正舊假恬退之名新叨錄用之典今皆反面事仇爲之出謀發慮旣同狗彘之行難逭斧鉞之誅季敎趙承芳義未決於舍生令已承於捧檄但梟虐之威恐動於中鷹犬之徒鈐制於外在法固所當罪據情亦有可矜除已監禁外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啓聖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　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　大寶且今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懍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　國本勵精求治則太平尚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

留用官員疏 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寧府謀叛有操戈向　闕之勢此君父之大難臣子憤心之日也臣在吉安調兵討賊四路阻絕並無堪用官員適遇兩廣清軍御史謝源刷卷御史伍希儒各赴京復命道經該府不能前進各官奮激思效力討賊以報　朝廷臣亦思軍務緊急各官俱有印　敕方便行事遂留軍前同心戮力經

濟大難待事寧之日赴京復　命

江西捷音疏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寧王陰謀不軌已將十年畜養死士二萬餘人招誘四方盜賊亦以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徒又六七萬人臣以百數疲弱之卒不敢輕舉驟進退保吉安姑為牽制時遠近軍民刼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督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兵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　奏留公

差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鄉官王懋中鄒守益等相與激發忠義譬喻禍福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區畫旬日官兵稍集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一時為彼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自留省城以禦臣後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使守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

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戴德孺引兵自臨江徐璉自袁州邢珣自贛州來胡堯元童琦自瑞州來談儲王暐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亦各以其兵來赴至豐城分布哨道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乃遣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遂發市汊臣乃大誓各軍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三鼓而不克誅伍四鼓而不克斬將已誓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遂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為備甚嚴及臣所遣

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土崩瓦解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栱樤及偽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搜獲原被刼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官皆自首投罪隨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徃相機擒剿外竊照寧王

逆焰薰天衆號一十八萬屠城破郡遠近震懾今其倡亂巳一月有餘而四方赴難之師未有一人應者前項各官皆從臣起於危急之際并心協謀倡率義勇陷陣先登克破堅城據其巢穴此雖臣子職分亦其激切痛憤之本心然當此物情動搖之日非賞罰無以鼓士氣今逆賊殺人如艸芥又挾其厚貲賞賚所及一人動以千萬伏願 皇上處變從權速將各官量加陞賞以勵遠近事勢難爲之日殺宗滅族之禍臣且不避況敢邀賞之嫌乎

擒獲宸濠捷音疏 正德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臣自破南昌以七月二十二日奏報諜知寧王攻圍安慶未下聞我師既出大恐李士實等以爲徑往南京既登大寶江西自服寧王不應解安慶之圍歸援江西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巳爲賊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鬬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巳震懾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巳破南昌賊先破膽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至是得諜報果如所料臣同各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加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華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

料其心先見

郡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强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刼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既巳攜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當日撫州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

料其心先[illegible]

賊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暐徐文英李美李
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領兵百餘四面
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
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
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
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
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播
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
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

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
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
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氣驕甚伍文
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
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
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竝
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
級墮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
賊衆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

須在一勝之後收復二郡乃易

當先者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
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至
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
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陳槐
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
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
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挑戰時風勢不便我
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伍
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

因連舟遂用火攻

做唐文皇擒竇建德

兵殊死竝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
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
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
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擊其右余恩等
各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
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不致死力坐觀成
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
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
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

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都督李士實劉養正
劉吉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等數百人被執脅從官
按察使楊璋都指揮郟文等擒斬三千餘級落水
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
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
各官分路追剿毋令逸入他境爲患臣等既擒寧
王而入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
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眞若俘倒懸之苦而出於
水火之中也竊照寧王悉濡奸恭腥穢彰聞賊殺

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
踰一紀積威所刼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
皆閉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
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寃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
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率引數千餘衆
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關者亦萬有餘
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賫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
滄洲淮楊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萬起事之日分
道覘㸔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

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
九萬且又矯稱　密旨以脅遠近僞傳檄諭以惑
人心故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畏避皆謂其大事
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抱節者僅堅城而
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
其氣熖使然也臣以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當
茲大變輒敢冐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
顚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
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强寇十萬之衆是固

上天之陰隲　宗社之默佑　陛下之威
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
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
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
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　敕臣以及時策應不
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
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
詔旨之督而自赴　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擣
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

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獎奚之多獲而不知王
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
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監軍御史及
領哨各官首從義師爭赴　國難協謀并力共收
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冐險衝鋒
功烈尤懋鄉官王懋中鄒守益等當搖惑之日激
烈忠憤捐身殉　國伏願　皇上論功朝錫之
餘皆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
懦怯仍　詔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蓄其不軌

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于以見
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
願　皇上能息　巡幸建立　國本端拱勵精
以承　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
甚

乞寬免江西稅糧疏　正德十五年三月廿五日

前者　大駕親征官軍填城塞郭百姓鋒鏑之餘
又復呻吟奔走以給厮役妻孥鬻於州料骨髓竭
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老弱委溝壑健者竄
山澤而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
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刃搒捶之下郡縣官
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
風濤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憂及日後稅賦之
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臣亦危疑倉皇恐
不能爲小民延一旦之命未暇爲請若是者又數
月官軍始將有歸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矣流
移之民聞官軍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
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

矣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
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征斂當是之時
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忍從而朘其膏
血乎自寧王謀反傳播僞命優免稅租小人惟利
是趨洶洶思亂臣于其時因通行告諭許以奏免
稅糧人心稍安今遠近軍民匍匐訴告求　朝廷
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鬨然與
怨謂臣等昔日蠲獄之言爲詐已竊相傷嗟謂宸
濠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　朝廷赤

子皆嘗出死力以勤　國難不棠少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匿而爲奸肆而爲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無虛日無怪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掊剋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

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內無蓄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

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剜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剋之弊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飢刳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民維邦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　皇上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縣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非但解一省之倒懸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各四十萬石而不蠲異時禍變卒起即出數百萬石已無救於難矣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臣等上不能征斂以足　國用下不能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　陛下將臣等黜歸田里速賜施行以紓禍變

計處地方田產疏正德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頃者宸濠占奪民產近奉　詔書曰宸濠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　陛下明以燭奸洞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　陛下仁以惻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　聖言猶在　國信不移始者宸濠既敗臣等已委府縣俱抄沒在官造报在冊矣但委官查勘

之時事變搶攘業主驚散俱未寧家上司督責急欲了事依契涵查憑人浪報多寡是較占買未分
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業之恨昔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況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厇柱僅存田野之間艸萊漸長兼以勢室豪强恣行包侵之計奸徒私竊動開埋沒之端及今審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又南昌新建二縣受害獨深人被誅求家遭撿括且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官兵破圍傷殘未蘇今二

縣額派糧米十一萬九千石有奇淮益二府祿米四千二石節奏寬免未奉停徵民納不前官宜為處及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掠繼因軍餉動支官吏徒守平空櫃紙筆亦賒乎舖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生釁起則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東芻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窩舖及諸司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疎隘近因兵火蔓延半遭湯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由託始創新固無民力因陋就簡見有官房乞 敕該部行令覆勘委係占奪百姓者給還本主管業官房量改城樓窩舖衙門餘剩用庫估價變銀入官先補南新二縣應免糧米及王府祿米餘貯司庫用備緩急是蓋以百姓之產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財足地方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衆易曰聚人曰財惟 陛下留意焉

管夷吾王導善因先生似之

四乞省葬疏 正德十五年閏八月二十日

臣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近者奉 命捄寨赴閩意圖了事即從彼地自鼻逃歸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閩省撫巡方面見無一人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命師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痛割裂昏殞目

加尫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母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苫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畧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自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望　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奉　旨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旣而寧王逆黨幸悉擒

此迄第二疏

獲百姓室家相慶有更生之樂莫不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淡母喪未葬之故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而烏鳥迫切之情實可矜再疏以來伏候八月不得　明旨臣內積悲痛外遭窘局方寸旣亂神氣益昏目眩耳聾一切世事皆如夢寐雖抑情强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爲　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委命以赴國事及事旣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

此第二疏大畧

陛下旣以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今亦未敢便求休退惟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母葬因得就醫調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卽當奔走赴　闕終效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　陛下之日長也三疏哀請又復六月未奉　明旨臣之痛苦刺骨剜心憂病纏結與死爲隣已無足論而臣父衰疾日亟呻吟牀蓐思臣一見晝夜涕淚每得家書號慟顚殞蘇

此第三疏大畧　以下方是第四疏

而復絕夫虎狼惡獸尚知父子烏鳥微禽猶懷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惟欲望臣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逃去是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人之大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爲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　國憲然旣辱於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　朝廷視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徃者寧濠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　宗社危急呼吸之間存亾倏係故臣捐

九族之誅委身以死　國難時則君臣之義為重
今　國難已平臣待罪巡撫不過素餐以苟歲月
父衰老病篤若此尚爾貪戀祿位而不去可以為
子乎不可以為子者可以為臣乎臣今待罪巡撫
若不請而逃竊恐傳聞遠近驚駭視聽夫人臣死
君之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
危則亦捐其一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　命不至
臣必冒死逃歸若　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情赦
而不戮臣死且圖銜結若遂正以　國典臣獲一

見老父而死亦瞑目於地下矣

號呼至此而不應宰相之罪也

開豁軍前用過錢糧疏　正德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臣起兵以來所用多係京庫折銀及兌准糧米俱
係賞勞兵快及供應北來官軍并犒賑軍民緊急
支用別無浪費分文據法似應措補但今兵荒殘
破之餘庫藏無不空虛小民無不凋敝人情洶洶
方求分豁賑濟若復派補必致變生況聽解賊贓
官本等銀係寧賊搶劫官庫刻剝民脂原應存留
以救困竭今又盡數解京地方空匱委果已極竊
惟各處用兵請給內帑或借他省錢糧接濟邇者
寧賊非常之變事起倉卒雖欲請給　內帑勢有
不及後蒙許於廣東軍餉銀內支取十萬隨幸賊
勢平定准借銀兩亦遂停止分毫未嘗取用伏望
　皇上憫念師旅饑饉之餘財盡民窮近又加
以水災流離益甚乞敕自用兵以來支用過各該
府縣銀糧照數開豁免行追補庶軍民得以少蘇
而地方可免於意外之虞矣

此因兵速所以費省然久而多費人則安之速而省費人則忘之既忘其省費之功反從而責之以追補以茲謀國以茲用人豈獨一時不平實千秋之永鑑也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臣謹按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
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實在
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偽檄除租要結人心臣時
起兵旁郡恐其煽惑即移文遠近宣　朝廷恩蠲
其租賦許以奏免諭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
百姓壯者出戰老弱居守既而旱災益熾民困益

迫蹙而小民不即離散者以臣既爲奏請　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尚可忍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陷之免租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其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踵至供饋愈煩誅求愈急顛連困踣之狀臣於前奏已略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強者寘而爲寇弱者匿而爲姦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爲魚鱉號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既無帑藏之儲又無倉廩之發所以綏定之者更無別計

惟以　奏免租稅爲言百姓眴眴胥議謂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邪蓋其心以爲免稅已不待言尚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既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爲既有前奏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又因都御史李充嗣給事中王紀奏免江西稅糧兩得停徵賑濟之旨臣等正苦百姓嗷嗷部咨一至如解倒懸即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遞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爲詐妄群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日懼其爲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既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況從而鞭笞捶撻之其遂忍乎此其難于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借者既被驅脅新者陸續而

至至則正當搶攘分投供應四出迎送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挐手雜絲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既而部使驟臨欲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剜剝而取之忍心者尚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女不忍聞睹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

小民之不肯輸納既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
如此後値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
騰洶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背慮恐變生
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於　國事
自甘草野以貽　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
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諭府縣追徵毋急以紓民
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訴下觧如居
顛崖之下東撑則西頹前支則後圮强顔陵詬之
辱掩耳怨怒之言身營閒閙之下口說田野之間

曉以京儲之重[illegible]上諭以　國計之不得已或轉
爲借貸或敎之典折[illegible]骨剜肺之痛而朘
其血閉目於析骸[illegible]之慘而責其逋共計江西
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
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爲決不能
完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納完是皆出於
意料之外在各官窘局艱苦誠可謂勞而有功矣
今聞部使參差且將不免於罪臣竊冤之昔之人
固有催科政拙自署下考亦有矯制發廩願受其
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
旱荒而爲之　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
復爲申　奏者臣也又繼之因　朝廷兩有停徵
賑貸之　旨而爲之宣布於衆者亦臣也又繼之
慮恐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亦臣也
是各官之罪皆臣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
臣獨幸免臣竊恥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
欲重徵收後期者之罪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
於謀國忠於事君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

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爲哉顧欲警衆集事創前而
戒後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
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　皇上憫各
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眚災肆赦之典寛
而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
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繇於臣請即貶削臣之
祿秩放還田里以伸　國議不惟情法兩得而臣
亦可以籍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恥矣

卷四上終

痛哭流涕如自訴身家
[illegible]懸想見當慢當年

陽明先生要書卷四下目錄

奏疏下 十三道

陽明先生要書卷四下

陳龍正纂

奏疏下

辭封爵普恩賞疏 嘉靖元年正月初十日

臣在先朝謬膺軍旅之寄值寧藩攀變義當死難遂不量力輿之掎角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先帝登遐無階控籲天啓 神聖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慰勞惻惻使得歸省又推 大孝之仁優之存問授臣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 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臣之淺劣何以堪之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嚬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況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況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不敢不一陳其實夫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厭亂思治將啓 神聖以中興太平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天之爲、、、

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　朝廷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昌熾人心疑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

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等鄉官王懋中鄒守益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生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咸有捐軀效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士若雷濟蕭禹龍光高睿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

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旣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爲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顚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憶其姓名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爲臣勸說寧濠反爲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仇抱冤負恨實繇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

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爲之指措而戮力成功必頼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爲況犬馬微勞偶逢機會幸而集事奚足爲功臣世受　國恩謬任提督承乏戎行苟免鈇鑕況又超擢本兵旣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疾顚危命在朝夕又

不知足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己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願陛下收還　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衆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

再辭封爵普　恩賞疏嘉靖元年

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

下之能忘己之恥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然而聖旨殷優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所能獨辦乎　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擁閼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夫廟堂之賞　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意日已

古今斷人　郁閣

衰誰復有爲之論列者故輒敢剖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　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　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使其昔郡縣各官果懷偷生之心

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即皆感慨奮激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非眞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虀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　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且宸濠惟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諸人者爲慮使其昔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

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而救免之乎夫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繇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來此呶呶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逭於衆口之誹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

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為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穡且獲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其也素貪而鄙其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

逃潰矣當此之時苟有從我者皆可以為忠義之士尚能追論其平時邪況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真邪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況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槩之其責於人終無已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齒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遑計其他當此之時雖有桀人國門之

寇苟能效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況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矣又況矢石之下鋒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後有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之愆

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而醉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辨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彼諸臣者卽不敢自以爲功

邀賞於上顧臣與之同事今賞積於臣彼有未逮臣復直受而不言是使　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爲已斥諸權奸所誣搆挫辱而已也羣憎衆嫉惟事搜羅以爲快曾無一人焉爲之鳴其不平幸而

　陛下龍飛英賢輔翼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覆盆之下尚或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之戮而輒爲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夫人臣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倉卒舉事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哉徒以事關　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告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爲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

是臣以虛言陷誘其下竊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擒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爲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爲苟得也伏願

　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爲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爲僞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臣在衰

經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　恩感激

純臣之心衆臣之情一一披出

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疏　嘉靖六年六月

邇者曾蒙謝　恩之召臣之至願惟不能即時就道顧乃病卧呻吟徒北望感泣神魂飛馳而已今以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鏌等勘處者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自思臣於　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

病患久積日甚月深謝　恩之行輕舟安卧尚未敢强又况兵甲驅勞豈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冒病輕出至於僨事死無及矣臣又伏思兩廣之役起於土官仇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鏌素稱老成慎重一時利鈍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所以激勵鏌等使之集謀決策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皆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自

恐委任不專

視才識未及姚鏌近年以來又已多病况茲用兵舉事鏌等必嘗深思熟慮得其始末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與其間行事之際所見或有同異鏌等益難展布夫軍旅之任在號令嚴明賞罰信果而已慎擇主帥當聽其所爲臣以爲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鏌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畧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别選才能兼於民情土俗素相諳悉如南京工部尚書胡世寧刑部尚書李承勛者往代其任夫　朝廷

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忠則所謂過人之才者徒足以濟其一己之功利全軀保妻子而已耳如臣之迂疎多病徒持文墨議論未必能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容令養疾田野俟病痊之後或可量置閑散使得自效其涓埃則　朝廷於任賢御將之體因物曲成之仁並行而不相悖矣

用兵本非先生所樂况督同姚鏌尤多掣肘故其辭疏如此既而　朝廷遂罷鏌而專任先生當時國計猶行人也

莫不反已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臣扶疾奉 命已抵梧州沿途涉歷訪諸士夫詢諸行旅頗有所聞不敢不爲 陛下一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葢兩廣軍門專爲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 朝廷付之事權亦已專且重矣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顧乃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

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煩勞亦且不能無倦况於夷獷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能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爲奸能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且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刼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諭之益梗撫之益疑至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誅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矣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黨惡數人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猛父子及其黨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

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猺海賊乘釁揺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於是役其悴心憔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狃爲其難是以勞而未効夫二酋者之

沮兵拒險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堡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月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仇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很達土漢官兵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虜相持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以無所往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戮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

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且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絕覬覦之奸弭不測之變造於區處

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　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蕞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伯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

禹乃班師振旅夫以聖人者爲之君師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謬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徼功於目前投艱

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　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未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費銀巳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矣所食巳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矣繇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乎又聞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徒有虛名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

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　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　朝廷一言寧負　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　國庇於民死

證以實事

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畧亦可槩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絶谷猺獞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爲

陛下一言使　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

實地方之幸

蘇受逃死自全非害百姓此其失當撫之源頭其問自反罪責自修兵威學問中行師行師中學問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嘉靖七年二月十三日

頃者思恩田州之役臣集多官議得兩省荼毒巳踰二年今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惟恐一物失所雖一夫之獄慮有虧枉　親臨斷决況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使之噍類不遺伐天地之和虧好生之德其患一也二年以來所費

銀米各已數十餘萬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兵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前歲疫死者一二萬人頃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猶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況驅之鋒鏑之下乎其患三也兩省之民廢耕織者二年衣食之道日窮今春

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威德明示賞罰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驁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繇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逆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猺獞之巢穴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皆皆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猺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相煽蠭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

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一夫顧直一兩一馬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疲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官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死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恃者獨湖兵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俱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跆頓

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讟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四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士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為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昔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

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為今日計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以昭　皇上好生之仁培元氣以貽燕翼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羸餘以備他虞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歸免於疾病脫於鋒鏑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及時耕種雖在困窮皆獲顧其家室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而為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兵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無藉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竊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城野免於驚擾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其善七也士民釋免死孤悲之憾土官無脣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蚤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人自為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悅服不須復以兵守歲省調發之費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民間無往來騷屑之患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

患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如此然而當事之人猶徃徃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幸數級之獲以要賞上幸一時之捷以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為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苟利於國皆

只恐勘人寡矣

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撓亂其志今日
之撫利害較然斷在必行無可疑矣於是衆皆以
爲然臣乃至南寧府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惟
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南寧賓
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聞臣奉命來
勘始知　朝廷無必殺之意皆欲投生日夜望臣
之至已而聞總兵等官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
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黄富等十餘人
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來歸惟祈免死臣諭以

朝廷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查勘開
以更生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死因開陳
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持歸諭盧蘇王受等限二
十日内投到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亦可無憾
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卽撤守備
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俱至南寧府城下分
屯爲四營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
人赴軍門投見哀求免死願爲竭力報効臣因復
諭以　朝廷恩德以爲旣已赦爾死寧肯誘爾來

不但寡情正得此杖二人乃益信不死矣 朝言其故

降又復殺爾虧失信義可勿憂疑但蘇受擁衆負
險雖緣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二省之民不略示罰何以泄軍
民之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之百衆皆合辭
扣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
朝廷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人臣執法之義
於是衆皆扣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
不感泣歡呼誓以死報及據狀末言岑猛原無叛
情乞存一脉自臣奉　命而來沿途詢訪莫不以

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及臣至此
又同大小各官屢經酌議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
順其情遂因其告哀許爲奏請且諭以　朝廷之
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第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
忠報　國勿慮　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
感泣歡呼誓以死報且乞卽願殺賊立功以贖罪
臣又諭以　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
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
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

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於是又皆感泣歡呼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總兵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各歸復業未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

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仰賴鴻休得免罪責快覩盛

明豈勝慶幸

料敵用兵趙充國不能過充國猶是不戰屈人老將勝筭耳先生直發於不忍人之心此又儒將名將事同而心異處

撫綏思田緊急用人疏 嘉靖七年二月十五日

臣觀思恩田州連年兵火之餘官府民居悉以燬破雖蔀屋尋丈之廬亦無完者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慼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必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況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議欲于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廨宇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況議設知府等官又皆未至一應事宜莫有任其責者竊見右布政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安插各夷合如方獻夫所奏量改林富憲職

仍聽臣等節制暫住思田撫綏其衆然而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雖流官之設尚且不可又況常設重臣住劄其地豈所能堪供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今且暫設一切廩給日糧合用之費往來夫馬合用之人俱取辦於南寧府衛取給於庫貯軍餉一不以于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郭廨宇漸完則將林富量移別任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憲臣一人於賓州或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

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得撫綏之益而日後可免煩勞之擾矣

建府修城既不能無事又恐因事生擾目前撫綏既不可無官又恐因官生擾所以舉事正欲無事暫爾設官其後不必專官吾心盡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處置思田疏 嘉靖七年四月初六日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爲多端哉葢因其

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繆膺重命勘處兵事奉　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即勦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也又奉　勅諭謂賊平之後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加誅矣因其悔罪遂復宥而釋之莫非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之心也然而議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而復去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而復設則嫌於從蠻夷之俗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惟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其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乎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不去惟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其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乎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　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安

能仰窺　陛下如天之仁固無偏無黨無意無必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與各官會議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葢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終必觸樽俎翻几席而駭擲矣故宜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有以散其黨

謹省任此勢并

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牆墉
之限積牙童牿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縶
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牆墉之限積牙童牿
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
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牆墉禁
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
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
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為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
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

行其村落經理其城堡因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
諸其目長率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
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恥厮役下賤之徒
則又皆以為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免於他
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　聖明
在上洞見萬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
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
虞　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
執已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僨成事故不
避煩舌之騰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為此開坐具本
請　旨

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思田初服　朝
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無反
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則其
志日廣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
知府以節制之其制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
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知有所歸效

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
使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
朝會貢獻之期使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
之法禁而申其寃抑不平之鳴使知有所赴訴
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來而宣其間
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
警戒於溫恤之中消倔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
馴月習不自知其為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
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

非但逈遠
尖又恤遠
臣

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田州故地寛衍平曠堪設流官衙門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畧加改創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爲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廪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歲增募招徠以充

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所須者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仰給於南寧庫遠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寛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

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編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亂今宜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前議庶可經久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岑氏世有田州其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藉受之變翕然蠭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以爲苗

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皆自以嬰白存孤之義故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其志而反不直官府之爲者況各夷告稱其先世岑伯顏嘗欽奉　太祖高皇帝勅旨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許令世有田州其後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罪雖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間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奉　表朝貢又遣人賫

本赴　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昔率衆遠遁未嘗抗拒其無反謀蹤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八甲以屬之聽以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則授以同知九年則授以爲知

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隷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悉如前議則　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日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錄其先忠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即此一舉而四方

之土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存者二人長岑邦佐幼岑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猺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猺者武靖之民以猺賊猖獗州民無主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

佐爲知州如更一人諸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立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

一分設土官巡簡以散各夷之黨蓋土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勢并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仇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於土

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彼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議將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爲一巡簡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簡一員以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聽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簡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則授以爲

土巡簡其糧稅之入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勢其官職土地各得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予奪皆必經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擕貳勢分難合息朋姦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以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爲亂此今日巡簡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失　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而變得矣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岸側民間謠曰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且卽復傾如是者

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既來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爲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寧二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　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應設官員自知府之外佐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略具而已今通判等官見具惟知府陳能至今不來訪得陳能原陞廣西布政使司右

叅當心人才隨時取用皆經驗過者

叅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　勑旨以重其權吏部移文令先赴該司到任然後往涖田州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即係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叅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體勢而輒敢慢視勑旨蔑廢部移深爲可罪陳能則欲申一已之小憤而遂爾委

朝命於艸莽使爲人臣者而皆若是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　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乞通提究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綏柔新附之民者有廣東化州知州林寛昔任南康通判剪緝安義諸賊甚得條理臣時廵撫江西深知其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巳行文委令經理其事若即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果有成績遂擢爲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爲不倦爲益地方夬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於搜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兵力强取而得者

寛達臣如此

故不必過爲振厲駕抑急其機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畧施控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兎而捕鼠以狸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吳期英見在但巳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臨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用他所姑使自効看得栁州府同知桂鏊督餉賓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爲浮飾似於思恩之人爲宜苟未能灼知卓異之才超擧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鏊者器而使之姑且修弊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

一田州各甲思恩各城頭今擬各分設爲九土廵簡司權令各頭目分管以候　朝命其各目之内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事體於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韋貴於事變之始即來投順又嘗効有勤勞宜不待三

年而卽與之以實授土巡簡以旌其功徐五亦隨章貴投順而効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章貴不待三年而卽與之以冠帶三年而卽與之以實授土巡簡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投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又以盧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等以爲不然方其率衆爲亂則蘇受者罪之魁及其率衆來降則蘇受者又功之首況二府目民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

人不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衆目之下衆目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定亂息爭之道也故仍議以盧蘇王受爲衆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人心允服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尚無受廛之民焉有入學之士況齋膳廩餼俱無所出卽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旣庶財力漸有可爲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爲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爲有漸而民不知擾亦招徠塡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

征勦稔惡猺賊疏　嘉靖七年四月十五日

臣近因思田之役駐軍南寧與八寨猺賊相去六日之程　朝廷德威雖外國遠夷皆知震懾向慕而此猺賊獨敢擁衆千百四出殺掠卽今日之桀驁平時抑又可知及照牛腸六寺仙臺花相等巢各賊自弘治正德以來至今二三十年被害人民前後奏乞勦除不下數十餘次若不及今討伐其患終無底極況今小民請兵急救皆爲朝不謀夕各賊之惡委已數竄貫滿難復逋誅卽欲奏　請

只是行遣只是[illegible]總是出其不意

俟命下之日行事竊恐聲迹昭彰反致衝突奔竄則雖調十數萬之衆以一二年爲期亦未易平蕩了事項者思田變亂之時前都御史姚鏌奏調湖廣永保二司土兵近幸地方已靖各兵正在班師歸途所經與各賊巢穴相去不遠況思田二府新附土目盧蘇王受等感激　朝廷生全之恩屢乞殺賊報效合無調官軍協同永保二司宣慰土兵分道進勦牛腸六寺仙臺花相等賊其思田土目兵夫分道進勦八寨等賊以除民害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嘉靖七年七月初六日

看得爲民副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不惟有爲而又能不避艱險致仕知府朱袞年力[illegible]健才識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illegible]閒住副使楊必進曉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爲兵備於潮惠楊必進舊爲兵備於府江皆嘗著有成績兩地夷民至今思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地方之事必有所濟及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未來臣前奏委林寬管理府事乃其禀質不禁炎瘴於風土非宜蒞事以來終月臥病軀且不能保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潮州府推官李喬木者才力足以有爲而又熟知土俗夷情服於水土但梧州籍貫稍有鄉里之嫌然廣西軍衛有司所屬官及各學教職亦多用本省士人今田州雖設流官知府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之嫌可避亦與教職無異者乞改用林寬於別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使之久於其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

也臣惟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效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即如右江一兵備臣所最切心者私計其人至于終夜不寐竟未之得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

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攜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畧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旣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

亂愈積而禍日以滋也哉是故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革之邊患未見其有瘳也夫今之以考察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爲者乃爲一時毀譽之所亂亦遂忿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爲不平者也孰得而終掩之

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斷在不疑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蔽此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爲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 朝廷爲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

無不可者 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滋月積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庸陋之徒雖被察而去無甞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爲 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下臣議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嘉靖七年七月初十日

看得八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難以力圖邇者思田既附湖兵尚留彼賊心懷疑懼必設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各歸農耕湖兵又已撤回彼必以我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閒閒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解弛謂我不復能為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激 朝廷再生之

恩求欲立功報効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臣遂行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分投密調各目兵夫迂路前到南寧面聽約束各官行至新墟地方又密授進兵方略刻定日期連夜分哨速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據各呈斷藤峽擒斬一千一百有四俘獲五百六十有八八寨擒斬一千九百有一俘獲五百八十有七因言斷藤峽諸賊自 國初以來屢征不服天順間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合兵復勦兼行招撫然後還巢是後官府曲加撫處暫安數月稍不加意輒復倡亂近年以來勦撫之計益窮蓋已至於不可支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為兇惡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 國初韓都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次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挠喪惟成化間土官岑瑛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而賊勢大湧當遂退兵亦以撫安而罷是後莫可誰

何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今幸 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畧密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効之機倏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興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道路懽騰以為數十年來未見有斯舉也宜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

等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顛頓崖谷仆而益奮遂能掃蕩巢穴即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自備資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搗自昔不到之巢斬自來難敵之寇盜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爲蘇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爲地方之患今既招撫乃復爲地方除患嘖嘖稱嘆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兄父亦不能是過矣等因

到臣照得兩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勇自來征勦所不能克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柢此而不去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而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畧之所能及皆　皇上除患救民之誠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舉任惟　國是謀與人爲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爲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効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爲可稱之功而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爲後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之餘自守尚恐未克而敢望此意外之事哉彭明輔彭九霄彭宗舜皆衝犯暑毒身親陷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未知一念報　國之誠殊不可狀至於盧蘇王受等感激　朝廷再生之　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爭

先惟恐功効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誠有如子弟之於父兄者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右布政使林富已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體面必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副總兵張祐參將張經沈希儀督兵參議汪必東督勦縣丞林應驄主簿季本并防截搜捕調度給餉官程雲鵬史立誠林寬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然當茲炎毒瘴疫之中經冒鋒鏑出入崎嶇固皆有捍患勤事之績蹈百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

皇上行廟堂協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彭明輔等特加陞獎彭宗舜彭藎臣免其赴京就彼襲替以旌其報　國之義盧蘇王受等亦曲賜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

明其幾累功勞于各官呈詞見之疏
斷兼叢不得歸功上下方言有法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

臣去歲奉　命勘處思田蒙　皇上天地好生之仁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為無事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心而免於防守屯息之勞矣惟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痡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既目覩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仰賴神武幸已蕩平一方倒懸畧為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不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脉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為數年之間賊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力斷已不能了此但心知其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　陛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上請

計開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八寨之賊實為柳慶諸賊根柢益其東連柳州䮾蛤三都嶺等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往八仙等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土者等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小者僅百人大者數百及千而止又皆有山谿之限險扼之守不相通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毎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名雖為八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自來攻之不能克也各巢之賊

皆倚恃八寨爲逋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即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爲之一呼則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羣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羣賊决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皆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羣賊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爲廣西極邊窮

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故自先年屢求内徙今已三遷而至賓州遂爲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籍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内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益弊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若盡移其家衆則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

建新治必先拌屯然後作者可可久

勢亦已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還聚居民脩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分制八寨徭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遂反與之交通及爲之居停爲之指引分其劫掠所得共爲民害官府察知其姦欲加懲

究則又倚賊爲重不可根極近臣督兵其地悉將各官綁赴軍門欲斬之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就與該衛官軍分工効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日就與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犄角而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比舊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强盛者四所於内合

精其陰陽公劉有之原非方伎乃至理也

南丹一衞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柳慶之間一巨鎭矣此鎭一立則各賊之脈絡斷咽喉絕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如取机上之肉下筋無弗得者此眞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木之本而衆榦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効順而服化矣

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看得思恩舊治原在寨

城山内尚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始移出地名橋利就巖險壘石爲城而居四面皆斬山絕壁府治亦在磽确之上芒利硆砑之石衝射牴觸如處戈矛劍戟之中自岑濬被誅繼是二十餘年反者數起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爲風氣所使蓋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鼠亦理之自然者也況其地瘴霧昏塞薄午始開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時即已料理其事未得善

山岳只狀中賞而已

大情必通天地人

民以食爲天無夷夏也

地近因督勦八寨復親往相度乃於未至橋利六十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之田而後山起伏蜿蜒數爲平原環抱涵畜兩水夾繞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於南寧四面山勢重疊盤廻皆軒豁秀麗眞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資其地爲之景定方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踊躍歡喜爭先趍事遂令署府事同知桂鏊督令各役擇日興工蓋思恩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

各夷所須魚鹽諸貨類皆遠出展轉鬻買往反旬月十不致一常多匱絕舊府既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情益疎離易生嫌隙今府治既通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歸向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思恩者其始多因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大道朝往夕返無復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簡之制循土

何處無好風水應知何處無好人物

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者亦保治安民勢不容已之事

一改鳳化縣於三里勘得思恩舊有鳳化一縣然無城郭廨宇選來官多借居民村或寄其家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上司憐其無依則委之管理別印或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苟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實無縣治臣近督剿八巢看得上林縣地名三里者

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自後極高石山之間獨抽土山一脉起頓昂伏分爲兩股環抱而前遂有兩水夾流土山之外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重錯互回盤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爲城門水從此出是爲外隘其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前此居民十餘家皆極饒富後爲寨賊所驅殺占據遂各四散逃亡不敢歸視者已二十餘年今各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縣治以據其險或有漏殄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聚後阻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塞不過數年又將漸爲地方之梗矣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内量築城垣廨宇選委能官典督其役遠近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各脩其田業供其糧差蔚然遂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且其南通南丹新衞五六十里南丹在石門之内鳳化當石門之外内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亡西至思恩

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塞日久因此兩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路益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與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爲之唇齒氣勢日盛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綠茅綠條等村寨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亦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目廵簡而舊屬鳳化一縣徒寄空名實未嘗有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

林上下無虞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已於思
恩消有資輔但自鳳化三里至思恩一百五六
十里中間尚隔上林一縣宜并割上林以通屬
思恩似於事勢爲便而體統尤宜何者柳州一
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蓋柳州所屬者且有上
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
之尊而反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於體統
有所未稱况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
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爲

遽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思恩均爲屬邑亦未
有所加損也然以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
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
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
縣之改化日新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
盡言之益也夫立新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
輔成府治皆所以乂安地方者也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照得南寧自宣化縣至
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
處相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
既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多在
縣之宿姦老蠹與之包團因而以一科十小民
不勝追脅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暴之
地日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之圖鄉民
屢乞添設縣治以便糧差蓋亦內迫於縣民之
姦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臣因入撫田
寧親歷其所民之擁道控告者以千數因停舟
其地爲之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其地寬平深厚

江水縈廻環匝傍有二江來會亦正於此合流
沿江居民十餘家竹樹森翳烟火相接且向武
各州道路皆經繇其傍亦爲四通之地若於此
分割宣化縣思龍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及西
鄉之六八圖共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治則非
獨便窮鄉小民之糧差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
盜賊其間小民村居如那茄馬坳三頓那排之
類未可悉數皆已久淪於夷若縣治一立則此
等村寨諸夷自不得而隱占皆將漸次歸復而

其地遂接比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屬之田寧矣夫南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寧而宣化尚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況田寧又係新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簡今得此一屬縣爲之脣輔又自不同臣於前割上林以屬思恩之議已略言之矣且左江一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裡之地自南寧以達田寧自田寧以通雲貴交趾則

皆夷村土寨稍有疑傳易成阻隔今田寧思恩二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商貨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之患此亦安民利國之事勢所當爲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仍定賜縣名選官給印

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照得斷藤峽諸賊既平各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臣謂各賊既滅縱有一二漏網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爲今之計正宜勦撫並行蓋破滅窮兇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猺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即宜急爲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各官分投遍歷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爲選立酋長諭以　朝廷征勦各巢者爲其稔惡也今爾等向化村寨自宜安心樂業益堅爲善之志但有反側悖亂者即宜擒送官府自當重賞以酬爾勞其漏殄諸賊

果能誠心悔惡亦皆許其歸附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益勸於爲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散不復能合縱遺一二終將屈而順服矣近年以來則不然賊既破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殄之徒得以藉口搖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畧不加恤姦惡之民復乘機而驅脅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兵已心懷驚疑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扇搖內激於姦民之驅脅遂勾結相連而起此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

於相沿之弊而不察也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
輕出雖屯數千之衆不過困頓坐食徒殘擾民
居耗竭擔餉而實無益於事吾民久被賊苦今
始一解其倒懸又復自聚無用之兵以重困之
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
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所當行亦正宜
乘此掃蕩之餘速圖之者其在斷藤牛腸諸處
則既切近潯州府衛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
各寨遍歷其要害則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

巢穴而西通府江北接荔浦各處猺賊最爲要
區宜設一鎮以控御遠邇而舊已有千戶所統
率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困於差徭日漸逃避
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僅有五百其
後上司不聞地方之艱難又於五百之中分調
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賊亂四
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
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遵兼以統馭非人地
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墻垣亦甚卑隘不足以

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
二千之衆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五百中
所分調哨守於他處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
者則盡數發還原衛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
之苦往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目兵之中
查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略
忠勇之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
敷之以威信懷之以仁恩務在地險既設而士
心益和自然動無不克而行無不利參將兵備

各官又不旹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按行
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召其頑梗而曲示訓
懲或進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災患或
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次
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
兵款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爲名使
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
近各巢之耳目自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
果有兇梗當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土目一二

千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潛集城中畜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而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徠遠人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增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姦自伏正宜及今爲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

查明岑邦相疏 嘉靖七年七月十九日

臣等前議岑氏世有田州宜立岑猛之子一人使承其祀而隸之流官知府當時審問土目及鄉老

等猛子應立何人衆稱岑猛四子長邦佐妻張氏出次邦彥妾林氏出三邦輔外婢所生四邦相次妾韋氏出猛嬖溺林氏而張氏失愛故邦佐自幼出繼武靖而以邦彥襲職今邦彥既死應承立者莫宜於邦佐臣于時以爲武靖地方正當猺賊之衝而邦佐自幼出繼該州之民歸戴已久況其才力足制各猺近日該州土目人等相繼來告願得復還邦佐今欲改立一人亦未有可以代邦佐者臣恐一失武靖各目之心則於地方又多生一事莫若仍還邦佐於武靖一以禦地方之患一以順各夷之情至於田州新立不過苟無絕岑氏之祀其才否優劣固有不必深論者因諭以宜立其次邦輔於是衆又稱邦輔雖岑猛外婢所生其實來歷不明闔府之民皆不欲立惟邦相則次妾所生實係岑猛親子況其質貌厚重謹實衆心歸服立繼岑氏庶不絕其眞正一脉臣等議得仍土官者専爲不絕岑氏之後以順諸夷之情也今衆心若

此亦合俯順故當時直斷邦輔謂非猛子而止謂猛子存者二人所以正名愼始杜日後之紛爭也但具奏之時因本内事體多端文已繁瑣故遂簡略其詞今蒙 朝廷洞徹細微復令查奏因思岑邦輔尚存當時不詳所以不立邦輔之故而但言猛子存者二人果係情節脫落近復通審該府土目鄉老執說如前陳請益篤臣等反覆思惟其事亦必須如此而後穩貼無弊故仍照原議上請蓋此等關係之事言或有所不敢盡而心已無所不

用其極非萬全可久豈敢輕易具奏伏乞 聖
明宥其疎漏萬死之誅仍從原議立邦相於田州
以曲順各夷之情邦輔聽以官族名目隨任如此
則名正事成而人心允服實地方之幸

時必有以邦輔現存達于 上聽摘先生之欺罔者先生每不自明其故又不尤人之言引咎自責而已以是忌口漸消至眷益篤德慧至誠所致也其事雖瑣其處之之理甚大不可以不存

乞 恩暫容回籍養病疏嘉靖七年十月初一日

遡者蒙 陛下過採大臣之議授以軍旅重寄
自知才不勝任病不任勞惟恐 付託不効以孤

生成之德以累薦舉之明於是日夜危懼而病亦
愈甚乃不意到任以來旬月之間而兩府頑民帖
然來服其間雖有强大賊巢素爲廣西衆賊之根
株屢征而不克者亦就剿廣撤回之兵而乘其取
道之便用兩廣新附之民而鼓其報效之勇財力
不致於大費小民不及於疲勞遂皆殲厥渠魁蕩
平巢穴是皆 陛下好生之至德昭格於上下
不殺之神武幽贊於神明豈愚臣知力能辦此哉
竊自幸矣而臣之病勢乃日益增劇百療無施是

不敢致仕故求暫歸者矣

殆功過其事名浮其實禍踰其分所謂小人而有
非望之獲必有意外之災者也臣自往年承乏南
贛爲炎毒所中遂患咳痢其後退伏林野雖得稍
就清凉親醫藥而病終不止遇暑輒作去歲奉
命入廣與舊醫偕行未及中途醫者先以水土不
服辭疾歸去是後旣不敢輕用醫藥而風氣益南
炎毒益甚今又加以遍身腫毒喘嗽晝夜不息心
惡飮食日强吞稀粥數匙稍多輒又嘔吐當思恩
田州之役其時已力疾從事近者八寨旣平議於

其中移衛設所以控制諸蠻必須身親相度方敢
具奏則又冒暑輿疾上下巖谷出入茅葦之中竣
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輿至南寧移臥舟次
將遂自梧道廣待 命於韶雄之間伏思今日之
兩廣比之異時庶可謂無事臣雖病發而歸亦可
以無去後之憂夫竭忠以報 國臣之素志也受
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虀骨以自効又臣近
歲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尚求苟全以圖
㕥報而爲養病之舉此臣之所大不得已也惟

陛下鑒臣一念報 主之誠而憫其垂絕不得已之至情容暫回原籍就醫調治幸存餘息圖報 陛下尚有日也

當時若用先生于內或元輔次亦本兵則先生自能用才臣于外成撫降之功而天下之治必更有可觀者矣又可以養其身使久于爲國乃以一方之事重勞之以促其死而不竟其用惜哉○耿定向曰維時輔臣桂萼如 世宗欲召先生入咨啓沃忌其亂己故爲令督師兩廣詩復搆煽致削封爵智士忠臣至今悼嘆

陽明先生要書卷四下 終

陽明先生要書卷五上目錄 畧依年譜次序

文移

優奬致仕縣丞龍韜牌

卷五下目錄

文移

征藩公移告諭 二十一條

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

寛恤禁約

撫安百姓告示

預行南京兵部及各衙門勤王咨

咨都御史顔權宜進勦

調取吉水縣民兵牌

行豐城縣督造浚舡牌

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牌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勦賊牌

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牌

諭江西三司從逆官員牌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牌

行江西二司安葬寧府宮眷牌

咨兩廣總督楊停止調集狼兵

追勦入湖逆党牌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

行江西三司清查被劫府庫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寧府庫藏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咨兵部查驗文移

江西公移告諭 十九條 府兼巡撫江西

告諭軍民體恤北來軍士榜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批江西布政司追徵錢糧呈

再批布政司追徵錢糧呈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批提學道邵鋭乞休呈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奬勵主簿于旺牌

通計一百十六宗

陽明先生要書卷五目錄終

廬陵告諭

陳龍正纂

止訟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爲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六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興讓、嗚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

其親、破敗其家、遺禍於子孫、孰與和巽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爲人之所敬愛乎、吾民其思之、

救病

今灾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病者、湯藥饘粥不繼、多飢餓以死、乃歸咎於疫、夫鄰里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乃今至於骨肉不相顧、縣中父老、豈無一二敦行孝義、爲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於罪、猶且三宥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闔門相枕籍以死、爲民

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興行孝弟各念爾骨肉毋忍背棄灑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饘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爲政之日淺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槩治以法雖日爲政之常吾心有所未忍也姑申敎爾復不吾聽吾亦不能復貸矣其熟思之毋遺悔

保甲

縣境多盜良繇有司不能撫緝民間又無防禦之

法是以盜起益橫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城郭者十家爲甲在鄉村者村自爲保平時相與講信修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今城中略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爲圖付老人呈來子弟平日染於薄惡者固有司失於撫緝亦父老素缺敎誨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爲善老人去宜諭此意毋有所擾

先期兌運

告鄉頭糧長人等上司奏定水次兌運正恐爾輩在縣拖延不卽起運苟錢糧無虧先期完事豈有必以水次責爾之理縱不免罪比之後期不納者獲罪必輕昨呼兌運軍旗面語亦皆樂從不敢有異爾輩第於水次速兌苟有益於民吾當身任其咎不以累上官但後期誤事則吾必爾罰定限某日時完報

戢經過公差

一應公差經過河下驗有關文照關應付毋得囉難取罪其無關文及雖有關文而分外需求生事

者先將裝載船戶摘拏送縣取供卽與搜盤行李上驛封貯仍將本人綁拏送縣以憑参究懲治其公差安分守法以禮自處而在官人役輒行辱慢者體訪得出倍加懲究

禁假差

借辦銀兩本非正法然亦上人一時之急計出於無聊也今上人有急難在爾百姓亦宜與之周旋寧忍坐視不顧又從而怨詈訕訐之則已過矣夫忘身爲民此在上人自處若全軀保妻子則亦人

如此救火法

情之常爾民毋責望太過吾豈不願爾民安居樂業無此等騷擾事乎時勢所値亦不得已也今急難已過本府決無復行追求之理此必奸僞之徒假府爲名私行需索自後但有下鄉征取者爾等第與俱來吾有以處之毋遽洶洶

火災自咎

天時亢旱火災流行水泉枯竭民無屋廬歲且不稔實緣令之不職獲愆神人以至於此不然爾民何罪今方齋戒省咎請罪於山川社稷停催征縱

輕罪爾民亦宜解訟罷爭息心火無助烈焰禁民間毋宰殺酗飲前已遣老人徧行街巷其益修火備察奸民之因火爲盜者縣令政有不平身有缺失其各赴縣直言吾不憚改

防火

昨行被火之家不下千餘實切痛心何延燒至是良緣衢道太狹居室太密架屋太高無磚瓦之間無火巷之隔是以一遇火起不可救撲昨有人言民居夾道者各退地五尺以闢衢道相連接者各退地一尺以拓火巷此誠至計但小民惑近利不計久長徃徃臨難追悔無及今與吾民約凡南北夾道居者各退地三尺爲街東西相接連者每間讓地二寸爲巷又間出銀一錢助邊巷者爲牆以斷風火沿街之屋高不過一丈五六廂樓不過二丈一二違者各有罰地方父老及子弟之詣達事體者其即赴縣議處

和平民

昨吳魁昊石洪等軍民互爭火巷魁昊等赴縣騰

告以爲軍強民弱已久在縣之人皆請抑軍扶民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其田業吾賦稅其室宇吾井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軍比之邊塞雖有間然其差役亦甚繁難月糧不得食者半年矣吾方憫其窮又可抑乎今法度嚴厲一陷於罪即投諸邊裔出樂土離親戚墳墓不保其首領國典具在吾得而縱之何強之能爲彼爲之官長者平心一視未嘗少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爲

且示未行

是說使我負愧於彼多矣今姑未責爾敎爾以敦睦其各息爭安分毋相侵陵火巷吾將親視一不得其宜吾罪爾矣訴狀諸軍明早先行赴縣面審

乞免買辦葛布申

奉鎭守江西太監畢差吏齎銀一百兩到縣收買葛紗本職當拘糧里陳江等着令領價收買據稱本縣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開有葛布名色惟於正德二年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辦控訴只得各自出

辦賠賍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兩又復忍苦賠解今復催督買辦又在前項折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況今旱災相仍疾疫大作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爲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群聚爲盜攻劫鄉村日無虛夕若不轉申祈免切恐激成大變據此方欲備錄申請間適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辦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申請上司悉行蠲免衆

情文如畫　權辭乃至

始退聽徐徐散歸今復蒙鎭守府催督并提當該官吏伏念前事旣已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歛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本職自到任以來卽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衆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已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解外伏乞當道垂憐小民之窮

苦俯念時勢之難爲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卽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朽

以一官易萬民之命易以一令阻鎭守之威難且在他人解還原銀不與收買已爲莫大之風力矣先生併舊派折價而抗辭免之仁者必勇信哉此時且然後爲督撫固無足奇者夫惟任氣之士或少年早歲所能爲漸陟崇膴反沮縮苟何則無理義以養氣則氣與時衰也故不學則老不如少學則老益勝少

決不兩可

諭別父老

縣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能爲爾民興利

去弊中間復局於時勢未免催科之擾德澤無及於民負爾父老子弟多矣今茲又當北覲私計徙返與父老且有半年之別兼亦行藏靡定父老其各訓戒子弟息忿罷爭講信脩睦各安爾室家保爾產業務為善良使人愛樂勿作兇頑下取怨惡於鄉里上招刑戮於有司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縣令且行矣吾民其聽之

先生令廬陵七閱月脩舉廢墜節財施教搜奸革弊他人四五載滿任所不及為者皆為之無遺又居而為之自咎行而與之嶄別人以為先生間世奇才不可能也吾以為人自少先生之心果視一

邑之民如吾赤子果且有難感之人有難為之事耶故有廬陵十一條為先生事功之發軔為讀者衒良榥要之發軔且夫先生論官也奇才因下位他人處此心倦氣消視民日疎而先生不然則士之新入仕路又當何如以整頓其意氣哉

南贛公移告諭

巡撫南贛到任通行各屬

撫屬地方界連四省盜賊潛據其間不時出沒剽劫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各省巡捕等官彼此推調觀望不肯協力追勦遂至延蔓日多當職初膺重寄地方延袤廣遠未能徧歷其間綏撫之方

隨時殊制攻守之策因地異宜若非的確詢訪難以臆見裁度各官即今逐一會議各處城堡關隘有無堅完軍兵民快曾否揀練某處賊方猖獗作何擒勦某處賊已退散作何撫綏某賊怙終必須撲滅某賊被誘尚可招徠何等人役堪為鄉導何等大戶可令追襲軍不足恃或須別募精強財不足用或可別為經畫某處或有閒田可興屯以足食某處或多浮費可節省以供軍何地須添寨堡以斷賊之徃來何地堪建城邑以扼賊之要害姑

息隱忍固非久安之圖會舉夾攻果得萬全之策一應足財養兵弭寇安民之術皆宜悉心計慮折衷推求山川道路之險易必須親切畫圖賊壘民居之錯襍皆可按實開注近者一月以裏遠者二月以外凡有所見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採擇非獨以匡當職之不逮亦將以驗各官之所存毋以各省而分彼此務須協力以濟艱難果有忠勇清勤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職不敢蔽賢其或奸貪畏縮志行卑污者黜罰亦有明條當職

不敢同惡淡惟昧劣庶賴匡襄到手第一着便是諮訪但諮訪中即有條目足以啓人思算使封者不敢作浮語虛詞若空空下問則愚者不知所以致思惰者亦不警策矣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保甲莫詳於此

本院奉命巡撫是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所恨才短智淺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為此牌似亦煩勞爾衆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豈忍以狡詐相待便欲防奸革弊以安良善則又不得不然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勉體吾意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十家共寫十行　內開甲頭某

甲尾某

此牌就仰同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係某坊某里長某下甲首軍戶則云某所總旗小旗某下匠戶則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戶則云原籍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現作何生理當某處差役有寄莊田在本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視徵保住人

某某若官戶則云某衙門某官下舍人舍餘客戶不報寫寄莊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莊田皆不准不報寫原籍里甲即係來歷不明即須查究

一男子幾丁

某係某項官見任致仕在京聽選或在家

某係某處生員吏典

某治何生業成丁未成丁或往何處經營

某見當某差役

某有何技能或患廢疾
見在家幾丁　若人丁多者牌許增潤量添
行格塡寫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係自己屋或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某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逐名
開寫浮票粘貼客去則揭票無則云無
陳龍正論曰南贑盜賊多起於奸細先生獲其大
首一人遂知要領此牌乃窮奸細之良法也或曰

是法也齊之以刑乎齊之以禮乎日皆具日不已
繁乎日後世繁文縟貌無益民生者多矣習而行
之不以爲繁顧于坊民教民之道耳目所不經見
聞則以爲煩民而多事夫所謂多事者不過有三
勞民筋骨也費民財力也妨民工課也然保甲行
而一家之勞九家逸矣一日之勞九日逸矣則不
勞孰如之平居出膏火酒食之費臨事無破家蕩
產之虞不費孰如之每日以其餘晷爲木鐸無終
歲男不得耕女不得織之患不妨工孰如之不維

其後而顧目前不籌其總而爲碎算則淺見者過
也且唐虞之世有九歌周禮有孟春道人之徇今
人見之亦嘗謂繁而不知其長保於無事乃有大
簡者存焉能行十家牌法眞良守令矣輔世者能
使天下眞行是法亦謂之良輔弼矣

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

看得地方盜賊充斥因念禦外之策必以治內爲
先顧蒞事未久尚昧土俗撫緝之宜未有所措訪
得所屬軍民之家多有規圖小利寄住來歷不明

之人同爲彼僞欺竊之事甚者私通輋賊與之傳
遞消息窩藏奸宄爲之盤據黨緣盜賊不靖職此
其繇仰分巡道行令所屬府縣在城居民每家各
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及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
住蹔宿之人揭於各家門首以憑官府查考仍編
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姓名背寫本院告諭日輪
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但有面目生疎之人蹤
跡可疑之事卽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罪
如此庶居民不敢從惡而奸僞無所潛形各掌印

官照依須去牌式沿街逐巷挨次編排務在一月
之內了事該道亦要嚴加督察期於着實施行仍
令各將編置過人戶姓名造冊繳院以憑查考非
但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
陳能正論日前牌告諭父老安民意多此牌專督
分巡禦盜意多其實無二法無二意也所與言之
人異耳

申行有司十家牌法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甲自糾甲內

之人不得容匿盜賊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
鄉村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
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
而各糾察其十家之內爲力甚易使一甲容二賊
十甲即容十賊百甲即容百賊千甲即容千賊矣
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而勦除之爲力甚
難今有司徃徃不嚴十家之法及至盜賊克斥却
乃典師動衆欲於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治其本
而治其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皆繇平日怠忽因
循未嘗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
內但有平日習爲盜賊者即行捕送官司明正典
刑其或過惡未稔尚可教戒者照依牌諭報名在
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
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所容
而盜賊自可息矣○大抵法立弊生必須人存政
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掛督勤考較之法雖
或暫行終歸廢弛仰各縣官務於坊里鄉都之內
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或三四十人或一二

十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
山窮谷必至敎其不能督其不率面命耳提多方
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間行鄉約進見之時
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
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獎勵
如此庶幾敎化興行風俗可美守令不知敎化爲
先徒恃刑驅勢迫繇其無愛民之實心若使果然
視民如子安忍不施勸勉而輒加鞭撻孟子云善
政不如善敎之得民也況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

於愛民者其盡思之
陳龍正論曰此係平藩後兼撫江西時申飭因十家牌法是爲治第一要義自縣令至督撫皆同欲使觀者得一事之首尾故總列之後申諭二條倣此

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所行十家牌諭近訪各處官吏類多視爲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查考據法即當究治尚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

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册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册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喇唬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爲立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即令此輩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即奸僞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禀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禀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脩睦息訟罷爭

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鬭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脩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脩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畧述所以立法之意

弭行申告言所不能盡若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

此亦兼撫江西後申行

申諭十家牌增立保長

先行十家牌式各甲不立牌頭者所以防脅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領庶衆志齊一各府州縣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爲衆信服者一人爲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

但遇盜警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若鄉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卽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并力夾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告官重治若鄉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尤爲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爲之不在牌例之內各縣卽行推選增置仍告諭遠近使各知悉各府仍要不時稽察務臻實效

此亦兼撫江西後申諭

南贛鄉約 鄉約莫詳於此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繇於積習使然哉徃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爲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繇我有司治之無道敎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閈者無素誘掖奬勸之不行

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徃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爲鄉約以協和爾民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卽善人矣毋自恃爲良民而不脩其身爾一念而惡卽惡人矣人之善惡係於一念之間爾等愼思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爲衆所敬服者一人爲約長二人爲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爲約正

通達明察者四人爲約史精健廉幹者四人爲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爲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所爲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大奢取免飢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爲之

一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人有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爲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衆共誘掖獎勸之以興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區處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託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莊人戶多於納糧當差之時躲回原籍負累同甲今後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莊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

磊筭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捉鎖磊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爲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鳴官

一親族鄉鄰往往有因小忿投賊復讐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鬭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即與曉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爲者率同約呈官誅殄

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為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歸利一己，殃及萬民者，約長等率同約諸人指實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攪擾下鄉，索求齎發者，約長率同約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自新，所占田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讐，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

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耕勸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懲治。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稱家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即與糾惡簿內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眾皆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眾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祇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眾皆曰：「是。」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

「凡我同盟，務遵鄉約。」眾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興，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眾皆起，約贊唱：「請舉善！」眾曰：「是在約史。」約史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為同約勸。」約正遍質於眾曰：「如何？」眾曰：「約史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眾曰：「請各舉所知，眾有所知即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

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爲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脩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爲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爲法遂屬酒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爲善乃勞長者過獎某誠惶怍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敎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拜興各就位知約撤彰善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

皆起約贊唱請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爲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徧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徧謂衆曰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卽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就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爲長者憂

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旣知罪長者又自以爲罰某敢不卽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趨後酌酒自罰約正副咸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爵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興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酒復二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

孰無善亦孰無惡爲善雖人不知積之旣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爲惡若不知改積之旣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爲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爲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爲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爲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共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興遂退

陳龍正論曰十家牌以防奸之法兼訓育鄉約以化導之意兼整齊相爲表裏

選揀民兵

撫屬地方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賊所盤三居其一乘間劫掠大爲民患本院專以弭盜安民爲職蒞任以來甫及旬日雖未徧歷各屬且就贛州一府觀之財用耗竭兵力脆寡衛所軍丁止存故籍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寇之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夫以羸卒而當強寇猶驅羣羊而攻

猛虎是以每遇猖獗輒復請兵非調土軍即倩狼達往返之際輒已經年糜費所須動逾數萬逮至集兵舉事即已魍魎潛形無可勦之賊稍俟班師旋旅又復鼠狐聚黨皆不軌之羣良繇素不練兵倚人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禦益弛徵發無救於瘡痍供饋適增其荼毒羣盜習知其然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非夫事緩則坐縱烏合勢急遽動調狼兵一皆苟且之謀此豈可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豫則立人存政舉據嶺北道兵備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領操練卽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城郭隄備關隘至於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亦未堪仰四省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之士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餉則懸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

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於原額數內揀選精壯三分之二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召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素有膽畧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資

素具遇警即發聲東擊西舉動㩦已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足以護防守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革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本院所見如此其間有知慮未周措置猶缺者尚在各官酌量盡善務期可久亮愛民憂國之心既同則拯溺救焚之圖自急案至即便舉行或有政務相妨未能一一親詣先行各屬精爲選發先將召募所得姓

名及措置支費銀糧陸續呈報事完之日通造文冊以憑查考

保甲既定第三着便是練兵揀退疲弱補募驍勇便是其中料理而以屯兵任守以所募勇士任戰便是先定用兵之畧

批部州府留兵防守申

本院募兵選士欲弭盜安民正恐地利不一措置未周故期各官酌量潤色今據所呈非惟不能弭盜而適以啓盜非徒不能安民而又以擾民豈本院立法之初意哉仰各縣掌印官務體本院立法不得已之意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各縣所留之兵止於防守而兵備所選之士將以勦襲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張威勦襲之士非精銳不可以摧鋒陷陣況各縣所留尚三之二而兵備所取止三之一其於大勢未便虧損又況勦襲之兵既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瞻前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爲力此於事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狃於因循憚於振作惟知

取私便之爲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爲害宜各除去偏小之見共爲公溥之謀若復推調遲延夾攻在邇已經　奏有成命苟誤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能戰則守益易此理果明但不經擬破則人不覺耳事皆然兵爲甚

行福建廣東布按二司勦捕漳寇方畧牌

據呈勦捕事宜已經各仰施行所有方畧恐致泄露不欲備開案內另仰兵備密令守巡紀功貲畫等官於公文至日便可揚言本院新有明文調天氣向煖農務方新兼之山路崎險林木蓊翳若雨

水滸至瘴霧緊與軍馬深入非便莫若於要緊地
方量留打手機兵操練隄備其餘軍馬逐漸抽回
待秋收之後風氣涼冷然後三省會兵齊進或宣
示遠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既揚邦乃大犒軍士陽
若犒勞給賞爲散軍之狀實則感激衆心作興士
氣一面亦將不甚緊關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信
其事此實所散人馬亦可不遠而復預遣間諜探賊虛實有間可
乘即便齎糧銜枚連夜速發當此之時邦須捨都身家有死無生有進
無退萬一念轉動便成大害勁卒當前重兵繼後伺至其地鼓

噪而入仍戒當先之士惟在摧鋒破陣不許斬取
首級後繼重兵止許另分五六十騎沿途收斬其
餘不得輒亂行次違者就便以軍法斬首重兵之
後紀功贊畫等官各率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伍
務令鼓噪之聲連亘不絕使諸賊逃遁山谷者聞
之不得復聚若賊首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速躡不
得稍緩使賊復得爲計已獲渠魁其餘解散黨與
平日罪惡不大可招納者還與招納不得貪功一
槩屠戮乘勝之餘尤要振兵肅旅如初遇敵不得

恃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破賊巢悉與掃
蕩經過寨堡村落務禁剽掠宜撫恤者即加撫恤
宜處分者即與處分毋速一時之歸復遺他日之
悔本院奉　命而來專以節制四省沿邊軍職爲
務即今進兵一應機宜悉宜稟聽本院庶幾事有
總領衆動齊一授去方界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處
論各官知會之後即連名開具遵依揭帖密切差
人回報

案行福建廣東領兵官進勦事宜

汀漳將和　士氣可用

兩省所呈設施布置頗已詳備誠使諸將齊心軍
士用命並舉夾攻已有必克之勢但事干各省舉
動難一頓兵既久變故旋生則謀算機宜旬日頓
異亦難各守初議執爲定說照得福建軍務整緝
既久兼有海滄演坡政和諸處打手足可濟事諸
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當道亦皆協謀并力利在
速戰若當集謀之始掩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
必今既曠日持久聲勢彰聞各巢賊黨必皆連絡
糾合阻險設械備禦之奸日加險密至於今日已

爲持久之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謂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集謀稍緩聲威未震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利於持久是亦愼重周悉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尚候土兵之集以卜戰期其備必猶懈弛若因而形之以緩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其持重之說必候土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謂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勝負之算間

不容髮烏可執滯各官務要同心協德乘間而動毋得各守一見縻軍僨事一應進止不必呈稟以致誤事領軍等官隨機應變就便施行一面呈報其軍馬錢糧紀功給賞等項已行有成規不再更定

人皆料已先生專料彼其實不能知彼者不得爲知已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勦賊

據漳南道艾洪等呈稱賊衆大約以四分爲率一分就擒一分聽撫一分遠遁廣東境界一分潰藏本處山谷絕巘峻嶺易以計破難以兵碎必須通將調募見在官軍二萬二千冊加議處減冗兵以省費選精兵以守險待賊飢疲隨加撫勦庶幾軍餉不缺農業不廢節據各哨委官稟報各賊不聽招撫合續處本省錢糧以堅自守之謀催請廣東狼兵以助夾攻之計隨據參政陳策呈據指揮高偉報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被賊衆突出馬陷濙泥被傷身死等因查先據陳策等呈已批各官酌量如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趨掩其不備則用

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奇若賊已盤據得地可以計困難以兵克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於顯利之中絕濙奸於意料之外今據前因高偉既奉差委督哨自合與覃桓等相度機宜協謀並進却乃孤軍輕率中賊奸計雖稱督兵救援先亦頗有斬獲終是功微罪大難以贖準指揮黃春等既與覃桓等而議夾攻眼見摧敗畧不應援挫損軍威壞事匪細各守備守巡等官督提欠嚴亦屬有違合就通行參究但在緊

急用人之際姑且記罪查勘督勦及照添調狼兵一節該省節呈兵糧預備已久惟俟冠日進攻今始成軍而出一遇小挫輒求濟師況動調狼兵往返數月非但臨渴掘井緩不及事兼據見在官兵二萬二千有餘數已不少兵貴善用豈在徒多況稱糧餉缺乏之正宜減兵省費安可益軍匱財其稟但等所統軍兵就仰高傑管領戴罪殺賊立功自贖仍仰福建布政司作急查處堪以動支銀兩差官領解軍前接濟各官俱要奮勇協心乘機進勦

毋頓兵逗制以失機宜毋坐待狼兵以自懈弛務須連營掎角以壯我軍之威更休迭出以蓄我軍之銳多方以誤賊人之謀分攻以疲賊人之守掃蕩巢穴靖安地方則東隅可收於桑榆太捷不計其小挫事完之日通查功罪呈來以憑酌量參奏

小敗之後不肯增兵只恐備係與式於剿意

獎勵福建廣東守巡領兵官

看得象湖箭灌諸寨皆係極險最深賊巢自來官兵所不能下今各官乃能運謀設策協力夾攻旬月之間擒斬賊首掃蕩巢穴除將功次查奏外通合先行獎勵仰即動支商稅銀兩買辦絲段銀花羊酒委官分投領齎備用鼓樂迎送各官處用旌勤勞以明獎勵之典其餘領哨有功官員就行該道照依定去賞格酌量輕重徑自支給官錢買辦花紅等項一體賞勞

因查奏之實尚遲先行獎勵。為制無者不可不知。凡文移有存其中者有存其言者有存其事與言而存之者此存其事者也他倣此

告諭新民

爾等各安生理父老教訓子弟頭目人等撫緝下人俱要勤爾農業守爾門戶愛爾身命保爾室家孝順爾父母撫養爾子孫無為善而不蒙福無為惡而不受殃毋以眾暴寡毋以強凌弱務興禮義之習永為良善之民子弟羣小中或有不遵教誨出外生事為非者父老頭目即與執送官府明正典刑一則彰明爾等為善去惡之誠一則剪除莨莠免致延蔓貽累爾等良善吾奉　命巡撫是方惟欲爾等小民安居樂業共享太平近因督征象

湖各賊巢悉已擒斬掃蕩住軍於此當茲春耕甚欲親至爾等所居鄉村面問疾苦又恐跟隨人衆或至勞擾爾民特遣官耆諭告及以布疋頒賜父老頭目人等見吾勤勤撫恤之心餘人衆多不能徧及各宜體悉此意

掃蕩象湖各巢之後兵威大張此時溫言撫諭任有頑梗無不畏懷懷實出於畏也故畧援兵功以動之諄復作言以慰之若未破賊而爲此告則褻而不遵既破賊而無此告則春氣不能爲王

告諭條款

告諭百姓風俗不美亂所繇興今民窮苦已甚而

又競爲淫侈豈不重自困乏夫民習染既久亦難一旦盡變吾姑就其易改者漸次誨爾吾民居喪不得用鼓樂爲佛事竭貲分帛費財於無用之地而儉於其親之身投之水火亦獨何心　病者宜求醫藥不得聽信邪術專事巫禱　嫁娶之家豐儉稱貲不得計論聘財裝奩不得大會賓客酒食連朝　親戚隨時相問惟貴誠心實禮不得徒飾虛文爲送節等名目奢靡相尚　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賽會百千成羣　凡此皆靡費無益有不率教者十家牌鄰互相糾察容隱不舉正者十家均罪爾民之中豈無忠信循禮之人顧一齊衆楚寡不勝衆不知違禮法之可恥而惟慮市井小人之非笑此亦豈獨爾民之罪有司者教導之不明與有責焉至於孝親敬長守身奉法講信修睦息訟罷爭之類已嘗屢有告示懇切開諭爾民其聽吾誨爾益敦毋怠

誨諭數條又鄉約十家牌所未備蓋因其習俗之弊而藥之

兵符節制

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所據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仰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

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伍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

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皆要逐一講求務濟實用

此即明分數之大槩而用人之法亦畧見焉長五十夫以下者任力長百夫以上者兼識既成有制之師可得有能之將

預整操練

看得捕盜老人某等部下兵衆亦多經戰陣況各役向化日久皆有竭忠報效之心但其勇力雖有而節制未諳向慕雖誠而情意未洽一時調用亦恐兵違將意將拂士情信義既未交孚心志豈能

齊一仰該道將所屬向化義民悉行查出照依先行定去分數令各選部下驍勇之士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一百人或五十人順從其便分定班次各役若無別故自行統領或有事故相妨許令推選親屬爲衆所服者代領前來贛城皆於教場內操演除耕種之月放令歸農其餘農隙俱要輪班上操仍於教場起蓋營房使各有棲息之地人給口糧使皆無供饋之勞效有功勤者厚加犒賞違犯約束者時與懲戒如此則號令素習自然如身臂

手指之便恩義素行自然與父兄子弟之愛居則有禮動則有威以是征誅將無不可矣

師克在和和之於平時所以爲臨事能和之地

行郴州道選募將領牌

所屬地方盜賊充斥一應撫勦事宜各該兵備等官旣以地方責任勢難頻來面議若專以公文往來非惟事情不能該悉兼恐機宜多致漏洩該道卽於所屬軍衛有司官或義官耆老推選素有膽畧才堪將領熟知賊巢險夷備曉盜情向背忠愼

周密可相信任者一二人前來軍門凡遇地方機務即與密切商度往來計議庶幾事可周悉機無疎虞

兵機可以人通不可以筆傳但堪任往來之人不可誤用忠與二字盡之不必才智也

行漳南道禁支稅牌

上杭河稅專爲軍餉而設自來非奉本院明文毫不許擅支與該省各衙門原無干預今後凡有相應動支止許具錄呈禀本院聽候批允不得一該申請有乖事體漸開多門之弊反生侵漁之姦

下司有風力者不待此牌中人以下得此牌始有所據以同各衙門其詞似嚴責於下實以曲體之

禁約榷商官吏

商人比諸農夫固爲逐末然其終歲棄離家室辛苦道途以營什一之利良亦可憫但因南贛軍資無措未免加賦於民不得已而爲此本亦寬恤貧民之意奈何奉行官吏不能防禁以致牙行橋子之屬騷擾客商求以寬民反以困商商獨非吾民乎除訪拏禁約外仰道即行收稅官吏今後商稅遵照　奏行事例抽收不許多取毫釐其餘雜貨俱照舊例三分抽一若資本微細柴炭鷄鴨之類一槩免抽橋子人等止許關口把守開放不得擅登商船假以查盤爲名侵凌騷擾違者許赴軍門口告照依軍法拏問其客商人等亦要從實開報不得聽信哄誘隱匿規避因小失大事發照例問罪客貨入官及照船稅一事亦被總甲侵擾今後官府合行船隻俱要實價給領就行抽分廠查給票帖以防詐僞該道仍將應抽免抽逐一查議則例呈來

先王之重農也抑末後世之寬民也厲商商不棄而民亦病課亦絀矣商亦吾民此仁人一體之見而裕國存焉

委分巡嶺北道暫管地方事

據副使楊璋呈因福建軍人作亂兵部　題請南贛都御史王前去處置其南贛地方事情合行楊璋暫且代理一應緊急賊情徑自從宜施行今本職陞任本司按察使啓行在邇欽官管理看得本官既已陞任本院不日又往福建南贛賊情及該道印信必須得人經理已仰按察司議委風力老

成堂上官一員速赴該道冊照各處遞報公文或係地方急務若待議定前去未免顧此失彼愈加積滯仰府凡遇各處齎到公文關係地方賊情重事俱差人送赴分巡該道議處徑自施行仍呈本院知會其餘繳報批申呈詞招繇不急之務就便收候類齎本院俱毋違錯

以國事無誤爲主
不拘尋常體例

批西嶺北道給繇呈

朝廷設官本因保障臣子盡職匪專給繇副使楊

琿久在軍中習知戎務見今盜賊猖獗方爾請兵會勦軍馬錢糧皆倚贊畫方有次第若因給繇遽爾輕動更代之人豈免事多生疎交承之際必至弊乘間隙仰本官勿以循例給繇爲急惟以效忠盡職爲先益展謀猷仍舊供職地方安靖足申體國之勤懋績彰聞豈俟天曹之考

得此數語至今知有楊
琿豈不榮於華袞耶

批贛州府給繇呈

知府邢珣久勞郡政屢立戰功合有 賞功之典出於報最之外今三年之考旣因事久稽而六載之期亦計日非遠況地方盜賊雖靖瘡痍未瘳苟有善可救民何厭久於其道欲疾[illegible]痊即起視事給繇一節六年弁考

啟言異心
無賞而感

批漳南道設立軍堡呈

據兵備周期雍呈淡田半砂等處負山濱海地僻人稀以致賊徒誘結勢漸猖獗今雖議立軍堡一時未得完工合行武平守備侯汸暫住南韶設法

擒捕候軍堡已完仍回武平看得各巡捕官因循坐視致令盜賊滋蔓俱合拏赴軍門但當用人之際姑且記罪仰該道嚴加督捕務在目下靖絕以功贖罪及照該道原議設立軍堡十處每堡軍兵二三十人勢分力弱恐不足以扼賊勢仰會同守備官再加酌量如軍堡工費浩大且可停止將各堡該戍軍兵分作兩營選委勇官二員分統於盜賊出沒地方絡繹捜捕每月限定從來次數就仰經過縣分按月開報兵備官處不時考較督責其

該設軍堡止於每月程途所到建立一所以備宿
歇非獨省費易舉亦且勢弁力合地方可恃以無
恐盜賊聞風而自息矣但事難遥度仍須詳議務
求至當亦無苟從侯汀准暫從南部住劄嚴勦捕
以靖地方稍候武備既設施行有次還歸武平
處置精安親歷者所不及以無苟從相望益集思
廣益之道非謙也天下事實難遥度一人實無
二人之見惟淡於學道者知之不學者具此英畧
卬欣然自多距人千里之外而後誤必多矣

批嶺北道脩築城垣呈

據呈府縣城垣倒塌數多應委各印官估計脩理

惟石城一縣尤壞知縣林順柔懦無爲合行同知
夏克義估計督脩看得城垣倒塌地方急務幸茲
盜賊蕩平正可及時脩築若患至而備則事已無
及即行各官估算工程措置物料一應事宜各自
從長議處呈奪各官務要視官事如家事惜民財
如己財因地任力計日驗功役不踰時而成堅久
之績費不擾民而有節省之美庶稱保障之職以
副才能之舉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

調到寧都等縣官兵機快見在贛州教場住劄操
閱中間恐有不守軍令應合禁約仰道即行出示
張挂教場各加遵守如有違犯事情重大者拏送
軍門依軍令斬首其稍輕者該道徑自究治發落
呈院查考

計開

一各兵但有擅動地方一艸一木者照依軍
令斬首示衆

一各兵但被管哨官總指稱神福餽送打點

等項名色科派銀物自一分以上俱許赴
該道面告

一管哨官凡遇歇操之日並在營房居住鈐
束機兵教演武藝敢有在家遊蕩及挾妓
飲酒朋聚喧嘩者訪出綑打一百

一各兵但有疾病事故許管哨官禀明覆驗
不許僱人頂替如有用財買求地方光棍
替身上操仰該管總小甲拏送該道枷號
如隱情不首事發連總小甲一體枷號

一各兵在市買辦柴米酒肉等項俱要兩平交易如有恃強多占分兩被人告發枷號示衆

一管哨官凡遇各兵鬪毆喧鬧等項小事量行懲治大事稟該道拏問不許縱容爭競踏亂轅門

一各歇操之日各將隨有器械務在整刷鋒利鮮明如平日懶惰不行修理臨時上操弦矢斷折銃砲不響旗幟不明細打一百

一各兵遇上班之日不許因便赴該道府訴告家鄉戶婚田土等項事情查出痛責四十

一各兵上街行走俱要懸帶小木牌一面上寫某哨官總下某人年甲籍貫辨別如有隱下兵打名色另着別樣衣冠暗入府縣挾騙官吏及來軍門并道門首打聽消息訪出枷號

一各兵領到工食銀兩俱要撙節用度謹慎收放如有奢侈用盡及被人偷盜縱來訴告缺失俱不准理仍加責治

一各該上班兵夫如有限期未滿先行逃回者差人原籍拏來用一百斤大枷枷號轅門首三個月滿日細打一百仍依　律問發邊遠充軍

一各哨官并兵夫凡軍門一應便宜及利所當興害所當革者許赴軍門及該道直白條陳不許諸人阻當

行嶺北道督責軍職巡捕牌

訪得南贛巡捕官軍指稱無實每遇火盜生發坐視觀望曾不以爲念中間更有不守法律在於私宅接受詞訟嚇取財賄紙米或捕獲一賊則招攀無干之人乘機詐騙僉充總小甲則需索拜見更換舖夫則索要年例稍或不從百般羅織又如前往所屬巡邏則索要折乾剋取酒食甚至容隱賊徒竊分贓賄欲便拏究緣無指實查行間仰該道即將巡捕軍職官員就便裁革一應地方事

宜俱令府縣捕盜官管理。中間倘有未盡事理，該道再行議處呈奪。

禁約驛遞牌

水西驛遞舊例，每遇公差，驗有真正關文，隨赴軍門掛號。此乃防姦革弊定規。本院撫臨贛州未幾，即因盜賊猖獗，累出勦平，尚未清查。訪得近來姦詐之徒，起一關文，輒就洗改，或改一名為二三名，或改紅船為站船，或改口糧為廩給，或改下等馬為中等上等馬，或該有司支應，而貪緣驛遞應付，

又有或看望親朋，或經過買賣，因與驛遞官吏相識，求買關文，詐偽百端。本驛所官吏，即便印鈐厚白申紙，裝釘方尺文簿一樣二本，送赴軍門。每遇公差關文，驗無前項奸弊，就與謄換，隨送軍門掛號給付。如或本院出巡，就赴該道兵備掛號。中間若有交通，私與關文，或不經本院掛號，潛行應付者，拏問賊罪，決不輕貸。今後差撥船隻迎送，止許各至交界驛遞倒換，立限回還。敢有貪圖過關米糧，或權要逼勒過界者，就便指實申來，以憑拏問。

不分別則妄害良民

分別而護守之則民反為賊由遏之勢

咨報湖廣巡撫秦防賊奔竄

防寇如水，四面隄防，既固，但有一處滲漏，必致倂力潰決。賊所奔逃，尚恐不止前項諸處，已行各道再加淘訪，但有罅隙，即便行文知會，互相關防，必使皆無縫穴之漏，庶可全收草薙之功。

咨報湖廣巡撫秦夾攻事宜

訪得大庾、南康、上猶三縣，近附賊巢良民村寨甚多，往年大征，不曾分別善惡，給與良民旗號，及發兵護守，以致狼土官兵，貪功妄殺，玉石不分。亦有

一二良民村寨，給與旗號，撥兵護守，又被不才領兵官，并良民寨主，受賊重賄，反將有名賊首，隱藏其家，事定還巢，至今貽患。又有居民無籍者，攜帶妻女，入巢為盜，行劫則指引道路，征勦則通報消息，尤為可惡。今聞大兵夾攻，俱各潛行回家，遇有盤詰，輒稱被虜逃歸。若不通行挨究，將來事定，仍復入巢，地方之患，何時可已。就預行各縣掌印官，查附近賊巢居民村寨，通計若干，畫圖申報，以憑每寨給與良善旗號，臨期撥兵護守，仍取各寨主

并地方總甲甘結在官如有應勦賊徒來投希圖隱匿者許其擒斬送官照例重賞容隱者事發一寨之人通坐以奸細重罪再給告示曉諭鄉村里老人等但有平昔入夥爲盜即今潛出許其來首亦行照例給賞容隱事發本家并四隣一體坐罪如此庶良善免於玉石俱焚而盜賊得以根株悉拔

征勦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據申探得巢賊聞知湖廣土兵將到爲備益堅又

聞于桶岡後山陡絕崖壁結構飛梯自此直入范陽大山延袤千里自來人迹所不能到今皆搬運糧穀設有機險意在悉力拒戰戰而不勝即奔入此中截斷飛梯雖有十萬之衆亦無所施其力本院隨將各巢擒獲賊徒備細研審亦與所呈畧同照得南贛兵力自來疲弱爲賊所輕必資湖廣土兵然後行事賊見土兵未至必以爲夾攻尚遠今若出其不意奮兵合擊先以一哨急趨其後奪其隘口賊既失勢殆可盡殄若必俟土兵之至陷賊計中老師費財復爲他日之患追悔何及除行監督守巡官分投先從上猶大庾等處調度催督外本院身督中軍直搗橫水大巢各哨官兵合就分委督發依期進勦

此句截作衆官不敢自為

仰贛州府知府邢珣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石坑進踰上稍石溪入磨刀坑過白封龍一面分兵搜茶潭鴦井杞州坑正兵經過朱坑早坑入楊梅村攻白藍橫水與都司許清指揮謝昶姚璽知縣王天與等兵會合共結爲一大營及各

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齊乾糧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營過背烏坑穿牛角窟踰梅伏坑過長流坑涉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過烏地入上新地中新地下新地攻桶岡峒諸賊與知府唐淳指揮余恩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

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竭忠效命、益展才猷、嚴督諸軍、奮勇前進、蕩除群醜、以靖地方、如或怠忽疎虞、國典具在、本院即日進屯南康、親臨督戰、一應進止機宜、密切差人俱赴營所稟白。

計開

安遠縣新民義官某等名下打手八百名

乾字營哨長某等名下機兵四百名、弓箭手一隊、鏡手八名、鄉導二十名、火藥八十斤、地圖一張、軍令八十張、號色布一千五百件、兵旗大小九十面、令字藍絹大旗一面、奇兵搜扒用為先導哥、常背捲、遇各營兵始開、令字黃絹大旗一面、正兵行動用為先導、哥、常背捲、遇各營兵始開、

軍令

失誤軍機者斬、臨陣退縮者斬、違犯號令者斬、經過歇宿去處、敢有攪擾居民、及取人一艸一木者斬、劄營起隊、取火作食、後時遲慢者、照軍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安營住隊、常如對敵、不許私相往來、及輒去衣甲器仗、違者照軍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凡安營訖、非給有各隊信牌、及非營門而輒出入者、皆斬、守門人不舉告者同罪、其出營樵牧汲水方便、而擅過營門外者、杖一百、軍中呼號奔走、驚衆者斬、雖遇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斬、軍中卒遇火起、除奉軍令救火人外、敢有喧呼及擅離本隊者斬、軍中守夜巡夜之人、每夜各有號色、號色不應者、即便收縛、軍中不許私議軍機、及妄言禍福休咎、惑亂衆心、違者皆斬、凡入賊境、哨探可往、而畏難不往、托故推調、及回報不實者斬、軍行遇敵人來衝、及有埋伏在傍者、不許輒動、即便整隊向賊、牢把相機殺勦、違者斬、軍行遇賊衆乞降、恐有奸謀、即要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令其遠退自縛來投、不許輒與相近、遇有自稱官吏及地方里老來迎接者、亦不許輒與相近、即便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審實發落、違者皆斬、賊使入營、及來降之人、將士敢與私語、及問賊中事

宜凡漏泄軍情者斬凡臨陣對敵一隊失全隊皆斬鄰隊不救鄰隊皆斬賊敗追奔不得太遠一聽號令聞鼓方進聞金即止違者斬賊巢財物並聽殺賊已畢差官勘驗給賞敢有臨陣擅取者斬乘勝逐賊不許爭取首級路有遺下金銀寶物不許低頭拾取違者皆斬

告諭浰頭賊巢

本院蒞任之始即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本欲即調大兵剿除隨從福建督征漳寇意待

回軍之日剿蕩巢穴後因漳寇既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衆其餘多係一時被脅不覺慘然興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豈無脅從之人況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若遽興師剪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悉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恥莫過於身被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莫甚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爲盜爾必怫然而怒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賊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皆繇爾等悔悟不

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況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終夜不寢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

得已而與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我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　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

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内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迹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爲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如葉芳梅南春王受謝鉞輩吾

誇多者欲用少也示又有欲退疾也前後皆主誠數語則兵機

今只與良民一槩看待爾等豈不聞知爾等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繇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爾等若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飢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

賄爾則家資爲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爲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今特遣人撫諭爾等并賜牛酒銀錢布疋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通及各與曉諭一道爾等好自爲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我則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我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

悲哀至誠宜當日洞賊之投誠者衆也黃金巢盧珂其皆矣于是賊首池大鬢等勢孤而計易行力

易制

進勦浰賊方畧

浰頭積賊池大鬢等、不時糾衆突出、攻城殺人、先年亦嘗征勦、皆因預先防禦、以致漏網、後雖陽爲聽招、其實陰圖不軌、班師未幾、肆出劫掠、數年以來、民受荼毒、若不趂時計勦、地方何以寧謐、行知府陳祥、速將合用糧餉等項、從長議處、一面即於所屬選集驍勇經戰者三千人、少或二千人、各備鋒利器械、編成隊伍、委素能謀勇官員統領、一面

密行附近賊巢等縣、亦各選募慣戰殺賊兵快二千名、委官分押、督同近巢知因被害義官新民等、分截要路、就仰陳祥總督諸軍、親至賊巢去處、指畫方畧、尅期進勦、仍行先取知因鄉導數十人、令其備將賊巢道路險易、画圖貼說、某處平坦、人馬可以直搗、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遁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間道撲掩、一一詳察停當、務盡機宜、具繇連圖、差人馬上齎報、以憑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尅期併力進攻、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

尅期進勦浰賊牌

池大鬢等、屢征屢叛、近來惡焰益熾、除將賊首池仲容設計擒獲外、其餘在巢賊黨、合應趂機速勦、本院已先密切分布哨道、仰知府陳祥領兵、從和平入攻熱水巢、五花障巢、鐵石障巢、直搗中浰大巢、知府邢珣從大平入攻芳竹湖巢、白沙巢、黄田坳巢、中村巢、直搗上浰大巢、指揮姚璽從烏虎鎭入攻淡方巢、石門由巢、直搗岑岡大巢、指揮余恩

從龍子嶺入攻渶尾巢、塘湳洞巢、空背巢、直搗下浰大巢、千戶孟俊從和平入攻平地水巢、大門山巢、黄狗坳巢、直搗中浰大巢、推官危壽從南步入攻脱頭石巢、鎭里寨巢、羊角山巢、直搗中浰大巢、知府季斅從信豐縣黄田岡入、縣丞舒富從信豐縣烏逕入、指揮郟文監督姚璽、余恩、孟俊三哨官兵、分路進勦、本院自從冷水逕直搗下浰大巢、親自督戰、刻期俱於某日時四路並進、

奬勵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牌

據副使楊璋呈桶岡大峒賊徒皆已擒斬巢穴悉已掃蕩但湖廣官兵未知恐仍復前來非但無賊可剿抑且徒勞遠涉乞留屯彼地免其過境彼此兩便看得桶岡天險先經夾剿蹈困半年終不能下乃今一鼓而破斯固諸將用命軍士效力實亦湖廣兵威大振有以懾服其心故破巢之日不敢四散奔潰克收全功訪得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紀律嚴明行陣肅整故能遠揚威武致茲克捷雖兵不接刃而先聲以張特差千戶高睿齎領花紅禮

物前去湖廣郴州親送本官營內傳布本院奬勵之意以彰本官不顯之功

初調之調未至而賊已破則已之此事理之常也初調非失策也使賊謂我俟湖兵之至然後進攻乘其不備一舉而破之此先生之所以用湖兵也平滿亦此機矣兵機不可明言而直令停止則彼心未免不擇故宛轉奬勵

批議處河源餘賊呈

賊勢漸盛該道既以兵力勞憊勢未能克即須會同各官或親至賊巢或於附近賊巢處屯劄遣知因曉事人役齎榜催諭各賊委曲開譬或姑賜以牛酒銀布耕具種子之類令收衆入巢趁時耕作因使吾民亦得暫免防截之役及時盡力農畝一面選兵勵士密分哨道候收斂已畢各巢亦積有糧米然後的探虛實剋期並舉出其不趣掩其不備是乃籍兵於民因糧於賊非獨可稍紓目前之急亦因得永除日後之患矣今若兵力不足既未能剿又不從權撫捕任其出沒往來非惟民不安生窮困愈甚抑且賊亦失其農業衣食不給若非擄掠何以為生是愈長羣賊之奸而益重吾民之

苦兵糧日耗後圖愈難上緊議處施行毋得徒事往復各官兵不論或撫或剿俱時時操練整束密切隄備不得縱弛致有疎虞

飽者飢之兵法之常先生于此時且欲飽之使賊自食其力寬目前焚掠之患且爲異日可因之糧嗚呼淵哉

舉鄉約告諭父老子弟

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逆天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此冥頑之罪有司者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

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所以倡率飭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擒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已寧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預故今特爲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本院屬有哀疚未遑詢訪來問父老疾苦廉有司之不職究民之利弊而興除之故先遣諭方春父老善相保愛督子弟及時農作毋惰

先生用兵之先必有告諭所諭者賊也以言當兵平賊之後必有告諭所諭者民也以言爲禮

立社學示各教讀以訓蒙大意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不重記誦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培植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撿如艸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必使之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頑日使之漸於

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穉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倣責其撿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求其爲善也得乎凡吾所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爲迂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爲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

繩墨念之念之

教約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徧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真切否溫凊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讀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為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於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於書院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作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緩脩謹而不失之拘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倣每十日則總四班遞習於本學每朔望則集各學會習於書院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倣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

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畧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優禮謫官牌

本院奉　命征勦四省盜賊深慮才微責重合求賢能以資謀畧訪得潮州府三河驛驛丞王思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惠州府通衢馬驛驛丞李中堅忍之操篤實之學身困而道益亨志屈而才未展合就延引以匡不

及仰該府措辦羊酒禮幣委該縣教官齎送本官處、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起關應付、以禮起送、前赴軍門、以憑諮訪、該驛印記、別行委官署掌、

特訪賢能乃尚驛丞耳與信陵君毛公薛公相似使俗爲之不過借題以起大官於慕從俗之名而非有真見亦何益於兵事哉大眼力大居置在此等處

優奬致仕縣丞龍韜牌

訪得龍韜居官清謹、迨其年老歸致、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惡鄙反相譏笑、夫貪污者乘肥衣輕揚揚得志、而愚民競相歆羡、清謹之士至無以爲

生、鄉黨鄰里、不知周卹、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者豈獨不能辭其責、使飢餓於我土地、亦有司之恥也、仰贛州府措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付、掌印官親送本官家內、以見本院優恤奬待之意、仍仰贛縣官吏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毋令困乏、嗚呼、養老周貧、王政首務、況清謹之士、既貧且老、有司坐視、而不顧、可乎、遠近父老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貪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

如此舉動不知者以爲緩以爲名高不知其急切而有實用也廉恥讓則名教起嚮慕動則風俗淳

以一龍韜而感官吏父老子弟用地方之徵財而認銷他日無限之甲兵與無限之軍需先生于兵成既振寇盜既平必三致意於此他人事定功成之後即不復有爲益自漢唐以來識此義者鮮矣

陽明先生要書卷五上終

陳龍正纂

征藩公移告諭

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

叛逆天下之大惡討賊天下之大義國家優禮藩封恩德隆重乃敢輒萌異圖上逆天道下犯衆怒滅亡之期計日可待本院職任雖非專責危難安忍坐視仗順伐逆鼓率忠義豪傑四起發謀協力除行吉安等府縣起調兵快防守地方及行廣東福建湖廣各調兵策應外照得本省巡撫都布

按衙門俱各缺官事無統束擬合通行仰府即行所屬縣衛所衙門各起調官軍鄉兵固守城池一面分調兵快散布關隘嚴加把截一面選募驍勇大縣約四五千名小縣約二三千名各備鋒利器械供給糧草擇能幹勇力官員管領操練各項費用聽將在官錢糧動支申院查考其濱江去處多備船隻候本院差官齎捧旗牌至日即刻依期啓行進攻仍選慣便人役多方探聽消息不時飛報以悉區畫此係守土官員切責而臣子效忠致身正在此時各宜奮發義氣鼓動軍民共成滅賊之功以輸報國之念毋得遲違覩望失誤軍機自取罪戾

弟一者先鼓舞本省守土官

寬恤禁約

江西省城近遭變亂各府州縣兵戈騷動供億勞費兼值天時亢旱秋成無望人民窘迫言之痛心中間恐有無賴之徒乘機竊發驚擾地方理合寬恤禁約但巡撫衙門見今缺官本院駐軍境內不

容坐視合就權宜處置通行除一面奏聞外仰府行所屬各縣凡一應不急詞訟工役俱各停止其合用兵夫糧草各官俱要持廉秉公親自編派毋得因而科擾及聽信下人受財作弊仍曉諭軍民務各安居田里不許扇惑搬移妄生事端大戶毋逼債負小民毋激伉嫌鄉落居民各自會推家道殷實行止端莊一人充爲約長二人副之將各人戶編定排甲自相巡警保守各勉忠義共勤國難敢有抗違生事驚擾地方者就便拏解赴官治

有事無事只是保甲爲長策

以軍法約長若有乘機侵害衆戶及受財不舉許被害之人告發重治各縣仍將前項寬恤禁約事宜翻刻告示發鄉村張掛俟巡撫官員到日再行議處

地方有一倡亂者必有衆小亂乘之頂爲禁約則可以默消所謂禁約亦非禁思亂之數人也體寡民之隱破大戶之懸使衆人皆安則彼乘機思亂之設人無所倚而起若稍後將或民心先爲所煽蘇究諭之來必止矣居地方値變故者不可不知此機大抵爲官平日專責躬行仁政不貴告示惟此等時乃貴告示所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師者也或疑偏抑大戶可乎曰爲亂者在小民決不在大戶稍抑大戶以慰小民易寄非安大戶耶

撫安百姓告示

示違近城郭鄉村軍民人等近日倡亂之徒上逆天道下失人心本院駐軍於此已有定計勤王之師四面已集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驚疑敢有擅自搬移因而扇惑擾攘者地方里甲人等綁赴軍門治以軍法其有忠義豪傑能獻計效力願從義師擊反叛者俱赴軍門投見

一禁一招激發出多少忠義之氣

預行南京兵部及各衙門勤王咨

前事係天下非常之變 宗社安危之機雖今備行各省合勢征勦但彼聲言欲遂順流東下竊據南都切惟長江天險南北之限留都根本咽喉所關雖以 朝廷威德人心效順逆謀必無有成然其謫奸陰圖已非一日兼聞潛伏奸細於京城期爲內應萬一預備無素爲彼所掩震驚遠邇壁膺何及咨須貴部通行在京及大小衙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以防不虞之襲傳檄傍郡以張必討之威先發操江之兵聲義

而西約會湖湘互爲犄角本職亦祇鈍策駑牽躡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惟高明速圖之

留都百官得此一咨心增細而膽增壯

咨都御史顏權宜進勦

貴院奉 命行勦前事即今逆跡已露別無可勦事情咨須行令所屬選取驍勇精兵及民間忠義約二三萬名委謀勇官分領會約鄰省刻期進討仍煩貴院親督兼程前來共勦 國難諒貴院平

試題　賢者

日忠義存心剛直自許況今奉　命查勘寧藩正可權宜行事號召遠邇　王爱臣辱　王辱臣死他復何言紛擾之中莫罄懇切惟高明速圖之

調取吉水縣民兵牌

訪得吉水縣八九等都民人王益題等各戶下人丁、習武尚義、前任知縣周廣曾經起調征進、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茲逆黨倡亂、民遭荼毒、應合調取以赴　國難、爲此訪差致仕縣丞龍光齎牌前徃吉水、着該縣即將各戶義兵照數調集、各備利

器、編成行伍、僉選百長總小甲管領、該縣即查支官錢、給與口糧、暫屯本縣、操演武藝、候本院指日東下、隨軍進勦、照得江西一省人民、久被寧府毒害、侵肌削骨、破家蕩產、寃困已極、控訴無門、今其惡貫滿盈、天假義兵、爲民除暴、尚鬨恐脅之徒、阻避寧府威勢、不敢舉動、不知寧府未叛之前尚爲親王、今逆謀既著、即係反賊、人人得而誅之、復何所憚、爾等義民、正宜感激忠義、振揚威武、爲百姓報仇、泄憤、共立百世之勳、以收勤王之績、毋得稽

言其不得民心以破覲望者之[illegible]

遲觀望、自取軍法重究、差去官員、不許假此擾害安生事端、

親王反賊二語説出昔可畏今不足畏之故如指掌如状昔可畏者名分也非威焰也今不足畏者大曲在彼大直在我也

行豐城縣督造淺船牌

知縣顧佖速差能幹官、前來樟樹、接駕淺船、照依該道估價、於官庫支給各船旗軍收領、就便擇日、遵照本院面授水簾桅等法、興工脩造、務將前船銜結勾連、多用串關扇束縛堅牢、足障水勢、以便

施工、毋爲摧蕩、虛費財力、

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牌

寧府反叛、本院調兵進勦、即日啓行、府縣正官、統兵前進、各城池雖委佐貳防守、但艱危之際、事變不測、必須歷練老成之人、相與維持鎮定、庶幾人心不致驚疑、政務有所倚賴、各該署印官、徑自以禮敦請老成鄉宦、衆所推服者一二員、在城以備緊急、協同行事、該府城池、關係尤重、查得致仕按察使劉遜、素有才望、忠義奮激、就仰該府請至公

館仍仰署印官待以賓師之禮、托以咨決之事。一應軍機事宜、咨禀計議而行、以安人心、以濟大事、仍行本官務以　國家大難爲心、盡心竭力、共圖殄賊、毋以休致自嫌諉、　朝廷報功之典、當不相負、如誤大事、咎亦有歸、

歸吉水民兵則龍光、守吉安城則劉遜。至如招諭思田則參伯鄒絅、約則張繼芳。不問攻守文告。每事皆選定一人、勤心有功、從無僨事。其訣法無他、惟察人心之忠良、其才自爲我用耳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勦賊牌

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本院選調各處兵快、委各該文武官伍文定等統領、分立哨分、授以方畧、令其併力進勦、互相策應、今訪得各官各持己見、自爲異同、累有事機可乘、坐是輒致違錯、本當治以軍法、但以用人之際、姑且容恕、及照逆賊歸援、聲息已逼、慮恐各官仍蹈覆轍、臨期僨事、特此通行申飭、仰本官即便督率原領軍兵、在於見駐劄處所、務要遵依方畧、與各哨領兵官同心而行、誓竭并力、進死之志、毋爲觀望苟生之謀、敢有仍前人懷一心、互生同異、以致悞事、定行罪坐所繇、斷依軍法斬首、的不食言、先具不致異同重甘結狀、并不違依准、隨牌繳來、

先生督責伍公如此、伍公當年犯死定國之勳可勝言哉

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牌

一哨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即統部下兵快向係所屬故云部下不用生兵、欲使兵將相習也、後十一哨俱同四千四百二十名、進攻廣潤門、就畱兵防守本門、直入布政司屯兵、分兵把守王府內門、

二哨贛州府知府邢珣統兵三千一百三十名、進攻順化門、就畱兵防守本門、直入鎮守府屯兵、

三哨袁州府知府徐璉統兵三千五百三十名、進攻惠民門、就畱兵防守本門、直入按察司察院屯兵、

四哨臨江府知府戴德孺統兵三千六百七十五名、進攻永和門、就畱兵防守本門、直入都察院提學分司屯兵、

五哨瑞州府通判胡堯元童琦統兵四千名、進攻章江門、就畱兵防守本門、直入南昌前衛屯兵、

六哨泰和縣知縣李楫統兵一千四百九十二名夾攻廣潤門直入王府西門屯兵守把、七哨新淦縣知縣李美統兵二千名進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王府東門屯兵守把、中軍營贛州衛都指揮余恩統兵四千六百七十名進攻進賢門直入都司屯兵、八哨寧都知縣王天與統兵一千名、夾攻進賢門、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鍾樓下屯兵、九哨吉安府通判談儲統兵一千五百七十六名、

夾攻德勝門直入南昌左衛屯兵、十哨萬安縣知縣王冕統兵一千二百五十七名夾攻進賢門、就守把本門直入陽春書院屯兵、十一哨吉安府推官王暐統兵一千名夾攻順化門直入南新二縣儒學屯兵、十二哨撫州通判鄒琥知縣傅南喬統兵三千名、夾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隨於城外天寧寺屯兵、

承委官員務要竭忠奮勇擒勦叛逆以靖 國難如或退縮觀望違犯節制定以軍法論處軍兵敢有臨陣退縮者就仰本官於軍前斬首示衆、

十二哨通計三萬四千八百五十八人而屯守皆在其中查原集所載臨陣者僅一萬四千餘人按南昌擒宸濠陣亡六十八人耳謝非巧速與

諭江西三司從逆官員牌

寧王逆天作亂殺戮大臣都布按三司官員各悚於暴虐保其妻子以致臨難之際不能自擇或俛首幽囚或甘心降伏春秋之義雖嚴於無將之誅、

而志圖興復者尚不忍於峻絕、探得各官見今在城閉門自訟者有之、臨城巡閘者有之、出入府庫運籌畫策者有之、此皆大義未分孤立無助揆法固不容誅推情實為可假即今本院統兵二十餘萬後先臨城各官果能去逆歸順尚可轉禍為福、兵臨之日仰各開門出首仍一面將本院發去告示給散張掛撫諭良善百姓宗支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毋輕出街市橫遭殺戮該府把守內臣校尉人等亦各諭以大義俾知背逆向順尚可免死、

投甲釋戈蓬頭面縛候本院臨審定奪敢有從惡不悛執迷不悟拒敵官兵者必殺無赦仍具改正緣繇親齎投首以憑施行毋得遲違自取族滅

官責其開城門百姓宗支令其閤家門一開一閉即兵家開閭之災而百姓宗支又令從逆官撫諭之所以重官之責使之效力贖罪蓋此牌專爲官而設也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牌

省城七門內外軍民雜役除身犯黨逆不赦另議外其原被寧府迫脅僞授指揮千百戶校尉護衛及南昌前衛一應從亂雜色人役家屬在省城者

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逃竄有能寄聲父兄子弟改過遷善擒獲首惡詣軍門報捷者一體論功給賞逃回報首者免其本罪仍仰各地方將前項人役一名名赴各該管門官處開報令各親屬一名每五日一次打卯其有收藏軍器許盡數送官各宜悔過毋取流亡

此牌專爲軍民設前牌散其謀此牌渙其力

行江西二司安葬寧府宮眷牌

寧王稱兵犯 闕委僞官將銳等把守省城音信不通本院所行告示負固不納以致討賊安民之義俱未知悉及統兵攻城該府宮眷一聞銃砲震響閉門縊死燒焚宮室雖寧王背逆罪在不赦而 朝廷惇睦之仁何所不至本院已同宗支弁原任布按二司及吉安知府伍文定等親赴該府驗看未開庫藏已封號記各宮眷身屍相應埋葬仰司即便啓知 建安王選委各郡王府老成內使火者三四員會同南昌新建二縣官措置棺木以禮安葬

破城之日人必以宮眷爲賊屬以焚死爲快意先生以禮葬之明 朝廷即同姓之仁而親督相視啓知郡王選委老成內使周詳曲盡一一可爲後世法

咨兩廣總督楊停止調集狼兵

寧府謀反係 國家存亡所關初恐兵力不敷備咨懇選驍勇兼程前來今七月二十日親自統領兵快直抵省城進攻當幸官兵用命奮勇攻破城門各賊遂皆奔潰隨即分兵搜擒外所據原調廣東土漢狼兵未審曾否齊集但今南贛吉安南昌等處沿江人民畏懼狼兵俱各驚惶及又訪得狼

達土兵曾受寧王賊物私許助謀效力今調各兵本以為國除害惟恐反為民害不無悞事咨煩貴院將起調兵快停留本省應用施行

南昌已破不煩復兵受賊私助必是當時風聞之言先生藉此以杜詞止之使彼不得不止也

追勦入湖逆黨牌

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呈稱後港逆犯楊本榮等百十餘人搶船逃入鄱陽湖乞行南昌饒州等府縣及沿湖巡司居民人等截捕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乘機合兵捕勦守巡南昌道即點驍勇

軍快六七百名給一月糧行指揮馮勳等星夜躡賊向往獲功重賞毋致遠竄貽患

賊既入湖良善已分入字即兵機即仁術也人憂其遺我喜其分益未逃以前分別實難不分又不可今既入湖此一心誅賊無復玉石俱焚之慮凡人憂不成功聖賢憂誤殺人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

逆藩黨類多已誅勦脅從之徒多非得已已經給發曉諭許其自首安插訖數內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又該知縣引赴軍門投首當即量行責治仍發本官帶回安撫外今訪得前項漁戶尚有隱匿未報及已報在官而乘勢為非者又有沿江湖港等處漁戶以打魚為緣因而劫殺人財合就通行查處仰抄案回司即選能官會同安義等縣掌印捕盜等官拘集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到官查審戶若干丁若干已報在官若干未報在官若干各駕大小漁船若干原在某處地方打魚生理著定年貌籍貫編成牌甲每十名為一牌內僉衆所畏服一名為小甲地方多寡每五牌或六牌為一甲內僉衆所信服一名為總甲責令管束仍於原駕船梢

粉飾方尺官為開寫姓名年甲籍貫住址及註定打魚所在用鐵打字號火烙印記開造印信手冊在官每月朔望各具結狀自赴縣投遞用憑稽考點閘如有隱匿未報者許投首免罪亦照前行若有已報在官仍前乘[illegible]為非及抗頑不行到官仰照本院欽奉　敕諭隨宜處置事理徑自施行今後但有主戶官民客商人等被害就於本處追究務在得獲明正典刑仍即通行南昌等一十三府一體編立牌甲嚴加禁約造冊繳報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

示一應隨從逆府舍餘軍校人等、論罪俱在必誅、雖經自首、奉有 詔宥、據法亦當遷徙邊遠烟瘴之地、念已誠心悔罪、故務委曲安全、仰各洗心滌慮、本分生理、保守身家、如有投入各王府。及鎮守撫按三司衙門。充作軍牢伴當皂隸防夫等名目。挾持復讐。定行擒拏追坐從逆重刑。知情容留者。論以窩藏逆黨。同甲鄰佑不舉首者連坐。

某縣某坊、第幾甲、釋罪自新一戶、某人、

左鄰某　右鄰某

仰各鄰毋念舊惡、務要與之和睦相處、蚤晚仍須勸化鈐束、毋令投入各府各衙門充役、挾勢害人、定行坐以知情容隱逆黨重罪、

先生本意止畏餘黨投入鎮守太監府耳各王府决不肯留各衙門决不敢留姑統言之竊窺當年情事如此

行江西三司清查被劫府庫

本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盡將江西都布按三司及附郭南昌等府縣庫、盤撿去訖、中間多係各府州縣解到起運等項錢糧未經轉解若不嚴加查考、恐滋侵欺、仰司即弔取原行卷簿到官、責令該庫官、攢并經手人役、從公清查、要見某項原收某府州縣解到某色起運錢糧若干、某項原係貯庫紙米贓罰金銀器物等件各若干、寧王盤撿若干、中間有無官吏庫役人等、乘機侵騙情弊、即令見在若干、通行查明、備造印信手本、火速繳報、以憑查考、

此意重在防奸杜欺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寧府庫藏

寧府庫藏、已經本院督同戴罪三司、并各府官、公同封識完固、合就委官監守、仰司即行南新二縣、定委老成曉事官二員、分領僉定大戶人等、每夜上宿看守東西二庫、仍領兵快把守寧府南東西三門、晝夜巡邏、不許移動一草一瓶、二司掌印并該道分巡官、不時巡視關點、毋得視常虛應故事、

此意重在遠嫌杜讒微獨一身亦以保衆官也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本職將寧王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今准前因爲照逆黨俱已擒獲其餘脅從俱已投首解散宗藩眷屬俱係取到各將軍府内使管件監守保無他嫌今　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及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　欽差提督軍務平賊將軍統領兵官左都督朱　憂國愛民之心素聞遠近況號令嚴明秋毫無犯今來體勘逆賊巢穴果已破平百姓貧困顛連必能大加撫諭安輯本職縱使復回省城安能少效一籌

不過徒返道途有損無益仰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内事理備呈前去請徑查照施行

咨兵部查驗文移

宸濠并各重犯宮眷人等見解廣信地方設若徒返恐致疎虞及違悞本職奏報原擬日期除照舊解赴　闕下獻俘外照得本職謬當軍旅重寄地方安危所關三軍死生攸係一應事機若非奉有御寶敕旨及兵部印信咨文安敢輕易憑信今前項各官文移既非　祖宗舊章就使果皆出於　上意亦須貴部行有知會公文萬一奸人假托各官名目乘間作弊致有不測變亂本職雖死亦何所及緣前項各官文移未委虛的俱合咨報貴部備抄揭帖咨請查驗施行

果皆出於　上意一句見先生何等力量氣魄當年大司馬之早智同心爲不可忘也今安得一晉溪秉樞密乎雖然設有晉溪亦以邊幅不脩斥罷久矣昔也士習清能用人今也士習濁獨操清議得失多寡之數如何

江西公移告諭

告諭軍民體郵北來軍士榜

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視而不能救徒含羞愧言之痛心今京邊官軍驅馳道路萬里遠來無非爲　朝廷之事拋父母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顛頓道路經年不得一顧其家其爲疾苦有不忍言豈其心之樂居於此哉況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氣漸動瘴疫將興久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等居民念自已不得安寧之苦即須念諸官軍久離鄉土拋棄家室之苦務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亮事寧之後凡遭兵困之

何故

真可惜亦可歎

民　朝廷必有優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鬭詞訟俱宜含忍勿輒告擾各安受爾命寧耐爾心本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於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怨

此慰吾民也而感北軍之歸思焉柔北軍之悍氣焉慰之以誠感之柔之亦以誠淡中其情所謂誠也不誠不中

議處官吏廩俸牌

近來州縣衛所倉場等衙門大小官吏以贓問革者相望而目犯接踵究詢其繇皆云家口眾多日

給不足俸貲已薄而近例減削又甚加有上下接應之費出入供送之繁窮窘困迫計出無聊亦有刻勵自守者往往很狽至於任滿職罷不得歸鄉夫貪墨不才法誠難貸而情亦可矜在昔任人既富方穀庶民在官祿足代耕古今之通義也　朝廷賦祿厚薄有等皆使得裕其資養免其內顧然後可望以盡職責以廉恥今定制所限不得擅增至於例所應得又從而裁削之使之俯仰難遂是陷之必貪之地而責以必廉之守中人不能況其下乎非獨人情未堪其於政體亦有所損合查所屬官員自二品至九品并雜職吏胥等俸米除本色外其折色原例每石作銀若干於何年月裁減若干應否復舊或量行加增務要議處停當呈來定奪

前獎一小吏之清白以風之此處眾小吏之廩俸以體之其兼及二品以下大吏則政體宜然爾

此牌應入征勦八寨第五條原集誤編于此

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牌

仰指揮趙璇至副總兵張祐處查審各寨稔惡猺賊曾否勦絕各兵見任何處聞已出屯三里仰就

查點各營土目兵夫凡有疾病老弱者俱命在營將息其精壯驍勇目兵仍仰張祐務要三四日或五六日督命入山巡勦一番出意外之奇示不測之武須各山果無潛遁之奸各巢已無復歸之賊俟軍門牌至方許回兵仍諭土目盧蘇王受等以如此炎毒天氣如此暑雨連綿各兵久在山中辛勤勞苦本院非不惓惓憂念但一則欲為爾等立功一則欲為地方除害心雖不忍久勞爾等而勢有所不能已也務體本院之意再耐旬日之苦以

成百年之功、毋得欲速、一將致貽後悔、事完之日通至賓州本院、親行犒賞、就領牌劄、

用兵難、用兵尤難、其始不在仁恩、則不爲我用、用矣、不俗之以嚴、未能鮮敬矣、不能恩之以仁言則以怨難使、與衆用命、終無將、非其將也、先生撫循愛以恩及其慾財色、而中沮、則嚴誅督之、咸克厥愛也、知其畏懼、覽退言慰之、俾始終心悅焉、所以志勞憲死者、撫恤及所赭薄之功、成撫受之犒行矣於犒二兩、表各以百計、他物稱是、又請於 朝、先期賞設之官、嗚呼、孰謂用兵者、以術不以仁耶。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

聖駕南征、所有供應、已經分派各府州縣、支給在庫官錢、均派經過府縣應用、近訪得官吏不法、或

將官庫錢糧、通同侵欺入己、乘機科派民間出辦、或取金銀器皿銀兩、或要牛馬猪羊等物、輒差多人下鄉、狐假虎威、擾害殆徧、積年刁徒、又從中百般需索、稍有不遂、輒稱毆打抗拒、聳信官府、添人捉拿、加刑重追、若不查禁處置、深爲民患、仰司會同布政司、速行計處、先將各應支銀兩查解應用、若有不足、就將在庫不拘何項銀兩、給支接濟、俱要造冊開報、以憑查考、候事畢之日、或作正支銷、或設法追補、其各府州縣科取民間財物、即行查究、禁華未到官者、毋再追併、已在官者、照數給還、敢有隱瞞纖毫不發、體訪得出、或被人首告、定行拿問贓罪、仍先出示發所屬張掛、務使知悉、

已在官者給還、此方謂之真查禁、後世但停未入官者、殆爲不均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據守禦千戶所旗甲稟、蒙本所差解鎮守江西太監發買葛布銀三封、及本所出備葛布折銀并貢禮銀共三千兩、前赴本鎮、今因途阻、不敢前去、等情、參照該所掌印官、既該鎮守衙門發銀買布、若

勢不容已、只合照價兩平收買、乃敢不動原封、外備辦禮銀饋送、若非設計巧取、必是科尅旗軍、事屬違法、本當拿問、但今江西變亂、姑行從輕、查理仰吉安府即查前項布價并禮銀、務見的確、如稱各軍名下糧銀、就仰會同該所、唱名給散、取領備照、若是各官自行出備、合仰收入官庫、聽候軍餉支用、毋得縱容侵收入己、查報不實、罪有所歸、

鎮守太監、當時之虎狼也、以 孝宗之聖而不能罷、及於正德、表裏相應、幾危宗社、 世宗初、永嘉入輔、片言去之、百年以寧、微永嘉、吾其被髮左衽矣、先生處布價禮銀一節、婉折之如無人、以澤則

永嘉遠而先生近以勢則永嘉易而先生難永嘉將順新德先生追回末造也嗚呼神哉如復見明道先生

批江西布政司追徵錢糧呈

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已極屢經　奏免糧稅日久未奉　明旨近因南科奏停隨復部使催督一以爲蠲免一以爲追徵非惟下民無所遵守亦且官府難於施行今該司議謂兌准起運係京儲額數而王府祿米亦歲用難缺要行所屬先納兌准次及京庫折銀次及南京糸米次及王府祿米

其餘俱候　明降此亦深軫民患欲濟不能委曲調停計出無奈仰司即如所議施行後有　恩旨當亦止免十五年以後錢糧其十四年以前拖欠必須帶徵終有不免莫若速了爲便各府州縣亦宜以此意備曉下民姑忍剜肉之痛以救燃眉之急嗚呼目擊貧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視徵求之急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懷曾無拯援之術傷心慘目汗背赧顏此皆本院之罪將誰歸咎各官務體此意雖在催科恒存撫字仍諭百姓使各知之

再批布政司追徵錢糧呈

江西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已奉　明旨果係小民拖欠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小民莫不鼓舞臣子所當遵行乃今停徵之令甫下而催併之檄復行賑濟之仁未布而箠撻之苦已加法令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下民何所取信夫爲人臣者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雖死亦甘爲之今上使　朝廷失信於民下使百姓歸怨於上

重貧民之困益地方之災縱使錢糧果可立辦忍心害理亦不能爲況旬月之間而欲追併了絕就使神輸鬼運於勢不能徒使斂怨殃民何益於事除本院身爲巡撫不能爲　國爲民自行住俸待罪外仰布政司行各該府縣官以理勸化小民且諭以今日之舉非關　朝廷失信實係京儲缺乏司國計者勢不得已興起其忠君親上之心勉令漸次完納果克濟事兩月之後亦未爲遲各該官員本非其罪不必住俸令照舊盡心職業勿因事

變之難有灰愛民之志後有違慢之戮本院自當其罪仍呈提督漕運各衙門知會

罪已以感民賢者猶能之獨任其罪以勉群有司其意尤弘隱矣其革有司感上之保全而撫字益勤先生不第以一身衛民合大身以衛民者也嘗見人情于尤咎之來据上則歸責於下為下則委於上先生昔尹廬陵抚鎮璫之買葛申文則云如有違謬等罪止坐本職一人不以累其上也及督撫江西批追糧呈云後有違慢之戮本院自當其罪不以累其下也嗚呼非無我能然乎小人無禮不責人君子無徘不責已觀人者觀其規避與擔當之間而學術心事昭然視矣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據申凋弊徵求之苦本院縿當斯任實切憂惻部

堂諸公非無恤民之念但身司國計不得不以空乏為虞在外有司非無國計之憂但目擊民痍不能不以撫恤為重若使平民尚堪朘削一時忍痛並徵以輸國用豈非臣子之心但慮徒爾虐民無濟國事非徒無濟兼恐生虞斟酌調停事在善處仰布政司即加酌議或先徵新糧將舊糧減半帶徵或儘其力量可及分作幾限令民依期逐漸辦納但可通融調攝皆須悉心議處務使窮民不致重傷而國用終亦無損一面備行各該府縣查照

處語制心

施行一面具繇呈來以憑咨　奏

批提學邵銳乞休呈

看得江西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切堅守考槃之操而按察使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緇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求歸者欲潔身高尚挽留者則為國惜賢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但本官宜再酌於去就之間務盡合於天理之至必欲全身遠害則掛冠東門聽行所志若猶眷顧　宗國且可見危受命同舟共艱稍

須弘濟卻遂初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搶攘之日而恬退之節自可求伸於事定之餘與言及此中心愴切

觀臨難苟免之言則緇衣是而考槃非矣可議伍邵之優劣伍高才亦巨識也人臣既入搶攘之會惟以大倫為主難言潔身潔身則須未臨搶攘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知府胡堯元始以忠義與討賊之功繼以剛果著及民之政雖獲上之誠或有未孚而守身之節初無可議據申告病情繇亦是意有所為大抵能絜

矩者必推己及人當大任者在動心忍性毋因一朝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欲抗彌甲理苟不渝雖屈匪辱

先生稱知府者如是則致其求去者有乖恕道多矣以絜矩一語後訓其人

獎勵主簿于旺牌

近來所屬下僚鮮能持廉守法訪得興國縣主簿于旺操持清白處事詳審近委管理抽分纖毫無玷奸弊剗革撫屬小官之內誠不多見相應獎勵以勸其餘仰郎支給商稅銀兩買辦花紅彩段羊

酒各一事并將本院發去官馬一匹帶鞍一付備用鼓樂差官以禮送付本官用見本院獎勵之意

禮以馬爲重

咨六部伸理冀元亨

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孝友孚於鄉里本職往年謫官貴州本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贛延之教子時因宸濠潛謀不軌虐焰日張本職封疆連屬欲爲曲突徙薪之舉則既無其釁將爲發奸摘伏之圖則又無其實偶值宸濠以禮賢爲名因使本生乘機往見冀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沮其邪謀如不可諭亦得審察動靜知其叛逆遲速之機庶可密爲禦備本生既與相見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本職所遣暫雖含忍遣發而毒怒不已陰使惡黨訪緝欲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恪初不之知本職風聞其說當遣密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後宸濠既敗恨本職起兵攻勦雖反噬之心無所不至而天理公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係本職素所愛厚之人輒肆詆誣謂與同

謀將以泄其讐恨且本生既與同謀則宸濠舉叛之日本生何故不與共事却乃反回常德聚徒講學宸濠素所同謀之人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之流宸濠曾不一及而獨口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讐妄指蓋有不待辯說行道之人皆能知者但當事之人不加詳察輒爾聽信遂陷本生一至於此本生篤事師之義懷報　國之忠陷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凶惡潛消奸宄論心原迹尤當顯蒙賞錄乃今身陷俘囚妻子奴虜家業蕩盡宗族遺

殃信奸人之口爲叛賊報讐此本職之所爲痛心刻骨日夜寃憤不能自已者也本職義當與之同死幾欲爲之奏理而本生雖在拘囚傳聞不一或以爲旣釋或以爲候旨兼慮當事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成其罪故復隱忍到今又恐多事紛紜之日萬一玉石不分竟使忠邪倒置徒以沮義士之志快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繼之以死將亦無以贖其痛恨具咨貴部細煩詢訪特賜扶持分辯施行

頒行社學教條

先據嶺北道選送教讀劉伯頌等頗已得人但多係客寓日給爲難今欲望以勸誨亦須量資勤苦已經案仰該道通加禮貌優待給薪米紙筆之資各官仍要不時勉勵令各教讀務遵本院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啓廸爲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劳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而凡教授於茲土者亦永有光矣該縣備寫案驗事理揭置各學發去教條每學教讀給與二張揭置座右每日務要遵照訓誨諸生道府官亦要不時親臨激勵稽考毋得苟應文具遂令日就廢弛

社學訓蒙是教民先務而精選教讀又社學之要務也末後道府不時親臨一節全在簡省騶從不然滋爲民擾大抵先生治法有三日保甲日鄉約日社學而用兵不與焉書院講學不與焉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

南昌湖西湖東各道地方兵荒之餘民窮財盡盜

賊蠭起劫庫掠鄉無月無警府縣各官事無綱紀申請旁午文移日繁政務日廢仰各分巡官不時往來該道臨督所屬設法調度務以息訟弭盜康寧小民毋俾一身之勞終歲逸居省城坐視民患

文移日繁政務日廢道盡末世光景分巡官不時往來所屬恐亦須先生臨之于上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近來各處設縣皆因窮山絕谷盜賊盤據人跡罕通聲教不及不得已而爲之若腹裡平衍四通五達之區止宜減并不貴增添蓋增一縣即增一縣

之事官吏供給學校倉庫囹獄差徭一應煩費未易悉舉且又有彼此推避之奸互相牽制之患計其爲利不償所害古人謂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凡今作事貴在謀始各官再從長計議設縣之外果無別策可以致理具議呈奪

批清理永新縣田糧呈

據呈江西田糧之弊極於永新已非一日今欲清理丈量實亦救時切務但恐奉行不至反滋弊端依議定委各官會同該縣知縣翁璣設法丈量該

道仍要再加區畫曲盡物情務令各官正己格物殫慮除奸必能一勞永逸方可發謀舉事如其虛文塞責則莫若熟思審處以俟能者事完之日悉照所議造冊永永遵守

丈量清弊丈量亦滋弊今時田糧影借動云丈量盍亦熟思審處

告諭安仁等縣頑民榜

告諭安仁餘干東鄉縣父老子弟自本院始至江西即聞三縣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本院方事勦平閩廣湖郴諸蠻寇且所治止於南贛政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　朝廷復有兼撫是方之　命今備詢得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滋重已在必誅無赦夫　朝廷威令雷厲風行於九夷八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欲即發兵勦捕顧其間尚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且前此有司所以處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干里分本少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啓爾民規避之端其失一矣既而兩邑之民徭賦不平爭訟競起其時若論改復舊亦有何說顧又

使其近東鄉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益爾民紛爭之誘其失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既成尚當體悉爾等中間或有難忍之怨屈抑不平之情亦須爲之申理或懲或戒使兩得其平若終難化諭者即宜斷然正以國法顧乃俾於身任其勞一切姑息欲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逃逋債遂從而貸其逋債於彼則務隱忍之政而聽其外附於此又信一偏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履倒置長奸縱惡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之必死

之地其失三矣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臨之前自撫臨以來未有一言開諭爾等況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梗化未曾編査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創自新之願亦未可知若遽行擒勦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之惡受此亦不爲過然於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近撫州同知陸俸來稟爾等尚有可憫之情各懷求生之願特委本官親齎本院告諭從諭爾等因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編排曉諭使各民互相

勸戒糾察痛懲已往之惡共爲維新之民爾等父老子弟其間知識明達者素亦深思熟慮之世豈有不納糧不當差與官府相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誅戮者乎世豈有結怨構仇劫衆拒捕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有子弟奴僕與爾抗拒背逆若此爾等當何以處之夫寧王宸濠挾奸雄之資藉　宗室之勢謀爲不軌積十餘年誘聚海內巨寇猾賊動以萬計畜其財於甲兵之強自以爲無敵於天下矣一旦稱亂舉事

本院奉　朝廷威令與一旅之師不旬日而破滅之如虜疋雛爾輩縱頑梗兇悍自視孰與宸濠吾若聲汝之罪不過令一偏裨領衆數百立虀粉爾輩如机上肉耳顧念爾等皆吾赤子其始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爭忿日迷日陷遂至於此夫父母之於子豈有必欲殺之心惟其悖逆亂常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而後置之法苟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未嘗不欲生全之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蠲爾債負除爾罪名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

終非所以生汝吾今則不然不免爾租賦不蠲爾債負不除爾罪名能聽吾言改惡從善惟免爾一死限一月之內釋怨解仇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直有罪者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汝輩自爲之吾心旣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後無悔

前官縱之而愈傲先生僅免其死而衆心革英謀勳伐爲標至誠善言爲根

批江西都司掌管印信申

三司推舉該衛所掌印僉書等官頗已得宜當該

衛攻革之初各官務在圖新更始端本澄源共推同心同德之美以立可久可大之規不獨顯功業於當時必欲垂模範於來裔上不負　廟堂之特選下可副諸司之舉任其或庸碌浮沉甚至欺公剝下坐徒敗其身名亦難免於刑憲其餘空閒各官觀其才識皆可器使但以缺少人多未及盡用各官惟務持身勵志藏器待時但恐見用而無才勿慮有才而未用若果囊中之錐無不脫穎而出毋謂上人不知輒自頹靡是乃自棄非人棄汝矣

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王導行酒舉座盡歡先生批掌印而廣慰餘官足使人人自勵此居位者隨地育才之法豈必朝廷

諭都指揮馮勳等振旅還師牌

據知縣熊价所稟已知安義叛賊略平所漏無幾俟餘黨一盡各官即可振旅而還在途務要肅整行伍申嚴紀律禁緝軍兵不得犯人一艸一木令差叅隨官齋執各官原領令旗令牌監軍而回有違令侵擾於人者即行斬首示眾其奮命當先被殺被傷義勇之士及獲功人役各官務要從公從實開報以憑優恤不得互分彼此輒有偏私輕重但能推功讓美者勤勞雖微亦在褒賞若有爭功專利者功蹟雖茂亦從擯抑其奉新兵快從征多犯禁令今既效有勤勞尤宜保全始終毋蹈前非自取軍法重罪知縣熊价不必解賊且可在縣撫安被擾軍民令各安居樂業申嚴十家牌諭互相保障仍量留九姓義勇分班守縣候事體定帖以漸散回

賑恤南昌等府水災牌

據申非常水災實可傷憫但計府縣所積無多實難溥賑其地方被水既廣而民困朝不謀夕若候查實報名造冊給散未免曠日遲久反生冒濫合令各官裝載穀米分投鄉村量行賑給南昌水災尤劇但居民稠雜素多頑梗若賑給之時非守巡臨督於上或致騰踴紛爭仰守巡即便分督該府縣官於預備倉內米穀用船裝運親至被水鄉村不必揚言賑饑專以踏勘水災為事其間驗有貧難下戶就便量給升斗暫救目前之急給過人戶

畧記姓名數目完報查考不必造册擾害所至之地就督各官申嚴十家牌諭通加撫慰開導令各相安相恤務施實惠不得虛文搪塞徒費錢糧無救民患

賊時不得查名足以應急賊後不必造册足以省事惟賑濟不揚言賑饑所以防民之飾偽也然必官先至而米船後繼乃爲得之

兩廣公移告諭

行廣西領兵官勦撫事宜牌

各兵已入濮地利在速戰若曠日持久未免師老

氣衰且臨敵易將進退之間呼吸成敗是以本院沿途且行且訪而傳聞不一未有的報仰統兵叅政等各官公同計議若已在進兵之際則宜遵舊任軍門約束齊心并力務在了事方許旋回軍門叅謁若猶在遲疑觀望之地而王受盧蘇等尚有可生之道 朝廷亦豈以必殺爲心則宜旋軍左次開其自新之路聽候本院督臨審處務在進退合宜

王意雖定於撫恐前任軍門已奮勇立功則不欲沮其事故開陳兩端

諭安遠縣舊從征義官葉芳等牌

往年本爵提督南贛軍務因盜賊未平身親軍旅四出勦除爾葉芳等乃能領兵來隨帳下奮勇殺賊效勞爲多後遭寧藩之變爾又堅辭賊賄一聞本爵起調牌到即統領曾德禮等及部下兵衆晝夜前來遠赴 國難忠義可嘉備歷辛苦立有戰功賞未酬勞予心歉歉嘗欲表奏爾一官以勵忠勤隨因本爵守制還家未及舉行今茲奉 命總制四省軍務復臨是境看得舊時從征軍士多被

忌功之徒百般屈抑心殊不平念爾舊勞未酬合就先行獎勵特差典史張縉將帶花紅羊酒親至爾家用旌爾功爾其益謹禮法以緝下人益殫忠勤以報 上德省諭部下之人務要各安生理各守家業開爾所居之地傍近各寨新民雖云向化其間尚多與爾爲讐爾宜高爾牆垣嚴爾警備以戒不虞爾等背與杜栢孫洪舜等不和各宜消釋講信脩睦安集地方吾所以惓惓誨諭實念爾等辛勤從我日久吾視爾等不啻如父子雖欲已於

言情有所不容已也吾今以軍機重務前赴兩廣不得久留贛城爾等但體吾教戒之意各安室家不必遠來候見徒勞無益其曾德禮等俱各諭以此意

意如父子故言如父子

行兩廣都布按三司選用武職官員

兩廣地方廣濶武職員多當爵鎮臨之初賢否一時未能備知擬合通行詢訪仰各司嚴加諮察不拘已用未用曾否減革武職但有謀勇素著雄才

大畧堪任將領者從公舉保以憑　奏用不許徇情濫舉贓犯人員自貽玷累都司仍轉行總兵等官一體遵照

只是擬來人才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

財匱於兵冗力分於備多此是近日大弊所呈打手且不必添募仰將該道屯哨分布打手通行查出大約共有原數若干再加精選去其劣弱大約共得驍勇若干及查某處屯堡可裁某處關隘可革大約共用打手若干某哨堪備操演分聚開闢若何而力不分若何而財不費若何而免於屯兵坐食若何而可以運謀出奇會同分守道通融斟酌務求簡易可久之道

打手只言揀汰屯堡關隘只言裁革正言若反世人兵只言增調保隘只言增設反言若正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據所議既得其要畧但屯兵固不可分而合兵又不宜頓必須時將屯聚之兵督率於賊盜出沒要害從來巡視操演因而或脩復營堡或開通道路

或戒飭反側猺寨或撫安凋弊民村巡行慣熟遠近不疑擇其長惡不悛者間行戮勦懲一戒百如農夫植禾必逐漸而耕耨如園丁去艸必以次而芟除庶屯聚之兵無坐食之患而有日新之功矣

凡屯兵不可使閒得此可推其意若以坐守爲守不惟虛耗錢糧且漸驕而不可用

犒送湖兵牌

先該奏調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官目兵聽用今田州各夷自縛歸降地方平靖爲照宣慰彭明輔彭九霄雖未及衝冒矢石然間關山海勞苦備嘗

且其勤事之忠赴義之勇不戰而勝全師以歸勝然之功亦不可掩所據宴勞之禮相應照舊舉行其沿途該用廪給口糧亦合計算總支庶免阻滯及省偏州下邑之擾仰行南寧府於賞功銀內照依開數支出齎送各宜慰并給賞各舍目收領以慰其勞仍將永保二司官舍頭目合用廪給口糧查取見在確數各若干亦行南寧府查自本府起至梧州府止計算幾縣每驛扣算該銀若干就於軍餉銀內支給又自梧州起至桂林府止又自桂

林府起至全州止俱照前計算縣驛若干各就該府支銀應付其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再不許別項科派於民仍通行經過各府各查照單內預行整辦犒勞下程聽候各官舍目到彼分送給賞

無功送還尚一一體悉優給況調來之時乎處之當則土目之兵亦馴處之不當則中國之兵立召其亂然一言以蔽之道途兵變大抵爲食不應口糧若近日調兵做此總算總支之法再與沿途設處酒麵口食使隨到隨飽安有道路數數之驚乎

賑給思田二府牌

近因思田二府擾亂前總鎮等官奏調三省漢土軍兵前來南寧府屯住大小軍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而湖兵安歇之家騷擾尤甚今雖地方平靖湖兵已回然瘡痍未起困苦未蘇況自三月以來天道亢旱種未入土民多缺食已行同知史立誠查報停歇湖兵之家相應量行賑給仰南寧府專委史同知即將十名以上七十一家各給米二石鹽貟二十觔五名以上三百五十六家各給米一石三斗鹹貟十三觔五名以下四百五十四家各給米一石鹽貟十觔就於該府軍餉米貟內支給

其餘大小軍民之家諭以本院心雖無窮而錢糧有限各宜安心生理勤儉立家毋縱驕奢毋習游惰比之豐亨豫大之日雖不足而方之兵戈擾攘之時則有餘矣

賞微亦感不賞亦感如是乃爲能用賞使賞者悅而無賞者嗟賞可徧及耶

犒獎儒士岑伯高

思田之亂洶洶兩年本院前來勘處仰賴　皇仁宣布　威德旬月之間諸夷向化然而奔走效勞之士其間乃有深謀秘計潛開默導以會合事機

者其功隱而難見此惟主將知之功成行賞是所謂首功也儒士岑伯高積學待時安貧養母一毫無所苟取人皆服其廉一言不肯輕發人皆服其信遠近士夫及各處土官土夷莫不聞風向慕本院撫臨之初即用此生使之深入諸夷仰布　朝廷之德下宣本院之誠是以孚信之速至於如此當時平復奏內即欲具列其功而事變方息深謀秘計未欲張布於諸夷且本生志在科第發身不肯異途苟進堅辭力請本院不欲重違雅志今思

田既已大定凡有微勞莫不開列而本生之功泯然其於報功勵忠之典未稱仰於軍餉銀內動支一百兩及置買彩幣羊酒禮送本生以見本院慰賞犒勞之意仍仰遵　敕諭便宜事理給與軍功冠帶優免雜泛差徭既以遂其養母之情且以遂其高尚之節是後本生志求科第其冠帶自不相妨

泌人肝心一伯高賞雖後時而感益深衆伯高願效死力者又當幾何人

委土目蔡德政統率各土目牌

前項城頭兵權等項雖經行令各目暫行管理但在流官知府處必須通曉事體土目一人專一在府聽候傳布政令通達土情不然未免上下之情亦有扞格查得土目蔡德政平日頗能通曉事情仰令統率各土目供應人役在府聽候答應凡遇差遣及催督公事就便遵照傳布督催各土目人等或有未便情弊亦與申達本府務通上下之情以成一府之治就將七處一城頭撥與本目永遠食用流傳子孫本目務要奉公守法盡心答應其

或違犯節制輕則該府官量行究治重則具申三府軍門治以軍法

夷狄以不治治之是因其俗然夷狄亦有以治治之者須就用其人以一土目率各土目各土目有罪官府只責一土目而足矣否者衆土目可勝按乎

批右江道調和寨目呈

據呈湖潤寨目兵徑赴鎮安取調准議備出印信給帖與該府該司各永執照以杜後爭湖潤既自知原屬鎮安從此必益供事大之職鎮安欲自求仍統湖潤從此必益施字小之仁須要誠心協和

庶可永絕禍患若徒迫脇矯誣於一時終必反覆
變亂於日後此乃自取滅亡後悔何及

批蒼梧道脩理梧州府城呈

據呈梧州府城垣脩復串樓等項合用木石磚瓦
於府庫抽收竹木銀兩動支看得城上串樓雖有
風雨崩塌之備亦有兵火焚毀之防得失相半誠
有如該道所慮者今議脩復雖亦舊貫之仍若損
多益少終爲浪費該道再行計處或將見在串樓
間節拆卸每隔二三十丈則存留三四間或四五

間以居防守之兵夫而拓其空地以絕延燒之患
且以便人馬往來之奔突旗鼓刀鎗之運用以其
拆卸之材料脩補焚燒之空缺當綽然有餘而更
樓火舖之類亦可藉此以脩理矣但地利土宜隨
處各異未可以本院一時之見懸斷遙度仰該道
廣詢博訪如果有益無損即查本院所議斟酌施
行若得失相半往如該道所呈一面動支銀兩脩
理一面會同各官再加量度計議呈報

視國如家可省則
省而其事益善

批左江道查給狼田呈

據僉事吳天挺呈勦平牛腸等賊所有賊田合行
清查免致紛爭宜選委府衛賢能官親查酌量應
給還狼民者明立界至給還原主耕種係賊開墾
者丈量頃畝均給各里十名招狼佃種俱候成業
一年方行起科納糧免差本院之意正欲如此區
處據呈足見該道各官用心之勤悉依所議就委
該府衛賢能官各一員親臨踏勘清查明白酌量
給派招佃

批遣還夷人歸國申

據呈番人柰邦等合行瓊州府查支官銀買辦船
隻量給米飯送回該國若有便船搭附隨宜其原
搜獲葫蘆五個給還收領鎗銃等物入官以防在
海劫奪之患看得各夷既審進貢是實又無別
項詐偽相應聽還本國郤淹留日久致令死亡數
多而郡縣徒增供饋之擾處置失宜貽累不少仰
該道即如所議趁此北風未盡上緊送發回國若
再會議往復則愈加遲悞備行合干衙門知會

先生于緊急事每每立斷不令從覆人言朝廷
任之者重故得自餘也今制府權豈不重耶所任
何事先生之任直是心乎爲國見像始終故能不
借人言耳

批裁革文移呈

據呈今後但有牌案行屬者止於備仰語後令奉
行官吏具遵行過緣繇回報看得近來官府文移
日煩如造冊依准等項果係徒勞徒費虛文無補
本院欲革此弊久矣據呈前因可謂先得我心之
同然自今事關本院除例該奏報及倉庫錢糧金
帛贓罰紙價預備稻穀等項仍於每歲終開項共

造手冊一本送院查考外其餘一應不大緊要文
冊及依准等項通行裁革務從簡實以省勞費凡
我有官皆要誠心實意一洗從前靡文粉飾之陋
爲德爲民共圖正大光明之業

此事尤今日之要藥

批留朝覲官呈

據呈憫念兵荒欲留府縣正官足見留心地方但
今歲應　朝事體頗重　朝廷厲精圖治必有維
新之政各該正官正宜一行以快觀感似難通行
奏留仰各照例依期起程況該道守巡既肯憂勞
盡心若此各府州縣雖無正官其各佐貳亦必警
戒脩省何堪驅策其間果有闒冗不才者該道即
行別委相應官員署管仰即查照通行毋再凝滯

近來紛紀撫方行事周正官免朝覲皆是徇其弊

批揭陽縣主簿季本鄉約呈

據呈足見愛人之誠心親民之實學不卑小官克
勤細務使爲有司者皆能如是下民焉有不被其
澤風俗焉有不歸於厚者乎但本官見留軍門聽

用該縣若無委官相繼督理未免一暴十寒況本
院近行十家牌諭雖經各府縣編報及詢其實類
是虛文搪塞且編寫人丁惟在查考善惡乃聞加
以義勇之名未免生事擾衆已失息盜安民之意
訪得潮州府通判張繼芳持身端確行事詳審仰
該府將發去牌式再行曉諭所屬就委張繼芳徧
歷屬縣督令縣官勤加操演務不失本院立法初
意仍先將牌諭所開事理再四細繹必須明白透
徹真如出自己心庶幾運用皆有脈絡而施爲得

其條理該縣鄉約仰委縣丞曹森管理毋令廢墮

行法不得本意惟救之以用人治人可以救治法之窮也以法救法則愈繁

批立社學師耆老名呈

據思明府申稱要令土人譚勛蘇彪加以社學師名號鄉老黃永堅加以耆老名號看得教民成俗莫先於學然須誠愛惻怛實有視民如子之心乃能涵育薰陶委曲開導使之感發興起不然則是未信而勞其民反以爲厲已矣據本官所申是亦良法但須行以實心節用愛民施爲有漸不致徒

飾一時之名務垂百年之澤

先生之治大約兵以定之撫綏生理以富之興學教以化之雖于蠻夷亦然使相天下規模可知也

行領兵官勦牛腸六寺諸賊牌 以下征勦八寨

仰某官督宜慰彭明輔統兵進勦牛腸諸賊彭九霄統兵進勦六寺磨刀等寨諸賊于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易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繇從復面同各鄉道人等逐一備細講究務要彼此通曉若出一人然後尅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仍禁約軍士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艸一木本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用務竭心力大展才猷以祛患安民一應機宜牌內該載不盡者聽同各官計議從便施行呈報

講究通曉一段是用兵大機括

行南部二府招集民兵牌

仰府及所屬各縣不拘機兵打手各色人內訪求武藝驍勇膽力超羣之士以一當百者每府三名或四名每縣二名或三名無者於別縣通融取補務要年齒少壯三十歲以下者每月給與工食八錢就於機快工食內項貼仍與辦衣裝器械各名備開年貌親族鄰里限一月之內送赴軍門應用

調發歸順州土官岑猷牌

仰官男岑猷挑選部下慣戰精兵二千名各備鋒

利器械親自統領前赴軍門面授約束所帶兵夫但在精勇不許徒多所以不差旗牌官員正恐張揚事勢騷擾地方故今止差參隨百戶密切督調前月官男赴軍門叅見已曾當面分付牌至限三日內起程星夜前來毋得循常遲慢違悞刻期定行究治決不虛言

行委官林應驄督諭土司牌

盧蘇王受等所領目兵皆驍勇慣戰今又各為身家之計自願立功贖罪既已攻破賊巢分屯其地

則其搜捕潰散之賊當如探囊取物數日可盡今餘半月未見成功此必軍中收有賊巢婦女等項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割舍脫離奮勇殺賊遂致兵氣日衰軍威不振若諸賊聞此消息乘此懈怠掩襲不備我軍必致撓敗則是各目此舉本欲立功而反敗事本欲贖罪而反增罪非惟不能報　朝廷之德抑且損軍門之威正名定罪後悔何及仰原任戶部郎中今降徐聞縣縣丞林應驄齎執令旗令牌會同總兵監軍及田州府官身督盧蘇等閱視各營但有收得賊巢婦女財物者通行搜出各開紀名數別立老營一所選委老成頭目另撥謹實小心兵夫晝夜管守將各營原犯罪人等姑且免其罰治責令即出搜山果能多有擒斬旬日之內功成班師仍將前項婦女財物照名給還亦不追究前罪若有仍前不肯效力者仰即斬首示衆斷毋容忍致敗大事蓋前日之招撫專以惻怛為念者乃本院憫兩府之民無罪而就死地父毋愛子之心惟恐一民不遂其生也今日用兵有

功必賞有罪必戮者乃本院欲安兩府之民使之立功贖罪因以除地方之患帥師行軍之道不如此不足以取勝而成功也差去官務要星火催督毋事姑息若旬日之後再無成功本院親臨分地定先將監軍督軍等官明正軍法其推奸避事不肯奮勇殺賊頭目通行斬首決不虛言

功成之日許給還婦女財物此寬蠻夷之權法也蓋用蠻攻蠻婦女亦蠻之婦女財賄亦蠻之財賄姑計其成功而不責以禮義若中國之兵方進勦時私收財色戀不肯前必殺無赦寧得以此為例

行張祐搜勦渌茅餘巢牌

暗伏先着

淥茅等村皆係陽招陰叛與八寨諸賊裏應外合積年流毒地方其罪尤甚於八寨若不勦滅終遺禍根副總兵張祐即密召盧蘇王受等令各挑選精兵一千或一千五百以搜巡八寨為名當日乘夜速發分道夾勦各賊村分務要殲除黨與蕩平巢穴若各賊奔竄大名淥山各兵就可留屯其地食其禾米六畜分兵搜賊同徃追捕本院先曾發武緣鄉兵分搜大名諸山遥計此時各賊正回山下各村躲住及今徃勦正合事機各目務要潛機

速發不得遲留隔宿透漏消息徒勞無功發兵進勦之後一面差人飛報

犒勞思田從征土目牌

思田二府頭目盧蘇王受等率領部下自備衣糧征勦八寨猺賊渠魁殄滅羣黨剷平今地方寧靖旋師　奏凱實錄各目不避炎蒸奮勇效勞念進兵以來妨廢一年耕種況今青黃不接之時部下兵夫家屬未免缺乏相應量為賑給以慰人心仰同知桂鏊即會同南寧府掌印官將軍餉糧米負

曲盡利便

兵只怕久

犒送雖美猶拂之之也

鹽內照依開數支給各頭目收領但思田南寧道里隔遠糧米搬運不便就於武緣縣見貯軍餉米內支給與各領用以見本院體恤之心仍開給過數目繳查

行賞如此乃能使實惠沾人道遠費多則上雖費而下不受果愛國家自恤下人無爽夏一也

批綏柔府江諸處流賊呈

用兵之法伐謀為先處夷之道攻心為上各猺征勦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為可久之計則亦未矣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為用一也

供饋稍不滿意求索將無底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釁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衛民反為民增一苦欲借此防賊反為吾招一寇前歲湖兵之調既已大拂其情今復留之可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今稔惡各猺舉兵征勦刑既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即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為善者益知所勸

不肯與之連比則惡黨自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各賊或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行而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撫戎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為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

若是其相違乎亦繇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凡所施為不本於精神心術而惟事補輳支吾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合就通行計處仰行各府縣掌印官公同指揮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恩德諭以朝廷誅剿各賊者為其稔惡不悛若爾等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一艸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為彼所扇惑從而為之推選衆所信

服立為酋長以聯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敎來調習使之日益親附又諭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已至於再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必使滅絕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勦除爾等但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今日來投即待以良善開其自新之路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諭之我官府亦無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量給鹽米為之經紀生業亦就為之選立酋長

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兵甲者也至於本院近行十家牌諭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有司槩以虛文抵塞雖已造冊繳報尚不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何方該道仍用心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闗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

行之彌廣而功彌大視前項區處摘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永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惟該府議欲散撤顧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就近防守一節區畫甚當然以三千之衆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月更一次若有鳴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爲守土安民之本而以武靖

起調之兵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合就准行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該州上目人等遵行今後免其秋調哨守等役專在潯州聽調凡遇緊急調取即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本院疎才多病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爲建立久安長治一念眞切自不能已不覺言之叨叨各官毋厭其多言而必務爲細繹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

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推而行之

若保甲若行兵若講學靡不統括

陽明先生要書卷五下終

陽明先生要書卷六目錄

策三道

國朝禮樂　佛老　伊顏

序十八篇

策三道

陳龍正纂

問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功大者樂備治徧者禮具而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也自漢而下禮樂日衰不能祖述憲章以復三代之舊制不過苟且因循承近世之陋習而已惟我　太祖　太宗以聖人在天子之位制作之隆卓然千古誠有不相沿襲者獨其廣大淵微非世儒所能測如今　九廟

而同堂其有倣於古乎一郊社而並祭其有見於經乎聲容之爲備而郊祭之舞去干戚以爲容雅頌之爲美而燕享之樂屬教坊以司頌是皆三代所未聞而創爲之者其間固宜考諸三王而不謬而非聖人其孰能知之夫魯吾夫子之鄉而先王之禮樂在焉夫子之言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斯固魯人之所世守也諸士子必能明言之

聖人之制禮樂非直爲觀美而已也固將以移風易俗也夫禮樂之說亦多端矣而其大意不過因人情以爲之節文是以禮樂之制雖有古今之異而禮樂之情則無古今之殊傳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所謂禮樂之情者何也豈徒在於鍾鼓干戚簠簋制度之器而已邪豈徒在於屈伸綴兆升降周旋之文而已邪後世言禮樂者不本其情而致詳於形器之末是以論明堂則惑於呂氏考工之說議郊廟則局於鄭氏王肅之學鍾呂紛爭於秬黍而尺度牽泥於周天紛紛

藉藉卒無一定之見而禮樂亦愈以廢墜是豈知禮樂之大端不過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乎傳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即夫人心之安焉作樂於此而使聞之者欣欣然有喜色焉則雖義起之禮世俗之樂何異於古使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大拂乎人之情作樂於此而聞之者疾首蹙頞而相告也則雖折旋周禮戛擊咸韶亦何補於治乎即是說而

充之則執事之所以下詢者雖　九廟異制可也合而同堂亦可也郊社異地可也一而竝祭亦可也聲容之備固善矣而苟有未備焉似亦無傷也雅頌之純固美矣而苟有未純焉或亦無患也嗚呼此我　太祖　太宗所以爲作者之聖而有以深識夫禮樂之情者歟雖然先王之制亦不可以不講也祭法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益以文武世室而爲九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各擅一廟之尊而昭穆不紊焉則周制也

郊社之禮天尊而地卑郊以大報天而社以神地道故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其不竝祭久矣祭天之用樂則呂氏月令以仲夏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鐘磬柷敔而用盛樂以大雩帝則祭天之樂有干戚戈羽矣子夏告魏文侯以古樂以爲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而所謂及優侏儒者謂之新樂夫　國家郊廟之禮雖以義起固不害其爲協諸義而協矣豈若協於義而合於古之爲尤善乎祀享之樂雖不效古固不害其爲因人情而爲之飾矣豈若因人情而又合於古之尤善乎昔者成周之禮樂至周公而始備其於文武之制過者損之不及者益焉而後合於大中至正所以爲善繼善述而以達孝稱也儒生稽古之談固未免於拘滯所恃有善繼善述之　聖天子在上也

問佛老爲天下害已非一日天下之訟言攻之

者亦非一人矣而卒不能去豈其道之不可去邪抑去之而不得其道邪將遂不去其亦不足以爲天下之患邪夫今之所謂佛老者鄙穢淺劣其妄初非難見而程子乃云比之楊墨尤爲近理豈其始固自有說而今之所習者又其糟粕之餘歟佛氏之傳經傳無所考至於老子則孔氏之所從問禮者也孔子與之同時未嘗一言攻其非而後世乃排之不置又何歟夫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誠

說出消息

至言軒千古之秘

非道矣比之後世貪冒無恥放於利而行者不有間乎而孟子以爲無父無君至比於禽獸然則韓愈以爲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者其將何所比乎抑不知今之時而有兼愛爲我者焉其亦在所闢乎在所取乎今之時不見有所謂楊墨者則其患止於佛老矣不知佛老之外尚有可患者乎其無可患者乎夫言其是而不知其所以是議其非而不識其所以非同然一辭而以和于人者吾甚恥之故願諸子深辯之也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二焉者道之不明也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嗚呼道一也而人有知愚賢不肖之異焉此所以有過與不及之弊而異端之所從起歟然則天下之攻異端者亦先明夫子之道而已耳夫子之道明彼將不攻而自破不然我以彼爲異端而彼亦將以我爲異端譬如穴中之鬬鼠是非孰

老子非無意於天下

從而辯之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於存養慎獨之微而終之以化育參贊之大行之於日用常行之間而達之於國家天下之遠人不得焉不可以爲人而物不得焉不可以爲物猶之水火菽帛不可一日缺焉者也然而異端者乃至與之抗立而爲三則亦道之不明者之罪矣道苟不明苟不過焉卽不及焉過與不及皆不得夫中道者也則亦異端而已矣而何以攻彼爲哉今夫二氏之說其始亦非欲以亂天下也而卒以亂天下則爲之徒者

之罪也夫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於二氏之惑則亦爲之徒者之罪也何以言之佛氏吾不得而知矣至於老子則以知禮聞而吾夫子所嘗問禮其爲人豈庸下者其脩身養性求合於道亦豈甚乖於夫子乎獨其專於爲已而無意於天下國家然後與吾夫子之格致誠正而達之於修齊治平者不同耳其心以爲吾仁矣天下之不仁吾不知可也吾義矣天下之不義吾不知可也居其實而去其名斂其器而不示之用置其心

於都無較計之地而亦不以天下之較計動於其心此其爲念固非有害于天下者而亦豈知其弊之一至此乎今夫夫子之道過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行之萬世而無弊矣然而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子弓之後有荀況荀況之後爲李斯則亦豈吾夫子之道使然哉故夫善學之則雖老氏之說無益於天下而亦可以無害于天下不善學之則雖吾夫子之道而亦不能以無弊也今天下之患則莫大於貪鄙以爲

同冒進而無恥貪鄙爲同者曰吾夫子固無可無不可也冒進無恥者曰吾夫子固汲汲於行道也嗟乎吾以吾夫子之道以爲姦則彼亦以其師之說而爲姦奚爲其不可哉今之二氏之徒苦空其行而虛幻其說者既已不得其原矣然彼以其苦空而吾以其貪鄙彼以其虛幻而吾以其冒進如是而攻焉何以服其心乎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今不皇皇焉自攻其弊以求明吾夫子之道而徒以攻二氏爲心亦見其不知本也執事以攻二氏爲問而生切切于自攻者夫豈不喻執事之旨哉春秋之道執已嚴而待人恕吾夫子之訓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夫二氏與楊墨之非則孟子闢之於前韓歐諸子闢之於後而豈復俟於言乎哉執事以爲夫子未嘗攻老氏則夫子蓋嘗攻之矣曰鄉愿德之賊也蓋鄉愿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即老氏之所謂和其光同其塵者也和光同塵之說蓋老氏之徒爲之者而老氏亦有以啟之故吾夫子之攻鄉愿非攻老氏也攻

鄉愿之學老氏而又失之也後世談老氏者出於鄉愿故曰夫子蓋嘗攻之也

問古人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諸君皆志伊學顏者請遂以二子之事質之

夫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固將終身爾矣湯之聘幣三往而始幡然以起後世猶以爲割烹要湯斯則孟子已有明辯至于桀固未嘗聘尹也而自往就之至再至五昔人謂其急于生人而欲速其功也果爾其

不類於以割烹要之歟顏淵之學於孔子也其詳且要無過四勿之訓茲四言者今之初學之士皆自以爲能知而孔門之徒以千數其最下者宜猶愈於今之人也何獨顏子而後可語此乎至於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尤孔子之所深嘉屢歎而昔之人乃或以爲哲人之細事將無類於今之初學自謂能知四勿之訓者乎夫尹也以湯之聖則三聘而始往以桀之虐則五就而不辭顏子四勿孔門之

徒所未聞而今之初學自以爲能識簞瓢之樂孔子以爲難而昔人以爲易也豈無其說乎不然則伊尹之志荒而顏子之學淺矣

求古人之志者必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辨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此伊尹之志顏子之學所以未易于窺測也嘗觀伊尹樂堯舜之道固將終其身于畎畝雖祿之以天下有弗顧者其後感成湯三聘之勤而始幡然以起誠不易矣而戰國之士猶以爲割烹要湯向非孟氏之辯則千載之下孰從而知其說之妄乎至於五就桀之說則尙有可疑者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夫尹以庶人而往役于桀可也以行道而往就于桀不可也尹于成湯之聖猶必待其三聘以爲身不可辱而道不可枉也使不俟桀之聘而自往則其辱身枉道也甚矣何以爲伊尹乎使尹之心以爲湯雖聖臣也桀雖虐君也而就之則旣以爲君矣又可從而伐之乎桀之暴虐天下無不知者彼置成湯之聖而弗

用尙何有于伊尹使尹不知而就之是不知也知而就之是不明也就之而復伐之是不忠也三者無一可而謂伊尹爲之乎柳宗元以爲伊尹之五就桀是大人之欲速其功且曰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大于五就桀蘇子瞻譏之以爲宗元欲以此自解其從叔文之非可謂得其心矣然五就之說孟子亦嘗言之而說者以爲尹之就桀湯進之也則尹惟知以湯之心爲心而已是在聖人固必自有以處此而愚以爲雖誠有

之亦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耳不然吾未見其不爲反覆悖亂之歸也至于顏子四勿之訓此蓋聖賢心學之大有未易言者彼其自謂能知則譬之越南冀北孰不知越之爲南而冀之爲北至其道理之曲折險易自非所嘗經歷莫從而識之也今以四勿詢人未見其有不知者及究其所謂非禮則又莫不啞然而無以答也天下之事固有似禮而非禮者矣亦有似非禮而實爲禮者矣其纖悉毫釐至于不可勝計使非盡格天下之物而

盡窮天下之理則其疑似幾微之間孰能决然無所惑哉夫于所謂非禮者既有未辨而斷然欲以之勿視聽言動是亦告子之所謂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耳何以能克己復禮而爲仁哉夫惟顏子博約之功已盡於平日而其明睿所照略無纖芥之疑故于事至物來天理人欲不待議擬而已判然然後行之勇决而無凝滯正所謂有至明以察其幾有至健以致其决者也孔門之徒自子貢之穎悟不能無疑於一貫則四勿之訓宜乎唯顏子之

將爲未爲知行合一之說

得聞也若夫簞瓢之樂則顏子之賢蓋在於此蓋其所得之深者周子嘗令二程尋之則既知其難矣惟韓退之以爲顏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顧以爲哲人之細事是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蓋簞瓢之樂其要在于窮理其功始于慎獨能窮理故能擇乎中庸而復禮以爲仁能慎獨故能克己不貳過而至于三月不違蓋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以内省不疚仰不愧俯不怍而心廣體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之學

言誠正而弗及格至則窮理慎獨之功正其所大缺宜其于顏子之樂得之淺矣嗟乎志伊尹之志也然後能知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也然後能知顏子之學生亦何能與于此哉顧其平日不敢自棄而執事今日之問適有相感發者是以輒妄言之

以上策三道俱甲子山東試錄詳見年譜

序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

子家語其門人高第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葉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弘治甲子山東巡按御史陸偁聘守仁爲考試官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夫子之鄉夫以平日願一至焉者而乃得盡觀其所謂賢士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盡矣而眞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

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予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學使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亦諸士者之恥也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

送黃敬夫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爲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不同而觀夫天下者達與不達耳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疎薄接境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獞海獠非時竊發鳥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周仕者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中原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

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捨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

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已固已有間則又何怪其險夷之異趣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爲心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况以爲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

何事不本於志

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爲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寀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爲童子以至於爲今官經歷凡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恒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爲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

雖欲其政之不善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况其赫曄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賢乃宜於遠士君子自處當如是既遠之後宜有以優之又朝廷所以待士也銓衡不此之思而第欲置賢良於遠方則斯言也無乃爲忌嫉者藉口先生暮年不得入朝而委之思田蒼梧勢亦用此術矣先生固少懷行道之志以嶺廣爲鄉閭至死而不悔

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

昔韓退之刺潮州其詩文間亦述潮之土風物產

者大抵謂潮爲瘴毒崎嶮之鄉而海南帥孔戣又以潮州小祿薄特給退之錢千十百周其闕乏潮蓋邊海一窮州耳今嶺南諸郡稱饒足者必首潮甚至謂江淮財賦之地亦所不及豈潮之土地昔於古而今豐抑退之貶謫之後不無激於不平而言之過也退之爲刑部侍郎諫迎佛骨天子大怒欲殺之裴度崔羣輩爲解始得貶潮州則潮在當時不爲美地亦畧可見今之所稱則又可以身至而目擊固非出於妄傳特其地之不同於古則有

自也予嘗謂牧守之治郡譬農夫之治田農夫上田一歲不治則半收再歲不治則無食三歲不治則化爲蕪莽而比於瓦礫苟盡樹藝之方勤耕耨之節則下田之收與上等江淮故稱富庶當其兵荒之際凋殘廢瘠固宜有之乃若今之時而其民往往有不堪之嘆豈非以俗習於奢逸上之人又從而重斂繁役之刓剝環四面而集則雖有良守牧亦一暴十寒其爲生也無幾矣潮地岸大海積無饒富之名其民貢賦之外皆得以各安地利業儉朴而又得守牧如退之李德裕陳堯佐之徒相望而撫鞠之所以積有今日之盛實始於此迴年來富盛之聲既揚則其勢不能久而無動有司者又將顧而之焉則吾恐今日之潮復爲他時之江淮其甚可念也諸暨駱公蘊良以左府經歷擢知潮公嘗守安陸至今以富足號遂用是建重屏其地繼後循其迹而治之者率有聲及入經歷左府都督事兵府政清自府帥下逮幕屬軍吏禮敬畏戴不謀而同其于潮州也以其治安陸者治之而

又獲夫上下之心如今日之在兵府將有爲而無不從有華而無不聽政績之美又果足爲後來者遵守則潮之富足將終保於無恙而一郡民神爲有福矣夫爲 天子延一郡之福功豈小乎哉予素知公心且稔其才爲潮民慶之以酒而頌以此言

地以貧瘠名則有時而漸盛地以富樂名則必至於大衰得貪地而不憂其人可知也得富地而私喜其人可知也今日之富地且不可以任適得嗚呼求而得之意果何爲彼以爲市耳地以爲盜矣讀斯序無志者懼改有志者增修

送李柳州序

柳州去京師七千餘里在五嶺之南嶺南之州大抵多卑濕瘴癘其風土雜夷獠自昔與中原不類唐宋之世地盡荒服吏其土者未必皆譴謫而以譴謫至者居多士之立朝意氣激軋與時抵忤不容於儕衆於是相與擯斥必致之遠地故以譴謫而至者未必皆賢士君子而賢士君子居多予嘗論賢士君子平時隨事就功亦與人無大異至於處困約之鄉而志愈厲節益堅然後心跡與時俗

相去遠甚則非必賢士君子而後至其地至其地而後見賢士君子也唐之世柳宗元出爲柳州刺史劉蕡序爲柳州司戶蕡之忠義已不待言宗元之出始雖有以自取及至柳而以禮教治民砥礪奮發卓然遂有聞于世古人云庸玉女於成也其不信已夫自是寓遊其地若范祖禹張廷堅孫覿高穎劉洪道胡夢昱輩皆忠賢剛直之士後先相繼故柳雖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賢士是以習與化移蔚然爲禮義之邦　本朝財貨所出盡於東南於是遂爲嶺南甲郡　朝廷必擇廉能以任之則今日之柳州固已非唐宋之柳州而官其土者豈惟非昔之比其爲重且專亦較然矣李君邦輔自地官正郎膺　命以往人皆以邦輔居地官十餘年不當遠去萬里外予則以邦輔居地官上曹著廉聲有能績優游榮樂之地皆非人所甚難人亦不知其中之所存今而間關數千里處險僻難爲之地得以試其堅白於磨涅則邦輔之節操志慮庶幾盡白於人人而任重道遠真可以無負今

日縉紳之期望夫所處冒艱險之名而節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滿人之望加之以不自滿之心吾於邦輔之行所以獨欣然而私喜也

氣候圖序　戊辰

天地一元之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而爲十二會會分而爲三十運運分而爲十二世世分而爲三十年年分而爲十二月月分而爲二氣氣分而爲三候候分爲五日日分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爲七十二候會者元之

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爲立春爲雨水其候爲東風解凍爲蟄虫始振爲魚負氷獺祭魚之類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脩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爲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盲雨之愆地無比亟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

也大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氷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蜮蜚雨螽蝝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水則書鸜鵒來巢則書凡以見氣候失常而世道之興衰人事之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君臣者恐懼脩省之道也總兵懷桑伯施公命工繪七十二候圖遣使走龍塲屬叙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之存之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之於弓矢几杖盤盂劒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用之物甘逸樂者喜親夫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爲善端之發也吾是以知其爲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爲而謹脩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衆美之基也繇是因人事以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

會元以探萬物之幽賾而窮天地之終始皆於是乎始吾是以喜聞而樂道之也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謝枋得文章軌範獨爲舉業者設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鋟之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吾徵有訓焉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繇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

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

君致吾誠焉耳世見夫繇科第而進者類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舉業之時惟欲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又從中別之

五經臆說序 戊辰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嘗怪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為醪也夫謂糟粕之為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錄之意有所得輒為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

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自娛則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麴糵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為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其說自其徒已多不傳蓋先生固自以為臆說也

贈王堯卿序 辛未

終南王堯卿為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游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

言也夫言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爲實凡今之所謂務乎實皆其務乎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皆以爲高矣才人皆以爲美矣學人皆以爲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麤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已矣吾惡夫言之多也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欽潘氏之仕於　朝者戶部主事選大理寺副珍戶部員外日南大理評事鑑凡四人正德五年冬珍且以上三載最選鑑以　兩宮徽號旬月之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於是敘八制爲錄侈上之賜以光其族裔而來謂某曰德下寵浮若之何其可請一言以永我潘氏某曰一作而四顯來者相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榮渥則又何難也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幹垂而四峰之巔飛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而四幹之杪花葉若一則其所出之根同有不期致焉潘氏之在婺聞望自宋元而　其培本則厚四子者固亦潘氏之幹矣是惟否塞閉晦荷際明期而諧景會其軒竦條達孰禦則夫　寵命之沾曁不約而同也其又足異哉雖然木之生風霆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俾堅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之沾濡生成之也夫恩寵爵祿雨露也號令宣播風霆也法度政事之苛密煩困炎暑也阱之險阨患難顛沛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也何莫而非生成四子蓋亦畧嘗歷之其材中楹柱而任梁棟矣吾願潘氏之益培其根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溉之以誠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曰然則潘氏之軒竦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

自然之理人易忘之

別王純甫序　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請於陽明子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爲職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

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敎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敎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脩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爲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斵也陶埏也圬墁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敎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

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敎矣曰然則敎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圬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戒失則隘戒失則支戒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敎以復其性而已繇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湛甘泉序　壬申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子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

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詡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性命爲無益也居今之時有外記誦詞章而爲學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

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其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

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言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其辭氣不無抑揚太過然求自得三言實聖學眞血脈

以下似不必有

文山別集序 甲戌

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採之因成別集焉其間顛沛萬狀非先生自述固無從而盡知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於大義油然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裂背泣下思丧元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而已豈屑屑言之以靳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事君者啓

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者非自言之何繇及人乎斯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敎世之忠也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爲善者也是集也以自盡若嫌於靳世之知以敎人則惟恐其知之不盡也以自盡若可無傳以與人爲善則惟恐其傳之不遠也先生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嚴復刻是集而屬某爲之序嗚呼當顛沛之日而不忘乎與人爲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靳知爲

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耳矣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麻城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故而創志焉曰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俗之所尚而無所證也以諏於鄉老有遺聽焉吾欲觀往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之無所稽也以詢於閭野有遺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

疆域之所際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變而無所裁也則以之闊荒穢入林麓有遺歷焉亦惟文獻之未足也而爾已矣嗚呼古君子之忠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吾何以盡心哉夫政有時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窮焉書之冊而世守之斯其爲告也不亦遠乎志成使來請序吾觀之秩然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也物之祖也地也物之妣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以地理地必有所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興故次之以官政政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校學以興賢故次之以選舉賢興而後才可論也故次之以人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所事事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豢之食貨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均其施也節之典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辨其等也脩之

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故本立而天道可睹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養遂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辯而民治可久矣居安盡變而民義不匱矣脩此十者以治達夫邦國天下可也而況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政矣

此記與尊經閣記相類眞所謂湛於經術之文

高平縣志序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尚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之屬或略而多漏或誕而不經惟我　朝之一統志則其綱簡於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濶畧實爲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職其可緩乎慈溪楊君明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既悅服乃行田野進父老詢邑之故將以脩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考遂廣詢博採搜

秘闕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已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踰月編成於是數千載散亂淪落之迹燦然復完予惟高平即古長平秦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於此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弔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皆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間予嘗思睹其志以爲遠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盖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無哀恤秦之毒虐固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有以自取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制如今所謂志書之類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井然有方俾有國者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已意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脩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冐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已不得騁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兼并僭竊姦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繇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

不大哉今天下一統州縣之吏以贅疣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弊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夫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況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獨能汲汲於此所見不亦遠乎明甫爲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强皆可書於志以爲後法而謙讓不自有也故序其畧於此使續志者考而書焉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周生悚然有間復請陽明子又曰子既得其方矣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間復請陽明子曰子

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貸而行曰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返而必來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曰斯吾之所謂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繇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乎爇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文近於蒙莊滑稽然有至理

謂巳爲日退者進修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爲日進者與人爲善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巳爲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爲日進也而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係分也清伯可無慎乎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爲禪學也復巳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

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具弟子之禮而問焉曰釋與儒孰異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曰子無求其是非與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昧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

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辨也乎曰然則五經所載四書所傳其皆無用乎曰孰為而無用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既而告歸請陽明子為書其說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為仁夫子告以一貫教以能近取譬使求諸其心也孟氏之時墨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氏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繇外鑠我也我固有之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

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尚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

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三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與晦翁嘗有同異詆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

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賢者不免焉讀先生之集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此象山先生定評

陽明先生要書卷六終

陽明先生要書卷七目錄

記

提牢廳壁題名記 弘治庚申

京師天下獄訟之所歸也天下之獄分聽於刑部之十三司而十三司之獄又并繫於提牢廳故提牢廳天下之獄皆在焉獄之繫歲以萬計朝則皆自提牢廳而出以分布於十三司提牢者目識其狀貌手披其姓名口詢耳聞魚貫而前自辰及午而始畢暮自十三司而歸自未及酉其勤亦如之

固天下之至繁也其間獄之已成者分爲六監其輕若重而未成者又自爲六監其桎梏之緩急扃鑰之啓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饑渴疾病之殊養其微至於箕箒刀錐其賤至於滌垢除下雖各司於六監之吏而提牢者一不與知即弊興害作執法者得以議擬於其後又天下之至猥也獄之重者入於死其次亦皆徒流夫以共工之罪惡而舜姑流之於幽州則夫拘繫于此而其情之苟有未得者又可以輕棄之於死地哉是以雖至繁至猥而其勢有不容不身親之者是蓋天下之至重也舊制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至是弘治庚申之十月而予適來當事夫予天下之至拙也其平居無恙一遇紛擾且支離厥倦不能酬酢况茲多病之餘疲頓憔悴又其平生至不可强之日而每歲决獄皆以十月下旬人懷疑懼多變故不測之虞則又至不可爲之時也夫其天下之至繁也至猥也至重也而又適予天下至拙之人值其至不可强之日與其至不可爲之時亦豈非天下之至難也以予

之難不敢忘昔之治於此者將求私淑之而廳壁舊無題名搜諸故牒則存者僅百一耳大懼泯沒使昔人之善惡無所考徵而後來者益以畏難苟且莫有所觀感遂悉取而書之廳壁雖既亡者不可復追而將來者尚無窮已則後賢猶然有可別擇以爲從違而其間苟有天下之至拙如予者亦得以法明善而免過愆不無小補然後知予之所以爲此者固亦推己及物之至情自有不容於已也矣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倉廩以備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之時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盡藏於私室後世若常平義倉蓋猶有所以為民者而先王之意亦既衰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遂邈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饑莩相枕籍苟上無賑貸之令雖良有司亦坐守鐍閉不敢發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視其官廩如仇人之壘無以剸其办為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哉紹

興之倉且如柢大有之屬凡三四區中所積亦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饑餓稍不稔即無免焉歲癸亥春融風日作星火宵隕太守佟公曰是旱徵也不可以無備既命民間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地得舊太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為預備倉於是四月不雨至于八月農工大壞比室罄懸民徙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療市火間作貿遷無所居公帥僚吏遍禱於山川社稷乃八月巳酉大雨洽旬禾槁復穎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公曰嗚呼予所建今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將有裨乃益遂厥營凡為廩三面廿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為廳事以司出納其無事時則凡賓客部使之徃來而無寓者又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阻民居限以高垣東折為門出之大衢並門為屋廿有八楹自南亘北以居商旅之貿遷者而月取其值以實廩粟又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蓋積三歲而可有一年之備矣夫憫災而恤患仁也未患而預防知也已患而不怠勇也創今以圖後

誠也一事而四善備不可以無紀

何陋軒記 戊辰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為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徃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縟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為

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黝丹浚姦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畧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脩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縶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麤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記之以俟來者

君子亭記

陽明子既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營駕楹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然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羣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羣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懾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順應物而能當雖

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謙於自名也而假之竹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遠俗亭記 戊辰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爲之記曰俗習與古道爲消長塵囂之既遠則必高曠之是宅矣然公以提學爲職又兼理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不遠於舉業辭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

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之鄙瑣而徒閑散疏放之是托其如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爲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爲通者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求異者非君子之心

象祠記 戊辰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新其祠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庳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庳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

於世。吾於是益見舜德之入人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使瞍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有爲。斯蓋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而輔導之也。不然，周公之聖，管蔡不免，不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

乎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脩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從來無此學問，故從來無此議見文章。君子所至之地，則必有益於其人，使諸夷聞此而慕義，是益諸夷也。動其慕義之心，其與中朝之治者必希，是益中朝也。學之成己而成物，其遠關乎世道，豈可

筭測耶。

賓陽堂記 戊辰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也。賓日，羲之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義以賓賓之寅，而賓日傳，以賓日之寅而賓賓也。不曰日乃陽之屬，爲日，爲元，爲善，爲吉，爲亨治，其於人也爲君子，其義廣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爲泰，曰賓自外而內之。傳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而容有小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

耳。吾以君子而賓之也，賓其甘爲小人乎哉？爲賓日之歌，日日出而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再拜稽首，人曰予狂。匪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出，稽首再拜，人曰予憊。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翳其暳，其日惟霽；其晌其霧，其日惟雨。勿忡其晌，倏焉以霧；勿謂終翳，或時其暳。暳其光矣，其光熙熙，與爾偕作，與爾偕宜。倏其霧矣，或時以熙，或時以熙，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隆興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澒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蜺豁若樓殿門闕懸若鼓鍾編磬幢幢纓絡若摶風之鵬翻隼翔鵠蟠虺之糾蟠猱猊之駭攫譎奇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澄潭邃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木垂蔭蔽虧鳴瀑清溪停洄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下上於窮崖絕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踣煩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

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雖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蓋可知矣巖界與隆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饑倦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戍卒官吏與凡苗夷犵狫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釐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之請也乃捐貲庀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為釐祝之所曰吾聞為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慼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為部使者休食之館曰吾聞為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飢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不兩月工告畢而茲巖之奇若增而益勝也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是舉也蓋得之矣況當法網嚴密之

時衆方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非見外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誠不可以不志也矣寺所從來于今凡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觀德亭記 戊寅

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懆於心者其動妄蕩於心者其視浮歉於心者其氣餒忽於心者其貌惰傲於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

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射也者射已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已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

重脩文山祠記 戊寅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　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爲新多鈌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臺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係也拓而新之不再踰月而工萃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是舉之有益於名敎也誠大矣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椎異類猶知敬慕而况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况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况其土之官乎然而文公之沒且三百年矣吉士以氣節行義後先炳燿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麤鄙之氣以行其娼嫉褊驁之私士流於嬌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爲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

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勖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以行好德之心振揚風敎所謂民之秉彜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矣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已思以驗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脩其祠宇彰其事迹是

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姦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尨晝墁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朂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脩公之祠而務脩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賭公祠之圯陋而未能恢旣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獘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舉之有成也推其媿心之言而爲之記

萬松書院記 乙酉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間弘治初叅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趾而改爲之廟貌規制畧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然講誦之道未備也嘉靖乙酉侍御潘君景哲旣簡鄉闈收一省之賢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爲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脩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爲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頃揭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肄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而請言以紀其事惟我　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羣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可謂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所以立學者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鶩於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敎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卒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當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格之

賞以倡敢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書院之設亦此類歟士之集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旣進我於學校矣何復優我於是寧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者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故將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僞矣不雜於人僞率是

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則爲喜怒哀樂以言其事則爲中節之和爲經曲之禮以言其倫則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爲司徒以敎天下者敎之以此也是固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有所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而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是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而後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自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故爲多士誦之

讀此而不手舞足蹈者非夫也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四端也五常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

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

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

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於是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世守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學者不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姦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幷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

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慨然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請予一言以諗多士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

闡千古之心眼而筆舌亦足以發之

重修山陰縣學記　乙酉

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矣其大意以爲　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

人心果若此乎則道直危而已乎

寔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餼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修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修諸其身此爲師爲弟子者之修學也其昔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爲學之說猶未及詳今請爲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僞之端矣見孺子之

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飢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

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敎以人倫敎之以此達道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僞行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畧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閧然指以爲禪學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

飽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敎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己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說然其意以爲是達道也者固吾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

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所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鶩日遠矣有以心性之說招之來歸者

則顧駭以爲禪而反仇讐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爲蔽而未可遽以爲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無待而興者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因諸君之請而特爲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爲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以此辯禪辯聖學儘亦直截

說

一體說

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

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

文錄續編首列此篇原名大學問惟此數語至精至切可配西銘其餘諸說如親民所以明其明德止至善所以親民而明其明德大都鰓之倒之眩人耳目以故緒山錢氏傳習續錄與文錄俱不載迨後四十餘年隆慶改元華亭徐文貞柄　國獨宗先生之學片言隻字皆欲廣布人間錢氏遂復編而刻之非其本懷也余體先生免致累人之意又因錢氏原初不錄之舊盡除去之而獨存此數言於說林

元年說

元年春王正月　人君即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爲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爲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爲心心生而有者也曷爲爲君而始乎未爲君而其用止於一身既爲君而其用關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爲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羣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則人君者尤當洗心滌

慮以爲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日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焉此又其一始也故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脩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愼乎

魯隱公元年說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王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爲天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於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斯所以爲大一統也隱公未嘗即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即位矣不即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書欲使後人之求其實也曰隱公即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即位也然而天下知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覬覦者知所愧矣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

也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君也奚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矣曰隱公君也非攝也則宜即位矣而不即焉何也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即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嫡庶長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倫正焉善惡兼著而是非不相掩嗚呼此所以爲化工之妙也歟

元年春王正月說 戊辰

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不改時其最有據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遂使聖人明白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有目者之所共覩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夫子嘗曰吾從周

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爲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横諸侯强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紊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雞而惡其爲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因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

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爲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亦未爲無據也子謂周之改月與

時也何據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也何疑況禮記稱正月七日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

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爲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氏之建子爲允切而非謂其爲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竝行而不相悖者也且令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

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博學卓識雄辯往哲起於九原不能不心折

默齋說　辛未

梁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己之弗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爲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齋過予而請其方予

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伸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僞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餂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覘其長短也掩覆以爲默謂之默之誣深爲之情厚爲之貌淵毒阱狠自託於默以售其姦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僞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誠

知恥而後知默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欲默矣仁者言也訒非以爲默而默存焉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盍亦知所以自取之

悔齋說　癸酉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無不誠也然君子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過將日入於惡小人之惡悔而益深巧焉益憤譎焉則惡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僞之關也吉凶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頻悔小人則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吾友崔伯欒氏以悔名其齋非曰吾將悔而已矣將以求无悔者也故吾爲之說如是

約齋說　甲戌

歸理於心何故心又須出於天理

滁陽劉生韶既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學者泛濫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簡易可久之道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爲約之說予曰子欲其約乃所以爲煩也其惟循理乎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爲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

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外來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以爲約之道歟吾子勉之吾言則亦以煩

見齋說 乙亥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

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惑陽明子曰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如有所立卓爾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繇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眞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愼乎其所

不覩也已斯眞覩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末歸飲食戒愼所以異於蒙莊

矯亭說 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爲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日矯而日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

已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於克己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己之道矣行其克己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予爲之說

白說字貞夫說 乙亥

白生說者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敬齋賓予而冠之阼既醮而請曰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

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貞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德闔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理惻怛感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以成人得貞而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麤焉而以次爲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又何二乎吾姑語其畧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

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幹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未有貞而不說者也未有說而不貞者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僞則欲不佞則邪奚其貞也哉夫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

立志說 乙亥示弟

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眞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

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卽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卽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卽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卽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卽不忽懆心生責此志卽不懆妒心生責此志卽不妒忿心生責此志卽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卽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卽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卽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

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强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脗合實

心體之然後信其非妄也

博約說 乙酉

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敎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

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于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亂之也

惜陰說 丙戌

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群而索居志

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

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題跋雜著 共十八條

書東齋風雨卷 癸酉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亦何常之有哉向之以為愁苦淒鬱之鄉而今以為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嘆息咨嗟泫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相尋於無窮亦何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東齋風雨之作固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

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味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為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窻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咏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灑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為眞有所苦而類為垂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與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屬是實不可得而翦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為譜法也已王道不明而人偽滋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

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槩而已爾士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為重冐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為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閭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

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爲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峯亦不一足矣况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爲重也夫

書石川卷 甲戌

議論好勝亦今時學者大病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爲之竦息汗顔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畧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己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己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覩虎狼蛇蝎見者持梃刃而向之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爲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

書楊思元卷 乙亥

强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君子之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容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足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衒者不知默者也

自盈者吾必惡之自衒者吾必恥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恥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佛郎機遺事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即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爲之感激涕下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

況已致其事而能急國忠踰其家者乎益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其事於朝頒非公之心也爲作佛郎機私詠

佛郎機誰所爲截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萇弘之血釁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戈公觔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爲

正德戊寅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時逆濠姦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爲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即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予初嘗使門人冀元亨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姦濠不悟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予必

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

聞變則即日就道旣行則兼程以進不遺餘力道遠同而至日同其偶然乎誠則同矣

書陳世傑卷　庚辰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徽柔懿恭小心翼翼孔子溫良恭讓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爲可恥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

足恭也者有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仲尼贊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覆萬物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顏子有而若無益得夫謙道也愼獨致知之說旣嘗反覆於世傑則百凡私意之萌自當退聽矣復呶呶於是益就世傑氣質之所急者言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德脩毋謂已爲已

知而輒以誨人毋謂人爲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己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矣乎

書王一爲卷 癸未

王生一爲自惠負笈而來學居數月默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乃獨復入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秘也一爲既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爲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朱守諧卷 甲申

守諧問爲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爲學而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爲聖人也非有必爲聖人之志雖欲爲學誰爲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爲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爲志乎故立志者爲學之心也爲學者立志之事也

書汪進之卷

程先生云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夫苟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能加爲己謹獨之功能加爲己謹獨之功然後於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而於古人論學之是非誠僞不待辯說而自明何者其心必欲實有諸己也必欲實有諸己則殊途而同歸其非且僞者自不得而强入不然忘己逐物徒弊精力於文句之間而曰吾以明道非惟有捕風捉影之弊抑且有執指爲月之病辯析愈多去道愈遠矣故其於朋友論學之際惟舉立志以相切礪其於議論同異之間姑且置諸未辯非不欲辯也本之未立雖欲辯之無從辯也夫志猶木之根也講學者猶栽培灌溉之也根之未植而徒以栽培灌溉其所滋者皆蕭艾也進之勉之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叙

退之與孟尚書書云云其交太顛大意不過如此而後世佛氏之徒張大其事往往見之圖畫真若弟子之事嚴師者則誣已甚矣然退之亦自有以

取之故君子之與人不可以不慎也

書張思欽卷 乙酉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雖然子以爲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易若圖之於子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易若傳之於其子之身故子爲賢人也則其父爲賢人之父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人之父矣其

與托之於人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爲子耶抑亦以他人爲之銘耶思欽蹙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顙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尚未知有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正憲扇 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個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撙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故爲子而

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示憲兒

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鬬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譬樹菓心是蒂蒂若壞菓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

棄

示諸生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毁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

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况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槩了了即放膽下筆縱昧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爲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蚤

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雞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

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卽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滚滚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閒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眞樂益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槩昔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先生自言舉業非所長然讀其論雖震澤晁陵不能至也得心之後何事不妙

諭俗二條丁丑

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繇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諭太和楊茂其人聾啞自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個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個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個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個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胸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

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到快活自在了許多茂時扣胸指天躃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稽首再拜而已

此等人亦來求教見先生感人處此等人亦能使之受教見先生應人處

陽明先生要書卷七終

陽明先生要書卷八目錄

墓表一篇

節菴方公墓表

祭文四篇

南鎮禱雨文

瘞旅文

祭浰頭山神文

祭永順保靖土兵文

墓表

節菴方公墓表 乙酉

陳龍正纂

蘇之崑山有節菴方翁麟者始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嘆曰吾憤世之碌

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乏朝廷義之遂授建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耕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落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亹亹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要歸在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敍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傅說版築於巖膠鬲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

英賢高潔不群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鶩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辯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喩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穎然敦

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為論著之

祭文

南鎮禱雨文 癸亥

惟神秉靈毓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服而治維是楊州之域咸成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眚之不時雨暘寒暑之弗若無有遠近莫不引頸企足惟神是望怨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況紹興一郡又神之宮牆輦轂之下乎謂宜風雨

節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諸郡以需神惠而乃入夏以來亢陽為虐連月弗雨泉源告竭黍苗涔槁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商賈相與憾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其吏民奔走呼號祈禱告請亦無不至矣而猶雨澤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吏之不職而貪墨者眾歟賦斂繁刻而獄訟冤滯歟祀典有弗脩歟民怨有弗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讁而民何咎之有夫怒吏之不臧而移其譴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也不然豈民之冥頑妄作者眾將奔淫暴殄以怒神威神將罰而懲之歟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亦既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罪無所遂棄而絕之使無噍類神之慈仁固應不為若是之甚也夫民之所賴者神神之食於茲土亦非一日矣今民不得已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長茲土猶鄉之人也鄉之人以某嘗讀書學道繆以為是鄉人之傑者其有得於山川之秀為多藉以為吾愚民之不能自達者

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夫某非其忝也而冒有其名人而目以其名加我我既不得而辭矣又何敢獨辭其責耶是以冒昧輒為之請固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瘞旅文 戊辰

惟正德三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

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

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扳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

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冢纍纍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飡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見先生之仁亦長觀者之智老而貪者死之招也然先生自忘其死哀人之死人重而已輕耶非也犯權佞盡忠言而死命也聽之而已矣遠希升斗而死愚也貧不哀哉所以致死者不同也故于已則忽之于人則哀之非已輕而人重也

祭浰頭山神文 戊寅

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為山川之羞茲土為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浰頭者皆曰賊巢恥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洌之井糞穢而不除久

則同于廁溷矣丹鳳之穴鴟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為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掩鼻妖孽之窟人將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劘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洌鴟狐去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為孕祥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　天子明命來鎮四陲憤浰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故週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斯固天人順應之理或茲土山川之神思一洗其積辱陰有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餘旬雖巢穴悉已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于山神為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為神雪其恥夫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況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即益佑其衷俾盡攜黨類自縛來投若水

之赴壑予將踶沿停畜之如其設詐懷姦即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怍惟神實鑒圖之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戊子

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府告於　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　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

毋妻子旅䰟飄颻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傷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古者不得已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況忍羣驅無辜之赤子而塡之於溝壑且兵之爲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爲荆棘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義在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

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以疾病物故於此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誰無死豈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爾等之死乃因驅馳　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死所矣古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若爾等之死真無愧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壯士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䰟漂泊正可隨之而歸爾等尚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䰟歛爾精䰟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䰟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尚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爲民除患豈不生爲壯烈之夫而沒爲忠義之士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予衷爾等有靈尚知之乎嗚呼傷哉

附錄總序

陽明年譜者緒山錢氏所編東廓鄒氏總裁之而念庵羅氏所再訂也錢氏考次十餘年更歷數手然後成書于是先生之歷履精神宛然可睹然猶有未盡善者譜其人意專在其人一切事情交涉簡而不漏足矣原譜叙寧藩反事繁至千言讀者幾以爲藩誌而忘其爲先生譜也若夫吉安有積穀太守伍公與先生意合此乃用兵定亂絕大關鍵蓋無食不可以屯兵而主者之心不同地方不足恃也遺此二語則先生不留臨江而趨吉安獨以形勝哉又如留家公署戒守者兵敗即火之此正其殉國之忠成功之本與答東廓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一言一事可以互相發明而原譜不載何以見其不計利害惟知君辱臣死之義耶此二條並考徐階畫像記增入又初授刑部主事創囹圄巡警規亦仁人隨事盡職之要分考會試識鄒文莊於稠名卷中初撫南贛置二匣行臺前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三條俱考耿定向所作世家

隨年補入餘皆有削無加凡書疏文移詩歌集中所已載悉與删去蓋譜附集後非獨行之書彼此並載則一書中自相重複未爲得體更使觀者前後昏眩亦非醒世之意也然亦有移集於譜者如中秋宴門人於天泉橋二詩全首詞氣未是高格然不全載則此夜之高襟逸典不能千載如生離而載之集中不如合而綴之於譜情緒聯屬也原集又有從吾道人記鋪叙過多欲摘取其要則前無首後無尾不復見董蘿石之面目故亦節載譜中此類不過數條耳不敢多爲更置以失其舊至于先生既沒崇祀徧天下所以仰止溫綸襃封所以報功保孤禦侮所以事師皆他人事也書之作爲學道計也非爲表先生之盛記先生之家世也則苟非先生精神所存何取於鋪張揚厲爲哉故全削之夫惟論道育才處事行師一語一默一嚬一嘆一机一策莫非學之所存而道之所發與夫後之人發揮稍載有當乎心傳有裨乎願學者則輯爲遺言逸事一卷辯證一卷併附年譜之後

反覆迴旋當信良知於經世爲有用之學於立身爲務實之學而不躬行不成務者皆借良知之名而不嘗致之之味者也于是附錄之心慊矣來者無窮庶幾哉鮮有憾心

崇禎壬申六月辛卯後學嘉善陳龍正序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總目

卷一

年譜上

自成化壬辰初生至正德戊寅廵撫南贛凡四十七年

卷二

年譜中

自正德己卯至辛巳凡三年

卷三

年譜下

自嘉靖壬午至戊子凡七年

卷四

遺言逸事

論學九條　赴謫　撫贛二條

征藩九條　用行　終命二條

卷五

辯證

傳習錄原序

傳習續錄原序略
文錄原序略
文錄叙說三則
文錄續編序略
別錄叙說
發明師旨三則
崇正書院仰止祠記略
龍塲祠記略
講學要旨

跋大學問後
年譜原序略
年譜序略
年譜考訂序略
與錢緒山論年譜書
答羅念菴論年譜書二首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總目終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卷一

陳龍正修

年譜上

先生姓王氏諱守仁字伯安其先晉右軍將軍羲之裔右軍傳二十三世迪功郎壽始自山陰徙餘姚壽五世孫綱有文武才國初為廣東參議死苗難廟祀增城子彦達號秘湖漁隱生與準是為先生高祖精禮易永樂間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世傑以明經貢太學祖天叙號竹軒環堵蕭然雅歌豪吟

有高士之致父華仕至南京吏部尚書思山陰山水佳麗復自姚徙居越城先生嘗築室陽明洞洞離越城東南二十里學者稱為陽明先生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先生生

是為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鄭娠十四月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之驚寤已聞啼聲祖竹軒公異之即以雲名鄉人傳其夢指所生樓曰瑞雲樓

幽天道成功具在矣

愈出愈奇豪傑是本色

十有二年丙申先生五歲

先生五歲不言一日與羣兒嬉有神僧過之曰好箇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即能言一日誦竹軒公所嘗讀過書訝問之曰聞祖讀時已默記矣

十有七年辛丑先生十歲皆在越

是年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

十有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寓京師

龍山公迎養竹軒公因攜先生如京師先生

年纔十一翁過金山寺與客酒酣擬賦詩未成先生從傍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先生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師先生豪邁不羈龍山公常懷憂惟竹軒公知之一日與同學生走長安街遇一相士異之曰吾為爾相後須憶吾言鬚拂領其時入

聖賢是學方

聖境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其時聖果圓先生感其言自後每對書輒靜坐凝思嘗問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塾師曰讀書登第先生疑曰登第遂為第一等事耶或讀書學聖賢耳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

母太夫人鄭氏卒居喪哭泣甚哀

二十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

先生出遊居庸三關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

一生兵因毛兆

伊川十八亦獻書

詢諸夷種落悉聞備禦策逐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經月始返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詩尚不磨時畿內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尚劉千斤作亂屢欲為書獻於朝龍山公斥之為狂乃止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在越

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

外舅諸公養和為江西布政司參議先生就

此道士後十九年遇予海外約不尋常

婁爲康齋弟子女爲寧藩妃

少時從傳學來

官署委贅合卺之日偶閒行入鐵柱宮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聞養生之說遂相與對坐忘歸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還官署中蓄紙數篋先生日取學書比歸數篋皆空書法大進先生嘗示學者曰吾始學書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爲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寓江西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

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以諸夫人歸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明年龍山公以外艱歸姚命從弟冕階宮及妹壻牧相與先生講析經義先生日則隨衆課業夜則搜取諸經子史讀之多至夜分四子見其文字日進嘗愧不及後知之曰彼已游心舉業外矣吾何及也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謔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自後四子亦漸斂容

實心變化氣質是作聖根基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在越

舉浙江鄉試

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先生與孫忠烈燧胡端敏世寧同舉其後宸濠之變胡發其姦孫死其難先生平之咸以爲奇驗

是年爲宋儒格物之學先生始侍龍山公于京師徧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麤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會試下第縉紳知者咸來慰諭宰相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爲狀元試作

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驚曰天才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會試果爲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識者服之歸餘姚結詩社龍泉山寺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　朝廷推舉將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可以收韜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爲戲

于兵法亦學而知之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談養生先生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于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日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爲讀書之法乃悔前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致精宜無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洽浹然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爲二也沉鬱既久舊疾復作益委聖賢有分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十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在京師

舉進士出身

是年會試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

疏陳邊務

先生未第時嘗夢威寧伯遺以弓劍是秋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時暇即驅演八陣圖事竣威寧家以金帛謝不受乃出威寧所佩寶劍爲贈適與夢符遂受之時有星變　朝廷下詔求言及聞達虜猖獗先生復命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

十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在京師

是疏世所艷爲訏謨先生晚以客氣自省

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創製囹圄巡警規至今遵之規中有禁獄吏取飯食之餘恭承一條世傳爲美談先生覺亦自省日善歸已矣如人何

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在京師

奉命審錄江北

先生錄囚多所平反事竣遂遊九華道者蔡蓬頭善談仙待以客禮請問蔡曰尚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間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

食歷嵓險訪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有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好秀才可歸求之後再至其人已他移有會心人遠之歎

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在京師

八月疏請告

是年先生漸悟仙釋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復命京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騁學古詩文先生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虛文

以所自覺覺人

也遂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出五雲門先生即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僕遇諸途與語良合衆驚異以爲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取定向去于時內照形軀如水晶宮忘己忘物忘天忘地有欲言而不得者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

思用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之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即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十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皆

出先生手筆其策問議　國朝禮樂老佛害
道志伊学顏及分封清戎禦夷皆有成法錄
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
禮樂老佛伊顏三策已載要書中其策分封日此天下之人所不敢言也欲求善後在朝廷之上心千維志而不以更改爲罪策清戎日南人不習北北人不習南宜以其清而已得者就籍之於其本土以其清而不得者之權便輸之於邊募驍勇以實塞下而禦夷則當于邊報稍寧之日選將蓄財蔬傷以備之談笑以處之此其大略也
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學者溺於詞章記誦不
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
必爲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
門者至是專志授徒講學然師友之道久廢
咸目爲立異好名惟甘泉湛先生時爲翰林
庶吉士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爲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二月上封事下　詔獄謫龍場驛驛丞
是時武宗初政奄竪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

信乎有命何避何趨

郎合邑之夕出而對坐者

見正乃是眞異人若所談皆異不足異矣

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
之亦下　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絕復甦尋
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在越
夏赴謫至錢塘
先生至錢塘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托
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遇颶風
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
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

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
意必斃于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
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
寺有異人嘗識于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
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
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
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
粵何以應之因爲著得明夷遂决策返先生
題詩壁間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

此厄中敎
拔

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間道繇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

○是時先生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出身承當以聖學爲己任者徐愛先生妹婿也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贄北面奮然有志于學愛與蔡宗兗朱節同舉鄉貢先生作別三子序以贈之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

春至龍場

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鴃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乃爲石槨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

此是致根

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爲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耿定向云先生于時困衡動忍忘死忘生澄默以思俟若神啓天牖從前伎倆見趣無一可倚惟此靈昭不昧者相爲始終不離倫物應感而是是非非天則自見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立心自在博文前默識必在博文後先生嘗云有根方可尋枝葉有孝心方可講求溫凊其言至矣所謂立心在博文前也掃除聞見無過先生然悟門

必在博文後即于先生見之觀其少壯時研窮典籍廣涉交游考求事物疲神有年未得會歸始歩三載無事可涉無人可接無書可讀端居澄默忽然融釋雖曰棄從前之後實亦假從前之力也設令向不博文此時雖寤寐術從寧能豁然有悟而鼓舞一世爲後學宗師至于今不替乎明睿如顏子夫子猶以博約相誘他人可知矣所以弟子之稱孝弟然後學文顏子之才博約方至卓爾始於立心繼以博文成於默識千聖不能易也因著五經臆說居久夷人亦日親狎以所居湫濕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

憲副科令先生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
復之守備服水西安宣慰聞先生之名使人
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辭不受
始　朝廷議設衛於水西既置城已而中止
驛傳尚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
先生遺書折其不可且申　朝廷威信令甲
議遂寢已而宋氏酋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
氏為地方患先生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率
所部平其難民賴以寧

有行乎夷狄之心亦
有行乎夷狄之事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
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始席元山書提督
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辯先生不語朱陸之學
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
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四
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覩於今日朱陸異
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

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
事師禮事之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在吉
陞廬陵縣知縣
先生三月至廬陵為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
人心為本涖任初首詢里役察各鄉貧富姦
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即斷射稽
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
曲勸諭民胥悔勝氣囂訟至有涕泣而歸者

繇是囹圄日清在縣七閱月大抵諄諄慰父
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身禱返風
以血禳火而火即滅因使城中闢火巷定水
次兌運絕鎮守橫征杜神會之借辦立保甲
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至今數十年猶踵
行之語學者悟入之功先是先生赴龍場
時隨地講授及歸過常德辰州見門人冀元
亨蔣信劉觀時輩俱能卓立喜曰謫居兩年
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幸得諸友悔昔在貴陽

觀綰居鄉豈真有志者

先生得力在此其徒如此

舉知行合一之敎紛紛異同罔知所入玆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性體顧恍恍若有可卽者既又途中寄書曰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

冬十有一月入覲

時黃宗賢綰為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墟巏請見先生與之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對曰雖麤有志實未用功先生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明日引見甘泉訂與終日共學

十有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論實踐之功先生與黃綰應良論聖學久不明學者欲為聖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眞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應良疑其

吾黨未免黃綰尤甚

難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蝕之鏡須痛刮磨一番盡去駁蝕然後纖塵卽見纔拂便去亦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蝕未去其間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亦自見得纔拂便去至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繇異幸勿以為難而疑之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

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裏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按先生立敎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後吾黨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為眞得無復向裏着已之功矣故吾黨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成甚可憂也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

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論晦菴象山之學
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
識鄒文莊於糊名卷中人服其精鑒是年僚
友方獻夫受學獻夫時爲吏部郎中位在先
生上比聞論學渙自感悔遂執贄事以師禮
告病歸西樵以卒其志
十月陞文選淸吏司員外郎
送甘泉奉使安南先是先生陞南都甘泉與
黄綰言於冢宰楊一淸改留吏部職事之暇

始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飲食啓處必共之
至是甘泉出使安南封國將行先生懼聖學
難明而易惑人生別易而會難也乃爲文以
贈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在京師
三月陞考功淸吏司郎中
按同志考是年穆孔暉蕭鳴鳳等同受業者
二十人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

與徐愛論學愛是年以祈州知州考滿進京
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
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
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
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
是也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在越
二月至越
先生初計至家即與徐愛同遊台蕩宗族親

友絆弗能行五月終與愛數友期候黄綰不
至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
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欲遂
從奉化取道赤城適久旱山田盡龜拆慘然
不樂遂自寧波還餘姚綰以書迎先生復書
曰此行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
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後輩習氣已
深雖有美質亦漸消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
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得耳先生茲遊雖爲山

水實注念愛縮二子益先生點化同志多得之登遊山水間也

先生生而有高趣樂水樂山乃其性然然引弟子偕行亦欲因是洗滌俗人紛華習氣耳至云初抵家即圖同遊台蕩恐作譜者揣摩失真久客歸省豈忍遽遊養親與造士孰急

冬十月至滁州

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閒日與門人遨遊瑯琊瀼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舊學之士皆日來臻從遊之衆自滁始○

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禁絕先生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物各付物意自然精專無紛雜之念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

滁陽諸友送至烏衣不能別留居江浦候先生渡江先生以詩促之歸曰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即君不見堯羹與舜墻又不見孔與蹠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盼成路人

五月至南京

自徐愛來南都同志日親朝夕漬礪不懈客有道自滁游學之士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敎者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汙引

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敎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察克治實功王嘉秀蕭惠好談仙佛先生警之曰吾幼時求聖學不得亦嘗篤志二氏其後居夷三載始見聖人端緒悔錯用功二十年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故不易辨惟篤志聖學者始能究析其隱微非測憶所及也

是人知所以用先生

[illegible]疏何故不上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南京

正月疏自陳不允

是年當兩京考察例上疏

立再從子正憲爲後

正憲季叔易直先生兖之孫守信之第五子也先生年四十四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俱未舉子故龍山公爲先生擇立之時年八齡

○是年御史楊典薦改祭酒不報

八月擬諫迎佛疏

時命太監劉允烏思藏齎幡供諸佛奉迎佛徒允奏請鹽七萬引以爲路費許之輔臣楊廷和等與戶部及言官各疏執奏不聽先生欲因事納忠擬疏欲上尋止

疏請告

是年祖母岑太夫人年九十有六先生思歸一見爲訣疏凡再上不允

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

九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

是人知先生之用

是人知先生致用之本

先處之

[illegible]然之

處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尚書王瓊特舉先生

十月歸省至越

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

十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至贛

先生過萬安遇流賊數百沿途肆劫商舟不敢進先生乃聯商舟結爲陣勢揚旗鳴鼓如趨戰狀賊乃羅拜于岸呼曰饑荒流民乞求賑濟先生泊岸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即差官撫插各安生理毋作非爲自取戮滅賊懼散歸以是月十六日開府○初至置二匣行臺前日求通民情願聞己過

處無官相精無我相先生之學于斯至矣原譜遺此今特據耿定向所撰世家補入

行十家牌法

先是贛民爲洞賊耳目官府舉動未形而賊已先聞軍門一老隸姦尤甚先生偵知之呼

入卧室使之自擇生死隸乃輸情吐實先生許其不死試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遇面生可疑人卽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坐

選民兵

二月平漳寇

初先生道聞漳寇方熾兼程至贛卽移文三省兵備尅期起兵自正月十六日莅任纔旬

日卽議進兵兵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兵至方欲合圍賊見勢急遂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馬陷死諸將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先生乃責以失律罪使立功自贖諸將議猶未決先生曰兵宜隨時變在呼吸豈宜各持成說耶於是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密敕羣哨佯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而遣義官曾崇秀覘賊虛實乘其懈選兵分三路俱於二月十九日乘晦夜銜枚並進直擣象湖奪其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四面滾木礧石以死拒戰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地三省奇兵從間鼓譟突登乃驚潰奔走遂乘勝追勦已而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等巢一十三所斬首從賊詹師富溫火燒等七千有奇俘獲賊屬輜重無算而諸洞蕩滅是役僅三月漳南數十年逋寇悉

平○初議進兵論諸將曰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意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出若賊果盤據持重難以兵尅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已而桓等狃於小勝故違節制不從間道以致挫衂諸將志沮請濟師先生以爲見兵二千有餘已爲不少奈何坐待濟師以自懈遂親督兵而出卒成功

四月班師

時三月不雨至于四月先生方駐軍上杭禱

行臺得雨及班師一雨三日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曰時雨堂先生爲之記

五月立兵符

其數有伍有隊有哨有營有陣有軍其分有小甲有總甲有哨長協哨有營官參謀有偏將有副將其牌有伍符有隊符有哨符有營符

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簡司

先生以賊據險久爲民患今幸破滅須爲拊

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簡司于枋頭蓋以河頭爲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也且曰盜賊之患譬諸病人興師征討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攝之道徒恃攻治而不務調攝則病不旋踵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也○是月聞蔡宗兗許相卿季本薛侃陸澄同舉進士先生喜遺書以致戒又聞曰仁在告買田霅上爲諸友久聚之計遺二詩慰之

六月疏請疏通鹽法

始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於贛州立廠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然起正德六年至九年而止至是先生以敕諭有便宜處置語疏請暫行待平定之日仍舊停止從之

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

南贛舊止以巡撫蒞之至都御史周南曾請旗牌事畢繳還不爲定制至是先生疏請事下兵部尚書王瓊覆奏以爲宜從所請於是

改巡撫爲提督得以軍法從事 欽給旗牌八面悉聽便宜既而鎮守太監畢真謀于近倖請監其軍瓊奏以爲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斷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策應事遂寢

撫諭賊巢

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爲文以諭之其文哀憐無辜懇惻至誠酋長黃金巢

盧珂等即率衆來投願效死以報

疏謝陞賞

以先生平漳寇功陞一級銀二十兩紵絲二

表裏降　敕獎勵故有謝疏

疏處南贛商稅

始南安稅商貨于折梅亭以資軍餉後多姦

弊仍併府北龜角尾以疏聞

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

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賊巢南

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川有浰頭諸賊巢

大賊首謝志珊等糾約諸賊大修戰具并造

呂公車聞廣東官兵方有事府江欲先破南

康乘虛入廣初湖廣巡撫都御史陳金題請

三省夾攻至是先生先攻橫水左溪分定哨

道指授方略帑以十月巳酉進兵凡二旬破

賊巢五十餘擒斬大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

從賊二千餘人俘獲二千餘人衆請乘勝進

兵桶岡先生復以桶岡天險四塞中堅其所

錄入之處皆已設備惟上章一路稍平然迂

廻半月始達況橫水左溪餘賊悉奔入同難

合勢爲守必力乃使其黨往說以禍福許以

受降賊喜方集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堅

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服爲備我兵分道疾進

前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巢三十餘擒斬大賊

首藍天鳳等三十四從賊一千一百四俘獲

賊屬二千三百捷聞賜　勅獎諭○首長謝

志珊就擒先生問曰汝何得黨衆若此珊曰

亦大不易曰何曰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放

過多方鉤致之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

德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先生退語門人曰吾

儒一生求友之益豈異是哉

十二月班師

師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隘

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于祖堂歲時

尸祝

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廠

長龍三巡簡司

先生上言橫水左溪桶岡諸賊巢凡八十餘界乎上猶大庾南康之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以故爲賊所據今幸削平必建立縣治以示控制議割上猶崇義等三里大庾義安三里南康至坪一里而特設縣治于橫水道里適均山水合抱土地平坦仍設三巡簡司以遏要害茶陵復當桶岡之中西通桂陽桂東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

東入萬安興國宜設隘保障令千戶孟俊伐木立柵移皮袍洞隘兵而益以隣近隘夫守焉議上悉從之縣名崇義

十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贛

正月征三浰

與薛侃書曰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期矣何喜如之梁日孚楊仕德誠可與共學厤中事累尚謙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時延尚謙爲正憲師兼倚以衙中政事故云

二月奏移小溪驛

小溪驛舊當南康南安中丙子大庾峰山里民懼賊讐殺自願築城爲衛至是年二月奏移驛其中

三月疏乞致仕不允

以病也

襲平大帽浰頭諸寇

先生議攻取之宜先橫水次桶岡次與廣東徐圖浰頭方進兵橫水時恐浰頭乘之乃爲告諭且賜以銀布其酋長黃金巢等已願出投矣惟池仲容不從金巢等至推誠撫之從征橫水橫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先生覺之比征桶岡使截

路上新池以迂其歸內嚴警備外若寬假被害者以先生果欲寬此賊也咸請濟師以殲之不從乃密畫方略使各歸部集以候及桶岡破賊益懼私爲戰守備復使人賜酋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爲防耳佯信之因移檄龍川將伐木開道討珂等賊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先生欲藉珂以紿三浰密語珂曰吾姑毀狀汝當再來來則受杖三十繫數旬乃可珂喜諾先生復授意令杖極輕至是假怒珂數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先生先期召巡捕官佯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一奇事也又曰樂戶多住龜角尾恐招盜盍選入城來於是街巷俱然燈鳴鼓已旬餘又遣指揮俞恩及黃表頒曆三浰推心招徠之時仲容等疑先生圖己既得曆稍安黃表輩從容曰若輩新民禮節生

疎我來頒曆若可高坐乎於是仲容率其黨九十三人皆悍酋來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先生呵曰若皆吾新民不入見而營教場疑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命耳即遣人引至祥符宮見物宇整潔喜出望外是時十二月二十三也先生既遣參隨數人館伴復製青衣油靴教之習禮以察其志意所向審其貪殘終不可化而士民咸詬于道曰此養寇貽害先生始決殲魁之念矣踰日辭歸先生曰自此至三浰八九日今即往歲內未必至家即至又當走拜正節徒自取勞苦留聞贛州今歲有燈曷以正月歸乎數日復辭先生曰正節尚未犒賞奈何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宮以次日宴是夕令龍光潛入甲士詰旦盡殲之先生自惜終不能化日已過未刻不食大眩暈嘔吐先時嘗密遣千戶孟俊督珂弟集兵以防其變及是夜將半自率軍從龍南冷水直擣下浰賊故阻水石錯立水中先生躡

驕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先生擒百人捲旗持炮火緣後山登須臾後山炮火四發旗幟滿山守者狼顧門遂破時正月七日丁未也副使楊璋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陳祥邢珣季斆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縣丞舒富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往議九連山横亘數百里四面陡絶須半月始達而賊已據險先生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佯奔潰乘暮

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既度險扼其後路次日從上下擊四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〇先生未至贛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即謂夾攻大舉恐不足以滅賊乃進攻治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矣先生又疏請先後擊之　朝廷許以便宜行事桶岡既滅湖廣兵期始至恐其徒勞遠涉因奬勵統兵參將史春使即回軍又計斬

湖頭廣東尚不及聞皆與前議合

四月班師立社學

先生謂民風不善繇於教化未明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未能盡舉姑且就其淺近易行者開導訓誨即行告諭發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出入街衢官長至俱叉手拱立先生或贊賞訓誘之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聲達於委巷雍雍然

漸成禮讓之俗矣

五月奏設和平縣

和平縣治本和平峒羊子地爲三省賊衝要路其中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煙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程其山水阻隔道路遼遠人跡既稀姦宄多萃相傳原係循州龍川雷鄉一州二縣之地後爲賊據止存龍川一縣洪武中賊首謝士眞等相繼作亂遂極

陵夷先生謂宜乘時脩復縣治以嚴控制攺
和平巡簡司於浰頭以遏要害議上悉從之
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子錦衣衛世襲
百戶辭免不允
旌横水桶岡功也
七月刻古本大學
先生出入賊壘門人薛侃歐陽德等二十餘
人皆講聚不散至是回軍休士始得專意于
朋友日與發明大學本旨指示入道之方先

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
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
明白其書止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
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爲主而爲致
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
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於見聞至是錄刻成
書傍爲之釋而引以叙
格致本於誠意先生有實見得處然于大學本旨
不符故高忠憲云謂之陽明之大學可矣
刻朱子晚年定論

先生序畧曰昔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
性之餘恍若有悟證諸六經四子洞然無復
可疑獨于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恒疚於心竊
疑朱子之賢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
復取朱子之書而簡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已
大悟舊說之非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
年未定之說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
勝心以附已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
相繆戾者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

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未聞則亦何恠
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
世也乎予既自幸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先
得我心之同然輒採錄而裒集之以示同志
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與
安之書曰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攻之
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
聊籍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
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

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

正傳觀朱子諸書乃平日錯綜答人亦或因朋友之病而自抑以鑑之不盡出於晚年也陽明先生取以自罔呼之曰晚年定論亦從數百載後追斷之論夫以朱子之躬行實踐而反自愧爲口耳之學正文莫循人之意今亦執夫子之自言而謂聖人躬行未得可乎但朱子誦讀著述精神所用或者過多晚年益加切近又是其進處寧可與謂其生平專事口耳泛然無得於心至老而痛悔極艾未及攺正耶

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

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與陸澄各錄一卷刻于虔○是年愛卒先生哭之慟愛及門獨先聞道亦早自南京兵部郎中告病歸與陸澄謀耕雲上之田以俟師年纔三十一先生每語輒傷之

九月脩濂溪書院

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脩濂溪書院居之○先生大征既上捷一日設酒食勞諸生且曰以此相報諸生瞿然問故先生曰始吾登堂每有賞罰不敢肆常恐有愧諸君比與諸君相對久之尚覺前此賞罰猶未也於是思求其過以改之直至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少增損方始心安此卽諸君之助固不必事事煩口齒爲也諸生聞言愈各省畏

以友輔仁處正如此如此方見朋友之益

十月舉鄉約

先生自大征後以爲民雖格面未知格心乃舉鄉約告諭父老子弟使相警戒

十一月再請疏通鹽法

據戶部覆疏所允南贛暫行鹽稅例止三年先生念連年兵餉不及小民而止取鹽稅所謂不加賦而財足所助不少且廣鹽止行於南贛其利小而淮鹽必行於袁臨吉以灘高也故三府之民長苦乏鹽而私販者水發舟多蔽河而下勢莫能遏乃上議開復廣鹽著

財請暫行今請著令

爲定例　朝廷從之至今軍民受其利
耿定向撰世家曰先生撫贛甫逾年凡三捷皆役
不再籍兵無挫刃數十年負固不逞之兇一旦殄
滅功何偉也且其初至兵之矣第選民兵立兵符
明賞罰以練之而不征調狼達土兵食匱矣第疏
通鹽法處商稅以足之而未始加賦編民申保甲
宣諭告格于其始立社學舉鄉約以和厥中閭閻
治置巡司移郡縣以嚴厚厥終經略周而垂裕遠
今矣先生在事燕居則撫強習勞出兵則躍馬先
登倥偬中時時朋來問學揮塵談道其任事何
而神情又何暇裕也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卷一終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卷二　陳龍正脩

年譜中

正德十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

正月疏辭陞廕乞致仕並不允

以三浰九連功廕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上疏辭免已而以祖母疾亟又疏乞致仕並不允

六月奉　敕勘處福建叛軍聞宸濠反遂還起義兵

時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叛奉　敕往勘以六月初九日啓行十五日丙子至豐城知縣顧佖迎告濠反先生遂返吉安濠久蓄異志正德初與瑾納結曾風南昌諸生呈舉孝行撫按表奏以張聲譽安成舉人劉養正素有詩文名屈致鼓衆按察使陸完因濠器重遂相傾附及爲本兵首復護衛羽翼及完改吏部王瓊代爲本兵度濠必反乃申軍律督責撫臣脩武備而諸路戒嚴濠恐復風

未嘗非老成之見

濟領爲倂一廷宜則偵卒奔告矣

諸生頌已賢孝挾當道奏之　武宗見奏
驚曰保官好陞保寧王欲何爲耶而臺省亦
交奏寧王不法事少師楊廷和欲濠上護衛
自贖同官及外廷皆不知也一日駙馬都尉
崔元遣問瓊曰適聞宣召明早赴闕何事瓊
問廷和廷和曰宣德中有疑于趙嘗命駙馬
袁泰往諭竟得釋故此意也明旦瓊謂元曰
此大事何不廷宣乃畱當廷領之元既行廷
和夜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洩近給

事中孫懋易讚請選兵操江備江西流賊畱
中日久第如擬行之備兵之方無出此矣廷
和默然會濠偵卒林華者聞朝議二三不得
實書夜奔告值濠生辰宴諸司聞言大驚以
爲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荆藩故事且
舊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
王事也宴罷密召養正等謀之養正曰事急
矣明旦即可行事是夜集兵以俟比旦諸司
入謝遂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而

諸司被繫者惟公差主事馬思聰參議黄宏
不食死參政季斅按察使楊璋等皆爲所脅
于是傳檄遠近革年號斥乘輿分遣所親婁
伯王春等四出收兵

十九日疏上變

濠既戕害守臣因刼諸司據會城乃集亡命
括丁壯號兵十萬奪運舡順下戊寅襲南康
知府陳霖等遁己卯襲九江兵備曹雷知府
汪穎指揮劉勳等遁屬縣聞風皆潰濠初謀

徑襲南京遂犯北京故剋期東下先生聞變
返舟値南風急舟弗能前焚香拜泣告天曰
天若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即反風若
無意斯民守仁無生望矣須臾風漸止北帆
盡起濠遣內官喩才領兵追急夜與幕士蕭
禹雷濟等潛入漁舟得脫然念兩京倉卒無
備欲沮撓之使遲留旬月於是故爲兩廣機
密大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咨云率領狼
達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

此是權宜處

自己獨少

搖之濠見檄果疑懼遲延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郡既有積穀而太守伍文定議合遂留吉安明日庚辰上疏告變與文定等討傳檄四方暴濠罪狀促列郡起兵以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兵于豐城又故張接濟官軍公移備云兵部咨題准令許泰郤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陸路進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陸竝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

陳金等領兵六萬分道竝進尅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敕旨爲據故令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遮擊前後以誤之又爲李士實劉養正內應僞書賊將凌十一閔念四投降密狀令濟光等親人計入于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謀知非實乃屬宗支栱樤與萬鋭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安慶季斅說吉安而自與宗支栱栟士實養正等東下賊衆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爲監

先生留家
守益默父
默得

軍王綸爲贊軍務指揮葛江爲僞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過九江令師夔守之直趨安慶時欽交等攻圍雖已浹旬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鋭指揮使崔文同守不下○按是時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充嗣飛章告變項請會議左順門衆觀望猶不敢斥言濠反項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乃從直房項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

○先生在吉安鄒守益趨見曰聞濠誘葉芳兵夾攻吉安先生曰必不叛諸賊售以茅爲屋叛則焚之我過其巢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爾守益惕然一時胸中利害如洗先生遂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至即火之毋爲賊辱守益慮濠遣迷其分[illegible][illegible]急避他所

壬午再告變
叛黨方盛恐中途有阻故再上
疏乞便道省葬不允
先生起兵未奉成　命上便道省葬疏意示
暫留姑爲牽制俟　命師至即從初心時奉
旨着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
來說
疏上僞檄
六月廿二日叅政季斆同南昌府學教授趙

承芳賚僞檄諭吉安府至墨潭領哨官縛送
軍門先生即固封以進
甲辰義兵發吉安已酉誓師於樟樹辛亥拔南
昌
先生聞濠兵既出乃促列郡兵尅期會于樟
樹自督知府伍文定等及通判談儲推官王
暐以十三日甲辰發吉安於是臨江知府戴
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
章琦南安推官徐文英贛州都指揮余恩新
淦知縣李美泰和李楫寧都王天與萬安黃
冕各以其兵來赴已酉誓師于樟樹次豐城
諜知賊設伏于新舊廠以爲省城之應乃遣
奉新知縣劉守緒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庚
戌發市汊分布既定薄暮齊發辛亥黎明各
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及廠賊潰奔入
城一城皆驚又見我師驟集益奪其氣衆乘
之呼譟梯絙而登遂入城擒栱樤萬銳等千
有餘人所遺宮眷縱火自焚先生乃撫定居

民分釋脅從封府庫收印信人心始寧於是
胡濂劉裴許效廉唐錦賴鳳王玘等皆自投
首初會兵樟樹衆以安慶被圍急宜引兵赴
之先生曰今南康九江皆爲賊據我兵若越
二城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鬬是我腹背受敵
也莫若先破南昌賊失據歸援則安慶之圍
自解而賊成擒矣卒如計
遂促兵追濠丁巳獲之於樵舍江西平
初濠聞南昌告急即欲歸援遂解安慶圍移

沅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二十
二日先生偵知其故問衆計安出多以賊勢
強盛宜堅壁觀釁先生曰賊未逢大敵惟以
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逞退無所歸衆已消沮
若出奇擊惰不戰自潰會撫州知府陳槐進
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至乃遣伍文定邢珣
徐璉戴德孺各領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
意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之陳槐
胡堯元章琦談儲王暐徐文英李美李楫王
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引兵百餘四面
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兵合而擊之分布既定
甲寅乘夜急進文定以正兵當賊鋒恩斷之
珣遶出賊後璉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乙卯
賊兵鼓譟乘風逼黃家渡氣驕甚文定恩佯
北以致之賊爭趨利前後不相及珣從後橫
擊直貫其中文定恩乘之夾以兩翼四面伏
起賊大潰退保八字腦濠懼厚賞勇者且令
盡發九江南康守城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

曾璵兵亦至先生以爲九江不破則湖兵外
援南康不復則我難後躡乃遣槐領兵四百
合饒州知府林瑊兵攻九江遣廣信知府周
朝佐取南康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
文定立銃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砲入濠副
舟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死者無算乃聚樵
舍連舟爲方陣盡出金銀賞士先生乃密爲
火攻具使珣擊其左璉德孺出其右恩等設
伏期火發以合丁巳濠方晨朝羣臣責不用
命者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掩至火及濠
副舟衆遂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濠
爲知縣王冕所執與其世子眷屬及僞黨士
實養正劉吉王春吳十三火信等數百人復
執脇從官王宏王金楊璋郟文馬驥白昂等
擒斬三千落水二萬餘餘賊數百艘逃潰乃
分兵追剿戊午及于昌邑大破之至吳城復
擒斬千餘死水中殆盡巳未得槐等報各擒
斬千餘起兵旬日紀功凡一萬一千有奇初

先生屢疏力疾赴闕值寧藩之變閩省方亟竝無一人事勢幾會間不容髮故復圖爲牽制攻守以俟命師之至疏入未報卽以捷聞○洪見龍光述張疑行間事甚悉嘗問曰事濟否先生曰未論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固不免曰但得渠一疑事濟矣後遇河圖爲武林驛丞又言公欲稍留宸濠何時非間何事非間嘗問光曰曾會劉養正否光對曰熟識卽使光移養正家屬城內善飲食

之縛齋撽人欲斬雷濟躡足遂不問一日發牌票二百餘左右莫知所往臨省城先以順逆禍福之理諭官民聞兗與瑞昌王助逆遣其心腹胡景隆招回各兵以離其黨人徒見成功之易而不知其伐謀之神也黃弘綱聞吉安居人疑曰王公之戈未知何向亟入告先生笑而不答出兵誓師斬失律者殉營中軍士股慄不敢仰視不知卽前齋撽人也○先是先生思豫備會汀漳兵備僉事周期雍

以公事抵贛知可與謀且官與省屏左右語之雍歸卽陰募驍勇部勒以俟故晨奉檄而夕就道福建左布政使席書領東兵備僉事王大用亦以兵來道聞賊平乃還致仕都御史林俊聞變夜範錫爲佛狼機銃幷火藥法遣僕從間道來遺之以討賊○先生入城日坐都察院開中門令可見前後對士友論學不輟報至卽登堂遣之有言伍焚鬚狀暫如側席遣牌斬先却者還坐衆咸色怖驚問先

生曰適聞對敵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濠已擒問故行賞訖還坐咸色喜驚問先生曰適聞寧王已擒想不僞但死傷者衆耳理前語如常○濠就擒乘馬入望見遠近街衢行伍整肅笑曰此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一見先生輒託曰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望遣葬之比使往果得屍葢周身皆紙繩內結極易辨婁爲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

八月疏諫　親征

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　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事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中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先生具疏諫止畧言宸濠已擒謀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攪之民已帖竊惟宸濠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爲博浪荊軻之謀今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矣葢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是月疏免江西稅　葢王　淮王餉軍留朝覲官恤重刑以實軍伍處置署印府縣從逆人衆九江南康失事便道省葬前後凡九上

九月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

九月十一日先生獻俘發南昌忠泰等欲追還之議將縱之鄱湖俟　武宗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張永候於杭先生見永謂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脅從今若激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默輔　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稱病西湖淨慈寺○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諫忍從諛乎不得已令衆隨負勅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

觀是賴之不動欲備則德在我樂受則恐有歸於他役中矣

先生曰止可五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奉　敕兼巡撫江西

十一月返江西

先生稱病欲堅臥不出聞　武宗已至淮

陽羣姦在側不得已從京口將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　旨兼巡撫江西遂從湖口還○忠等挾宸濠軍馬屯聚搜羅百出積綸等望風附會肆爲飛語先生既還南昌北軍肆坐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乃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

攬入人情

先感其恩欲服其技

承國善亦因付以濠

汾陽亦如此

偽召不赴後即行馳

故厚與之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酹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先生與忠等語不稍徇漸已知畏忠泰自居所長與先生較射于教場中意先生必大屈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哄然舉手嘖嘖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耶遂班師

十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正月赴　召次蕪湖尋得　旨返江西

忠泰在南都讒先生必反惟張永持正保全之　武宗問忠等曰以何驗反對曰召必不至有詔面見先生即行乘小舫取漁艇數十自銜星夜兼程至上新湖忠等恐語相違復拒之蕪湖半月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草菴中適　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卽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始忠等屢矯僞命先生不赴至是承幕

舜拂承力

忘身不忘親無生歿併忘親所以爲異端

他儒所不敢然尚非先生至處

士錢秉直急遣報故得實○先生赴召至上
新湖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汨汨有
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即死耳如老親何謂
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竊父而逃吾亦終
身長往不悔矣○江彬欲不利於先生先生
私念彬有他即計執彬　武宗前數其圖
危宗社罪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之忿徐得
永解其後刑部判彬有曰虎旅夜驚巳幸寢
謀於牛首宮車宴駕邪堪遺恨於豹房若代

陽明要書附錄　八　卷二　年譜中　十六

先生言之者彬與忠泰百方圖害可謂深仇矣而　武宗崩後先生從不齒及韓魏公之德量李鄴侯之不報兼而有焉蓋先生于世情譬詘則以不較法顏子論學興同則以自反法孟小人可以直容而學問之道無窮也○晦日重過開
先寺刻石讀書臺後詞曰正德巳卯六月乙
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
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
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
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
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

大作用大關方息退方邪予何暇側小人

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
皇靈嘉靖我邦國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
多所題識

二月如九江

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心懷憂惶是月出觀兵
九江因遊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

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

江西自巳卯三月不雨至七月禾苗枯死繼

陽明要書附錄　八　卷二　年譜中　十七

遭濠亂小人乘隙爲亂先生盡心安戢許乞
優恤至是部使數至督促日迫先生上疏祈
免詞甚哀切巳而計處寧藩變産官銀代民
上納民困稍蘇

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是年四月江西大水漂溺公私廬舍田野崩
陷先生上疏以四罪自劾疏中惟叙地方災
異有云變不虛生因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
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端蓋是時　武宗

猶羈南畿進諫無繇姑以此冀君心開悟而加意黎元也

六月如贛

先生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動靜相知者俱請釋兵回省無蹈危疑先生泰然不動第曰吾已有乞休疏請解兵謝事矣因作啾啾吟解之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等亦以為言先生曰二三子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豎禍在目前吾猶帖然今何足憂縱有大變亦避不得雷欲擊須聽其擊來吾所以不輕動者有深慮焉耳耿定向曰逆濠未死諸奸佞素通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已稔逆志第以先生在贛不敢動也世第倖擒濠之功不知先生于時沉機曲算撫定耆夷激厲將士外防賊黨內戢克倖厥功乃克有終○洪昔草師疏便道歸省與再報濠反同日而上心疑之危急存亡之日豈暇恤其私也當是時倡義舉兵料濠且旦夕擒矣猶疏請命將出師若身不與其事者嗚呼微哉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留南都既久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襲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再上之始議北旋○御史黎龍有言平藩事不難于成功而難于倡義洪謂平藩不難于倡義而難于處忠泰之變蓋忠泰挾　天子以階亂莫敢誰何　豹房之謀無日不在畏師據上游不敢騁卒能保　乘輿還宮以起　世宗之正始開先勒石所謂嘉靖我邦國改元之兆豈偶然哉○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者先生令叅隨往紀之命之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已而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濠既平紀此何為曰吾聞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而搗之一機會也後二十年有登庸之役人皆傳先生有預事謀而不知當時計有所在也

八月咨部院雪冀元亨冤狀

先是宸濠覬結名士助己凡仕江右者多隆禮際武陵冀元亨爲公子正憲師忠信可託故遣往謝佯與濠論學濠大笑曰人痴乃至此耶立與絶比返贛述故先生曰禍在茲矣乃衛之間道歸及是張許等衆摹不得遂逮元亨備受考掠無片語阿順於是科道交疏論辯先生備咨部院白其冤　世宗登極詔將釋之得疾卒於獄同門陸澄應典輩備

棺殮訃聞先生爲位慟哭之元亨之學以務實不欺爲主謝積遠其家妻李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生尊師講學肯有他乎手治麻枲不輟事白守者欲出之李曰不見吾夫何歸按察諸僚婦欲相會辭不敢赴已乃潔一室就視則囚服不釋麻枲有問者答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聞者悚愧元亨既卒先生移文恤其家○周汝方語羅洪先曰吾于己卯二月自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

劉本賊亦姦爲他故賊好養正乃以伴皇

與陽明先生素厚善會母死往請墓誌實濠使暗邀結不合而返至舟顧子呻吟昏瞀意其熟寢也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縻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身當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爲有無哉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爾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吾見其怯也劉

曰誠然贛州峒賊髦頭耳乃終日鍊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相與大笑而罷其後養正既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爲文以奠辭曰嗟嗟子吉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于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於子之母也

閏八月疏省葬不允

初先生在贛聞祖母岑太夫人訃及龍山公

汪文正同意

病欲上疏乞歸會有福州之命比中途遭變疏請命將討賊因乞省葬朝廷許以賊平之日來說已再疏三疏皆不允至是凡四請嘗聞龍山公病危欲棄職逃歸後報平復乃止一日問諸友曰我欲逃回何無一人贊行門人周仲曰先生思歸一念亦似着相先生良久曰此相安能不着

九月還南昌

先生再至南昌　武宗駕尚未還宮百姓嗷嗷乃興新府工役檄各院道取濠廢地逆產改造貿易以濟饑代租境內稍甦嘗遺守益書曰自到省城政務紛錯不復有相講習如虔中者雖自已舵柄不敢放手而灘流悍急須仗有力如吾謙之者持篙而來庶能相助更上一灘耳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為贄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未

先生書見他人則效為空言

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為艮字以汝止嘗見移置贛孤山石刻記曰先生督兵於贛日以講學為事自縉紳至布衣以及四方之過賓皆得問道而先生治兵料敵卒平奸宄得於切劘之力良多此記不知誰作數語有會於先生之心特表而出之使讀者知學無時而可置亦無時而無益也○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問律呂先生不答且問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密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聲所繇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即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即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弟子○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裘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銳皆守舊學相疑唐復以撤講擇交相勸先生答曰吾真見得良知人人所同

但得致人自然漸廣

特學者未得啓悟故卄隨俗習非今苟以是心至吾又爲一身疑謗拒不與言于心忍乎求眞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非不知沙之汰者十去八九然未能舍沙以求金爲也當唐卯之疑人多畏避見同門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爲異物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起者日衆

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在江西

正月居南昌

致是個集義二字

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先生聞前月十日 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眞足以忘患難出生死乃遺書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眞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日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一日先生喟然發嘆九川問曰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

百年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眞面目更復奚疑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何以爲辯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眞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又曰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

功負此知耳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爲本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爲何如也間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餘矣旁有健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

錄陸象山子孫

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術久抑而未彰文廟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行撫州府金谿縣將陸氏嫡派子孫倣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按象山與晦翁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爲序以表彰之

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是月先生有歸志欲同門久聚共明此學適

南昌府知府吳嘉聰欲成府誌時蔡宗兗爲南康府教授主白鹿洞事遂使開局於洞中集夏良勝舒芬萬潮陳九川同事焉先生遺書促鄒守益曰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遁有日　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東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庚辰春甘泉湛先生避地髮履冢下與霍兀厓方叔賢同時家居爲會先生聞之曰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

虛度光陰失此機會耶是秋兀厓過洪都論大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聞見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脉蓋亦難矣至是甘泉寄示學庸測叔賢寄大學洪範先生遺書甘泉曰隨處體認天理是眞實不誑語究兄命意發端却有毫釐未協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貫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

更深晦莫若淺易其詞界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遺書叔賢曰道一而已。論其大本一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

六月赴　內召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尚書遂疏

乞便道省葬

六月十六日奉　世宗敕旨以爾昔能勦平亂賊安靜地方　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敕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先生即於是月二十日起程輔臣諷科道建言以　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錢塘乞便道歸省並至是疏凡五上矣始得允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按疏畧曰臣自兩年以來四上歸省奏皆以親老多病亦因權

姦讒嫉恐罹曖昧之禍故其時雖以暫歸爲請而實有終身丘壑之念矣今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豈不欲朝發夕至一快其拜舞蹈躍之私乎顧臣父老且病頃遭讒構朝夕常有父子不相見之痛幸洗殃咎復覩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叙其悲懽離隔之懷况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况父子乎然不以之明請於

朝而私竊行之是欺　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故臣敢冒罪以請

八月至越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

先生歸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收淚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日與宗族親友宴遊隨地指示良知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

生徒跡爲疑洪獨潛伺動止深信之乃排衆議請親命率二侄大經應揚及鄭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贄焉

十二月封新建伯

制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歲支祿米壹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劵子孫世世承襲遣行人賫白金文綺慰勞兼下　溫旨存問父華於家至日

適龍山公誕辰親朋咸集先生捧觴爲壽翁蹙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興前後二年岌乎難免矣天開日月灑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非其幸歟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幸又以爲懼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聞者皆嘆會遇之隆感盈成之戒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卷二終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卷三

陳龍正條

年譜下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

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爲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歸功本兵宰輔憾焉至是欲阻先生之進乃抑同事諸人功刪改紀功文册先生曰冊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夫帳下之士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或僞書反間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塡於溝壑或以忠抱寃而構死獄中非冊中所能盡載今於其可見之功又裁削之何以勵效忠赴義之士耶乃上疏乞辭封爵不報

二月龍山公卒

二月十二日己丑龍山公年七十六疾且革封爵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

此已受封後何復辭

拖紳飭內外舍穢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絶病不能勝門人子弟紀喪因才任使以仙居金克厚謹恪使監厨克厚出納品物惟謹有不慎者追還之內外井井室中齋食百日後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豢養習久强其不能是恣其作僞也稍寬之使各求自盡越俗宴弔客必刻餅糖設文綺烹鮮割肥先生盡革之惟遇高年遠客素食中間肉二器曰齋素行于幙內若使弔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

此乃真能致良知者

高年酧賓旅也後甘泉先生來弔見肉食不喜遺書致責先生引罪不辯是年克厚與洪同貢於鄉連舉進士謂洪曰吾學得司厨而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謂學必操事而後實誠至教也○先生卧病遠方同志日至乃揭於壁曰某鄙劣無所知識且憂病奄奄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者外孔孟而他求將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乎

孔孟之訓孝弟而已矣先生早有超世之志特不能忘其親出而經世救民接引後學皆自愛其親始竊見後之談道者未必淡世味顧欲淡親恩正犯先生中歲斷滅種性之戒種性滅矣何道可言先生生慕死哀拈壁數言以身示非以言示也身方宅憂言孝弟近於自明故引而不發夫以滅種性爲見性所謂支離決裂所謂似是而非孰甚於此哉曰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即孟子歸求諸父兄之間之意也無行不與隨時點道恐學者泯視先生之教特表而出之

七月再疏辭封爵

先是先生上疏辭爵乞普恩典蓋以當國者不明軍旅之賞而陰行考察或賞或否或并削其績或未賞而先罰焉如邢珣徐璉陳槐謝源皆見黜乃歎曰同事諸臣延頸而待且三年矣吾若不言誰復有爲之論列者均赴國難而一人當其賞乎上疏再辭乞錄諸勤王者功復不報○時臺省程啓光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爲刑部主事上疏爲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

辯止謗況今日以講學異同議論滿天下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巳苟吾斯未信不得輙是已而非人也吾斯既信則當益求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且彼議論之興非必私怨於我亦將以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可專罪彼乎○是月德洪赴省試辭先生請益先生曰胸中須常有舜禹有天下不與

氣象德洪請問先生曰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喪介於其中

千言萬語惟掃除俗陋不從此入無繇得與物同體氣象大約不能體物總繇自己形骸未受用耳故不知學者以超然無欲與萬物疎與知學者以超然無欲與萬物親先生之教常使人先爲狂者惟狂者能變人

九月葬龍山公于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

二月

南宮策士以心學爲問陰以闢先生門人徐珊讀策問歎曰吾惡能昧吾知以倖時好耶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識者以爲進退有命德洪下第歸見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問故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眞是者○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因言謗議日熾先生曰諸

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言先生學日明爲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言天下從遊者衆與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先生曰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未及耳請問曰吾自南京已前尚有鄉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眞是眞非處更無掩藏廻護纔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請問鄉愿狂者之辨曰鄉愿以忠信廉潔媚君子以同流合汙

實所謂狂似非此狂

幽明一氣自然如此

二氏未出

媢小人總以媚世其心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俗染不足以累其心眞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卽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闊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未壞而可與裁

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柱峰鄭太夫人於徐山

鄭太夫人嘗祔葬餘姚穴湖既改殯郡南石泉山及合葬公開壙有水患先生夢寐不寧遂改葬

十有一月至蕭山

都御史見素休公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于蕭山宿浮峰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行諸友及時勉學無負初志張元冲在舟中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差毫釐謂其皆有得於性命也但二氏於性命中稍着私利便謬千里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切於吾身者不知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卽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卽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爲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間皆舉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取定向曰先生于二氏蓋已洞悉而範圍之別湛文簡則云某嘗於邪僻者二十年後沿周程之說求之始稍有覺答儒文懿則云世有周程吾得就弟子列或得其高弟而私淑焉亦幸也其尊之如此世窺二氏一班者輒詬孽周程甚且弁髦孔孟何其不作哉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

正月

門人日進郡守南大吉先生同考會試時所取士性豪曠不拘小節先生與論學有悟乃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

請學者必識此意

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吾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曷若預言不犯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于是闢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于是遠方之士日至宮刹卑隘至

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止於至善功夫有得則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海寧董澐號蘿石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來遊會稽聞先生講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語連日夜澐有悟因何秦强納拜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間澐日有聞悟然樂而忘歸也其鄉子弟社友皆招

一還妙甚不禁不縱

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澐曰吾方幸逃於苦海願以吾爲苦耶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先生爲之記畧云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傲卒歸於兇頑鄙倍故凡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也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

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

八月宴門人于天泉橋

中秋月白如晝先生命侍者設席於碧霞池上門人在侍者百餘人酒半酣歌聲漸動久之或投壺聚筭或擊鼓或泛舟先生見諸生興劇退而作詩其一曰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靄忽然生須臾濁霧隨風散依舊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攖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其二曰

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羣英須憐絶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世之學者沒溺于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于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畧倫物之病雖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爲未得於道一也故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愚按先生說狂如此故其自處亦以狂狂者先脫去利欲若借意氣以行私此正狂之賊也黄綰曰先生雖處富貴常有烟霞物表之思視金玉如土芥蔡羮珍鼎錦衣緼袍大厦窮廬視之如一狀先生得其神矣後之慕良知家法者先自心德洪攜二弟讀書城南洪父潔其肺腸哉

心漁翁往視之魏良器輩與遊禹穴諸勝十日忘返問曰承諸君相攜日久得無妨課業

乎答曰吾舉子業無時不習家君曰譜作於緒山故稱乃父曰家君因知心學可以觸類而通然朱說亦須理會否二魏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憂不得耶家君疑未釋進問先生先生曰豈特無妨乃大益耳學聖賢者譬之治家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今之爲舉業者譬之治家不務居積專以假貸爲功欲請客自廳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幸而來則諸貸之物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亦不備終身奔勞作一寠人而已明年乙酉大比稽山書院錢楩與魏良政並發解江浙家君笑曰打蛇得七寸矣○是時大禮議起先生夜坐碧霞池作詩曰一雨秋凉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眞莫謂天機非嗜慾須

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又曰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閒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却怜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蓋有感時事二詩已示其微矣四月服闋朝中屢疏引薦霍兀厓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

薛侃云平居收斂若山林之叟了無聞識其發大論臨大難斷大事則沛然若河海之傾確然若蓍龜之信而莫知其以也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祔葬于徐山

是月作稽山書院尊經閣記○按是年山陰知縣吳瀛重修縣學提學僉事萬潮與監察御史潘倣拓新萬松書院於省城南取試士之未盡錄者廩餼之咸以記請先生皆為作記

六月禮部尚書席書薦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尚書席書為疏特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劵趨闕謝恩於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劵謝恩之召尋不果

九月歸姚省墓

先生歸定會于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為期書壁以勉諸生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于此以問學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于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

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勢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麁浮矯訐挾勝心而行憤嫉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

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

門人爲之也書院在越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後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門人周汝員建祠於樓前匾曰陽明先生祠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

三月

德洪與王畿並舉南宮俱不　廷對偕黃弘綱張元冲同舟歸越先生喜凡初及門者必令引導俟志定有入方請見每臨坐默對焚香無語

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

繼室張氏出前未見續娶此何得云繼室當作側室先生初得子鄉先達有靜齋六有者皆踰九十聞而喜以二詩爲賀先生次韻謝答之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蓋是月十有七日也昔者王茂弘畜妾於外然後得有子以先生之智與位豈不能爲茂弘之所爲特其大公之心既已立嗣雖無所出亦復何害故不爲也及夫人下世則張闕而納側室亦天理人情之至也而或者據以前缺寡妻之刑遂微其事然不納室而生子謂側室爲繼室其事不明其名不正豈非以大賢豪光明正大之行反啓後世之疑而爲口實乎作

譜者尊厚其師而未精於義余懼後人致疑於先生故不敢不辨○先生初命名正聰後七年外舅黃綰因避時相諱更今名但名何避聰惹何嫌綰之世情亦已甚矣

十二月作惜陰說

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名曰惜陰請先生書會籍先生爲之說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

守益錄先生文字請刻先生取近稿三之一

既云云何又命類次

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復請先生曰此便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教不明蓋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刪詩若以其辭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爲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便非垂範後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莫不本於性情況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爲好事者攙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先生許刻附錄一卷以遺守益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疏辭不允

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爲亂提督都御史姚鏌征之猛父子就擒已論功行賞矣遺目盧蘇王受搆衆煽亂攻陷思恩鏌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爲巡按御史石金所論　朝議用侍郎張璁桂萼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隨宜撫

勦并覈當事諸臣功過先生疏辭　詔鏌致仕遺使敦促上道

八月

先生將入廣嘗爲客坐私囑曰但願温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敎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奢淫之事誘以貪黷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繇前之說是謂良士繇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將有遠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敎之

九月壬午發越中

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王畿舟中論爲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曰何如畿曰心體既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

八字果然

無惡物亦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中有善惡在為善去惡正是復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畿曰明日先生啓行可同請問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將入內聞洪與畿候立庭下先生復出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舉問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證及此者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吾學更無遺念矣德洪請問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饐氣何物不有而何一物得為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德洪功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功夫畿請問先生曰汝中見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

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即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脩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畿曰本體透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囑付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着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為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為俱不着實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洪畿俱有省

天下有可自脩而不可接人者乎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下學而上達聖人亦無二學無二

教也今于汝中初問既云不可槩以接人及再問則云初學用此術術有人夫初學所術又何不可槩接乎是宗旨四句乃似不當聯言直須劈開接引上一語不徹下下三語又不徹上合之而彌分如之何如之何末云實用功夫勿懸想本體究然晦翁同符惜哉徹多一掃除晦翁之意耳且先生用有明無正以本來皆無後來則有心無善惡物無善惡遡觀本來合內合外其有善惡者獨意耳知善知惡者自分別其意之善惡而非分別萬物之善惡也故于意之善者則爲其雜於惡者則去大旨如是然于言心已近贅于言物已近矯矣而況欲行爲四無謂意亦無善無惡則好貨好色好名與好善好學好問好察皆可齊觀不妨任心所發又王門以事爲物今云事亦無善無惡則止仁止孝與賊民背親亦可任意所爲蓋陽明所言無言直指本來不着一相非謂有善惡而不分別也衍之

於意與事是既有善惡之後仍不分別其學術禍世之罪可勝誅哉雖曰行之實陰背之先生此時雖不直斥其罪其末鍼砭固已切矣自汝中之說昌遂茂視進退取與無足輕重不見性者爲善亦無盍見性者爲惡亦無傷非惟程朱之閒薄然而良知之教門亦凡口實於天下良知則何病焉○先生少年訣講機巧十七八時一閒要一齊言聖人必可學而至遂凝靜簡重盡除習氣是眞能改過之人遇變則直前擔當遺讒則一聰義命已被責則引罪人有過則隱容是眞能仁麥天下之人從少至老學學爲善如此自中年撤見性體露出無善無惡四言其卡意惟欲人不恃善老子云爲而不恃是從末上救治陽明欲人勸性中原不着一相是從項上破除然已犯佛家所何饒舌之病觀其晚年微旨隱隱亦思救正所以令人貨用爲善功夫所以邪提致良知于此四言從不道及惟思用

用非北用
隱然

出惡徒勞
不出不忍

臨行有大泉一語若徹然改云至善無惡心之體豈不大決願不忍明破汝中而使與諸山之說互用兩存猶有吝情堪爲道識耳大舜善與人同文王望道未見孔子何有於我顏子若無若虛孟子未能有行貢能爲善之吉人自是惟日不足何悠着爲善之的而豫煩囑付反使人得借以爲爲善無益爲惡無傷之地耶緒山教行帥教亦從不及無善惟汝中嗟嗟言之又獨享上壽故王門遂貽虛莊爲世詬厲人疑陽明言無善爲聖門之罪人而不知其從之不爲言乃陽明之罪人也

甲申渡錢塘

先生遊吳山月巖嚴灘俱有詩過釣臺曰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

戈起空山烟霧深往跡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胝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乃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己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自傷某哉未難矣跋曰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刺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

丙申至衢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詩曰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蹤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眞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德洪汝中方卜築書院盛稱天眞之奇并寄及之詩曰不踏天眞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今祠有仰止祠環海樓太極雲泉瀉雲諸亭

戊戌過常山

詩曰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遍深歷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岐乾坤繇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十月至南昌

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徐樾張士賢桂軏等請見俱謝以兵事未暇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靜坐有禪定意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矣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爲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直指出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樾領謝而別明日至南浦父老軍民塡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頂輿傳遞入都司乃就謁東入西出自

辰至未而散始舉有司常儀明日謁文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屛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聞先生至自鄉出迎心已內動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黃文明魏良器輩笑曰逋逃主亦來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

說動說驚說降未是眞信然可想先生英氣雄辯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

諸生三百餘人迎入螺川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知安行猶兢兢業業用困勉工夫吾儕以困勉資而悠悠蕩蕩欲坐享生知安行成功豈不誤己誤人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顧假以文過飾非為害大矣（耿定向曰先生若預知承學之弊而丹淨若此抑非徒以言戒也蓋身之）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十一月至肇慶

是月十八日抵肇慶先生寄書德洪畿曰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及餘姚德洪汝中任之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各會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以此視鞭影耳

聞先生言而止

乙未至梧州上謝　恩疏

先生疏請撫恩田存土官事下尚書王時中持之得　旨守仁才畧素優所議必自有見事難遙度俟其會議熟處要須情法得中經久無患事有宜亟行者聽其便宜勿懷顧忌以貽後患

十有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

二月思田平

降者七萬一千人勑遣行人奬勵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所司備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

四月議遷都臺于田州不果

先生既受命兼理巡撫兩廣疏言兩廣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効於歲月之間也因乞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侍郎梁材南贛副都御史汪鋐皆堪此任請選擇而使之會侍郎方獻夫

[illegible]生嘗此議未合機宜先生不欲直非之故言暫設其議遂寢

建白宜於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

先生復疏薦布政使林富且言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今且暫設俟年餘經畧有次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憲臣一人于賓州或以南寧兵備兼理又以栁慶缺叅將特薦沈希儀且請起用前副總兵張祐俾與富協心共事未幾富以陞去先生再薦布政使王大用按察使周期雍又言副使陳槐施儒楊必進知府朱袞皆堪右江兵備之任知府林寛

可爲田州知府推官李喬木可爲同知且言邊方反覆之地得人倍難非才未易以定其亂不諳其土俗未易以得其心不耐其水土亦不能久居其地必兼是三者而求之則如槐等四人固皆可用之才不當以時例拘棄者也疏上俱未果行

大臣以爲賢爲重當時既任先生而不從其所薦豈非宰相之過與

興思田學政

先生以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政但瘡

議之以所便

痍逃竄民未受壓學何繇建而風化之原終不可緩也乃命所屬諸生無拘廩增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提學道選委教官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建有學宮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廩增起貢

五月撫新民

叅議汪必東知府程雲鵬等各申請量留湖

兵及調狼兵防守先生諭令雲鵬率各縣知縣親至近賊良善村寨加厚撫恤因令郎以此意傳諭諸賊巢而雲鵬所議散遣催倩機快調取武靖州土兵就近防守一節則令斟酌行之

六月興南寧學政

先生謂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乃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委原任監

董者非用人

沿濱夷戻不尚刑與氣剛用重尚不同

察御史降合浦縣丞陳逅主敎靈山諸縣原任監察御史降揭陽縣主簿季本。主敎敷文書院仍論勤勸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諸生應赴試者臨期起送其餘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時課經論策就與論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未易解脫舊習必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漸化諒本官平日孜孜汲引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學敎者時行檟楚以警其惰本

院回軍之日將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又諭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宜家喻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得乎況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便成風有司徒事刑驅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敎之以禮庶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福建蒲田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抑以冠婚鄉射諸儀頗能通曉近各學諸生類多東書高閣嬉遊度日豈若與此生日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乎南寧府官吏即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觀感興起砥礪切磋脩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遂化爲鄒魯之鄉亦不難矣

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

八寨斷藤峽諸蠻賊有衆數萬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腸仙臺花相風

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徭迴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流劫出沒爲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既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富祐率右江及思田兵進剿入寨參議汪必東等率左江及永保土兵進剿斷藤峽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歸其巢穴遂班師疏請經畧思田及八寨斷藤峽

初先生既平思田乃上疏凡為經畧事宜有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于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覆勘學士霍韜等上疏曰臣等廣人也前當事者凡用三省兵若干萬銀米若干萬官兵土兵死者若干萬僅得田州小寧五十日而思恩叛矣今守仁不殺一卒不費斗米宣揚德威遂使頑叛來服雖舜格有苗不是過也若八寨賊斷藤峽賊又非思田之比八寨者諸賊淵藪而斷藤峽又八寨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病也八寨不平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掃而清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如拂塵然臣等是以歎服守仁能體　陛下之仁以綏思田向化之民又能體　陛下之義以討八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兩得也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

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化得撫剿之宜六也兩廣良民可以漸次安業舒　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矣旋復倡亂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今守仁平其巢穴即徙建城邑以鎮定之惡賊失險後日不能為變遁賊來歸且化為良民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議守仁奉命有事思田遂剿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以成功傳曰閫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利社稷專之可也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雖詔命有所不受今守仁知思田可以德懷也遂安定之知八寨諸賊未易服也遂因時討平之雖無　詔命先發

後聞可也況有便宜從事之　旨乎或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工可乎臣則曰昔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從宜厝置不俟戶部分　聖明南顧之憂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臣等目擊劇賊宿患仰賴　聖明任用守仁一朝平定不勝慶忭

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勘恐機會一失大功遂阻城堡不築遺賊復聚地方可慮是故目昧建言唯　聖明察焉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賞思田功也初八日行人馮恩賚捧　欽賜至鎮故有謝疏

十月疏請告

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未報

謁伏波廟

先生十五歲時常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宛如夢中因識二詩

祀增城先廟

先生五世祖諱綱者死苗難廟祀增城是月有司復新祠宇先生謁祠奉祀過甘泉先生廬題詩於壁曰我祖死　國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尋蒼蒼蒹葭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

軀不遑宿留詩慰慇懃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同著形迹期無負初心又題甘泉居曰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饑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與德洪畿書曰書來見近日工夫有進足爲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相與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眞有火燃泉達之機矣喜幸何如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

[illegible]真非仁

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淵藪積爲民患者不忍不爲一除剪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病未易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旣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

十一月丁卯先生卒於南安

是月廿五日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

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舖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光明者指乎無自私自利之心而殘昧除其說尤列也似淺克明峻德以通天地以微萬物其說光明也蓋夫然明德不明皆因物欲蔽之果能盡絕其自私之心而通天地微萬物者具存矣此光明之眞義而先生一生致良知之

何異武侯

後世子貢

縮此疏可謂晉爲說肆筆亦不能悉

實功也語周積語千百世切勿認作知解上去○初先生出廣布政使門人王大用備美材隨舟至是贛州兵備門人張思聰親敦匠事迎入南埜驛沐浴衾斂如禮乃復登舟士民哭聲震地比至贛至南昌沿途擁哭皆如之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

初六日至弋陽德洪王畿與正憲俱會

二月庚午喪至越

四日子弟門人奠柩中堂遂飭喪紀婦人哭

門內孝子正憲攜弟正億與親族子弟哭門外門人哭幕外朝夕設奠如儀每日門人來弔者百餘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書院及諸寺院聚會如師存是時朝中有與議爵廕贈諡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詹事黃綰上疏曰臣與桂萼相知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萼與守仁舊不相合因不謂然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臣觀守仁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蓋其功之

不及無普
耕然錯亦
有見

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外諸
奸爲之潛應故當時諸臣皆懐觀望若非守
仁不顧赤族之禍運籌以伐誅删天下安危
未可知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
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筭而濠可徒搏而擒
者乎其二大帽茶寮浰頭桶岡諸賊寨勢連
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
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思田構釁有年事不
得息民不得已守仁定以兵機感以誠信盧
王之徒俯首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
其四自來入寨爲兩廣腹心之疾守戍官軍
與賊爲黨莫可柰何守仁乘機襲之遂去兩
廣無窮之巨害立功如此又卒之以死勤事
夫兵政國之大事宜爲後世法可以終泯其
功乎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日致良知致知出
于孔氏而良知出于孟子二日親民蓋大學
舊本所謂親民者即百姓不親之親非剏爲
之說也三日知行合一蓋知至至之知終終

之固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
空言以爲學也是皆先民之遺論孔門之正
傳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萼之非守仁遂致
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
臣不敢以此爲萼是也況賞罰者御世之權
以守仁之功勞而常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
忠之典倡黨錮之禁非所以輔　明主也
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槀埋空山鬼
神有知當爲惻然臣實不忍見　聖明之
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于異代猶當追崇
況在今日哉且永順之衆盧王之徒素慕守
仁威德如此舉措恐失其望開繫夷情亦非
細故臣之師信守仁實不同於世俗君父之
前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萼爲小人所譏臣
爲之憤既而得白臣爲之喜今守仁之抱寃
亦猶萼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優以卹典
贈謚仍與世襲弁開學禁以昭聖政若此事
不明則萼之與臣終不能以自忘故臣敢言

及之所以盡事君之忠且以補蓍之過也疏入不報

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

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麻衣衰履扶柩而哭觀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前溪入懷與左溪會衝嚙右麓術者心嫌欲棄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帶立于溪上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從南岸明堂周闊數百丈遂定穴門人李珙等築治更番晝夜不息者月餘而墓成

年譜于神異事皆削而不錄獨于始生也傳瑞雲樓有玉緋之神人焉于其沒也亦然皆樹功策名徵也其稍長也有好孩兒道破之語則僧也其所遇則有長安街相士有鐵柱宮道人有地藏洞異人皆非吾徒也年譜雖欲不存之而不可得也噫先生之生誠異矣哉使非立必爲聖人之志幾何不以異終哉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卷三終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卷四

陳龍正輯

遺言逸事

論學　錢德洪

先生嘗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與學者言費却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直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却多少尋討功夫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

論學二

先生嘗語學者曰作文字亦無妨工夫如詩言志只看意向如何意得處自不能不發之於言但不必在詞語上馳騁言不可以偽爲且如不見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說出和平話總然都做得後一兩句露出病痛便覺原非充養得來若養得此心中和則其言自別

論學三

門人有欲汲汲立言者先生聞之嘆曰此弊溺人

言眞亦因於行

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於人知正所謂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自知道者視之反貽笑耳宋儒制行磊犖足以取信於人故其言雖未盡人崇信之非專以空言動人也

以上三條錢氏所輯各錄及年譜皆不載獨于文錄敘說見之讀其首尾與文錄頗無關涉故首附之遺言

論學四 原集

先生嘗言夫道廣矣大矣文辭技能于是乎出而以文辭技能爲道者去之遠矣又曰聖人之學以無我爲本而勇以成之又曰開說雖多無出於立志又曰謹則存存則明善惡之萌纖毫莫遁

此條皆原集所載大篇長牘惟數語最要故撮附於此

論學五 耿定向記

嘗序禮記纂言謂禮原于天命之性老莊外禮言性故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世儒外性求禮紛紜于器數儀文之末而忘秩叙之原云

論學六

與陸原靜語學凡十六章讀者喜澄善問因見先

生答問之教然先生謂原靜止在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分疏耳若信得良知在良知上用功千經萬典無不脗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徐昌國談長生術嘗謂居有不可超無滯器非以融道先生曰去有超無無將奚超外器融道道氣爲偶矣子固未超未融乎夫消息盈虛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顯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命而已奚所趨舍於其間問冲舉有諸曰盡鳶性者可冲於天盡魚性者可泳於淵盡人之性者可知化育也昌國憮然

論學七

黃岡郭善甫挈其徒良吉走越受學途中相與辨論未合既至郭屬吉質之先生先生方寓樓館不答所問第目攝良吉者再指所館盂語曰此盂中下乃能盛此館此案下乃能載此盂此樓下乃能載此案地又下乃能載此樓惟下乃大也良吉退就舍善甫問先生何語良吉嗚咽不能對歸而安貧樂道至老不負師門云

論學八

先生一日寓寺中有郡守見過張燕行酒在侍諸友弗肅酒罷先生喟曰諸友不用功麻木可懼也友不達請過先生曰可問王汝止汝止問汝止曰適太守行酒時諸君良知安在衆乃惕然嘗遊陽明洞隨行者途中偶歌先生回顧歌者覺而止至洞坐定徐曰吾輩舉止少有駭人處便非曲成萬物之心矣一友侍肩間有憂思先生顧謂他友曰良知固徹天徹地近徹一身人一身不爽不須許大事第頭上一髮下垂渾身即爲不快此中那容得一物耶友因有省一日市人鬨而詬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欺心先生聞之呼弟子曰聽之夫夫哼哼講學也弟子曰詬也焉云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既爲學又焉詬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求諸己故也致良知者惟反之自心不欺此理耳先生察邇言謹細節一語點掇人鍛鍊人類如此

論學九

先生寓京嘗以書畫規門弟至有違言者自省曰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舌吾罪也在留都人傳謗書心動自媿曰終是名根消煞未盡晚年或問寧藩事曰當時只合如此覺尚有揮霍微動於氣所在使今日處之更別也其反己之淡切而用功之密類如此

以上五則出耿定向撰陽明世家內錄記纂言序徐昌國墓誌原集俱有全文係定向撮要錄俱原集所無

赴謫 黃綰記

公初居龍場夷俗于中土人至必蠱殺之及卜公于蠱神不協于是日來親附

此與卧野廟中虎不敢入相類命生者不死君子固可以定志矣蠱神猛獸猶知不敢殺公則瑾彬輩之欲殺公而終不得者不其愚哉

撫贛一 黃綰記

初贛州在官吏書門皂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日在官府左右詗覘不待言出於口凡意向顏色之間賊必先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

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兵蓐食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其後一出而成功

撫贛二 移置石刻記不知誰作

取大學中庸古本序其大端與濂溪太極圖說聯書刻石於鬱孤山之上

其尊周子也如此昔程門推西銘於大學未嘗以太極圖說示人先生此舉殆與寧翁表章同旨

征藩一 龍光說

公於豐城聞變時參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計議

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欲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楊火牌云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顔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仰沿途軍衛有司照數預備糧草伺候支應若臨期缺悞定依軍法斬首意示　朝廷先差顔等勘事已容于兩廣各處提調兵馬潛來襲取宸濠將發間雷濟問曰寧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公笑曰得渠一疑彼事去矣既而歎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從逆者衆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誘苟合一時耳縱之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既判勝負預可知也但賊兵早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之遂難爲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遂密遣爭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濠果疑懼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

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致義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本部題奉
聖旨許泰郤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經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毋得彼先此後本職先往福建公幹因遇寧王之變見已退住吉安府

起兵今遵前　敕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
兵部咨到緣錄皆是先發制人之謀當時必以寧
王兵未舉動今其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
來官兵不知的信有悞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
堅守南昌擁兵不出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
便恐難猝圖須拔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其
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
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
書密寄本職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

前來遞狀皆要立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衆叛親
離之人敗必不久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
先鋒八萬已到贛州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
萬已到黃州本職起兵十萬先領二萬屯吉安府
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共計見
有十一二萬儘已足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必有
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備開緣錄煩
請酌定一應進止機宜遂乘覺曉事人員同差去
人役星夜回報寫成手本令濟等選慣能走遞家

本無殺不事

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陽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
令渠潛踪隱跡星夜前往南京及淮楊迎接官兵
又令濟等尋訪素通宸濠之人厚加結納令密報
寧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捉果獲手
本將差人栲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又疑劉李不
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士實書云承手
敎足見老先生報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不
得已身雖陷於網羅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諭密
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

萬無一失矣然幾事不密則害成務須待機而發
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
區區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
一出便可下手昨凌閔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
出於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
人皆是粗漢易有漏泄須戒令愼密又曲爲之防
可也目畢卽付丙丁知名不具與養正亦同兩書
既就遣雷濟設法差遞士實龍光設法差遞養正
各差遞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緣是愈疑劉李劉

李亦各相疑不肯出身任事又遣素與養正交厚指揮高睿致書養正及遣濟禹引誘內官萬鋭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等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遣雷濟龍光蕭禹王佐等分行賊壘潛將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將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初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於二

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　陵即位遂直犯北京因入前聞不敢輕出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候濠不出亦各疑懼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無心攻鬬其後濠探知四路無兵前項事機已失兵勢已阻人馬已散多有潛來投降者濠至七月初三日始出兵距初擬之期果踰半月及事平報捷疏內一切反間之計俱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反間寧王必即時擁兵前進兩京各路何恃為備所以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寧王一着所以遲留寧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今日讀奏冊所報皆可書之功而不知皆不能盡者十倍於奏冊濠既就擒江彬許泰等悵悵失計無所泄毒欲置冀元亨與濟禹光等於死地元亨被執光等四竄伺官軍離省方敢歸家當時粘告示插旗牌皆風雨黑夜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濠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

議者并將在冊功次削去恐繼此有變人皆以光等為鑒戒矣

征藩二　龍光說

公應變如神不可測識方破省城時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欲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翼日伍文定等方督兵殊死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濠

兵既屢敗窮促思潛遯見一漁船隱蘆葦中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未知也漁人縛送與捷疏所載頗殊蓋濠泣別妃嬪之後遯就漁舟漁舟則知縣王冕所轉使耳疏中不便詳述與不載反間諸謀同意又蔡文述贛州父老言濠爲葉芳所擒當時芳出濠不意乘之故濠窮而思遯雖王冕預備漁舟何候縛送實芳促之之力也

征藩三 雷濟記

公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天哭告風稍定頃之舟人讙篆回風濟禹取香烟試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風大作濠追兵將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公呼一

小漁船自縛教令濟禹持米二斗鱐魚五寸與夫人爲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對曰已備夫子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不得夫子命取羅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舟不得泊岸濟禹揭羅蓋以示城中遂讙慶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禹心嘆危迫之時暇裕乃如此

征藩四 錢德洪記

德洪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耳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寧王逆戰於湖上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爲火攻具是時前軍正挫却某某對立矍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平日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又嘗聞鄒謙之曰昔先生與寧王交戰時與二三同志坐中軍講學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

若頃之諜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又嘗聞陳惟濬述薛尚謙之言曰昔見有侍於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又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儘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性氣剛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待强持而後能即强持便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

割庶事孟施舍所謂守氣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真體自能應變無窮此曾子所謂守約也又嘗聞劉邦采曰昔有問人能養得此心不動即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學亦非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未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根源上全

不講及每事只在半中截做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可安人之理某自征贛以來　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爲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既病之人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氣病後施藥猶勝立視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在此等沒緊要事上昔者德洪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贛寧藩始末俱不與聞先生沒後搜錄遺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於用間一事昔嘗槩聞奏疏文移俱無所見去年面訪龍光始獲間書間牌書稿并所聞於諸同門者悉彙而錄焉

此條緒山錢氏所自記前三條則龍光霄濟尸道而緒山代筆之者也弟當時不見霄濟并濟語亦龍光述之故總云獲諸龍光再按先生有言孔子條春秋于凡陰謀詭計之事皆削之以杜奸故乎諸用間不形于奏不宜于語門弟子皆不聞亦斯意焉然不著其顛尾後世將不知反掌取濠之故雖有忠誠體國之士或臨事而易視惟觀其成功者如是則一切謀計皆所以濟其忠誠在他人爲陰詭者在先生爲變化隨時而有以發體用者之智慧雖存之以杜奸未爲不合也

征藩五　黄綰記

公至豐城聞濠變亟欲遡流趨吉安舟人聞宸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以逆流無風爲辭公密禱于舟中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馘其耳遂發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一人服已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甚留公入城調度公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爲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

直趨京師出其不意　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勤王之事尚易爲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爲間諜假奉　朝廷密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以俟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袷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族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即佯怒牽之上岸處斬

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于袷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踰數日公詗度已定乃移檄遠近暴濠罪惡濠始悟爲公所欺

征藩六　黃綰記

此怒不可少

公既拔南昌知濠兵將還救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共領精兵五百分道迎擊出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復省城偶遇于某處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文定等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交若即斬之兵無統領俟各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

此事年譜不載以爲先生失計也何所失不料濠亦取間道出奇兵也然能不以小衂挫氣反因而激勵共麾下轉敗爲功則是即短見長而足以垂法於行師矣

征藩七　黃綰記

江彬等初至公往見彬輩皆設席於傍令公坐公佯爲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於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詆公公以常行交際禮諭之左右皆爲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

皆將聽彼而不可爲矣

征藩八　黃綰記

公見張永與之語知其忠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爲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旬月就俘皆　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畧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　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永在　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及彬等欲加害意既而公赴召奔龍江爾忠等又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又力言於　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

衆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脩道錄是 上益信
公
此條載年譜中然歸功總督則止駕中倫綸巾野
服則奉止中慮故承得因以進言而解 上疑
此譜所未及
詳也併著之

征藩九 黎文記

寧藩一事讒先生者有二日始通寧府後知事不可成從而剪之又曰寧府財寶山積兵入其宮悉取以歸當時至形諸章奏有識皆知其必無而莫悉其無之故皆知其絕無可疑而無以破人之疑

余移官入贛當時故老尚有存者咨訪累月乃知先生計慮之深規模之遠有非常情所能測也逆藩當時所憚獨先生耳殺之不得必欲致之故致惓惓於先生而先生亦示以不絕機有所待也嗣酋葉芳有衆萬人感不殺之恩樂爲用先生間示以意芳叩首踴躍待報而發逆藩亦屬意於芳嘗以厚貲啗芳芳不卻有以聞於先生者先生憮然久之搏案起曰今日視義當爲成敗禍福不計也及起兵芳密使人告曰吾以紿彼也今日之事生死惟命先生大喜即檄以往鄱湖之戰逆濠望芳來芳乘之遂就擒大難之平芳實有力先生語芳曰吾請於朝以官償汝如何芳叩首曰芳土人不樂拘束願作富家翁耳先生遂入宮籍所有以獻餘以予芳滿其欲焉

文非先生門下士不惟信先生之心兼欲使天下
皆白先生之迹又欲使後世識制叛之機用夷之
妙文亦有
心人哉

用行 黃綰記

文襄之隆如此

輔臣桂公蕚素不善公而楊公一清亦以公昔居

百計阻之且殺之矣

寮佐不欲與之同列見大臣交章薦公乃相與謀起公思用以沮其入輔之路又恐事完回京復命
上必留用復題公兼理兩廣巡撫張公孚敬見公所處岑猛諸子及盧蘇王受得宜征勦八寨有方大喜曰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即薦於
朝取來作輔共成天下之治事未果而公歿

終命一 黃綰記

將屬纊家童問何所囑先生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

聖賢旦暮死生見其進未見其止夫子獨惜顏淵纔見數分先生獨自惜誠自見其未止也愚故曰假以數年敎言疵病亦能變化更以先生之惜朱子者惜先生

終命二 錢德洪記

疾將革問侍者曰至南康幾何對曰距三郵曰恐不及矣侍者曰王方伯以壽木隨弗敢告夫子時尚衣冠倚童子危坐乃張目曰渠能是念邪須臾氣息

終命三 錢德洪記

初先生在廣奏凱之日禮有太平筵宴及慶賀贐送之儀其中有情不得却與例不必却者收貯賞功所謂之羨餘及病革召賞功官勞其勤勞而命歸羨餘於官既卒督撫汪誠齋鋐按官吏之請以原羨銀五百三十二兩致其嗣子正億時正億方四齡而先生弟守儉輩又不敢辭德洪乃手狀代布托猻隨州判龍光原義男添貴送復汪公簡發公帑畧言可以與者大人之賜可以無取者先師之心易簀之頃儼然治命不忍違也

使先生平昔取與或寬沒後安有子弟及門如此耿介

要書附錄卷四 終

原不自謂爲世之常敎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卷五

陳龍正輯

辯證

傳習錄原序 徐愛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時時加減要在去病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卽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已誤人某之罪過可追贖乎愛既備錄先生之教同門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卽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嘗曰予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異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故以無言警之使求自得顏子默識心通無不在已故與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何事錄先生之語惟有時去側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

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
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
日仁没最早然傳習錄自日仁始行陽明之教者
日仁緒山之力爲多

傳習續錄原序畧 錢德洪

師没三年同門各以所記師言見遺洪擇其切於
問正者合所私錄得若干條既而同門曾子才漢
復傍爲采輯名曰遺言巳刻行於荆洪讀之覺當
時采錄未精乃爲删其重複削去蕪蔓存其三之
一名曰傳習續錄復刻於寧國之水西今年洪來

遊蘄有復請裒其所逸者洪竊惟師門致知之旨
開示來學學者躬脩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
實體得故吾師終日言是而不憚其煩學者終日
聽是而不厭其數葢指示專一則體悟日精感遇
之誠也今師没未及三紀而格言微旨漸覺淪晦
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學者之
趨不一師門之教不宜也乃復取逸稿采其語之
不背者得一卷其餘影響不真與文錄既載者皆
削之并易中卷爲問答語增刻於蘄讀者不以知

千古同慨

解承而惟以實體得則無疑於是錄矣
惜不見水西原本今之續錄頗有背謬且有與生
平之説自相矛盾者豈非影響爲之累耶余今芟
其重複存其矛盾益後學不敢自專之意錢氏親
承師旨而影響不能盡除良可歎也

文錄原序畧 錢德洪

古之立教有三有意教有政教有言教上世民涵
其性嗜慾未涉聖人者特相示以意巳矣若伏羲
陳奇偶以指象是也而民遂不逆于心是之謂意
教中古風氣漸開示之以意若病不足矣聖人爲
之經制立法使之自厚其生利其用正其德而民

亦各足於願入於善而不知是以政教之也自後
聖王不作民失所趨懷世道者憂之而處非其任
則嘵嘵以空言覺天下是故始有以言教也噫立
教而至於以言則難矣昔孔子之在春秋也其與
世諄諄者皆性所同也然於習俗所趨無微焉或
有非笑而詆訾之者三千之徒其庶幾能自拔於
流俗者乎然天下之大不與衆非笑者僅三千人
豈非空言動衆終不若躬見於政事之爲易也三
千之中稱好學者顏氏之外又無多聞豈速肖之

士知自拔於俗矣尚未能盡脫乎俗習耶吾師陽明先生之言世之信從者日衆矣特其文字之行者或雜夫少年未定之論愚懼後世亂先生之學者卽自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未定之論盡刪而去之得至一之言五卷焉其餘或發之題詠或見之政事者則釐爲外集別錄雖然是錄也特入珍藏之扃鑰也珍藏不守屑屑焉扃鑰是兢茲不能無愧於是錄之成云爾

文錄叙說一　錢德洪

初鄒謙之將刻先生文錄先生曰吾黨好學問幸得頭腦須鞭辟近裏務求實得一切繁文傳之恐眩人耳目不錄可也既又諭德洪曰吾黨志在明道復以愛惜文辭爲心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刻既成先生讀之謂學者曰此編以年月爲次使後世學者知吾所學前後進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頼諸賢信而不疑須口口相傳廣布同志庶幾不墜若筆之於書乃是異日事必不得已然後爲此耳又曰講學須得與人人面授然後得其所疑時其淺深而語之纔涉紙筆便十不能盡一二

文錄叙說二

或問先生所答示門人書稿刪取歸併作數篇訓語以示將來如何先生曰有此意但今學問自覺所進未止且終日應酬無暇他日結廬山中得如諸賢有筆力者聚會一處商議將聖人至緊要之語發揮作一書然後取零碎文字都燒了免致累人德洪事先生在越七年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有所省豁每得於語默作止之間有疑義卽進

見請質故樂於面炙一切文辭俱不收錄每見文稿出示比之侍坐時精神鼓舞歉然常見不足以是知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非欺我也不幸先生既沒茫無印證然後取遺稿次第讀之凡所欲言而不能者皆爲我先發之矣雖其言不盡意引而不發躍如也

累人非但侍道之書卽不緊要文字使後世費財力以傳之費心目以覽識之皆累也故益簡益善

文錄叙說三

裒刻文錄諸同門聚議不同久矣有曰先生道無

此說非也

精粗隨所發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擇其可否槩以年月體類爲次使觀者隨其所取而獲焉有曰先生終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爲要凡不切講學明道者不錄可也反覆思之傳言者不貴乎盡其博而貴乎得其意得其意雖一言之約足以入道不得其意而徒示其博則泛濫失眞匪徒無益是眩之也先生學凡三變其言亦不同今傳言者不揭其獨得之旨而尚吝情於悔前之道未透之說混焉誇博不幾愛其毛而不屬其裏乎既又思先生之文既以傳誦於時今尚能次其月日善讀者猶可以驗其悔悟之漸後恐迷其歲月槩以文字取之則弁今日之意失之矣乃以文之純於講學明道者裒爲正錄餘則別爲外集而總題曰文錄疏奏批駁之文又釐爲別錄夫始之以正錄明其志也繼之以外集盡其博也終之以別錄究其施也而文稽其類以從時也

近是而未盡

分別條精似是而非

文錄續編序畧　徐階

先生之學不汨於俗不入於空當時聞者幸知曰耳之可恥然其闢之或激於太過幸有見夫心體之當求然其擬之或涉於太輕於是超頓之說與至卑踐履之實積累之功盡詆以爲不足務脫於俗頗轉而趨於空則先生之學有不待夫傳之既久乃始失其宗者豈非學先生者之所憂乎夫三代以前學與政合而出於一虞廷之命官與其所陳之謨皆精一執中之運用也故曰三代之治本於道三代之道本於心而後世論學既指夫俗與空者當之其論政又指夫期會簿書當之謬迷日甚而未已也是編也將以救之

二語已斷盡

[illegible]

別錄敘說　錢德洪

同門有病別錄之太繁者余曰先生之學見諸行事之實或告
朝廷或咨部院或移寮屬或諭軍民雖瑣屑細務皆精神心術所寓經時贊化以成天下之事業千百年來儒者有用之學于此可見何病繁乎

此錢氏之智足以知其師者也良知似虛而能致之則必篤行良知似枯而能致之則有奇用他人止重口說爾故於講論則雖多而喜記於實事則不察而倦觀

發明師旨一　錢德洪

先生學凡三變其爲教也亦三變少馳騁於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首與學者爲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是教亦三變也先生嘗曰吾始居龍場鄉民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與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幷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則紛紛同異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見先入也德洪始見先生於所教若恍恍可即然未得入頭處同門先輩有指以靜坐者遂閉門凝神淨慮倏見此心真體如出蔀屋而覩天日始知平時一切作用皆非天則自然習心浮思炯炯自照毫髮不容住著喜馳以告先生曰吾昔居滁時見學者徒爲口耳同異之辯無益於得且教之靜坐一時學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指點致良知工夫學者真見得良知本體昭明洞徹是

是非非莫非天則不論有事無事精察克治俱歸一路方是格致實功不落却一邊故較來無出致良知話頭無病何也良知原無間動靜也德洪既自喜學得所入又承點破病痛退自省究漸覺得力良知之說發于正德辛巳年蓋先生再罹寧藩之變張許之難而學又一番證透也

發明師旨二

先生自辛巳年歸越四方來者日衆癸未已後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古刹徙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諸生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字者每臨別先生常嘆曰君等雖別不出在天地間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踴躍稱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憂憤悒憶入者以融釋脫落出嗚呼休哉不圖講學之至於斯也德洪嘗

聞之同門南都以前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益進感召之機亦自不同也

先生當時講會雖盛然聽人自來決不傳刺相邀未語感召可味

發明師旨三

南京諸友邀余登報恩寺塔坐第一層問曰聞師門禁學者靜坐慮學者偏靜淪枯槁也似也今學者初入門此心久濡俗習淪浹膚髓若不使求密室無所覩聞澄思絶慮深入玄漠何時得見真面

目乎師門亦嘗言假此一段以補小學之功又云心雜疾痛如鏡面斑垢必先磨去明體乃見然後可使一塵不容今禁此一法恐令人終無所入德洪對曰師門未嘗禁學者靜坐亦未嘗立靜坐法以入人曰舍此有何法可入曰只教致良知良知即是真面目良知明自能辯是與非自能時靜時動不偏于靜曰何言師門不禁靜坐曰程門歎學者靜坐爲善學師門亦然但見得良知頭腦明白更求靜處精練使全體著察一滓不留又在事上精練使全體著察一念不欺斯之謂動靜皆定之學曰偏於求靜終不可與入道乎曰離喜怒哀樂以求中必非未發之中離仁敬孝慈以求止必非緝熙之止離視聽言動以求仁必非天下歸仁之仁是動靜有間矣非合內外故不可與入道曰師門亦有二教乎曰師嘗言之矣吾講學亦嘗誤人今較來較去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衆皆起下塔緜畫廊指真武流形圖曰觀此亦可証儒佛之辯衆曰何如曰真武山中久坐無得欲棄去感老

嫗磨針之喩復入山中二十年遂成至道今若畫堯流形圖必從克明峻德親九族以至協和萬邦畫舜流形圖必從耕稼陶漁以至七十載陟方又何時得在金碧山水中枯坐二三十年而後可以成道諸友大笑而別

崇正書院仰止祠記畧　錢德洪

昔者夫子之始倡是學也天下非笑詆訾幾不免于陷穽者屢矣夫子憫人心之不覺也忘其身之危困積以誠心稽以實得見之行事故天下之同

好者共起而以身承之以政明之故諸生之有今日憾亦難矣

龍場祠記畧 羅洪先

予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辯焉夫所謂良知云者孩童所固有夫婦之愚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何其不易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斂閉而成冬風露之撼薄霜霰之嚴疑隕穫推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

極而軋雷霆奮焉百蟄啓羣草茁氤氳動盪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為之也夫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違而況于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振迅雄偉脫屣故常當其倡言於逆瑾蠱政之時憂思懇欵意氣激烈議論鏗鋤真足以凌駕一時而揚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萬里絶域形影孑立旣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志之不能去之不可輾轉煩瞀以需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于是如大夢之醒强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寞而求之乎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辯於中否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有待於人乎（微色發聲法家拂士皆人也皆憂患所感而動何謂無待於人）

羅先生少時有機權也

講學要旨 鄒守益

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勳烈而公克兼之獨除講學一節即全人矣先師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四者亦無愧全人又有詆之者先師曰古之狂者嘐嘐古人而行不掩世所謂敗闕也而聖門以列中行之次忠信廉潔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為德之賊某願為狂以進取不願為愿以媚世嗚呼今之不知公者果疑其為狂乎其

知公者果能盡除四者而信其為全人乎良知之明宜之為文章措之為政事犯顏敢諫為氣節誅亂討賊為勳烈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

跋大學問後 錢德洪

學者稍見本體卽好為徑超頓悟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為善去惡之旨皆相鄙為第二義者行無顧忌滅禮教猶自以得聖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豈知古人立言不過為學者示下學之功而

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論知解非所及也

年譜原序略 錢德洪

師既沒吾黨學未得止各執所聞以立教儀範隔而眞意薄微言隱而口說騰且喜為新奇譎秘之說陵躐超頓之見而不知日遠於倫物甚者認知見為本體樂疎簡為超脫隱機智於權宜蔑禮教於任性未及一傳而淆言亂衆甚為吾黨憂

年譜序略 王宗沐

昔者孔子自序其平生得學之年自十五以至七十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嘗仰而思之使孔子不至七十而沒終不至於從心耶若再引而未沒也七十而後將無復可庸之功耶嗟乎此聖學所以別於異端斃而後已不知老之將至者也自濂溪明道之沒而此學不傳陽明王先生蓄學聖人之學者其事功文章與夫歷涉發跡頗為世所奇而爭傳之以為怪年幾六十而沒而其晚歲始專揭致良知為聖學大端予嘗覽鏡其行事而參讀其書見其每更患難則愈精明負重難則愈堅定

然後知先生英挺之禀雖異於人而所以能邃於此學發揮於作用者亦不能不待於歷歲踐悟之漸而世顧奇其發跡與夫事業文章之餘夫亦未知所本也與先生高弟錢洪甫以親受業乃能諳先生履歷始終編年為書凡世所語奇事不載而於先生之學前後悟入語次尤詳書成而俾予為之序

年譜考訂序略 羅洪先

先生門人錢洪甫告年譜將成命以先生事業多在

亦非專為此發人羅

公議未精先生忍也

語雖至理然有自負嫌強忍隱然不必及門

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若遂舉丁丑以後五年相屬巳而洪甫編次年譜成復令洪先更正凡八百數十條其見聞可據者刪而書之歲月有稽務盡情實微涉揚詡不敢存一字大意貴在傳信以俟將來洪先因訂年譜反覆先生之學如適途者顛仆泥淖中困矣然卒不為休也久之得小蹊徑視昔之險道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巳矣然卒不為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又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巳矣乃其意則以為人之才力

足以特立而困為我者固尚衆也則又極力呼號至老死不休蓋有大不得巳者惻於中嗚呼豈不尤異也乎善學者竭才為上解悟次之聽言為下蓋有密證殊資嘿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真境而觸之弗靈發之弗瑩必有俟於明師面臨至語私授者也洪先談學二十年而先生卒未甞一日得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亦審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有待乎其人而講固其影也

與錢緒山論年譜書　羅洪先

平生未甞細覽文集今一一詳究始知先生此學進為始末之序因之頗有警悟故於年譜中手自披校凡三四易稿於兄原本似失初制體兄虛心求益不復敢有彼我限隔耳如乙亥年自陳疏乃考察隨例進本不應復有納忠切諫之語亦遂改正之原載本稿不敢濫入豈當時先生有是稿未上歟愚意此稿只入集不應遂入年譜惟兄善教

之

答羅念菴論年譜書一　錢德洪

精詣力究昨據兄獨得之功而言來簡揭出四字以示更覺反惕謂康節收手太早若是孔子自停腳不得矣實際之言真確有味聞者能無痛切乎夜坐十詩詞句清絕造悟精深珍味入口令人雋永然中有願正者與兄更詳之吾黨見得此意正宜藏蓄默証未宜輕以示人恐學者以知解承功未至而先及本體作一景象非徒無益是障之也

千古未說到

蓋古人立言皆爲學者設法非以自盡其得也故引而不發更覺意味深長然其所未發者亦已躍如至道非以言傳至德非以言入也故歷勘古訓凡爲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爲聖人說道妙發性眞者皆賢人之言也與富家翁言惟閑創業之艱與富家子弟言惟闘享用之樂言享用之樂非不足以歆聽聞而起動作也然終不如創業者之言近而實也此聖賢之辨也調息殺機夾子諸說知兄寓言然亦宜藏黙蓄學貴精專忌駁

道家說性命與聖人所開毫釐聖人於家國天下同爲一體豈自遺其身哉彼所謂術皆吾脩身中之實功特不以微軀係念輒起絶俗之想耳關尹子曰聖人知之而不爲聖人既知矣又何不爲耶但聖人爲道至易至簡不必別立爐竈惟致良知人已俱得矣知而不爲者非不爲也不必如此爲也自先師去後茫無印正今幸兄主張斯道慨同志凋落四方講會雖殷可與言者亦非不多須爐中火旺會當有融釋時毫釐滓化未盡火力一去滓復凝矣更望其成金足色永無變動難也而況庸一言之雜其且乎兄爲後學啓口容聲關係匪細立言之間不可不慎也情關血脉不避喋喋

答羅念菴論年譜書二

後人著書肯如此當心否

鋪張兩字最切病端此貧子見金而喜也平時稍有得每與師意會便起讚嘆稱美富家子只作如常茶飯見金而起喜心者貧子態也非老成持重如兄巨眼安能覷破即任意盡削之不肖得兄舉筆無不快意決無護持疼痛也信之信之教學三

說盡學者浮切心事

變諸處俱如此例若不可改盡削去之自古聖人未有不繇憂勤惕勵而能成其德業今之學者只要說微妙玄通陵躐超頓在言語見解上轉不知先師與人爲善之心只要實地用功其言自謙遜卑抑非欲謙也心常不自足也兄所批敎處正見近來實得與師意同也

觀緒山無我氣象則後人纂脈師書脩脈手著皆不掛於乃心矣

答羅念菴論年譜書三

讀師譜考訂感一體相成之心慶師教之有傳也

中間題綱整潔增錄數語皆師門精義匪徒慶師教之有傳亦以驗兄閑關所得默與師契不疑其所行也所增采數十條弟前不及錄者是有說先師始學求之宋儒不得入因學養生而沉酣於二氏恍若得所入焉至龍場再經憂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出與學者言皆發誠意格物之教然每談二氏猶若津津有味蓋將假前日之所入以爲學者入門路徑辛巳以後經寧藩之變則獨信良知单頭直入指發道要不必假途傍引無

不曲暢旁通師在越時同門有用功懇切而泥於舊見鬱而不化者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水投石於烈焰之中一擊盡碎纖滓不留亦千古一大快也聽者於此等處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譬之用藥對症雖芒硝大黃立見奇效若不得症未有不因藥殺人者故聖人立教只指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証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語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師沒後竊見吾黨喜爲高論立異說以爲親得師傳而不本其言之有自不得已因其所舉而指示立言之端私錄數條未敢示人不意爲好事者竊錄洪于甲午年主試廣東其錄已入嶺表故歸而刪正刻傳習錄於水西實以破傳者之疑非好爲多述以聳學者之聽也故譜中俱不欲采入而兄今節取而增述焉然刪刻苦心亦不敢不爲兄一論破也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卷五終

陽明要書八卷附錄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守仁撰葉紹顒編守仁有保甲法已著錄紹顒吳江人是書成於崇禎乙亥取守仁全書摘其要語前有小序八首及凡例四條皆著其刪纂之大意浙江通志載宋儀望輯陽明文粹十一卷王畿輯陽明文選八卷而無此書之名葢偶未見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二十卷（一）

〔明〕王守仁撰 〔清〕張問達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八年致和堂刻本

序

見知聞知之統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而周程諸子追尋其緒又五百餘年而陽明先生揭良知之學使學者求理于吾心而無復有逐物鶩外支離蕪蔓之病而聖道于是乎復昭蓋良知者明德也致良知者明明德也明德具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所爲物理也舍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從見耶此仁者所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明明德于天下致良知

而已矣致良知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性無不善故德無不明動于意而後有不善人心惟危也意雖有不善而明德之根于天良者未嘗不知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知者良知也致其本明之良知于意則亦隨其意所在之物而正其不善以止于至善而知乃有據而意乃非虛君臣父子視聽言動無不皆然則物我無間至誠無息矣此之謂明善誠身此之謂精一執中聖門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蓋知行相爲終始者也不終何以爲始不行何以爲知知行合一又何疑乎問達幼不自揆見先生之文章而頌法焉聞先生之功業而向往焉積之二十年而後窺見先生之學其功業文章皆良知之實用根于心而無待于外粲然如日月經天而莫之掩也沛然如江河行地而莫之禦也浩浩乎如太和元氣之充周時行物生而不見化工之跡也夫先生豈有異于人哉操之于戒慎恐懼之微而放之于天下國家

之大先知先覺惟恐吾人不聞斯道而萬物一體之仁汲汲終身人徒見其大學古本之復知行合一之旨格致誠正之論與朱子微有異同而遂詆之爲禪令先生之書具在其果外人倫乎遺事物乎其空虛寂滅無裨用世乎動靜體用之學果有間于精一之旨明明德之傳乎夫聖道之在天下萬世當與天下萬世共明之豈一人一世之所得私況先生之學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哉蓋至于今日而亦信從者衆矣問達口頌心維手錄目識編附于私淑之後以俟同志者考而正焉亦以自見其生平學先生之學盡于是焉爾

時

康熙貳拾捌年歲次己巳秋七月江都後學張問達

序

贈新建侯制

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袞。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為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宏。猷為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弗效。閩粵之箐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迨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于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膺旌伐。追曲江之殊恤。庶以酬勞。茲特贈為新建侯。謚文成。錫之誥命。於戲。鐘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貽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為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隆慶二年六月十七日。

參訂姓氏

王　巖　築夫　江南寶應人
鄭俠如　士介　江南歙縣人
申維翰　周伯　江南揚州人
雷士俊　伯籲　陝西涇陽人
閔　鼎　渭璜　江南歙縣人
汪　蛟　辰初　江南徽州人
鄭元弼　廷直　江南歙縣人
許承宣　力臣　江南歙縣人
談震德　青令　陝西西寧衛人
劉梁嵩　玉少　山西河津人
許承家　師六　江南歙縣人
劉梁楨　玉栗　山西河津人
宗　觀　鶴問　江南江寧人
郭士璟　梅書　江南江都籍　陝西涇陽人

陽明先生像記

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一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乘单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其地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案覆而忌者謂先

生始赴濠約後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强會濠攻安慶不克遁其沮喪僥倖成功夫人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倖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强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留其家於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即縱火毋爲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倖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余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爲馳驅其間而平時議論如此雖在賢者不待賞自勸彼其激勵將來亦大無具矣此余所爲深慨也濠之亂孫許死於前先生平于後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未有祠于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於後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平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嘉靖四十三年 月[illegible]階記

參訂受業姓氏

朱 潮諫臣江南歙縣人

葉夏儀令侯湖廣黃陂人

金 鋐頡超江南儀眞人

衛 躬方伯山西趙城人

陳王前日俞江南休寧人

龔 植培生直隸永年人

吳龍錫懷萬江南休寧人

楊逈千同凡直隸鉅鹿人

史繼鰕司直江南江都人

劉允元居一順天大興人

金敦澄去泥江南休寧人

劉允升樹駿直隸濬縣人

楊楚麟麟洲山西趙城人

金 [illegible]曉芳江南休寧人

龔 棟隆吉直隸永年人

金 式楷人江南休寧人

楊[illegible]千頫凡直隸鉅鹿人

李 敬惟肅山西高平人

龔 渠直方直隸永年人

張聯璧兆文山西嵐縣人

張正維太磐江南休寧人

金碩任伊志江南休寧人

龔 枚卜臣江南江都人

汪 灝子蒼江南休寧人

曾光祖竹堂山東陽信人

史 矢紹魚山西忻州人

黃 宁中立福建晉江人

余碩佺閬客江南休寧人

龔頊祐柯式江南高郵人

李 敏惟時山西高平人

王陟巘篤公江南江都人

張 斌彥博江南休寧人

汪承禎 江南休寧人

吳之瑜承宣江南休寧人

郭振麟雲客山西趙城人

凡例

一先生致良知之學直接孔孟心傳故首鈔傳習錄次鈔大學或問尊道統也文章功業莫非聖道之流行次鈔奏疏次序記次書次經說論策說次書卷題跋雜著次箴銘碑贊祭文次賦詩次公移各以體類按年敘次編年者先生之意也分體類者便後學撿查也其原書所分內編外編文錄別錄續編諸名目皆爲合併

一傳習錄記述晧繁學者一覽難竟謹倣論語集註按照門人紀錄姓名分畫八第以便尋繹其黃以方前後二錄既

出一人亦併爲一第內有四條細玩詞旨是錢緒山所記故改附錢錄其間字句有未瑩者不揣愚昧增損數字使明白暢曉要不敢失原文宗旨義蘊有重複者則刪其一條前後有分見者則併爲一條

一疏稿公移所載屬司詳文多不雅馴今盡刪削所以存先生之文也間有一篇之中詞句錯出者亦必尋繹其義意約畧貫穿以便學者頌讀

一集中遇先生名則改爲某字所以尊先生也疏稿敕旨則仍先生名所以尊君也

一文以載道先生德業皆從良知發現學者不能窺見先生全體大用多即一端以求先生然沿流溯源莫非入道之門故於先生序記雜著一併鈔錄

一先生致良知之學自與朱子同歸一致所謂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原書附有朱子晚年定論一帙今先生良知之學既已昭明於天下故於朱子晚年定論不復載入學者求之朱子文集可也

一先生德業不藉詩文而傳故文之無關學業者多未入鈔亦有鈔其全篇畧加刪節者賦存一篇詩僅存十之二三

竊以是先生之志也先生嘗與黃勉之書論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爲貴若支詞蔓說不傳可也愚按中庸問政章子思於魯君贊詞亦即剪除史臣記載王言奏疏文質煩簡多有不同則古人之意可槩見矣

一先生平浰寇擒宸濠諸武功張皇設閞雖兵家所不廢然權也非正也若平兩廣則純乎王師之正矣故於先生年譜所錄疑閞事僅存一二以備稽覽

一鈔先生年譜編年紀事止是提挈大綱其道德功業散見集中故不載事有瑣褻不經者刪之間或綴拾一二語厭

以見先生之生。不與凡同、亦先聖呑鳥履武之意云爾。

江都後學張問達識

王陽明先生文鈔目錄

卷九

記

卷十

書

十一卷

書

十二卷

劉邦采惜陰說

十四卷

書卷　題　跋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書石川卷
書王天宇卷　書王嘉秀請益卷
書傅生鳳卷　書孟源卷
書楊思元卷　書玄默卷
書朱源卷　書汪進之卷
書陳世傑卷　書欒惠卷

書諸陽伯倆卷　書顧維賢卷
書徐汝佩卷　書王一爲卷
書朱守諧卷　再書諸陽伯倆卷
書朱子禮卷　書朱守乾卷
書魏師孟卷　書張思欽卷
書林司訓卷　書黃夢星卷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　書東齋風雨卷後
竹江劉氏族譜跋　題夢槎奇遊詩卷
書佛郎機遺事　書韓昌黎與大顛上敍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書中天閣勉諸生
書諸用明爲善最樂文　龍場生問答
示龍場諸生教條　諭俗四條
諭泰和楊茂　壁帖
客座私祝

十五卷

箴　銘　碑　贊　墓誌　祭文

師道箴　改過箴
謹言箴　務實箴

爲學銘　示正憲
平茶寮碑　平浰頭碑
題開元寺讀書臺後石刻　田州立碑
田州石刻　陳直夫南宮像贊
易直先生墓誌　陳處士墓誌銘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徐昌國墓誌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文橘菴墓誌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

十六卷

賦　詩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　賑恤南昌撫州二府水災牌

申飭十家牌法　褒崇陸氏子孫牌

勸諭教授蔡宗兖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

十九卷

公移

行廣西各道湖兵進止事宜

奉勅總督兩廣通行各屬牌

諭安遠縣義官葉芳牌

批廣西布按二司建講堂呈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禁革輕委職官牌　批布政司裁革文移呈

批右江道調和寨目呈　行南寧府延師講禮牌

行南寧府禮送故官牌　犒獎儒士岑伯高牌

行廣西湖廣領兵官牌　戒諭土目牌

督諭田州思恩土目牌　委指揮趙璇留剿餘賊牌

行廣西左江道綏柔流賊牌

行廣西左江道議立縣衙牌

廬陵縣告諭　廬陵縣蠲免加派公移

二十卷

年譜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一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傳習錄

徐愛錄第一 愛字曰仁浙江餘姚人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為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為據作字却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

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矣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曰事父不是去父上求孝之理事君不是去君上求忠之理交友治民不是去友上民上求信與仁之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

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曰如事父一事其間溫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講求夏凊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只是講求得此心純是天理無一毫人欲間雜是誠於孝親之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寒便自去求溫之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熱便自去求凊之理此都是誠孝之心發出來條件須有此誠孝之心然後有此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此誠孝之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

枝葉不是先尋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如何求得且試舉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温凊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温凊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工夫惟於温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

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儀節得是當卽如今戲子扮得許多温凊奉養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曰如今人有已知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弟知與行分明是兩事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本體矣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本體故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好色時已自好矣非見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惡臭時已自惡矣非聞後始立心去惡也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是只曉得說些孝弟話便可稱爲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底曰古人分知行爲二亦是要人用工有分曉否

先生曰此便失却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爲二者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是之爲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是之爲揣摸影響所以必說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說話若見得此意卽一言而足今人却以爲必先知然後能行如今且去講習討論以求知得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某今說知

行合一使學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決裂之病（此條按照年譜所錄）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卽知格物矣曰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

耳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天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此意以盡心知性爲格物知至要初學便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曰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卽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爲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爲二此便是聖

賢之別至於天壽不貳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天壽之故便將爲善之心變動只是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天都有命在我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得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是初學立心之始有困勉意在今却倒做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曰

愛聞先生之教益無可疑但思格物物字卽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卽仁民

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誠意誠意之功只是格物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凡意念所在只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則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卽是窮理天理卽是明德窮理卽是明明德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

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碍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禮則心之良知更無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㬹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約禮是要此心純乎天理要此心純乎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患難時就在處富貴貧賤患難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

處不然此便是博學於文便是約禮功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爲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矣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曰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曰世儒著述不無近名之意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删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効法孔子乎曰著述卽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樸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譊譊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删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

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賛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辭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不可勝窮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

筆其舊削者削其繁只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亦不能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自將漸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有取于其事蓋天下之不治只因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返樸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曰著述亦有不

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卽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卽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一切縱人欲滅天理之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姦也故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箇伯者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之心與聖人作經本意正相反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要刪去繁文後儒却要添上曰

五霸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於堯舜以前事如何畧不少見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略無文采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日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黃之世乎雖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卽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卽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

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畧也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卽是佛老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卽是霸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只講得箇霸術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畧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問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

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卽道道卽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庖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詩禮樂是三代時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曰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辭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徐愛曰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旣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

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人但見先生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於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龍場三載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親炙惟覺先生之道卽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謦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

如之何其可得也故愛備錄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

徐愛序曰門人有私錄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今非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卽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悞已悞人某之罪過可追贖乎愛既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卽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

意矣孔子謂子貢曰予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耶蓋子貢專求聖人于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于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已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故孔子于子貢之無言不爲少于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于此惟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型既遠而規切無聞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然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又先生之罪人也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

陸澄錄第二 澄字清伯又字原靜浙江歸安人

澄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卽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先生曰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先生曰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着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

發源色變欲有所辯先生曰爾病又發因諭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有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此根四傍縱要種植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澄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於書如寫眞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畧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眞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眞愈遠矣

澄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學者須先有明的工夫故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

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他日又曰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冲漠無朕卽萬象森然冲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先生謂澄曰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澄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復傾倒人須在事上磨

錄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澄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也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用功自然上達不必別尋上達工夫
澄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之主意惟

精是惟一之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然非加舂簸篩揀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為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先生曰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澄問寧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為未發之中曰莫亦是求中功夫否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且莫管寧靜不寧靜若只靠着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但潛伏在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常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
澄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皙說來卻似閑耍事聖人卻許他是意何如先生曰三子是

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卻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澄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為學須從本源上用功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

便講求推尋得來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
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
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
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
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
勿作花想勿作實想但不忘栽培之功何怕無枝葉花實
澄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只緣汝在文義上穿求故不
明凡看書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返在自心
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心體此心體即所謂道

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事此是爲學頭腦處
先生曰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或問晦庵有云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先
生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此在學者善觀
之曰心即理何以有爲善有爲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
本體
澄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
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
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先生曰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用功之說先生曰除却人情事
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
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
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先生曰然他日澄曰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耶先生曰仁義禮智亦是表德
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
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

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人
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澄問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
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
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若仍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
無用須教之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可間如去盜
賊須有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
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如猫之
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

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眞實
用功方能掃除廓淸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
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卽是思誠思誠
只是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
澄問人有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
有所歉耳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
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
正人乎只此一怕卽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
耳如人好色卽是色鬼迷好貨卽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

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爲中庸首章
澄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
如何先生曰豈有人致敬盡禮待我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
人情天理孔子旣肯與輒爲政必已是其能傾心委國而聽
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必
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眞切
如此蒯聵豈不感動底豫蒯聵旣還輒乃致國請戮聵已見
化於其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决不肯受仍以
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輒乃自暴其罪請於天子
告於方伯諸侯必欲致國於父聵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
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爲君於是
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
羣臣百姓尊聵爲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孔子正
名或是如此
澄聞兒病危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

過閒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
情然天理亦自有中和處過卽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
理當憂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矣大抵七情所感多
是過少不及者纔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
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其心然却曰毀不滅
性非聖人强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
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先生曰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原有是體卽
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

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先生曰。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又曰。蓍固是易。龜亦是易。

先生曰。夜氣是就常人說。若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澄問操存舍亡章。先生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之心說。學者須知得心之本體。原是如此。則操存功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原自無出無入。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

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卽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耶。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終不得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裂失眞。流而爲記誦詞章功利訓詁。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然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志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何如。先生曰。所論大略亦是。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所見之偏。如此。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便有弊病。

澄問孔子謂武樂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先生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

澄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就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若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格式。此正是執一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善念。要爲善去惡否。先生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先生曰。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

人物皆然。

澄問文中子是何如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體而微。惜其蚤死。曰如何却有續經之非。先生曰續經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工心獨苦。

澄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先生曰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纔着纖毫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澄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先生曰克己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若有一毫未盡。則衆惡相引而來。

澄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爲急。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多用管以候氣。然冬至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此管正値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所以學者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徐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後亦未嘗廢照。

澄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此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于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分明。再久。柱上文藻。細細都看出。然只是一間房。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澄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眞實切已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

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精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一塲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譬如人走路。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只管愁不能盡知。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爲遲。

澄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卽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卽是天。若識

得時。何莫非道。但人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爲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卽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卽道。道卽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澄問。名物度數。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心體原不相干。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

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爲。如夔之樂。稷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藝而爲。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先生曰。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塘傍有井。故以之喻學。

澄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淸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

澄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淸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先生曰。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他日又

曰。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

澄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做劫盜之思慮。何也。以汝原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切消滅。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澄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

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澄問先儒云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如此却乃作僞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爲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爲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僞矣

澄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

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求中將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人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中和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小事當喜怒者平時無喜怒之心至其臨事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人人原有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有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先生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先生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先生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先生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先生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一應私心

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澄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

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卽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
乃是眞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先生曰。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
徒放心耳。
先生曰。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薛尚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强制此
心要他不動。孟子只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
自不動。心之本體卽是性。性卽是理。性原不動。理原不動。集
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先生曰。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
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
多少私欲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况徒口講
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頓放着不循。講人欲。頓放着
不去。豈是格物致知之學。所以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義
襲而取工夫。
澄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
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先生曰。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卽誠意之事。意既誠。

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
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
先生曰。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明明德。雖親民亦明
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卽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若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若只說明明德而不
說親民。便是佛老。
先生曰。至善者性也。性原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是復其
本然而已。澄曰。性具於吾心。知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則不
爲向時之紛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則不擾而靜。靜而不妄動。
則安。安則一心一意。只在至善上。千思萬想。務求得此至善。
是能慮而得矣。如此說。是否。先生曰。大略亦是。

澄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
謂之仁。先生曰。此須是諸君自心體認出來。始得。仁者造化
生生不息之理。雖瀰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自
有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
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
便有發端處。惟其有發端。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
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

[illegible]發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根在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仁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無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其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為仁之本却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澄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

着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却似未當理先生曰亦只是一統事都只是成就他一箇私己之心

薛侃錄第三 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潮州人

侃問先生嘗云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得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如何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守着恐于工夫上又發病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且說人為何而學學箇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心無私意先生曰如此只須克去私意便

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此私意認不真先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是心外別有所見

先生問諸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敘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要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外馳之病不是工夫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菴者先生曰有心求異卽不是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辨然吾之心與晦菴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蔡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

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夷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金之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厠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煅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煅鍊愈難人之氣質淸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不務在自心天理上用功夫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徒弊精竭力從簡冊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煉成色求無愧于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成色愈下既

其稍末無復有金矣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他日德章曰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煅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爲精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在軀殼上起見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見卽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底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底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

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比較分兩之心各人儘着自己力量
精神只在此心純乎天理上用功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
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之事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動爲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
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
謂體用一原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楊士德問先生格物之說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絶
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合下便要
繼往開來故一向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已自修自然

不暇及此到德盛後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
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
晚年方悔却是倒做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誤
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
交涉是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已自修曰然此是
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
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
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錯侃未達先生
曰天地生意花草一也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
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
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先生曰無善
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
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先生曰佛氏着在無
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
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
自一循天理便有裁成輔相意在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
矣先生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

又是作好作惡先生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所以謂之
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
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着意思先生曰草有
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一分意
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
物先生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
善惡先生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
將格物之學錯看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
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先生曰此正

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
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先生曰恰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
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思故有所忿懥好
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
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
起念先生曰此須汝自心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
牕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先生曰為學須得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
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于學只是義襲而取只是行不

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
此處通彼處不通終是未見得

歐陽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
曰天地氣機原無一息之停然有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
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
運同流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
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此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為學大病在好名侃曰昰必務外為人只聞譽而喜
聞毀而悶即是此病發先生曰然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
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若
務實之心如饑求食渴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沒
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
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
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侃多悔先生曰悔亦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為貴若留滯於
中則又因藥發病

侃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侃問子夏之門人問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

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為效先覺之所
為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
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
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說效先覺
之所為則只說得學中一事亦似專求諸外矣時習者坐如
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
此心也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義如目本
說色耳本說聲惟為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今人欲日去

則理義日浹洽安得不說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可得體用一原體未立用安從生若說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

黃誠甫問汝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解上故聖人歎惜之非許之也

先生曰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

先生曰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為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枝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侃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為一事何也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得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先生曰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先生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先生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

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先生曰如何是主一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先生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一者天理主一者是專主天理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却不是居敬了別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

即是無事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即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竪說工夫總只一也曰窮理何以即是盡性先生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直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直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此便是窮理工夫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心體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曰仁悚然有悟

冀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

主宰處說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此靈明不爲私欲遮隔充拓得盡完完全全便是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請問先生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着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此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若着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此一分意思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此便是未發之中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工夫只一也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僞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之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

王霸義利誠僞善惡界頭於此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工夫精神命脉全在此處眞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此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即工夫便支離有間斷既戒懼即是知矣若不知是誰戒懼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先生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于誠先儒非之何也先生曰此亦

未可便以爲非誠字有以功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功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亦是此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意見便有過當處爲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

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又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曰惠亦一心要爲聖賢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

亦只是爲得軀殼之己不曾爲眞己先生曰眞己何曾離得軀殼恐汝連軀殼之己也不曾爲且道汝所謂軀殼者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曰然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此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者豈得以是爲爲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須是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纔成得耳目口鼻四肢此纔是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都是爲着外面軀殼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此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一團血肉如今已死之人耳目口鼻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能視聽言動底此便是性便是天理有此性纔能生性之生理便謂之仁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

謂之心此心之本體只是天理原無非禮此便是汝之眞己此眞己是軀殼之主宰若無眞己便無軀殼眞是有之卽生無之卽死汝若眞實爲軀殼之己必須用着此眞己常常保守此眞己本體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他一毫纔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纔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爲己之心不能克己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旣有所

行後居龍場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用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輙自信自好若此眞鴟鴞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却不問我悟底只問我悔底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辨箇眞要求爲聖人之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愼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畧示氣象先生曰

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時曰仁在傍曰如此纔是眞知卽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必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纔是能知晝此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死生

馬子莘問修道之謂教舊說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如何先生曰道卽性卽命本自完全增減不得何假修飾若須要聖人品節却是不完全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者緣何舍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愼恐懼工夫却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蓋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

不得不及都要循着此道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愼恐懼便是修道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爲邦之問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只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畧須要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已本領是當便於

功範上疏濶須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克己向裏德上用心之人孔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疏畧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人須告以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是只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作韶舞天下便治得

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則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尚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只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致知今以誠意為主去用格物致知

工夫則工夫始有下落即為善去惡無非誠意之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着落須要添一敬字纔牽合得身心上來緣何孔門倒將第一緊要字遺落直待千餘年後要人補出正謂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誠意來說正是學問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眞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只一也今說此處補一敬字彼處補一窮字未免畫蛇添足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傳習錄下

陳九川錄第四　九川字惟濬江西臨川人

九川初見先生於龍江先生與甘泉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矣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為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之是及先生論盡心一章九川一聞却遂無疑後家居復以格物請質先生答云但能實地用功久當自釋九川乃錄大學舊本讀之覺朱子格物之說非是

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為物物字未明後再見先生於南昌自言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工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後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僞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為證豁然若無疑却又多格物功夫又思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遮蔽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謂先生說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惟濬所舉顏子事是矣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

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者。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功夫。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又問甘泉近亦信用大學古本。謂格物猶言造道。窮理如窮其巢穴之窮。以身至

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似與先生之說漸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轉得來。當時與他說親民字不須改。他亦不信。今論格物亦近。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後有人問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不誠無物。程子物來順應。又物各付物。胷中無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卻如何言靜。先生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慎恐懼。卽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先生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之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潑地。此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卽是私念。

九川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先生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敬。何如。先生曰。伊川恐亦是譏他。

九川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旋起念頭。在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不成一片。先生曰。此是格物之說未透也。心何嘗有內外。卽如惟濬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此聽講說時專一。卽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卽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他日九川與于中國裳論內外之說。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並着功夫。不可有間耳。以質先生。先生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為做功夫分內外。失其本體。如今

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省。

九川問陸子之學。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略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篇篇說出骨髓。句句似鍼膏肓。却不見他粗。先生曰。然他心上用過功夫。與揣摹依倣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功久。當見之。

九川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却去心上尋個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訣竅。只是致知。曰。知如何致。先生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意念着處。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纖毫不得。爾只不要欺

他。實實落落依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眞訣。致知實功。若不靠着此眞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愈久愈覺精明。完足更無欠闕。

九川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個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底。衆人皆有之。況在于中。却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曰。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爲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于中曰。只爲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曾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先生曰。于中如此聰明。他人見不及此。又曰。此良知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便是。合不得便非。又曰。人若知此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妄念。一覺都自消融。眞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此難口說。

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說體驗如何。九川曰。自覺不同。往時操持常不得恰好處。此乃是恰好處。先生曰。可知是體驗來與聽講不同。我初與講時。知爾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此要

妙。再體到深處。日見不同。眞是無有窮盡。又曰。此致知二字。眞千古聖傳之秘。見到此。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九川問。伊川說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門人已說是泄天機。先生致知之說。莫亦泄天機太甚否。先生曰。聖人已指以示人。只爲後人揜匿。我發明耳。何故說泄。此是人人自有底。覺來似不甚難。然與不實用功人說。亦覺輕忽。與實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意多。方是。後

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九川臥病。先生曰。病物亦難格。覺得常快活。便是功夫。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事。井井有味。便纏綣難屏。用力克治。愈覺扞格。惟稍遷念他事。則隨兩忘。如此廓清。亦似無害。先生曰。何須如此。只要在良知上着功夫。曰。正爲一時不知。先生曰。我此處自有功夫。何緣得他來。只爲爾功夫間斷。便蔽其知。只繼續舊功便是。何必如此。曰。只是屏除不去。先生曰。須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勇。

九川問。致良知功夫。卻于心上體驗明白。只解書不通。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不通。只要書上文義通。卻自生意見。

有一屬官。聽講日久。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卻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之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不可因其言語圓轉。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已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此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此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卻事物爲學。卻是著空。

九川有詩別先生云。良知何事繫多聞。妙合當時已種根。好惡從之爲聖學。將迎無處是乾元。先生曰。若未來講此學。不知說好惡從之。從個甚麼。敷英曰。誠然。嘗讀先生大學古本序。不知所說何事。及來聽講許時。乃稍知大意。

于中國裳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所以養身。食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腹中。便成痞疾。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

識。留滯胸中。皆傷食之病也。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九川請問。先生曰。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兢兢業業。亹亹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學。只是生之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是復其本體。只是學之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黃直錄第五　直字以方

直問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矣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矣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天不可道眼前是昭昭之天外面又

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本體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着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先生曰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眞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眞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此萌芽只將這些水去灌漑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漑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萌芽初生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豈不浸壞

直問知行合一先生曰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事故有一念發動雖知得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是行發動處有不善就將此不善之念克去徹根徹底不使一毫潛伏胸中此須識我立言宗旨

先生曰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此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此天理聖人心體明白故事事知得天理所在便去盡此天理

不是本體明後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人雖本體已明亦何緣盡知得但不必知者聖人自不必求知其所當知者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其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只知得天理精明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卽是天理節文所在

直問善惡兩端如氷炭相反先生如何謂善惡只是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幾微過當便是惡不是有一

個善却又有一個惡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思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其說皆無可疑

直初聞先生說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覺得甚易後加體驗始知功夫着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有夾雜纔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之心善能實實好是無念非善矣惡能實實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直問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屬賢人分上事先生曰衆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又曰中庸一書皆是說修道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者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者其他言舜文武周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能自修道者也

直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靜亦與釋氏之靜同此時何所分別先生曰動靜一也三更時分空空靜靜之心只是存天理卽是如今應事接物之心如今應事接物之心亦只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之心故動靜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自莫揜矣

門人在座有動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過終是有弊益人只有此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却外面全不檢束又分心與事爲二矣

門人問作文不免費思成文後又一二日常記在懷如何先生曰文字思索亦無害但成文後常記在懷則爲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又一友作文送人先生看畢曰凡作文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亦非修辭立誠矣

先生曰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于事爲之著索之于講論之際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

直問有所忿懥一條先生曰忿懥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所耳凡人忿懥着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故有所忿懥便不得其正也今於忿懥等件只是物來順應不着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矣

且如出外見人相鬪其不是者我心亦怒然雖怒却此心廓然不曾動一毫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直問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與行有餘方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攷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于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

或問學而不思二句先生曰此亦聖人有爲而言其實思即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有一等人只懸空要想出箇道理却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

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非兩事也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爲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大學之所謂身即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視聽言動如何著工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無一毫不正處主宰一正則發竅於目自無非禮之視發竅於耳自無非禮之聽發竅於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無有不善今要正心本體上如何用功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着力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就發動處着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實實去好善一念發在惡惡上便實實去惡惡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本體自無不正故欲正心在誠其意工夫到誠意始有着落然誠意之本又在於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己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却不依此良知去做知得不善却

不依這良知便不做則此良知遮蔽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能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着實去好惡雖知惡不能着實去惡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致知須是在實事上格如意在於爲善便就此事上去爲意在於去惡便就此事上不爲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爲善則不善既正亦是格不正以歸于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遮蔽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此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如此格物人人都做得人皆可以爲堯舜者此也

先生曰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將晦翁說話去用功我着實曾用功來初年與錢子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此大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格看錢子早夜窮格竹子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勞神成疾當初說他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做不得無他大力量去格物及居龍場三年頗見得此意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自己身心上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此等意思須說與諸公知道

門人有言卲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物童子良知只到此教之灑掃應對就是致他一點良知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先生長者便作揖恭敬是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矣童子自有童子之格物致知又曰我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艱二句爲問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只是不能致其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門人問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說博學之又說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事先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已之意又問易言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如何先生曰事事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卽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却是二事先生曰說及之已有行在內但爲私欲間斷不能常常行便是仁不能守又問程子云在物爲理如何謂心卽理先生曰在物爲理

在字上當加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心卽理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故有許多病痛如五霸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團私心便不當理人却說他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爲要外面做得好看却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于霸道之僞而不知故我說心卽理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用功不去襲義於外便是王道之眞曰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却要說做一個先生曰孟子云夫道一而已矣中庸云其爲物不貳則其生

必不測天地聖人皆是一箇如何二得

先生曰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直問先生說格物凡中庸之愼獨及集義博約等說皆爲格物之事先生曰非也格物卽愼獨卽戒懼至于集義博約工夫只是一事不是以彼數件都做格物底事

直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卽所以尊德性也且如今講習討論許多工夫無非要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道問學只空空問學更與

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爲講習討論者何事又問致廣大一句先生曰盡精微卽所以致廣大也道中庸卽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自是廣大人不能盡精微則爲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意自然無復障隔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盡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先生曰念慮之精微卽事理之精微也

先生曰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

直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功却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爲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先生曰吾與諸公講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講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諸君聽吾言實去用功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

先生曰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常常是感而遂通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衆見否衆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問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

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睹有聞上馳騖不在不睹不聞上着實用功蓋不睹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愼恐懼是致良知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睹其所不睹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實落久久成熟後則不須着力不待防檢而眞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之聞見爲累哉

直問先儒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焉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

直問近來妄念也覺少亦覺不曾着想定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工夫否先生曰汝且去着實用功便多此着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妥帖若纔用功便說效驗何足爲恃

一友自歎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去除先生曰私意萌時此一知處便是爾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工夫

先生曰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底但剛者習於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惡

柔者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則爲柔惡便日相遠

先生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如眼中着不得些子塵沙滿眼便昏天黑地又曰此一念不但是私念就是好念頭亦着不得如眼中着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

直問吾人一身血氣流通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禽獸草木益遠矣如何謂之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鬼神也與我同體你且道天地中間何者是天地之心曰嘗聞人是天地之心先生曰人有甚麼喚做心曰只是此靈明先生曰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此靈明人只爲形體自間隔耳我之靈明便是天地鬼神之主宰天無我之靈明誰去仰他高地無我之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無我之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却我之靈明便無天地鬼神萬物矣我之靈明離却天地鬼神萬物亦無我之靈明矣如此便是一氣流通如何與他間隔得曰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以無我之靈明便無天地萬物先生曰今看已死之人精靈游散他之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爲子而傲必不孝爲臣而傲

必不忠爲父而傲必不慈爲友而傲必不信故象與丹朱只一傲字便結果一生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染着只是一無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

先生曰此道至簡至易亦至精至微孔子曰其如示諸掌乎且人於掌何日不見及問他掌中多少文理却便不知我此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實見良知却誰能見得直曰此知恐是無方無體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即是易其

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直問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之人胸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有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門人有疑知行合一之說者直曰知行自是合一如今人能行孝方謂之知孝能行弟方謂之知弟不是只曉得個孝字

弟字遽謂之知先生曰爾說固是但要曉得一念動處便是知亦便是行

先生曰舜不遇瞽瞍則處瞽瞍之物無由格不遇象則處象之物無由格周公不遇流言憂懼則流言憂懼之物無由格故凡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正吾聖門致知格物之學不宜輕易放過知此則夷狄患難將無入而不自得矣

先生曰人必要說心有內外原不曾實見心體我今說無內外尚恐學者流在有內外上去若說有內外則內外益判矣況心無內外亦不自我說明道定性書有云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此一條最痛快

或問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知行分明是兩事直曰要曉得始終條理只是一個條理而始終之耳曰既是一個條理緣何三子却聖而不智直曰也是三子所知分限只到此地位先生嘗以此問諸友黃正之曰先生以致知各隨分限之說提省諸生此意最切先生曰如今說三子正是此意

直問據人心所知多有誤欲作理者何處乃見良知先生曰爾以爲何如曰心所安處纔是良知曰固是但要省察恐有

非所安而安者

先生曰易則易知只是此天理之心則你也是此心你便知得人人是此心人人便知得如何不易知若是私欲之心則一個人是一個心人如何知得

先生曰人但一念善便實實是好一念惡便實實是惡如此纔是學不然便是作僞嘗問門人聖人說知之爲知之二句是何意思二友不能荅先生曰要曉得聖人之學只是一誠

直自陳喜在靜上用功先生曰靜上用功固好但終自有弊人心自是不息雖在睡夢此心亦是流動如天地之化本無

一息之停然其化生萬物各得其所却亦自靜也此心雖是
流行不息然其一循天理却亦自靜也若專在靜上用功恐
有喜靜惡動之弊動靜一也直曰直問知靜中自有知覺之
理但伊川荅呂學士一段可疑伊川曰賢且說靜時如何呂
學士曰謂之有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在伊川曰既有知覺
却是動也如何言靜先生曰伊川說還是直因思伊川之言
分明以靜中無知覺矣如何謂伊川說還是考諸晦庵亦曰
若云知寒覺煖便是知覺已動又思知寒覺煖則知覺著在
寒煖上便是已發所謂有知覺者只是有此理不曾著在事

物故還是靜然瞌睡也有知覺故能做夢故一喚便醒槁木
死灰無知覺便不醒矣則伊川所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也如
何言靜正是說靜而無靜之意不是說靜中無知覺也故先
生曰伊川說還是

直問戒愼恐懼是致和還是致中先生曰是和上用功曰中
庸言致中和如何不致中却來和上用功先生曰中和一也
內無所偏倚少間發出便自無乖戾本體上如何用功必就
他發處纔著得力致和便是致中萬物育便是天地位直未
能釋然先生曰不消去文義上泥中和是離不得底如面前

火之本體是中火之照物處便是和舉著火其光便自照物
火與照如何離得故中和一也近儒亦有以戒懼即是愼獨
非兩事者然不知此以致和即便以致中也他日崇一謂直
曰未發是本體本體自是不發底如人可怒我雖怒他然怒
不過當却也是此本體未發後以崇一之說問先生先生曰
如此却是說成功了思說發與未發正要在發時用功

艾鏵問如何爲天理先生曰就爾居喪上體驗看曰人子孝
親哀號哭泣此孝心便是天理先生曰孝親之心眞切處纔
是天理如眞心去定省問安雖不到床前却也是孝若無眞

切之心雖日日定要問安也只與扮戲相似却不是孝此便
見心之眞切纔爲天理

直問顏子擇中庸是如何擇先生曰亦是戒愼不睹恐懼不
聞就已心之動處辯別出天理來得一善即是得此天理後
又與正之論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正之曰先生嘗言此
是見得道理如此如今日用凡視聽言動都是此知覺然知
覺却在何處捉定不得所以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子見
得道體後方纔如此說

直問物有本末一條舊說似與先生不合先生曰譬如二樹

在此一樹有一樹之本末豈有以一樹爲本一樹爲末之理。明德親民總是一物只是一個工夫纔二之明德便是空虛親民便是襲取矣物有本末云者乃指定一物而言如實有孝親之心而後有孝親之儀文節目（此下疑有闕文讀先生大學或問自見）事有終始云者亦以實心爲始實行爲終故必始焉有孝親之心而終焉則有孝親之儀文節目事長事君無不皆然自意之所着謂之物自物之所爲謂之事物者事之物事者物之事也一而已矣。

先生曰朋友相處常見自家不是方能默化得人之不是善

者固吾師不善者亦吾師且如見人多言吾便自省亦多言否見人好高吾自省亦好高否此便是相觀而善處處得益

先生曰至誠能盡其性亦只在人物之性上盡離却人物便無性可盡得能盡人物之性卽是至誠致曲處致曲工夫亦只在人物之性上致更無二義但比至誠有安勉不同耳

先生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與學者言費許多辭說今幸點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學問頭腦至此已說得十分下落又曰某于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是容易見到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陻埋已久學者蔽於聞見無入頭處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不肯實落用功負此知耳

先生曰學者讀書只要歸在自己身心上若泥文着句拘拘解釋定要求個執定道理恐多不通蓋古人之言惟示人以所向往而已若於所示之向往尚有未明只歸在良知上體會方得

直問許魯齋言學者以治生爲首務先生以爲悞人何也豈士之貧可坐守不經營耶先生曰但言學者治生上儘有工夫則可若以治生爲首務使學者汲汲營利斷不可也且天

下首務孰有急於講學耶雖治生亦是講學中事但不可以之爲首務徒啓營利之心果能於此處調停得心體無累雖終日做買賣不害其爲聖爲賢何妨於學學何貳於治生

先生曰凡看書所以培養自家心體雖是他說得不好處我于此用得着俱是益只要此志眞切昔郢人夜寫書與燕國誤寫舉燭二字燕人認解燭者明也是教我舉賢明其理也其國因此大治故此志眞切因錯致眞無非得益今學者看書只要歸到自己身心上用

先生曰氣質猶器也性猶水也均之水也有得一缸者有得

一桶者有得一缸者局于器也氣質有清濁厚薄强弱之不同然其爲性則一也能擴而充之器不能拘矣

直問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夫子哭則不歌先儒解爲餘哀未忘其說如何先生曰情順萬事而無情只謂應物之主宰無滯發于天理不容已處如何便休得是以哭則不歌終不然只哭一場後便都是樂更無流悼也

或問致良知工夫恐於古今事變有遺先生曰不知古今事變從何處出若從良知流出致知焉盡之矣

先生曰從目所視妍醜自別不作一念謂之明從耳所聽清濁自別不作一念謂之聰從心所思是非自別不作一念謂之睿智

先生曰顔子欲罷不能是眞見得道體不息無可罷時若功夫有起有倒尚有可罷時只是未曾見得道體

先生曰夫婦之與知與能亦聖人之所知所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亦夫婦之所不知不能又曰夫婦之所與知與能雖至聖人之所不知不能只是一事

先生曰吾居龍場時土人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中土流亡耳與之論知行之説亦無扞格久之并土人亦欣欣相向及與士大夫言反多紛紛同異扞格不入可見學問最怕有意見人聞見益多覆蔽益重反不如不曾讀書者更容易與他說得

先生曰雖小道必有可觀如虛無權謀術數技能之學非不可超脫世情若能於本體上得所悟入俱可通入精妙但其意有所着欲以之治天下國家便不能通故君子不用

直曰先生用功到人情事變極難處時愈覺精神向在南昌處張許之變與鄒謙之書云自别省城即不得復有相講如虔中者雖自已柁柄不敢放手而灘流湍急須仗有力如吾謙之者持篙而來庶能相助更上一灘耳

一友侍坐若有憂思先生顧他友曰人一身不得爽快不消多大事只一根頭髮釣着滿身便不快活是友瞿然省惕

先生曰良知猶主人翁私欲猶豪奴悍婢主人沉疴在床奴婢便敢擅作威福家不可言齊矣若主人服藥治病漸漸痊可奴婢亦自漸聽指揮及沉疴脫體一一整理誰敢不受約束良知昏迷衆欲亂行良知精明衆欲消化亦猶是也

黃修易錄第六 修易字勉叔

先生曰佛氏不着相其實着相吾儒着相其實不着相修易請問先生曰佛恐父子累故逃了父子恐君臣累故逃了君臣恐夫婦累故逃了夫婦都是爲君臣父子夫婦着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父子還他以仁有君臣還他以義有夫婦還他以別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婦之相

修易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不知亦須存個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個善念即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

修易問理氣數先生曰以理之流行言謂之氣以氣之條理言謂之理以條理之節次言謂之數三者只是一統事

修易問近來用功頗覺妄念不生但腔中黑窣窣不知如何纔得光明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纔貯在缸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須俟澄定已久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窣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却是助長不成工夫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是有根本學問日長進一以愈久愈覺精明若事事物物上尋討却是無根本學問方其壯時雖暫能外面修飾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必憔悴

修易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只志於道一句便含下數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治屋志於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此區宅據德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游藝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藝却是不先去置造區宅只要彩畫做門面不知粉飾在何處

修易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但讀書時一種科名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縱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鬭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亦知窮通有命但以制親之處不能舍去奈何先生曰此事歸辭於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爲只是一事

事諸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

修易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亦是指氣說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正告子所謂生之謂性却有過差若依此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停當然良知亦只是此口說此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個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先生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工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今却不濟便强做沒破綻模樣此便是助長連前纖微功夫都壞矣譬如行路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不曾跌倒模樣只要常懷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只是致良知之主宰不息久久自有得力處一切外事自不能動又曰人若着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

先生遊禹穴顧田間禾曰能幾何時又如此長了范兆期在傍曰此只是有根為學能自植根亦不患無長先生曰人孰無根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着私累將此根戕賊蔽塞不得發生耳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何益惟能反己方知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之不是若舜只要正他姦惡就見得象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悟先生又曰你今後不要去論人是非凡當責人時就把做一大己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疏或露才揚己只因其病而藥之可也若遽懷鄙薄之意非君子與人為善之心矣

修易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只為後世專主在占卦上看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心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偽耳

黄省曾錄第七 省曾字勉之

省曾問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事事要如此否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須識得頭腦乃可義即是良知曉得良知是頭腦方無執着且如受人餽送有今日當受他日不當受者有今日不當受他日當受者若執定今日之當受便一切受去執定今日之不當受便一切不受便是適莫便不是良知本體如何謂之義

省曾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聖賢之言思

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功夫

省曾問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有一毫人底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惟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惟危

省曾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之心豈不要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人資質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之人便與之說性說命也不省得須徐徐琢磨他起來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明得自家心體爲主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本體

省曾問逝者如斯夫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生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功夫方纔活潑潑地方纔與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極至處聖人也只如此

省曾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爲世人將生死看得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曲全生以此天理滅絕忍心害理雖偷生在世百千年不過做百千年禽獸比干龍逢亦只是看得分明所以能成仁

省曾問叔孫武叔毀仲尼大聖人如何猶不免于毀先生曰毀自外來者雖聖人如何免得人只貴於自修若自已實實是個聖賢縱然人都毀他却如浮雲揜日如何損得日之光明若自己是象恭色莊不堅不介之人縱然無一人說他他之惡慝終須一日發露所以孟子說有求全之毀有不虞之譽只在自修何如爾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靜反養成驕惰之氣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却好

王汝中與省曾侍坐先生握扇曰你們用扇省曾起對曰不

蹊先生曰聖人之學不是如此束縛苦楚粧做道學模樣汝
中曰觀仲尼與曾點言志一章畧見先生曰然以此章觀之
聖人何等寬洪氣象且爲師者問志於羣弟子三子皆整襟
以對至於曾點飄飄然若不看三子在眼只自鼓瑟何等狂
態及至言志又不對師之問目聖人乃復稱許他此何等氣
象聖人教人只是狂者便從狂處成就狷者便從狷處成就
人之才氣如何同得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
教人只怕人不簡易所說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

觀之却是聖人教人差錯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
眞血脉

錢德洪錄第八 德洪字緒山一字洪甫浙江餘姚人

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曰汝輩學問不
長進只是未立志侯璧起對曰珙亦願立志先生曰難說不
立未是必爲聖人之志耳曰願立必爲聖人之志先生曰你
眞有爲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若良知上留得絲毫別
念掛帶便非必爲聖人之志矣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神皆從此出眞
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良知本體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
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一友以靜坐見聰問先生曰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
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頗收近效久之漸有
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
你靜處體悟也好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
底此便是學問頭腦我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
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

一友問欲得此知時時接續一切應感處反覺照管不及若
去事上周旋又似忘却良知如何則可先生曰此是認良知
未眞尚有內外之間我此功夫不由人急心認得良知頭腦

是當樸實用功自會透徹到此便是內外兩忘又何心事不合一又曰若功夫不能透此眞機如何得充實光輝能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胸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沾帶始得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命卽是性率性之謂道性卽是道修道之謂教道卽是教德洪問如何道卽是教曰道卽是良知良知原自完完全全是還他是非還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無有不是處此良知便是爾明師

德洪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愼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

須要識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底亦原是戒愼恐懼底戒愼恐懼不曾在不睹不聞上加得分毫見得眞時便謂戒愼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

德洪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先生曰良知原自知晝知夜曰人睡熟時良知亦不知矣先生曰不知何以一叫便應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時先生曰向晦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睹聞衆竅俱翕此卽良知收斂凝一時天地既開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衆竅俱闢此卽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今人不會宴息夜來不是昏睡卽是妄思魘寐曰睡時功夫如何用先生曰知晝卽知夜矣日間良知是順應無滯底夜間良知卽是收斂凝一底有夢卽先兆又曰良知在夜氣發現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先生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上來却於本體上加却些子意思便不是虛無本色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本體良

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從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之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却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却要斷絕事物將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與世間若無些毫交涉所以不可以治天下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者。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者。是謂異端。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只爲所行有不合義。即動矣。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強制此心。將生生不息之根反加阻撓。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工夫。只是養得充滿。無餒歉。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又曰。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之說。雖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看。便有個無善無不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又有個物在外。却做兩邊看。便差。蓋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更無內外之間。告子見得一個性在內。一個物在外。便知他於性有未透徹處。

朱本思問。人心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之良知。就是草木瓦石之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之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之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德洪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厚薄。先生曰。道理原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將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

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底。將草木養禽獸。心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底。宰禽獸以養親。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底。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此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自然之條理。不可踰越。便謂之義。順此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此條理。便謂之信。

德洪問。天壽不貳。先生曰。學者用功。亦能於一切聲利嗜好

脫落殆盡只一種生死念頭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蓋人於生死念頭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透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此是我醫人方子眞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十數年後還用得着汝如不用且放起不要做壞我方子少間曰此量非汝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爲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

一友問致良知蓋聞教矣然亦須講明否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自明白實落用功便是曰正求講明致之之功先生曰此亦須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每遇人問法只將麈尾提起一日其徒將麈尾藏過試他如何設法禪師尋麈尾不見只空手提起我此良知就是設法麈尾舍此良知有何可提得少間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麈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

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此良知而已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誠神幾曰聖人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之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前知之心就是私心就有趨避利害之意邵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之心未盡

先生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之本體良知本無知人郤要有知本無不知人郤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又曰知者良知也天然自有即至善也物者良知所知之事也格者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也格之斯實致之矣

先生曰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微妙今看來皆人人自有者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耳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德洪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也先生曰遠慮只是要存此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若只在事上去思茫茫蕩蕩認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攙入其中就是將迎矣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功夫見得

時其敍象與將迎自別。

德洪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先生曰。聖賢只是爲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仁者以萬物爲一體。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去耳。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闥意。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邦家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德洪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何如。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俱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三者皆長。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極。清只到得伯夷而極。任只到得伊尹而極。何曾加得分毫。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於孔子矣。巧力只是發明聖智之義。若識得聖智本體。便自瞭然。

先生曰。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本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先生曰。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天也。

先生曰。聖人之知。如青天白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也。雖昏黑夜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勉功夫。亦只從此一點明處精察去耳。德洪曰。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底。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底。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着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而體復矣。

德洪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者。如何有甚功夫。先生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但有淺深難易之殊耳。良知原自精明。如欲孝親。生知安行者。只是依此良知實落盡孝而已。學知利行者。只是時時省覺。務要依此良知盡孝而已。至於困知勉

行者蔽錮已深雖要依此良知去孝弟爲私欲所阻必須如
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致其孝聖人雖
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功夫困知勉
行者却要思量做生知安行之事如何成得

德洪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
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
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德洪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
自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定格大要出於良知同

便各爲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
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之妙矣汝輩只
要去培養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異處若不肯用功連筍也
不曾發得何處去論枝節

鄉人有父子爭訟訢於先生者先生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
慟哭而去柴鳴治入問先生何言致彼感悔之速先生曰我
言舜是世間大不孝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父鳴治愕然請問
先生曰舜常自以爲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爲大慈
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提孩長養今何不會豫悅

我不知自心已爲後妻所移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
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
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時亦不
過復得此心原慈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古今大孝子瞽瞍
亦做成箇慈父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
空而已但叩他自知之是非兩端與之剖決鄙夫之心便已
了然鄙夫自知之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
可與增減得一毫只是鄙夫不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

已竭盡無餘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纖毫知識在便不能
竭他之良知道體即有二矣

先生曰烝烝乂不格姦本註說象已進於善不至大爲姦惡
舜徵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爲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
於善以善去熏烝他不去正他姦惡凡文過揜慝是惡人
常態若指摘其是非反激起其惡性舜初時致象要殺己亦
是要象好底心太急經過來乃知功夫只在自己不去責人
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語俱
是自家經歷過來所以說得親切遺之後世曲當人情若非

自家經過如何見得他許多苦心處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德洪未達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其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干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樸還淳取今之戲本將妖淫詞調刪去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人人易曉無意中感發他良知起來却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德洪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

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曰古人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却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聲只在汝心上求古人爲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汝在此歌詩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詩之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之本聲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之本何嘗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我之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是驗我之氣果和否此是成律以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

先生曰學問也要人點化但不如自家解脫者一了百當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先生曰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原只從心上來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也只是根上用得培養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也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去學其氣魄豈不是倒做

先生曰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於文過

先生曰今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所以收攝不住

先生曰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纔不放

先生嘆曰世間知學人只有此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與人同崇一曰此病痛只是好高不能忘己爾

德洪問良知原自中和如何却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不及處就是中和

先生曰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只得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之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

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叩不可謂無既叩不可謂有畢竟有箇叩與不叩何如先生曰未叩時原是驚天動地既叩時只是寂天寞地

德洪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之只是此性但所見有淺深爾性之本體原自無善無惡發用上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其流弊也是一定善一定惡譬如眼有喜時眼有怒時眼直視就是看底眼微視就是覷底眼總之只是此眼若

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底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覷底眼皆是執定便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却心之本體德洪曰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先生曰然

先生曰用功到精微處愈着不得言語說理愈難若着意在精微上全體功夫反蔽泥矣又曰楊慈湖不爲無見又未免着在無聲無臭見上

先生曰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察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爲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羲皇以上人

薛尚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嘆先生自征寧藩以來天下謗議益衆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

衆有言先生之學日明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信從者日衆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我在南都以前尚微有鄉愿意思在我今信得此良知眞是眞非信手行去更不著覆藏纔做得箇狂者胸次使天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尚謙出曰信得此過方是聖人眞血脉

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滿街人倒看你是聖人他日董蘿石出遊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

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其言而進之

德洪與黄正之張叔謙汝中會試歸爲先生言途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爾輩將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

德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

鄒謙之來越問學居數日先生送別於浮峯與希淵諸友移

舟夜坐先生曰江濤煙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一友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先生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若謙之者良近之矣

先生起征思田將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之意知亦是無善無惡之知物亦是無善無惡之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自無善無惡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脩正是復其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汝等講破此意我這裏接引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悟入人心本體原自明瑩無滯原是箇未發之中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已内外一齊俱透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自明淨汝中之見是我接利根人底德洪之見是我爲其次立法底二君相資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既而曰以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

我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此話頭隨人指點自無差失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之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懸空去想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等病痛不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俱有省

德洪與汝中追送先生於嚴灘汝中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

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功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先生然其言德洪尚未達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功夫合一但先生是時因問偶答若吾儒指點人處不必借此立言耳以下四條原本黃直錄今改正附此

先生送二三耆宿出門退坐中軒若有憂色德洪請問先生曰頃與諸老論學真員鑿方枘此道坦如大路世儒往往自加荒塞終身陷荊棘之場而不悔吾不知其何說也德洪退謂朋友曰先生誨人不擇衰朽仁人之心也

鄒謙之語德洪曰舒國裳曾持一張紙請先生寫拱把之桐

梓一章先生懸筆為書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誦此以求警一時在侍諸友皆惕然

先生遊陽明洞隨行者途中偶歌先生回顧歌者覺而止至洞坐定徐曰我輩舉動少有駭人處便非曲成萬物之心矣又曰當此烈暑行走多汗脫幘就涼豈不快適但此一念放逸便不是

先生在滁陽或問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如何先生曰思慮紛雜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物各付物意思自然靜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此條舊編續錄今附此

錢德洪曰先生初歸越時朋友蹤跡尚寥落癸未以後從遊日衆環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諸刹每當一室合食者常數十人夜無卧處更相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無非同志遊寓之所在先生每臨講座環坐而聽者常不下數百人至有在侍更歲不能記其姓名者每臨別先生常歎曰君等雖別不出在天地間苟同此志吾亦可以

忘形侶矣諸生每聽講出無不踴躍稱快四方從遊未有如在越之盛者

錢德洪曰古人立教皆為未悟者設法故其言簡易明白人人可以與知與能及其至也雖聖人終身用之亦有所未盡蓋其見道明徹先知進學之難易故其為教也循循善誘使人悅其近而不覺其入喜其易而各極所趨蓋人之良知一也而領悟不能以皆齊有言下即能了悟者有良知雖明不能無間必有待於脩治之功者有脩治之功百倍於人而後成功

始一者善教者不語之以其所悟而惟視其所入如
大匠之作室然規矩雖一而因物曲成中材上下皆
可與入道若不顧其所安而槩強之以其所未及能
乎先生平時論學未嘗立一言惟揭大學宗旨以示
人謂大學之教自唐堯明德睦族以降至孔門而復
明其道由一身以至家國天下由初學以至聖人徹
上徹下只此良知無不具足此性命之眞幾聖學之
規矩也先生既沒同志𨈆散四方各以其所得引接
來學而四方學者漸覺頭緒太多執規矩者滯于形

器而無言外之得語妙悟者又超于規矩之外而不
切事理之實學者病焉年來同志亟圖為會互相劘
切始思先生良工苦心不以其所悟示人而為未悟
者設法故高不至於凌虛卑不至於執有而人人皆
入此師門之宗旨所以未易與繹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 終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三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傳習錄 書

答羅整庵論格物為用力日可見之地書 庚辰 ○整庵名欽順泰和人

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
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為極則也幸甚幸甚某何以得
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為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
以講明之耳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詬訾之
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

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
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天德之不修學
之不講孔子以為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即皆自以
為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
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
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
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摸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
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己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
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為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

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

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補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

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中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

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夫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畧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夫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人得而誅之也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

差而千里之繆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

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頞以爲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某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朱

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於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

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教反覆數百言皆似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未能了了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開導啓廸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

答陸原靜論動靜之學書 辛巳○原靜一字清伯名澄浙江歸安人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

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矣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

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為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為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

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尚有無窮可疑者也。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耶。中也。寂也。大公也。既已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覩不聞無思無為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貫乎心之動靜者耶。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覩不聞無思無為之謂也。不覩不聞無思無為。非槁木死灰之謂也。覩聞思為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覩聞思為。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抑在已發之中而為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抑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為靜。從欲為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

以有事而感通為動無事而寂然為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為靜而已發為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理則雖酬

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為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為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為動靜春夏可以為陽為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為陰為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

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牵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來書云喜怒憂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罔然消阻或遏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閒無事之地而於喜怒憂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閒無事之地語尚有

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憂懼而喜怒憂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以良知爲照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功乃戒愼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愼恐懼爲良知何歟

能戒愼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既曰妄心則

在妄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欲寡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爲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刊剔洗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

正中庸戒愼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爲患也今曰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與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

有寐而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此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如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者遊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旣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此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畧相似。但佛氏

有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淸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良心萌動處。使之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說夜氣。卻是得兎後不知守兎。而仍去守株。兎將復失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卻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卻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卻欲前念易滅。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先生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即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客氣之動。而始忽然驚醒。而後提。其

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又爲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未達一間也。

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邪。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卻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反有本來面目。未達一間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病。去此病。自無此疑矣。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如何謂明得盡如何而能便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渣滓原少。無多障蔽。畧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纖微渣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曉。原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曾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來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乎。竊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淸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

即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畧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卽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卽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爲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自然淸白。自少物欲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違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多歧。疑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者。尚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爲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狃於聞見之狹蔽於沿習之非而依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之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說。若知行本體。卽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是樂也與

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眞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眞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所好樂忿懥憂患恐懼爲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先生以病瘧譬之極精切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畧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皆眞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不留即是無所住處病瘧之喩既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旣晩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耶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於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將氷消霧釋有不待於問辨者矣

南元善曰答原靜書出讀者皆喜原靜善問師善答皆得聞所未聞師曰原靜所問只是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逐節分疏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功雖千經萬典無不脗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何必如此節節分解佛家有撲人逐塊之喩見塊撲人則得人矣見塊逐塊於塊奚得哉在座諸友聞之惕然皆有醒悟於此知學貴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答周道通論何思何慮書　壬午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時時體驗愈益明白然得朋友講習則此志纔有生意若無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或看書或游衍經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朋友講聚精神流動生意更多也離羣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

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為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不真切今好

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來書云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氣象為是若不識此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塗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耶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個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此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在學者分上便

是勉然伊川作效驗看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為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

來書云學者纔曉得用功便要識認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做準則乃就實地用功纔是作聖工夫否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須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底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

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覷著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知從何處出來

來書云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心既有覺安可謂之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以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亦有處得善有未善何也又或事多須要次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輙爲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衰倦遇此未

免要十分退省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

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爲學終身只此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此一事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是尚爲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却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

來書云致知之說近來頗知用力覺得比舊凡爲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近有一書與友人論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來書云今之爲朱陸之辨者尚未已每對朋友言正學不明已久且不須爲朱陸爭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來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

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又朋友中見有議先生之言者輙爲動氣竊疑朱陸二先生所以遺後世紛紛之議者亦是其工夫有未純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觀其與吳涉禮論介甫之學云爲我盡達諸介甫不有益於他必有益於我也氣象何等從容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願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節議論得極是願道通遍以告於同志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語謗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今

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爲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修省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

來書云昔人有引程子之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爲一惑

生之謂性生字卽是氣字猶言氣卽是性也氣卽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氣卽是性卽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

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答顧東橋論知行格致之學書 乙酉○東橋名璘蘇州人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誠意一義針砭膏肓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傳影響謬誤未免墮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機無怪聞者見疑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耶

來書云所論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卽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飮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者此亦毫釐倏忽之

問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旣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爲近聞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耶必有欲行之心而後知路欲行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易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易者耶知湯乃

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說則知行之爲合一並進亦斷無可疑矣

來書云眞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爲學者立敎俾務躬行則可若眞謂行卽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闇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眞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却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眞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卽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畧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卽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

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卽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闇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爲此心之量然盡心由於知性

致知在於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推本吾子之意則其所以爲是語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知至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修身以殀壽不貳修身以俟爲知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吾子驟聞此言必又以爲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已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已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

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殀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已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殀壽不貳是猶以殀壽貳其心者也猶以殀壽貳其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能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殀壽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殀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爲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爲二然已眞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尚未能眞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今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尚未能不貳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其心茫然莫知所措幾何不至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者無亦是過歟此學問

最緊要處於此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

來書云聞語學者謂即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示學者指爲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耶抑在於親之身耶假如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

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爲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真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畧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

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

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理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則有五合其事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爲知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耶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耶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

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命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

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倀倀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不容於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教人致知明德而戒其卽物窮理今使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告遂能知致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達事變而致

用於天下國家之實乎其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抑恐於道未愜合

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如前所云卽物窮理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尚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

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心之虛靈明覺，卽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卽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為一物；意用於治民，卽治民為一物；意用於讀書，卽讀書為一物；意用於聽訟，卽聽訟為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卽有是物，無是意卽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於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於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

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為訓矣。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為訓，而必以至字為義乎。如以至字為義，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卽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為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耶。蓋大學格物之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為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為溫凊，如何為奉養，卽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為是說，非鄙人之所以告

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寧復有可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凊、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溫凊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為溫凊之節，知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為溫凊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凊；致其知如何為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凊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為溫凊之節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

之所知當知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凊之物格然後知溫凊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凊之良知而後溫凊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謬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凊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

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體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此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爲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

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粗知溫凊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其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武之不葬

而與師筮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誠於為
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之良知權輕
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武之
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
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
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
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
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
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
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之事為之際資於
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
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以多聞多見為學而不
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
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
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為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意正所以明德
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夫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
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
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為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
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
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識
則夫子胡乃謬為是說以欺子貢耶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
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為心
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
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

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為好古而
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
盡溫故知新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
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乃所以知新則亦可以
驗知行之非兩節事矣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若無
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耶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
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
嘗離去事為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為論說者要皆知行

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
談說以為知者分知行為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為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
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
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
辟雍制曆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
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
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論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

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
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之制似見
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之詳及也豈
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未
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
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為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
而無救於其亂何耶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
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
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耶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
唐其治亂何如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
地形而為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
不辟泮不泮為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
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為律而身為度者然後
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則曾子所云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
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齊七政也
是皆汲汲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
在於此羲和曆數之學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
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
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
舜耶封禪之說尤為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倡為誇侈以
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
司馬相如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為儒者所
宜學殆亦未之思耶夫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
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使禮樂名物之類
果有關於作聖之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

人者。亦不可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為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為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為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

禽獸。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仁。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

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

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之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

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

條暢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其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焻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鬬爭刼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

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而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騁奇鬬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耳目眩瞀精神恍惚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

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蠱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

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

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艱險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答歐陽崇一論致知之功書 丙戌　崇一名德號南野江西泰和人

來書云德性之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師曰落在第二義恐爲專以見聞爲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何如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聞見而亦不離於聞見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卻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

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尚多鶻突者正是少此一問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少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專在多聞多見上擇識則已失卻頭腦

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爲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也

來書云師云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此心之本體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學者之獘大率非沉空守寂則安排思索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分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爲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爲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耳

來書云師云爲學終身只是一事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分爲兩事也竊意自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寧不了事且加培養者致知也如何卻爲兩事蓋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鼓舞支持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於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爲無益但作兩事看便有病痛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

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爲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計較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僞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少誠一眞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爲其所欺夫逆詐卽詐也億不信卽非信也爲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億

而常先覺其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爲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不知致良知之功往往又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卽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爲人所欺者尚亦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爲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穎悟所及恐未臻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亘古今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恒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恒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卽已流於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已也惟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已也惟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惟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

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猶爲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卽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答聶文蔚論講學明道書 丙戌○文蔚名豹江西永豐人

承箋惠及覆千餘言讀之無任浣慰中間推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之於聖賢之域又托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媿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媿辭讓爲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眞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謭謭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

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以蘄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

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皥皥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爲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

妒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怪乎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

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裸跣顛頓扳懸崖壁而下拯
之世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爲是棄其禮貌衣
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
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
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
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
有不顧而況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況於蘄人之信與不
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
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

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
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
不知禮而侮之爲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
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
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
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其所欲往而且以爲之迂則
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
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蘄人之知我
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

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
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爲
一體者孰能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遯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
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
子之道爲已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
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
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
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妒勝忿
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病狂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

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
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
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矣循是而
充若決江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爲少
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
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
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
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
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恝然者輒復云云爾

答聶文蔚論必有事焉爲致知之功書 戊子十月

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纔着意便是助纔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其人默然無以對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用必有事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即須勿忘時時用必有事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

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乃懸空守着個勿忘勿助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個甚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漭漭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只就空守寂學成個癡騃漢纔遇纖毫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可用功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着實致其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之病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以義爲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是此一事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無不脗合貫通者纔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致良知之累而已有謂致良知之功必

須兼搭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
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勿助之累而已若此
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
實在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詳而去之愈遠文蔚之論其
於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語時
亦有攙和兼搭處卻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
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
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眞切篤實
之功但以此自爲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爲定說教人卻

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蓋良知只是一
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眞誠惻怛便是本體故
致此良知之眞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眞誠惻
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眞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
是一個良知一個眞誠惻怛若是從兄之良知不能致其眞
誠惻怛即是事親之良知不能致其眞誠惻怛矣事君之良
知不能致其眞誠惻怛即是從兄之良知不能致其眞誠惻
怛矣故致得事君之良知便是致卻從兄之良知致得從兄
之良知便是致卻事親之良知不是事君之良知不能致卻

又從事親之良知上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卻本原着在支
節上求矣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
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
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
增減而原只是一個雖則只是一個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
髮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即已非眞誠惻怛之本
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
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云者是就
人之良知發見眞切篤實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

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其一念事親從
兄眞誠惻怛之良知即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
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眞誠惻怛之
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個良
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故曰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爲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
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文蔚云欲於事親從兄之
間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己用工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
若曰致其良知之眞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

無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
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億逆先覺之說
文蔚謂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間有攙搭處
則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爲不是在文蔚須有取於惟
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又須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
則亦未免各有倚着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芻蕘非是以邇
言當察芻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
更無罣礙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纔有執着意必其知便
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着實用功却須如

此方是盡心三節區區曾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
無可疑者蓋盡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
說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之功已在
其中矣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到盡心知天地位然已是做
求到盡心知天工夫更不必說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而殀壽
不貳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譬之行路盡心知天者如
年力壯健之人既能奔走往來於數千百里之間者也存心
事天者如童穉之年使之學習步趨於庭除之間者也殀壽
不貳修身以俟者如襁抱之孩方使之扶墻傍壁而漸學起
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則不必更
使之於庭除之間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無弗能矣
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墻傍壁學起立
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
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基固
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心也性也天也
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
不可躐等而能也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似恐盡心知天者廢
却存心修身之功而反爲盡心知天之病是蓋爲聖人憂工

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爲自己憂工夫之未真切也吾儕用功
却須專心致志在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
心知天工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
吾方自慮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慮其不能奔走千里又況
爲奔走千里者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習哉文蔚識見
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
義之習故爲此三段書分疏比合以求融會貫通而自添許
多意見纒繞反使用工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
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誤人不可不滌除耳所謂尊德性

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實用工然後能爲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尚有纖翳潛伏若除去此纖翳自無不洞然矣

錢德洪曰昔南元善刻傳習錄二冊其下冊摘錄先師手書凡八篇內有答徐成之二書吾師自謂天下是朱非陸已久一旦反之爲難故姑爲調停兩可之說使人自思得之元善錄爲下冊之首者意亦以是歟今朱陸之辨既明德洪刻先師文錄置二書於外集者示未全也其指知行之本體莫詳於答顧東橋

論學與答周道通陸清伯歐陽崇一四書而謂格物爲學者用力日可見之地莫詳於答羅整庵一書平生冒天下之非詆遑遑然不忘講學惟恐吾人不聞斯道而一體同物之思汲汲終身此孔孟以來賢聖苦心雖門人子弟未足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詳於答聶文蔚第一書此皆仍元善所錄之舊而揭必有事焉卽致良知功夫明白簡切使人言下卽得入手又莫詳於答文蔚第二書故增錄之元善在當時異議洶洶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聞斯學爲慶而絕無纖芥憤鬱不平之氣斯錄之刻人見其有功於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處時之甚難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三終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四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大學或問

大學或問

或曰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

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

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

性

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

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騖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已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已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規矩之於方員尺度之於長短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旣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

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即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榦

謂之本末之稍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旣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旣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旣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

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心有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

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眞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眞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眞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

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

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有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于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云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

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慊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工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工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按先生晚年於初學及門。必令以大學或問一卷。南溪採引錢緒山亦以先生平居論學未嘗立一言。惟揭大學宗旨以示人。故次大學或問於傳習錄之後。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四終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奏疏

諫迎佛疏 正德十年稿具未上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羣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羣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逆流求源而乃沮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與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眞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徒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

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其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淸心絶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蒼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帑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返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

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
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
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
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
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
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
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
亦可以導羣品之嚣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緒
餘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

謂悟得其蘊奥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
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
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
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
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
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
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
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
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

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
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
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
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
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
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
若乃詛呪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

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
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
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
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
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之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
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
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
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
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

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遥。而西方極樂近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金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爲大言以欺陛下。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如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輙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巡撫南贛謝恩疏 正德十二年正月

臣。氣體孱弱。質性迂疏。聊爲口耳之學。本非折衝之才。鴻臚閒散。尚以疾病而不堪。巡撫繁難。豈其精力之可任。但前官以辭疾招議。適踵效尤之嫌。而聖旨以多事爲言。恐蹈避難之罪。遂爾冒於負乘。不暇虞於覆餗。黽勉蒞事。忽已踰旬。受恩思效。每廢寢食。顧兵糧耗竭之餘。加之以師旅。而盜賊殘破之後。方苦于瘡痍。尚爾一籌之未展。敢云期月而可觀。況炎毒舊侵。懼復中於瘴癘。尪衰日積。憂不任於驅馳。心有餘而才不逮。足欲進而力不前。徒切感恩之報。莫申效死之誠。臣敢不勉其智之所不足。竭礪礪於已盡。其力之所可爲。付利鈍於天。亮無補於河嶽。亦少効其涓埃。稍俟狐鼠巢穴之平。終遂麋鹿山林之請。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正德十二年五月

臣惟三省賊盜二三年前不過三五千有餘今據各官所報且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為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臣請為陛下略言其故蓋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為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

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及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為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讎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刼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為已地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為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為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為之戰守遠賊者為之鄉導處城郭者為之交援在官府者為之間

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强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習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勾攝旬日而始集約束齎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掘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剿捕

聊為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是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為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寇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于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

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彊敵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

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哉議者以南贛諸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于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

已驗者臣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略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于大軍之舉臣竊以為可省半費而收倍功伏望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勅兵部俯采下議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

足以辦此行從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為陛下盡言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逭死罪於萬一

攻治盜賊二策疏 正德十二年五月

臣惟橫水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决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厲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為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為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亦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聚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强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挾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

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軸已空種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實權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

添設清平縣治疏 正德十二年五月

據福建兵備道議于河頭添設縣治原由到臣臣觀河頭形勢實兩省賊寨之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寧無有逃遯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剿之後浚復歸據舊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爲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設縣治於河頭以控制諸巢於勢爲便而移巡司於枋頭坂亦事勢有不容已者蓋河頭者

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必相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勢所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畧已備不過數月可無督促而成所未敢擅爲者惟縣治學校須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永遠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而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等無所逃其責今新撫之民羣聚于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爲辭然已無救於事矣○按年譜清平縣作平和縣屬福建漳州府

議夾剿方畧疏 正德十二年九月

據江西兵備道呈稱奉臣案驗准兵部咨約會三省刻期九月中進剿上猶縣等處賊巢隨該知府季斆等領兵分剿卽今賊勢少挫若乘機直擣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但聞湖廣之兵既已齊集而廣東因府江班師未久復調狼兵未有定期謹按地圖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止于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浰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廣東會合而

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郴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止于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自有先後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之兵齊集然後進剿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等因到臣臣惟三省夾攻必須彼此尅期定日同時並舉斯乃事體之常然兵無定勢謀貴從時苟勢或因地而異便則事宜量力以乘機三省賊巢連絡千里雖聲勢相倚而其間亦自有種類之分界限之隔利則爭趨患不相顧乃其

性習誠使三省之兵皆已齊備會約並進夫豈不善但今廣東狼兵方自府江班師而歸欲復調集恐非旬月所能兩省之兵既集久頓而不進賊必驚疑愈生其奸桿者奔突黠者潛逃老師費財意外之虞乘間而起雖有智者難善其後誠使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速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速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也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苟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之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遠絕自以為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者矣臣竊以為因地之宜先後合擊之便

換勅謝恩疏 正德十二年九月

臣以凡庸謬膺重寄思逃罪責深求禍源始知盜賊之日熾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輒敢忘其僭妄為陛下一陳其梗槩其實言不量力請非其分方虞戮辱之及陛下特採該部之議不惟不加咎謫而又悉與施行不惟悉與施行而又隆以新命是蓋曲從試可之請不忍以人廢言也勅諭宣布之日百姓填街塞道悚然改觀易慮以為聖天子明見萬里動察幽微占釁策之畢精知闔護之有人莫不警懼振發强息其桀驁息其奸怯者思奮而勇後者思効而前三軍之氣自倍羣盜之謀自阻所謂舞干格苗運於廟堂之上而震乎蠻貊之中者也夫過其言而不酬有志者之所恥也冒寵榮而不顧自好者所不為也臣固謭劣亦寧草木無知不思鞭策以報知遇雖其才力有所難强而螻蟻之誠决能自盡雖於利鈍不可逆睹而孤死之穴斷期掃平臣不勝感恩激切之至

朝命先生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故上疏謝

議南贛商稅疏 正德十二年九月

臣惟南贛二府商稅皆因給軍餉裕民力而設折梅亭之稅名雖爲夫役而實以給軍餉龜角尾之稅事雖重軍餉而亦以裕民力兩稅雖若二事其實殊途同歸但折梅亭雖已抽分而龜角尾不復致詰未免有脫漏之弊若折梅亭旣已抽分而龜角尾又復致詰未免有留滯之擾況監司旣遠胥猾得以恣其侵漁頭緒旣多彼此得以容其奸隙莫若革去折梅亭之抽分而總稅於龜角尾則事體歸一奸弊自消非但有資軍餉抑且便利客商蓋分合雖異而於商稅事體無改

纖毫轉移之間而於商民利害相去倍蓰除欽遵勅諭便宜事理行令該府查照施行外爲此具本題知。

橫水桶岡左溪捷音疏 正德十二年閏十二月

臣惟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爲必須先攻桶岡而湖廣剋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師期尚遠且以爲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

臨桶岡破竹之勢蔑不濟矣於是臣等乃决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分哨道使都指揮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所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白面入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郟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人知府唐淳率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斆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候各兵齊集令其亦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衝臣亦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以與諸軍會而使副使楊

璋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於十月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臣兵至南康初十日進屯至坪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効官雷濟等分率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齋銃砲鉤鐮由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爇茅爲數千竈燈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早臣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烟焰四起我兵復呼譟奮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我兵已盡入破

其巢穴遂棄險走臣預遣千戶陳偉高睿分率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我兵乘勝驟進呼聲震天地指揮謝昶馮廷瑞兵由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遂破長龍巢破十八面隘巢破先鵝頭巢破狗脚嶺巢破荏背巢破白藤橫水大巢先是賊衆以橫水居衆險之中倚以爲內閫官兵四進倉卒分衆扼險出禦甚力至是見橫水烟焰障天砲聲撼搖山谷亦各失勢棄險走官兵乘之皆奮勇力戰而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巢破茶坑巢破茶潭巢知縣王天與破樟木坑巢破石王巢都指揮許清破雞湖巢破新溪巢破楊梅巢俱至橫水知府唐淳破羊牯腦巢破上關巢破下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郟文破獅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余恩破長流坑巢破牛角窟巢破磐坑巢縣丞舒富破箬坑巢破赤坑巢破竹壩巢知府季斅破上西峰巢破狐狸坑巢破鉛廠巢俱至左溪守巡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當是時賊路所由入皆刊崖倒樹設阱埋籤不可行我兵晝夜涉深澗躡叢棘踰險絕則掛繩崖樹魚貫而上猿附而下往往失足墮深谷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出各兵已至橫水左溪皆困甚會日已暮遂令收兵屯劄次日大霧雨咫尺不辨

連數日不開乃令各營休兵享士而使鄉導數十人分探潰賊所往并未破巢穴動靜十五日諜報諸賊分陣預於各山險隘立柵爲退保計有復合聚于未破之巢者俱不意我兵驟入未運糧穀若分兵四散追擊可以盡獲臣竊計湖廣夾攻在十一月初一日期已漸迫此去桶岡尚百餘里山路崄峻三日始能達若此中之賊圖之不克而移兵桶岡勢分備多前後顧瞻非計之得乃令各營皆分兵爲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襲其後冒霧分投急擊十六日知府邢珣攻破旱坑巢窩井巢知府季斅守備郟文攻破穩下巢李家巢十七日

知府唐淳攻破絲茅壩巢十八日都指揮許清攻破兖心坑
巢村頭坑巢黄竹坳巢觀音山巢十九日指揮余恩攻破梅
伏坑巢石頭坑巢二十日知府邢珣又攻破白封龍巢芒背
巢知縣王天與攻破黄泥坑巢大富灣巢二十二日縣丞舒
富攻破白水洞巢本日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兵亦至二十
四日知府伍文定攻破寨下巢知縣張戩攻破杷州坑巢二
十五日知縣張戩又破朱坑巢知府伍文定破楊家山巢二
十六日知府季敩又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又破川坳巢二
十七日守備郟文又破長河洞巢各擒斬數多是日各營官

兵請乘勝進攻桶岡臣復議得桶岡天險四面峭壁萬仞中
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中所產旱穀薯蕷
之類足俻凶歲往年亦嘗來攻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
以招撫爲名而罷及詢訪鄉導其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
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梯壑貪懸絕壁而上賊使
數人於崖巔坐發礧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
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既從彼入而我師
復往事皆非便今横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同難合勢
爲守必力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月之程長驅百餘里而
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
魯縞矣莫若移兵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
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有不從者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
以逞乃使素與賊通載罪義官李正巖等釋其罪幷縱所獲
桶岡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一日早使人
於鎖匙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衆會議而横
水左溪奔入之賊呆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爲備至遣縣
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而使知府邢珣入茶
坑知府伍文定入西山界知府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

葫蘆洞皆于三十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十一月
初一日早冒雨疾登賊衆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
皆驚愕散亂猶驅其衆彤踞于餘據內隘絕壁隔水爲陣以
拒知府邢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戩之兵衝其右伍文定之兵
自張戩右懸崖而下遶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
霽各兵鼓奮而前乃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天與所領兵聞
前山兵已入亦從鎖匙龍並登賊悉奔十八磊知府唐淳之
兵復嚴陣迎敵賊又敗然會日晚猶拖險相持次早諸軍復
合勢併擊大戰良久賊大敗知府邢珣破桶岡大巢破梅伏

巢。破烏池巢。知縣張戩破西山界巢。鎮匙龍巢。破黃竹坑巢。
知府唐淳破什八磊巢。知府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土池巢。
破葫蘆洞巢。知縣王天與破員分巢。破背水坑巢。縣丞舒富
破大王嶺巢。各擒斬數多。賊大勢雖敗。然結陣分遁者尚多。
是日聞湖廣官兵將至。臣使知府伍文定屯大水。守備郟文
屯下新地。知縣張戩屯磜頭。縣丞舒富屯茶坑。指揮姚璽。知
縣王天與屯板嶺。而使副使楊璋巡行磜頭茶坑諸營。監督
進止。以繼其糧餉。又使知府季斆分屯羅都。以防賊之南奔
都指揮許清留屯橫水。指揮余恩留屯左溪。以備腹心遺漏

之賊。而使參議黃宏留劄南安給糧餉。以為羅都之繼。臣亦
躬率帳下屯茶寮。使各營分兵與湖兵相會。夾剿遁賊。初五
日知府邢珣又破上新地巢。破中新地巢。破下新地巢。初七
日。知府唐淳又破杉木坳巢。破原陂巢。破木里巢。十一日。知
縣張戩破板嶺巢。破天台菴巢。十三日。又破東桃坑巢。破龍
背巢。各斬獲數多。於是桶岡之賊畧盡。臣以其暇。親行相視
形勢。據險立隘。使卒數百斬木棧崖。鑿山開道。又使典史梁
儀領卒數百相視橫水。創築土城周圍千餘丈。亦設隘以奪
其險。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猺。斷其往來之路。事

方經營。十六日。探得廣東魚黃等巢。被湖兵攻破。賊黨千餘
突往鷄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遣知府季斆。分兵趨
朱雀坑等處。知府伍文定。趨穩下鷄湖等處。守備郟文。知府
邢珣趨上新等處。各相機急勦。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擊賊
于穩下寨。西峯寨。苦竹坑巢。長河壩巢。黎坑巢。二十三日。守
備郟文。知府邢珣擊賊於上新地巢。知府伍文定。又追擊于
鷄湖巢。十二月初三日。知府季斆擊賊于朱雀坑寨。狐狸坑
巢。各斬獲數多。於是奔遁之賊殆盡。然以湖廣二省之兵方
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

兵二千餘。分屯茶寮橫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軍贛縣。
以休息疲勞。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臣惟賊首藍天鳳
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僭擬王號。且將數十餘年。乃今驅卒
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獲六千有奇。破巢八
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此豈臣等能賢于昔人。是皆仰
仗朝廷威德之被。廟堂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專
臣以提督之任。故臣得以伸縮自由。舉動如志。奉成筭以行
事。循方畧而指揮。將士有用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則是
追獲獸兎之捷。實由發蹤指示之功。臣等偶叨任使。亦安敢

肖非其績夫謀定於帷幄之中而決勝于千里之外命出於廟堂之上而威行于百蠻之表臣敢爲朝廷國議有人賀且自幸其所遭得以苟免覆餗之戮也副使楊璋參議黃宏等官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危險備嘗艱難各効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錄以勵將來伏願皇上普彰廟堂之大賞兼收行伍之微勞激勸既行功庸益集自然盜賊寢息百姓安生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浰頭捷音疏 正德十三年四月

臣惟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於湖郴在贛州之浰頭桶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境於湖郴者賊衆而勢散侍山谿之險以爲固連界於閩廣者賊夜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遵奉勑諭初議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浰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自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浰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乃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義民黃表等往諭各賊一時賊衆黃金巢等亦多感動皆願從表等

出投惟賊首池仲容獨憤然謂不足爲憑其將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爲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籍其衆五百餘悉以爲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之始懼計臣必且以次加兵於是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投拾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遮其歸途內嚴警禦之備以防其變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計事旬日之間至者數十皆

以此賊兇狡必欲除之非大調狠兵事恐難濟臣以爲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而制勝今各賊狃於故常且謂必待狠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狠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爲密書方畧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衆候我兵有期則據隘遏賊十一月賊揭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既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同兵自浰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爲

臣等實有爲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爲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讐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仲容等僭號設官號名遠近賊巢候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即同時並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僞授珂等官爵文書來首臣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即陽怒以爲爾等擅兵仇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

縛珂等將斬之時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躍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珂等而使人密諭以陽怒之意且使珂等先遣人歸集其衆候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黃表等往諭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因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浰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遣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

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遂弛備臣又使指揮余恩賚曆往賜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衆益喜黃表等因復說仲容今官府所以安撫勞來爾等甚厚爾可不親往一謝況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拘而不至即可以證反狀之實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訴珂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爲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之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臣使人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

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以道經浰巢。恐搖諸賊。則別賫一牌。以拘捕珂等黨屬爲名。各賊聞俊往果遮迎問故。俊出牌。示之。乃皆羅拜。相爭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盧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爲拘補其屬。不復爲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各營官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往覘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乃大喜。遣人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珂等。使馳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至月三日。度珂等已至家。所過屬縣勒

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珂等所告狀。訊鞫。皆服。遂寘於獄。而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龍川縣烏虎鎮入。千戶孟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入。指揮余恩兵。從龍南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兵。從龍南縣南平入。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保入。守備郟文兵。從龍南縣冷水逕入。知府季斅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擣下浰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

浰。先是。賊徒得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因弛備。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犄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受兵。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却。王受等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兵。鼓噪而前。復奮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傍繞出岡背。橫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奔潰。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三浰。各哨官兵。遙聞三浰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知府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障巢。指揮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

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守備郟文兵。遂破曲潭巢。赤塘巢。知府季斅兵。遂破布坑巢。三坑巢。各斬獲數多。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知府邢珣兵。破黃田坳巢。指揮姚璽兵。破岑岡巢。指揮余恩兵。破塘含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鎮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巢。守備郟文兵。破半逕巢。都坑巢。尺八嶺巢。知府季斅兵。破新田逕巢。古地巢。指揮余恩兵。破空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巢。頓岡巢。十三日。汗

戶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五湖巢藍州巢十六日推官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各斬獲數多然各巢奔散驍賊尚八百餘徒復哨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臣以九連山勢極高横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絶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門山後諸處賊巢以百數若我兵進逼賊必奔往其間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亦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鋭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

暮直衝賊所據崖下㵎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上招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并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各官兵四路設伏以待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覆賊於五花障知府邢珣兵覆賊於白沙指揮余恩兵覆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揮姚璽兵覆賊於烏虎鎮推官危壽兵覆賊於中村知府季斆兵覆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與其餘奔散殘黨分逃上下坪黃田坳諸處各官兵復結踪會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平和初五日戰於上坪下坪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兵復與賊戰於黃田坳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十四日知府邢珣季斆兵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日守備郟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天堂寨各擒斬數多三月初三日探得各巢賊首擒斬畧盡惟脅從二百餘徒聚於九連谷口呼號投招臣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名數遂安插於白沙臣因親行相視險易督同各官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

策留兵防守而歸臣惟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三省設官備禦屢征益熾今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不踰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寇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自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臣惟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牽制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亦嘗夾攻二次計勦數省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智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迂疎淺劣然而計功較績顧反有加於昔何哉實由朝廷之上明

見萬里洞察往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改臣以提督之任既以兵忌遙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征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畧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以故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胆奪氣咨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効謀者知無阻撓之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死是乃得先勝之算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濫竽成功敢因是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賀伏願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蹤

之有因庶無僭賞以旌始謀副使楊璋監軍給餉紀功督戰偹歷辛勤宜加顯擢守備郟文知府陳祥等皆身親行陣屢立戰功俱各獎擢庶示激揚以為後勸

添設和平縣治疏 正德十三年五月

據江西兵備道議於和平地方建設縣治移和平巡司於浰頭先該臣住軍九連山往來浰頭和平等處備閱山溪形勢講求賊情民俗深思善後之圖實有如所議者但開建縣治置立屯所必須分割都圖創起關隘城池宮室之費力役輸調之費未經查議難便奏聞備行該道督勘和平浰頭兩處某處可以建築城池某地宜以添設巡邏某縣都圖相近可以分割某里村寨接連堪以撥補某所巡司可以移鎮某鄉丁戶可以編僉其移民以就田調兵以守隘一應工役所需

作何區處考求訊諮必期至當再議回覆無異該臣看得和平地方實係山林深險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閏餘之地是以政敎不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真足以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棄而不守斷為狐鼠之窟穴終萃逋逃之淵藪況前此本亦州縣舊區始以縣存而民猶恃為保障後因縣廢而賊遂據以陸梁是又往事之明驗也當賊猖獗之日地方父老屢有請復縣治之議然其時賊方盤據勢有不能今賴朝廷威德巢穴蕩平若不乘此機會復建縣治以扼其要

害將來之事斷未可知臣等班師之日脇從投招者尚不滿百今未兩月遠近牽引而至且二百矣若縣治不立制馭闊疏不過一年汎然投招之人必皆復化爲盜其時又須興師征勦勦而復聚長此不已亂將安窮夫盜賊之患譬如病人興師征勦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緝者飲食調養之道徒恃針藥之攻治而無飲食以調養之豈徒病不旋踵將元氣遇絕症患愈深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矣臣等竊以設縣移司實爲久安長治之策伏願皇上鑒往事之明驗爲將來之永圖念事機之不可失哀民困之不可再俯采臣議特

勅該部早賜施行及照建縣之所地名和平以地名縣似爲得宜幷將該設職官印信即與銓選鑄給簡員以省費均地以平徭移巡司以據險要寬賦役以蘇窮民如此則平險爲易化盜爲良可計日而致不惟臣等得以幸逃日後之譴責朝廷亦免再役之勦百姓永享太平之樂矣

按和平縣屬廣東惠州府

辭免陞蔭乞以原職致仕疏 正德十三年六月

臣以章句腐儒過蒙朝廷滌瑕掩垢收錄於擯棄之餘旣又求長於短拔之閒散之中授以巡撫之寄其時臣以抱病在告兩疏乞休偶值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該部論奏之義甚嚴朝廷督責之旨又切遂不遑他計狼狽就途莅任之後兵耗財匱盜熾民窮縮手四顧莫措一籌朝廷惆念地方之顛危慮臣才微力弱必致傾債謂責任之不專無以連屬人心賞罰之不重無以作興士氣號令之不肅無以督調遠近於是該部議假臣以賞罰朝廷從而假之以賞罰議給臣以旗

牌朝廷從而給之以旗牌議改臣以提督之任朝廷從而給之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畧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以賞罰之柄而激勵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遠近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官吏伸縮如志舉動自由於是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軍而出一戰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全師克捷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浰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分巡官屬資執旗牌以應督兩廣夾勦之師亦莫不畏威用命咸奏成功由是言之其始促臣之來莅事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旗牌之能

號召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提督之能紀綱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方畧之所分布舉動之得展舒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譬之鴑駘之馬而得良御齊輯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內得於人心外合於馬志故雖鴑下亦能盡日之力而至百里人見其鴑而百里因謂之能不知其能致此皆御馬者驅策之力不然將數里而踣或十數里而止矣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馬其可乎況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前在賊巢已嘗具本乞休庶幾生還祇敘乃今求退而獲進請咎而蒙賞

雖臣貪冒苟得其如朝廷賞功之典何伏望皇上推原功之所始無使賞有濫及收回成命容臣以原職致仕延餘喘於田野如此則上無濫恩下無奸賞宜力受任者得免於覆餗之誅甚能處分者獲遂其知止之願

朝命以先生平閩冦功陞右副都御史廕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故上疏辭

再請疏通鹽法疏 正德十三年十月

臣惟袁吉等府地方溪流湍悍灘石峻險淮鹽逆水而上動經旬月之久廣鹽順流而下不過信宿之程故民苦淮鹽之難而惟以廣鹽為便自頃奉例停止官府但有禁革之名其實私鹽無日不行何者因地勢之便從民心之欲非但不能禁之於私每遇水發商舟動以百數公然蔽河而下如發機之弩官府邏卒寡不敵衆袖手岸傍立視其過孰得而沮遏之故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此近事之既驗者今

南贛盜賊雖已仰仗天威克平巢穴然漏殄奸黨難保必無且地連三省千數百里內已招之新民尚懷反覆未平之賊還多相勾聯方圖保戍之策未有撤兵之期況後山從化等處見在調兵征剿臣亦繆承方畧之命師行糧食勢所必然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剝內帑之發非徒緩不及事抑恐力有未敷臣切以為宜開復廣鹽著為定例籍其稅課以預備軍餉不時之急積其羨餘以少助內府缺乏之需

實亦公私兩便內外兼資夫聚斂以爲功臣之所素恥也掊克以掊怨臣之所不忍也况臣廢疾日深央於求退已可苟遊地方之責但其事勢不得不然若已革而復舉是遺後人以所難而於職守爲不忠矣伏願皇上憫地方之瘡痍哀民貧之已甚慮軍資之乏絕察臣心之無他特勅該部俯采所議酌量裁處早賜施行則地方幸甚

乞放歸田里疏 正德十四年

臣惟聖主之任官也因才而器使不强人以其所不能是以上無廢令而下無棄才人臣之受職也量力而承事不强圖其所不任是以言有可底之績而身無瘝曠之誅歷攷往昔蓋未有不如此而可以免於僨譴者也臣以狂愚收錄擯廢繆蒙推拔授寄軍旅當時極知叨非其分不敢冒膺辭避未伸而迫於公議倉卒抵任扶病策駑仰遵成算不意偶能集事苟免顛覆實皆出於臆料之外然此僥倖之事豈可恃以爲常者哉廟堂之上不暇深察其所以增其祿秩將遂舉而

委之人若不自知耳臣之自量則既審且熟深懼覆亡之無日也譬之懦夫駕破敗之舟以涉險偶過順風安流幸而獲濟舟中之人既已狼狽失措而岸傍觀者尚未之知以爲是或有能焉且將使之積重載衝冒風濤而試洪河大江之中幾何其不淪溺也已今四方多故鑾輿遠出大小臣工惶惶且恭臣雖鄙劣竭忠效命以死國事亦其素所刻心顧力纖負巨如以蒿支棟徒以敗事亦何益矣且臣比年以來百病交攻近因驅馳賊壘瘴毒侵陵或時昏眩僵仆地已成廢人又以百歲祖母臥病床褥切思一見爲訣神志耗眊僵宿

之事不復記憶以是求延旦夕之生亦已難矣而況使之當職承務從征討之役其將能乎夫豢畜牛羊細事耳亦且求良牧而付之況於軍旅重任生靈休戚之所關乃以疾廢瞶眊之人羅收之戮臣無足論其如陛下一方之寄何伏願陛下念四省關係之大不可委於匪人察病廢枯朽之才不宜付以重任憐桑榆之短景而使得少遂其烏鳥之私錄犬馬之微勞而使得苟延其螻蟻之息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放臣得歸田里就醫調治倘存餘喘尚有報國之日。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六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奏疏

飛報寧王謀反疏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臣奉勅勘處福州叛軍六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知縣顧佖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稱亂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臣亦自顧单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追臣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十八日回至吉安知府伍文定留臣暫爲區畫臣奉前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爲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旬月之間必且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名義勇約會鄉官王懋中羅僑等與之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相機乘間務爲躡後之圖共成犄角之勢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望天兵之速至庶解東南之倒懸伏望皇上省愆咎已命將出師因難興邦未必非此臣以

弱劣多病。屢疏乞休。況此地方之責本非臣任。今茲扶疾赴
闕實亦意圖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具哀懇。齎奏之人去纔
數日。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國難。俟
區畫少定。各官署可展布。朝廷命帥一臨。臣亦遂遵前旨入
闕了事。就彼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
於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國之誠。而忘其緩命之罪。求伸其
哀痛之情。而甘冒棄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致仕都御史王
懋中。評事羅僑。忠義自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
忠勇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負屈而未伸。今

江西闕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將各官授以緊
要職任。庶可責之拯溺救焚。其餘若致華副使羅循。養病副
使羅欽德等。雖皆本土之人。咸秉忠貞之節。況亦見在同事。
當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再照寧府逆謀既著。彼若
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浙。南擾湖湘。窺留都以斷南北。收閩
廣以益軍資。若不即爲控制。急遣重兵。必將噬臍無及。又照
撫州知府陳槐。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袁州知府
徐璉。寧都知縣王天與。豐城知縣顧佖。新淦知縣李美。奉新
知縣劉守緒。泰和知縣李楫。南安同知朱憲。贛州同知夏克
義。龍泉知縣陳允諧。及闕省各官。今見在者。乞敕吏部就於
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知府兵備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凡有城
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
餉。惟資鹽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顧募之兵。無所仰給。悉已
散遣。今未兩月。即遇此變。復欲名募。將何資。輒復遵照敕
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
軍餉數內。量借一十餘萬。庶幾軍衆可集。地方有賴。國難可
平。

擒獲宸濠捷音疏 正德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一面督率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兵名募四方義勇之士奏留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鄉官王懋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

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兵期以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等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十九日發市汊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及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

梯絙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二十二日諜報寧王攻圍安慶未下聞臣兵已至豐城乃大恐賊黨李士實等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旣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歸援江西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鬭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

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胆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所料當臣督同各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且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强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

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旣已攜沮我若先出鋭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等四面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旣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

內外傳報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文定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前後横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引兵退保八字腦寧王震懼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

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逾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珹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分兵四伏期火發而

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群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視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皆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剿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各擒斬數多落水死者殆盡兹得臣節奉敕諭但有盜賊生發卽便嚴督兵備守巡各官設法調兵勦殺又節奉敕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欽此欽遵臣惟寧王烝淫姦報腥穢彰聞不

執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兼又招納叛亡名募四方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分齎金銀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慴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智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才不逮於

凡庸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强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隲宗社之默佑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故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稟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赦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擣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嬖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分哨等官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難得況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攖其

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殉國乃能若此伏願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惰怯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蓄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於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皇上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絶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請止親征疏 正德十四年八月

准兵部咨題奉聖旨。寧王謀爲不法。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欽此欽遵案查寧王宸濠舉兵謀逆。臣於六月十九日具本奏聞之後。調集官兵振揚武勇。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等日兵至鄱陽湖與賊大戰。至二十六日宸濠遂已就擒。謀黨李士實等俱已擒獲。賊從俱已掃蕩。闔廣赴調兵士俱已散還地方。驚擾之民俱已撫帖。臣一念忠憤。誓不與賊俱生。而迂疎薄劣之才。實亦何能辦此。是皆祖宗在天之靈。皇上聖武之懋昭。本兵謀畧之素定。官屬協力。士卒用命。所

致臣已節次奏報外。竊惟宸濠稔作辟威。虐焰已張於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於中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迹。廣致姦細。臣下之奏白。百無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押解。誠恐舊所潛布之徒。尚有存者。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且有遺憾。況平賊獻俘。固國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職分。臣謹於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宸濠并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闕外。緣係獻俘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乞免江西稅糧疏 正德十五年三月

正德十四年。吉安等府旱災。臣節道官吏踏勘獲實。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洶洶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閭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況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

自爲亂。將若之何。乞敕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原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沓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誅求。妻孥擕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徙者逃竄山澤。羣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

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科之未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歇息。一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呼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

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征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刻其膏血。有人心者尚忍爲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鬨然興怨。以臣等昔日錙賦之言爲詐。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嗷嗷。甫懷收復之望。又爲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爲奸。肆而爲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怪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枵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民。猶剜心臠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斃。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

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刳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國計爲官。漕運以轉輸爲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敕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

禍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稅糧不過四十萬石今各四十萬石
而不肯蠲與時禍變卒起即出數百萬石已無救於難矣此
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歛以足國用
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
狀惟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

計處地方疏 正德十五年五月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
寧故漢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宋太宗以裕民成給足之
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臣會同巡按御史唐龍議得寧賊宸
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吞其於民間田地房屋或用勢强占或
減價賤買或因官本准折或攙別事抄收有中人之家者一
遭其毒即無棲身之所有上農之田者一中其奸即無用鋤
之地甚且虛填契書以枉人言私置簿籍以增租額利歸一
已害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寧並言指陳續該科道等官

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詔書曰宸濠自作不靖
强奪官民田產則陛下明以燭姦深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
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陛下仁以憫下盡欲舉
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聖言猶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
如金石始者宸濠既敗該臣等已行守巡等官將寧府及各
賊黨田地房屋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官查勘之時
正事變搶擾之際業主驚散俱未寧家上司督責急欲竣事
依契涸查憑人混報多寡是較占買未分明詔雖有給主之
條小民猶抱失業之恨昔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

食也澤未下究怨徒上歸況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燹之後充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家豪強恣行包佔之計奸徒私竊動關埋沒之端及今審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再照前項田產多在南昌新建二縣受害獨深且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官兵被圍傷殘未蘇查得二縣額派兌軍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餘石淮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百石俱奏寬免未奉停徵運官守催勢急若火民納不前官宜為處及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刧掠繼因軍餉動支官

吏徒守乎空櫃紙筆亦盼於舖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生無常變起不測則寸兵尺鐵皆無所資束芻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窩舖及諸司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與臨近因兵火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亦始創新剏無民力因陋就簡見有官房乞敕該部查議將前項抄沒過寧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等項行令布按兩司官從實覈行查勘委係占奪百姓者遵照詔書內事理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舖衙門餘外無礙田地房屋照依時估變價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羨餘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仍禁約勢豪之家不得用強占買各委官亦不得畏勢市恩致招物議事完該司徑自造冊繳報并呈該部查考是皆以百姓之業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財濟地方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衆易曰聚人曰財惟陛下留意

水災自劾疏 正德十五年五月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謬膺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鱉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堤千里為壑煙火斷絕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

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即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之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稷契為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況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俾之悵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駕敗舟於頹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況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望今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剿未息南畿之供億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四鄰之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咎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路朝廷之政令因而閼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為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為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為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掇拾羅織為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征索為

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國下不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尫羸衰耗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名災而致變況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望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以臣為顯戮彰大罰於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即不以之為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為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徵收秋糧稍遲待罪疏 正德十五年

臣惟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僞檄除租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煽惑伊時移文遠近宣布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諭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既而旱災益熾民困益廹然而小民不卽離散者以臣既爲奏請雖明旨未下皆謂朝廷必將免其租稅尚能忍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啗之免租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

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煩誅求愈急其顚連困踣之狀臣於前奏已畧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壯者竄而爲寇弱者匿而爲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爲魚鼈號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既無糈藏之儲又無倉廩可發所以綏勞撫定之者更無別計惟以奏免租稅爲言百姓睊睊胥讒謂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耶蓋其心以爲免稅既不待言尚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既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爲既有前奏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充嗣奏免江西稅糧奉有設法賑濟之旨又該給事中王紀奏奉有停徵賑濟之旨臣等正苦百姓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卽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遞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獨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爲詐妄羣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顚危之日懼其爲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

食言既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況從而鞭笞捶撻之其遽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舊者既被驅脅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挐事無專責如羣手雜絲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既而部使驟臨欲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雖使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剜剝而取之忍心者尚或能辦也而民之瘠羸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女有

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睹也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勢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旣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値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洶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國事身死草野以貽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諭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籲下籲如居頹屋之下東撐則西傾前支則後圮強顏陵詬之辱掩耳怨讟之言身嘗閭閻之下口說田野之間曉以

京儲之不可缺諭以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爲借貸或教之典拆忍心於撫骨剝脂之痛而浚其血閉目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其逋共計江西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爲決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瘁已極亦可謂之勞而有功矣令聞部使參奏且將不免於罪臣竊究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願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爲之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爲申奏者臣也又繼之因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旨而爲之宣布於衆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幸免臣竊恥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欲重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爲哉顧欲警衆集事創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能避針灼之苦耳伏望皇上憫各官

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災眚肆赦之典寬而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即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國議如此則不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恥矣

辭封爵疏 嘉靖元年正月

臣以凡庸謬受國恩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謫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薦陟淸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令後値寧藩肇變臣時適攖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犄角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先帝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天啓神聖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惻惻慰勞至勤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

其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嚬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況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況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爲陛下一陳其實矣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爲之也而臣欲冒之是貪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

未變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便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預備之謀所謂發蹤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焻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等知縣劉源淸王冕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等諸人臣今亦

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淸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效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爲改造者多所删削其餘或

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名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爲臣勸說宸濠反爲奸黨搆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仇抱冤齎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爲之指措而戮力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冒崇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

爲況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以爲功乎臣世受國恩盡身粉骨亦無以報緣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緊曠況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族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己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貪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願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

朝命以先生平宸濠功封先生伯爵故上疏辭

再辭封爵疏 嘉靖元年七月

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貪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己之恥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聖旨殷優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專之是臣壅閼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為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為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

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為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剝床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為辭則臣亦可如何哉然

而聞臣之調即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虀粉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為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為庸若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徐免之乎夫天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

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冒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來此呶呶之口而自求無賞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逭於衆口之誹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陳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為蹊田固有罪而奪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

耕我之田既種且穫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大遠於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爲忠義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耶況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眞耶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況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槩之其責於人終無已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

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齒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而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桀人國門之寇苟能効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況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矣又況矢石之下鋒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戮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

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沮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而醉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辨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

心之可望力之可爲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爲之功而邀賞於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起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爲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爲己斥諸權奸之所誣搆挫辱而已也羣憎衆嫉惟事指摘捜羅以爲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陛下龍飛赫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雷霆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下尚或有

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輒為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人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主上明言其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滅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詎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為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

也至於號召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紳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為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者之常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眾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眾人之死而共成之掩眾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義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為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為苟得耳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為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為僞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臣在衰絰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之至

奉旨回奏疏 嘉靖元年

准都察院咨該御史張鉞奏劾張子麟事情奉聖旨着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明白具奏又該刑部尚書張子麟奏奉聖旨着王守仁等一併看明來說欽此欽遵臣方在衰絰之中憂病哀苦一切世務悉已昏迷恍惚奉命震悚旋復追惟臣先於正德十四年六月奉敕前往福建查處叛軍十五日行至豐城適遇寧藩之變倉卒脫身誓死討賊十八日回至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兵七月二十日收復南昌二十六日宸濠就擒其時餘黨尚有未盡百務叢集臣因先令各官

分兵守視王府各門至八月初五六日始克率同御史伍希儒知府伍文定等入府按視宮殿庫藏諸處其間未經燒毀者重加封識以俟朝命已被殘壞者分令各官逐一整檢有刑部尚書張子麟啟本一封衆共開視云是胡世寧招詞臣當與各官商說此等公文書啟之類皆在宸濠未反數年前事雖私與交往不爲無罪而反逆之舉未必曾與通謀況此交通之人今或多居禁近分布聯絡若存此等形迹恐彼心懷疑懼將生意外不測之變且慮憸人因而點竄掇拾興將根究牽引奸黨未必能懲而忠良或反被害昔人有焚吏民交關文書數千章以安反側之心者今亦宜從其處以息禍端遂議與各官公同燒毀後奉刑部題奉欽依原搜箱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真僞難辯著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臣等莫不仰歎聖主包含覆幬之量範圍曲成之仁可謂思深而慮遠也已以是臣等不復爲言且謂朝廷於此等事既已一槩宥畧與天下洗滌更始矣今御史張鉞風聞其事復有論列是亦防閑爲臣之大義效忠於陛下之心也尚書張子麟力辯其事而都察院覆奏以爲世寧之獄悉由該院與子麟無干則誠亦曖昧難明之跡今臣等亦不過據

事直言其實耳豈能別有所查訪然以臣愚度之嘗聞昔年宸濠奸黨爲之經營布置於外往往亦有詐爲他人書啟歸以欺宸濠而罔利者則此子麟之啟無乃亦是類歟不然子麟身爲執法大臣非一日矣縱使與宸濠交通豈畧不知有畏忌而數年之前輒以肆然稱臣於宸濠耶夫人臣而懷二心此豈可以輕貸然加人以不忠之罪則亦非細故矣此在朝廷必有明斷臣偶有所見亦不敢不一言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六終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奏疏

辭免重任乞恩養病疏 嘉靖六年六月

臣自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構危疑洶洶不保朝夕幸遇聖上龍飛天開日朗鑒臣螻蟻之忠下詔褒揚洗滌出臣於覆盆之下進官封爵名遣京師因乞便道歸省隨蒙賜敕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臣感激天恩雖粉骨碎身云何能報不幸繼遭父喪未獲赴闕陳謝服滿之後又連年病

臥喘息奄奄苟避形迹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迄今六年於此矣尚未能一覩天顏稽首闕廷今年六月初六日兵部差官齎文前到臣家以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鏌等勘處者臣聞命驚惶莫知攸措伏自思惟臣於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病患久積乃者謝恩之行輕舟安臥尚未能强又況兵甲馳驅豈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引疾輕出至於僨事死無及矣臣又伏思兩廣之役起於土官讎殺比之寇賊之攻刼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鏌平日素稱老成慎重一時利鈍前却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是蓋忠於陛下將爲國家弘仁覆久遠之圖所以激勵鏌等使之集謀決策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皆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自視未及姚鏌且近年以來又已多病況茲用兵舉事鏌等必皆深思熟慮得其始末條貫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與其間行事之際所見或有同異鏌等益難展布或軍旅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而已慎擇主帥授鉞分閫當聽其所爲臣以爲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鏌等隆其委任重

其威權畧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於民情土俗素相諳悉如南京工部尚書胡世寧刑部尚書李承勳者往代其任夫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之才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一已之功利全軀保妻子而已耳如臣之迂疎多病徒持文墨議論未必能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容令養疾田野俟病痊之後不終棄廢或可量置閒散之地使得自効其涓埃則朝廷於任賢御將之體因物曲成之仁道並行而不相背矣

赴兩廣任謝恩遂陳膚見疏 嘉靖六年十二月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具本辭免過蒙溫旨趣臣赴任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十一月二十日已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官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爲陛下一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臣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爲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

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況於此輩猺獞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爲姦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論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

炭者兩年於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猺海賊乘釁搖動窮廹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憔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狃爲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堡掠鄉村擄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

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讐怨之寇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寇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蓋使彼先慮預備併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況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志日以合併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

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蕞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卽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師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提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才繆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

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猺使能取快於二酋者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

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
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
六起。前後征剿。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
干。殺傷良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
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
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
之嫌。恐啟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
不敢明爲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
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

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畧。亦可概
見。田州切鄰交阯。其間深山絕谷。皆猺獞之所盤據。動以千
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
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
後必有悔。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嘉靖六年十二月

臣以迂疎多病之軀。繆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既已有不勝
其任之憂矣。方爾晝夜驅馳。圖所以仰副朝廷之重委者。而
尚未知所措。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况兩廣地
方。比於他處。尤繁且難。蠻夷猺獞之巢穴。處處而是。攻劫搶
擄之警報。日日而有。近年以來。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郡
縣之凋弊日甚。小民之困苦益深。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强
者。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
間也。蓋非重其事權。則不可以漸其官階。非漸其官階。則不

可以久其職任。非久其職任。則凡所舉動。多苟且目前之計。
而不爲日後久長之謀。邀一時之虛名。而或遺百年之實禍。
惰澤未洽於下。而小民無愛戴感戀之誠。德威未敷於遠。而
蠻夷無信服歸向之志。此巡撫兩廣之任。雖才能相繼。而治
效之所以未究也。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質性勇果。識
見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知其能。今年
力未衰。罷之閒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以爲巡撫。其於經
畧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委。及照刑部左侍郎梁材。新
陞南贛副都御史汪鋐。亦皆才能素著。抑且舊在兩廣。備諳

上俗民情皆足以堪斯任乞敕吏部於三人之中選擇而使之臣之駑劣多病俾得專意思田之役幸而了事容令照舊回還原籍調理非獨巡撫得人地方有所倚賴而臣之不肖亦苟免於覆餗之誅矣

時先生以朝命兼巡撫兩廣故上疏辭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嘉靖七年二月

臣欽遵敕旨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況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拔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疑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

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
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
起而爲盜不遑之徒因而號名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
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
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
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
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
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驁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
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

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
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猺
獞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當召
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猺海寇
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
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蠭起我兵勢難
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
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
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

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疲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
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
於岑猛之滅已各懷脣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
皆有狐兎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
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倩而來兵回之
日死者之家倒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
賠累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讟逃而歸者
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士人之
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內屏

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
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
抑亦翦膏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
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昔陳勝吳廣之亂實
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
其患十也故爲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
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
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
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羸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髓

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
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
耕種不廢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
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
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
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
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
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刼掠無虞內事
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

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
民釋兎死狐悲之憾土官無脣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
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
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
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
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
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踣頓道塗之苦居民無往來
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
也夫進兵行剿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

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
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
蓋目前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
動之毀頓兵堝倒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
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
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藏於其中
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
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
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

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爲然
十二月二十六日臣至南寧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
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
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　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
臣奉命查勘始知朝廷無必殺之意已而聞鎮守等官相繼
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乃遣其頭目先赴軍門投撫
臣等因復露布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剋期聽撫蘇受等
皆羅拜踴躍率衆掃境於今年正月二十六日歸命南寧城
下因首自縛臣等諭以朝廷恩德既已赦爾豈肯虧失信義

伯蘭蘇受二人擁衆負固騷動一方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
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
各杖之百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乃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
爾示罰者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
至其營撫定餘衆遂委右布政林富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
安插其衆於二月初八日各歸復業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
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
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
頑猺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

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愆劣謬承任使仰賴湯休
得免罪責快覩盛明豈勝慶幸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嘉靖七年四月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
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
有大小繁簡之别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
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
柔緩急之異禀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
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同亦惟以亂
民而已矣臣以迂庸謬膺重命得勘處兵事欽茲土節奉敕
諭謂可撫則撫當剿即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

嘗有所意必也又節奉敕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
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
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
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
愛惻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
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
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
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
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

因以發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失者是皆慮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卽已仰遵聖諭公同各官會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未盡謀有未周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

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縄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籍牙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縶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籍牙童梏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猶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守其墻墉

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决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旣僉同臣猶以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初服朝廷

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决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强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効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縄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寃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叅謁之來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敎其不逮寓警戒於

温恤之中消佪强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
爲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
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
策也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衙
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畧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
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
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爲之闢其荒蕪
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
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

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
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夫馬之
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
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
仰給於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
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
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
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俻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
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恩

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編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
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
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等前議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
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
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蠭起不約
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爲苗頑逆命之徒在各猺言之則
皆自以爲嬰臼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
有哀憐其志而反不直官府之所爲者況各猺告稱其先世

岑伯顏者嘗奉高皇帝敕旨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着
江夏侯護送伯顏爲田州土官知府子孫代代承襲其後如
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
之功猛罪雖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名之勦亦皆間
關奔走勤勞在人官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奉表朝賀貢獻
又遣人賫本赴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遠遯未嘗
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叛謀蹤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
順各猺之情若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
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

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則授以爲同知九年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議如此則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

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復予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即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又看得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爲岑邦佐幼爲岑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猺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以制御通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焆熾州民無主之故往往願得復還邦佐爲知州臣等方欲爲之上請如欲更用一人諸猺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立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并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仇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於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惟土

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議以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爲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則授以爲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

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携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於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爲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目甲分立爲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連屬制御之道悉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

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至於各甲之內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事體與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韋貴於事變之始即來投順又嘗効有勤勞宜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以旌其功徐五亦隨韋貴投順而効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韋貴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冠帶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投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又以盧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又以爲不然方其率衆爲亂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衆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況二府目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人不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衆目之下衆目固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爲定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爲衆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尚無受廛之民焉有入學之士況齋膳廩餼俱無所出即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

願改田州府學及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邀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漸歸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既庶財力漸有可爲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爲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爲有漸而民不知擾亦招徠塡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

地方緊急用人疏 嘉靖七年五月

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奉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兵部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臣惟思思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署民居悉已燒燬破蕩雖都屋尋丈之處亦遭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今各猺既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兒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亦可免但其風景淒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必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況思田去梧

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廨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況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安插各猺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又思田地方原係蠻夷猺獞之區不可治以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尚且不可又況常設重臣住劄其地豈其所堪則其供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斯亦不可不預言之者合無將本官廩給口糧一應合用之費及往來夫馬一應合用之人俱於南寧府衛取辦銀兩於庫貯軍餉內支給一不以干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猺生理漸復府治城郭廨宇漸以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煩勞之擾矣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嘉靖七年七月

以湖廣土官領兵隨同廣西各哨指揮千戶進剿牛腸六寺等巢

據湖廣廣西分巡各道呈稱。統督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遵奉方略。督同湖廣永順宣慰彭明輔領土兵二千六百名。隨同廣西潯州衛指揮馬文瑞。頭目向永壽。領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廣西潯州衛指揮唐勳。進剿牛腸等賊巢。又督同湖廣保靖宣慰彭九霄等。領土兵六百名。隨同廣西潯州衛指揮唐宏。頭目彭九皐。領土兵六百名。隨同廣西潯州衛指揮下堖頭目彭輔。領土兵六百名。隨同廣西潯州衛指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同廣西潯州衛千戶劉宗本。進

牛腸六寺等巢賊盡

剿六寺等賊巢。刻定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初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屬驅入巢後大山。圍結防拒。然訪知本院住札南寧。寂無征剿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略無警備。遂皆怠弛。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倉惶失措。彭明輔等督率目兵。衝突敵殺。賊鋒摧敗。奔踞仙女大山。各兵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初五日。連破賊寨。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爭渡覆溺。官兵奮勇追殺。當陣擒斬數多。至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回至潯州府。住劄間。隨蒙牌諭。就於十一日夜。仍前分布

湖兵剿仙臺花相白竹古陶等巢

官兵永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剿仙臺花相等處。保靖于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剿白竹古陶羅鳳等處。刻定十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腸等巢破滅。方懷疑懼。謀欲據險。合勢出拒。及官兵驟進。翕如風雨。遂奔入永安邊界。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於二十四日分路並進。四面仰攻。當

仙臺花相白竹古陶等巢賊盡

陣擒斬數多。餘賊遠竄。追殺無遺。又該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思恩府報効頭目王受。

思恩兵剿八寨諸賊

等目兵。及官軍三千一百名。分定哨道。進剿八寨稔惡猺賊。刻期四月二十三日卯時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晚。于新墟地

方屯布方略。乘夜銜枚速進。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我兵齊入。賊方驚覺。皆以為兵從天降。莫知所為。我兵乘勝追斬。薄午。四遠驍賊二千餘徒。各執長標毒弩。併勢呼擁來拒。我兵復奮擊而前。聲震巖谷。無不一當十。賊遂大潰。奔踞極高大山。我兵分道追躡。圍剿連破巢寨。二十四日。復攻破古蓬等巢。二十八日。攻破固安等巢。五月初一日。攻破古鉢等巢。初十日。攻破都者洞等寨。驍賊渠魁。擒斬殆盡。其餘殘黨千餘。將奔往柳慶諸處賊巢。官兵四路夾追。及之於橫水江。賊眾爭渡。層疊而載。適遇颶風大作。賊船盡覆。我兵既

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既晴復分路入山搜勦見遠
近巖洞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四千有餘八寨
之賊畧已蕩盡隨蒙本院議於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
所以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相視思恩府基
量定衛縣規則區畫既定乃遂班師而出職等參照斷藤峽
諸賊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憑險稔惡流
刼郡縣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今幸朝廷威德宣揚因湖廣
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
之機翕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興之役敵

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
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千之功盡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
其斬獲加于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懽騰皆以爲
數十年來未見有斯舉也宣慰彭明輔等扶病冒暑督兵勦
賊顛蹶崖谷仆而益奮即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盧蘇
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效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
搗自昔不到之巢斬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崖而
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
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爲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爲地

方之患今既招撫乃復爲地方除患嘖嘖稱歎謂其竭忠報
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等因到臣臣惟八寨斷
藤牛腸六寺仙臺花相等賊巢連絡盤據千百餘里自來征
剿所不能克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
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
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
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寃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智謀
才畧之所能及皆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
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

廊諸臣咸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國是謀與人爲善故臣
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爲竭其心之所
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効力以克致此雖
未足爲可稱之功而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
實可以爲後世行師之法矣不然兵耗財竭凋弊困苦之餘
僅僅自守尚恐未克而況敢望此意外之事哉宣慰彭明輔
等衝犯暑毒身親陷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
可必而明輔等忠義奮發畧無悔怠即其一念報國之誠殊
有不可泯者至於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再生之

恩自備資糧舍死破敵惟恐功効不立無以自其本心謂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語留撫思田布政使林富已開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必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參將張經沈希儀僉事汪溱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利害勤苦亦有緩急久暫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熏蒸經冒鋒鏑之場出入崎險之地固皆同劾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旣行廟堂協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宜慰彭明輔等特加陞

獎以旌其報國之義土目盧蘇王受等亦曲賜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嘉靖七年七月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猺感慕聖化悔罪求生已蒙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既寧定矣但凋弊之餘必須得人以時綏緝臣觀爲民副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旣有爲而又能不避艱險致仕知府朱衮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斷閑住副使楊必進曉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爲兵備於潮惠楊必進舊爲兵備於府江皆嘗著有成績兩地夷民至今思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其於地方之事必有所

濟臣惟任賢圖治得人爲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効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即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爲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

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至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畧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由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有瘳也。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

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爲者。乃爲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忞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爲不平。公論彌彰者。孰得而終掩之。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敝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爲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朝廷爲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不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敝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爲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

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揀擇而去取之。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嘉靖七年七月

臣於去歲奉命勘處思田兩府。蒙皇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爲無事寧靜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戍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毒痛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既目覩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遵敕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剿仰賴神武威德幸已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爲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

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敢仰負陛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遵奉敕諭便宜事理一面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上請乞賜採擇施行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看得八寨之賊實爲柳慶諸賊之根抵蓋其東連柳州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東江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賓州上林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百數十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其巢穴皆有山谿之限險扼之守不相通知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則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名雖爲八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自來攻之不能克者各巢之賊皆倚之爲逋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即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爲之一呼則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羣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羣賊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

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羣賊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爲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今已三遷而至賓州賓州既有守禦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籍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益敝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盡移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

之衆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何以還聚居民修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又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狠兵數千以分制八寨猺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不敢復入反與之交通共爲地方之害近臣督兵其地議將各官正以軍法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立功自贖各率土兵與該衛官軍助築城垣待工完之日就於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犄角而

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比舊衰少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强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柳慶之間一巨鎭矣此鎭一立則各賊之脈絡斷咽喉絶自將沮喪震慴莫敢輕動稍可反側據險出兵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真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木之本而衆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効順而服化矣

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看得思恩舊治在寨城山內尚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始移出喬利就巖險壘石爲城而居四面皆斬山絶壁如處戈矛劍戟之中自濬被誅繼是二十餘年反者數起曾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爲風氣所使雖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險峭之下必有狐鼠亦事理之有然者況其地瘴霧昏塞漸年始開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臣近因督勦八寨親往相度乃於未至喬利六十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之田而後山起伏蜿蜒敷爲平原環抱涵畜兩水夾繞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於南寧四面山勢重疊盤迴

皆軒豁秀麗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爲之景定方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踴躍趨事蓋思恩舊治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魚鹽諸貨常多匱絶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今府治既通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思恩者其始各因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大道朝往夕反無復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檢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

城於荒田者是亦保治安民勢不容已之事

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看得思恩舊有鳳化一縣然無城郭縣治遥來知縣等官多借居民村或寄其家眷於賓州諸處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故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而實無縣治臣近督勦八寨看得上林縣適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自後極高石山之間獨抽土山一脈起頓昂伏分爲兩股環抱而前迸有兩水夾流土山之外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重備互回盤轉折二三十里其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前此居民

千餘家皆極饒富後爲賊所占據遂各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賊既滅不及今創設縣治以據其險或有漏殄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石門之險而守外隘之寨不過數年又將漸爲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爲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內量爲築立城垣解宇遥委才能之官與督其役招集流移各修復其田業供其糧差蔚然遂可成一方之保障且其南通南丹新衛五六十里南丹在石門之內鳳化當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亡西至思恩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塞日久因此兩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途益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當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爲之唇齒氣勢日盛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緣茅綠篠等村寨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亦失之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目巡檢而舊屬鳳化一縣亦徒寄空名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固於思恩亦已稍有夾輔但自鳳化三里至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間尚隔上林一縣臣以爲并割上林

一縣通以屬之思恩似於事勢爲便而體統尤宜何者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蓋柳州所屬者且有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之尊而反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於體統亦有未稱況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爲遽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均之爲一屬邑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老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化日新則夷民之感發自易固有不可

益言之益也。夫立新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又安地方者也。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看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處。相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既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其糧差多在縣之奸豪。與之包圍。小民不勝追脇。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暴之。地日凋殘。盜賊日起。臣因入撫田寧。停舟其地。爲之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其地亦寬平深厚。江水縈迴環匝。傍有一江來會。亦正於此合流。沿江居民千

餘家。竹樹森翳。烟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爲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割宣化縣思龍鄉圖共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其間小民村居。如那茄馬坳之類。皆久已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比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寧矣。夫南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寧。而宣化尚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況田寧係新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檢。今得此一屬縣。爲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割上林以屬思恩之議。已畧言之矣。且左江一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於田寧。自田寧以通於雲貴交趾。則皆夷村土寨。稍有疑傳易成鬪隔。今田寧思恩二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商貨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之患。此亦安民利國之事勢所當爲者也

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看得斷藤峽諸賊既平。守巡各官

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臣以爲破滅窮兇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猺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即宜急爲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分投遍歷向化村寨。慰勞存恤。益堅其爲善之志。其漏殄諸賊。果能誠心悔惡。亦皆許其歸附。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益勸於爲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散。況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輕出。雖屯數千之衆。不過困頓坐食。徒擾民居。耗竭糧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當行。所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者。其在斷藤牛腸諸處。既切近潯州

府衛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各寨要害惟五屯正當風門備子諸巢穴西通府江北接荔浦各處猺賊最為要區宜設一鎮以控禦遮遏而衛所千戶所官兵亦幾及一千因困於衛役日漸逃避於附近村寨官司既失於清理又於其中分調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及至賊亂四起守禦缺乏則又調潮州之兵來協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適兼以統馭非人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單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庶可以居二千之衆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

者則盡數發還原衛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往復道途之苦仍於附近土寨之中清查揀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遂委智勇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務在地險既設而士心益和參將兵備各官不時親至其地或案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名其頑梗而曲示訓懲或進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災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目兵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守為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自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當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土目一二千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潛集城中蓄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而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何土不就此增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今為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者也

乞恩暫容回籍養病疏 嘉靖七年十月

臣以憂病跧伏田野六年有餘蒙陛下賜之再生之恩錫之
分外之福感恩稽首闕廷一覩天顏以申其螻蟻感激之誠
遂其葵藿傾戴之願既困疾病復畏讒譏六年之間瞻望太
息竟未敢一出門庭夫蒙人一飯之恩尚必思其所以為酬
受人一言之知亦必圖其所以為報何況君臣大義天高地
厚之恩上之施於其下者如雨露之霑濡無時或息而下之
承乎其上者乃如頑石朽株畧無生動此雖禽獸異類稍有
知覺者亦不能忍於其心是以每一念及則哽咽涕下徒日

夜痛心憫骨行吁坐嘆而已邇者謬蒙陛下過採大臣之議
授以軍旅重寄自知才不勝任病不任勞上陳辭謝又蒙溫
旨眷獎慰諭有加伏讀感泣不復能顧其他即日矢死就道
既而沿途備訪其所以致此變亂之由熟思其所以經理斡
旋之計乃甚有牴牾矛盾者而其事勢既已頗覆破漏如將
傾之屋半溺之舟莫知所措惟恐付託不効以孤陛下生成
之德以累大臣薦舉之明於是日夜危懼而病亦愈甚乃不
意到任以來旬月之間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兩府頑民帖
然來服千里之內去荊棘而成坦途其間雖有數處強大賊

巢素為廣西衆賊之淵藪根株屢征不克者亦就湖廣撤回
之兵而乘其取道之便用兩廣新附之民而鼓其報効之勇
財力不致於大費小民不至於疲勞遂皆殘厥渠魁蕩平巢
穴而遠近畧已寧靖是皆陛下好生之至德昭格於上下不
殺之神武幽贊於神明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陰誘默相以克
有此固非愚臣意望之所致及豈其知謀才力為能辦此哉
竊自喜幸以為庶得藉此以免於覆敗之戮不為諸臣薦揚
之累足矣而臣之病勢乃日益增劇百療無施臣又思之是
殆功過其事名浮其實福踰其分所謂小人而有非望之獲

必有意外之災者也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為炎毒所中遂患
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伏林野雖得稍就清涼親近醫
藥而病亦終不能止但遇暑熱輒復大作去歲奉命入廣與
舊醫偕行未及中途而醫者先以水土不服辭疾歸去是後
既不敢輕用醫藥而風氣益南炎毒益甚今又加以遍身腫
毒喘嗽晝夜不息心惡飲食每日強吞稀粥數匙稍多輒又
嘔吐當思恩田州之役其時既已力疾從事近者八寨既平
議於其中移衛設縣以控制諸蠻必須身親相度方敢具奏
則又冒暑輿疾上下巖谷出入茅葦之中竣事而出遂爾不

復能興今已輿致南寧移臥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之間新任鎮守等官亦皆相繼蒞任各能守法奉公兩省巡按等官又皆安靖行事刱滌往時煩苛之弊今日之兩廣比之昔時庶亦可謂無事臣雖病發而歸亦可以無夫後之憂矣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虀骨以自效又臣近歲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尚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爲養病之舉此臣之所大不得已也惟陛下鑒臣一念報主之誠固非苟爲避難以自偷安而憫其瀕危垂絕不得已之至情容臣暫回原籍就醫調治幸存餘息

鞠躬盡瘁以報陛下尚有日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八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序

兩浙觀風詩序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爲僉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問遺猶各賦詩以言已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

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巡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于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饑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强者蹶者齧者梗而孽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

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智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饑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者申蹶者起齧者馴孽者順竊者靖滌蕩剖刷而卒以無事於是乎修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雁蕩陟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弔子胥之忠誼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挹流風於彷彿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惟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歡欣鼓舞以頌

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永有所托而因以不墜也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履素先生詩一帙為篇二百有奇浙大參羅公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為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為僭也吾子以為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食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況乎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

聞於天下彰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況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為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參公之治吾浙寬而不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眾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

大叅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叅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叅公起拜曰。某固將以爲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叅公名鑑。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叅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爲有證云。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某爲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

初之舊。而某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眞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予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

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墻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恥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

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耻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憾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易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

送黃敬夫僉憲廣西序 乙丑○敬夫名 餘姚人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易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爲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則趨見難則避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疎薄接境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淜茫不常睹日月山獞海獠非時竊發爲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爲中原固

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捨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一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已固已有間

則又何怪其險易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為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為父兄以我為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況以為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為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寀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

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為童子以至於為今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眾者恒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為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況其赫奕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別三子序 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吝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為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眾焉雖有難為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為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眾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

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寡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耶蓋自近年而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為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

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咏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益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

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沈潛剛克。高明柔克。非其予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有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奥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鋟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某叙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

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思以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狥私

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於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為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五經臆說序 己巳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為醪也夫謂糟粕之為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為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畧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

之為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麯糵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為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送毛憲副歸桐江書院序 己巳名憲奎浙江人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餞之南門之外酒既行有起而言於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爲其處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爲方面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釐其軍民外撫諸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以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

益顯建立暴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爲乎今茲之歸脫屣聲利並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烟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大夫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志而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懽伸色養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捨之念又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蓋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以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以贈從者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以吉名 福建莆田人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輸而輸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輸裘巫醫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閩也。將閩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子言予以閩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

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送大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白巖名宇 山西太原人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詘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

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荊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

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其也敢忘國士之交替

別方叔賢序 辛未○叔賢號西樵名獻夫廣東人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章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尚於予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與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為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為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予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日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撤皐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于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為吾黨道之

贈王堯卿序 辛未○堯卿名 直隷永平人

終南王堯卿爲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夫言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爲實凡今之所謂務乎其實皆務乎其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皆以爲高矣才人皆以爲美矣學人皆以爲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粗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已矣吾惡夫言之多也况吾有君子

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張常甫序 辛未○常甫名 邦期鄞縣人

大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期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爲博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爲密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修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爲行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爲靜也可以爲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

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爲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別王純甫序 辛未○純甫名道 山東武城人

王純甫之冀教應天也陽明子旣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請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爲職竊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巳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細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爲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埴也圬墁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

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辨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圬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辨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以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達德名 浙江人

章達德將歸東雁石龍山人爲之請於是甘泉子托以考槃陽明子爲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啞然曰異哉二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夫閼兩形無塋兩精也其可矣今茲將惟職業之弗遑而顧雁蕩之懷乎彼章子者雁蕩之產矣則又可以居而弗居依依於京師者數年而未返是二者交相慕乎其外也夫苟游心恬淡而栖神於流俗塵囂之外環堵之間其無屏霞天柱乎雁蕩又奚必造而後至不然托踪泉石而利祿狃其中雖處常雲之頂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子仰而喟

俯而默卒無以應之也志其言以遺章子曰客見吾杜樵焉行矣子毋忘客之言亦無以客之言而忘甘泉子之托

別湛甘泉序 壬申○甘泉名若水字原明廣東增城人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

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性命之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辭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後興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烏容無

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宗賢名綰號石龍又號久菴浙江台州人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爲之蔽習爲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汚入之而流濁猶鑑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告顏淵克己復禮爲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己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既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也某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疢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見其非某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爲童

子即知棄去舉業厲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嘗爲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每見其溢於面今既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忍於宗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爲我結廬天台鴈蕩之間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壽湯雲谷序 甲戌

弘治壬戌春某酉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爲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爲予談呼吸屈伸之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葉陽休玉宸感陶隱君之遺迹慨嘆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日予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悷然猶有恒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免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入爲給事中又遷爲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奔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

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從官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尚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吾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

于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憊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攄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且以爲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嘻子

之鄉先生既幾于道而尚以壽爲賀乎夫壽不足以爲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傚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再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文山別集序 甲戌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値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益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泣下裂眥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蘄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

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人乎斯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爲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蘄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嚴復刻是集而屬某爲之序某之爲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以序謀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時而不忘乎與人爲善者節之裕也致自

盡之心而欲人同歸于善者忠之推也不以斬知爲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耳矣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瑩字德純江西永康人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間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于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

間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僮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强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强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

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玆乃命之方也已抑塋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乎陽子曰子未覩乎爇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以善名積浙江江山人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而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奕乎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

子之禮請陽明子與之坐蓊然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聳然若仆而與也明日又言之加審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審焉證之以論孟明日又言之加審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功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俾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德而無負於夫子之教居月餘告歸陽明子敘其言以遺之使無忘於得之之難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 乙亥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辨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某蚤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苶。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徑。蹈荊棘。墮坑塹。究其為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目以為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恒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

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按此文原本後有正德乙亥冬十一月後學餘姚王某序等字。年譜又序此篇為戊寅。細玩官留都等字。似是追述乙亥事也。後與安之書。亦有在留都時集為定論之語。其為乙亥作無疑。今編次乙亥。以俟學者考而正焉。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典卿名元敘浙江台州人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敘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群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奧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

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群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牛毛而莫既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為二也二則偽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鴈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論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清伯名澄浙江歸安人

陸清伯澄歸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繹所學贈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既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還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廡下之室而旦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邃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游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

即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哉澄則以為日退也澄始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欲然忽瞭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悶然大駭乃忽闖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矣自是且數月恭偃焉游焉業不加修焉反而求焉倀倀然頹頹然昏蔽擴而愈蔽私累息而愈興衆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為日退也明日入辭於陽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已為日退者進修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為日進者與人為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已為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

日退乎謂人爲日進也而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幾得失之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善甫名慶湖廣黃州人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爲夙夜勗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辯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荑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荑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荑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荑稗之弗如也夫

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己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者衆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德夫名 浙江西安人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爲禪學也復巳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間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

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昧焉者是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辨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爲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眞乎既而告歸請陽明子爲書其說遂書之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旣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敎之於是校士程曾氏採摭書院之興廢爲集而并以白鹿之規明政敎也來請予言以諗多士夫爲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興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爲乎然予聞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

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愼思者思此者也明辨者辨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漑之者也扶植而芟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敎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若各爲一事而不相蒙

若斯矣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幾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麻城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故而問志焉曰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俗之所向而無所識也以諏於鄉老有遺聽焉吾欲觀往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而無所稽也以詢於閭野有遺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疆域之所際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變而無所裁也則以之闊荒穢入林麓有遺歷焉亦惟文獻之未足也云爾嗚呼古君子之忠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吾何以盡吾心哉夫政有時而成息焉告有時而或窮焉書之冊而

百世守之斯其爲告也不亦遠乎志成使來請序吾觀之秩然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也物之祖也地也物之妣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以地理地必有所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興故次之以官政政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校學以興賢故次之以選舉賢興而後才可論也故次之以人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所事事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以志其邑之故若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叅之食貨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

均其施也節之典禮所以成其俗也遂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辨其等也修之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故本立而天道可明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義遂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可一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辨而民治可久矣居安盡變而民義不匱矣修此十者以治遂之邦國天下可也而況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政矣

別梁日孚序 戊寅○日孚名焯廣東人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躄行而不已未有不至而世之君子顧以爲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爲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騖於虛高率以爲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汚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嗤訕曰狂誕不自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爲而歸咎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矣進士梁日孚攜家謁選於京過贛停舟見予始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與之語日昃而别又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日則假館而請受業焉同舟之人强之北者閧譬百端日孚皆笑而不應莫不嘗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有萬里之行戒僮僕聚資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營閱歲而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必有大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孚笑曰吾今則有大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夫病狂喪心者乎方其昏逆瞶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自信以爲是也比遇良醫

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以神明之劑始蹶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爲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狂病不復者反從而哂唶之以爲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矣居無何予以軍旅之役出而遠日孚者且兩月謂日孚既去矣及旋而日孚居然以待旣以委其資斧於逆旅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將終身焉叩其學日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益歎聖人之學非夫自暴自棄未有不可由之而至而日孚出於流俗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復留餘三月其母使

人來謂曰姑北行以畢吾願然後從爾所好知日孚者亦交以是勸日孚請曰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火蹈荆棘矣予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爲有方體乎爲可拘之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旣醒之人而復赴湯火蹈荆棘者子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爲懼日孚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不滯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於性故不拘以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往而非學也奚必恒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求止予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大學古本序 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極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

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禮記纂言序 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敘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

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漭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擬議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烟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某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尚嘗爲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

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爲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之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

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子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之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辨說者而顧一倡群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

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己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之文集而請一言為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己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送聞人邦允序 乙酉○邦允名言浙江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蒼峽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為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媒利是益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傲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為重舉職為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送南元善入覲序 乙酉○元善名大吉陝西渭南人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憝窟據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隳俗因弊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兇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偽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構讒騰誹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為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矣盍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固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寧無責而獨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

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閧然譁怪以駭曰是迂濶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緝營毀而訕譏之士夫之為元善危者沮之曰民之謗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燼乎盍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諄諄焉亹亹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洎各邑之士亦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爭相奮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為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

恩愛乎至是惠洽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爲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爲勞我也我其無人之心乎侯眞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以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嚴父吾去吾將安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寧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

侍几杖猶爲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爲哉衆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喻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遄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送別省吾林郡憲序 戊子○省吾名富

嘉靖丁亥冬某奉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既思田來格謀所以輯綏之道咸以爲非得寛厚仁恕德威素爲諸夷所信服者父臨而母鞠之殆未可以强力詭計切制於一時而能久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省吾之名上請乞加憲職委之重權以留撫於茲土蓋一年二年而化洽心華朝廷永可以無一方顧也乎則又以爲聖天子方側席勵精求卓越之才須更化善治則如省吾之成德夙望大臣月交章論薦或者請未及上而先已有陞委

峻擢恐未肯爲區區兩府之遺黎淹歲月而借之以重也疏去未踰月而巡撫鄖陽之命果下矣當是時八寨之猺積禍千里且數十年方議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劾之民以先之報聞衆咸爲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吾曰不然當事而中輟之仁者忍之乎遇難而苟避之義者爲之乎吾旣身任其責幸有攺命而亟去之以爲吾心吾能如是哉遂弗停驅而往冐暑雨犯瘴毒乘危破險竟成八寨之伐而出嗟乎今世士夫討逐功名甚於市井刀錐之較稍有患害輒相連攻輒設機阱立黨援以巧脫幸免一不遂其私

瞋目攘臂以相抵捍鉤摘公然為之曾不以為恥而人亦莫有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而省吾所存獨與時俗相反若是古所謂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省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諱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蓋晝夜不怠忘其身之為拘囚也至是別已餘二十年而始復會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乎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

若決江河可謂平生之一快無負於二十年之別也矣今夫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為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之質得之於天者既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之日以新而業之日以廣也何疑乎自此而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將不自省吾為之倡也乎於省吾之別庸書此以致切劘之意若夫期望於弊位之間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豈足為省吾道之哉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八終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九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記

提牢廳壁題名記

京師天下獄訟之所歸也天下之獄分聽於刑部之十三司而十三司之獄又并繫於提牢廳故提牢廳天下之獄皆在焉獄之繫歲以萬計朝則皆自提牢廳而出以分布於十三司提牢者目識其狀貌手披其姓名口詢耳聽魚貫而前自辰及午而始畢暮自十三司而歸自未及酉其勤亦如之固

天下之至繁也其間獄之已成者分為六監其輕若重而未成者又自為六監其桎梏之緩急扃鑰之啓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饑渴疾病之殊養其微至於箕箒刀錐其賤至於滌垢除下雖各司於六監之吏而提牢者一不與知即弊興害作執法者得以議擬於其後又天下之至猥也獄之重者入於死其次亦皆徒流夫以共工之罪惡而舜姑以流之於幽州則夫拘繫於此而其情之苟有未得者又可以輕棄之於死地哉是以雖其至繁至猥而其勢有不容於不身親之者是蓋天下之至重也舊制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至是弘治庚申

之十月而予適來當事夫予天下之至拙也其平居無恙一
遇紛擾且支離厭倦不能酬酢況兹多病之餘疲頓憔悴又
其平生至不可强之日而每歲決獄皆以十月下旬人懷疑
懼多有變故不測之虞則又至不可爲之時也夫以天下之
至繁也至很也至重也而又適當天下至拙之人值其至不
可强之日與其至不可爲之時是亦豈非天下之至難也以
予之難不敢忘昔之治於此者將求私淑之而廳壁舊無題
名搜諸故牒則存者僅百一耳大懼泯沒使昔人之善惡無
所考徵而後來者益以畏難苟且莫有所觀感於是乃悉取

而書之廳壁雖其既往者不可復追而將來者尚無窮已則
後賢猶將有可別擇以爲從違而其間苟有天下之至拙如
予者亦得以取法明善而免過愆將不爲無小補然後知予
之所以爲此者固亦推己及物之至情自有不容於己也矣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壬戌 ○孟登名瀛河南羅山人

弘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謫貳興國越三年擢知州
事公既久於其治乃奸鋤利植而民以大和又明年壬戌擢
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去民既留公不可則相率祀公之像以
報公德而學宫之左有疊山祠以祀宋臣謝枋得者舊矣其
士曰盍祀公像於是嗚呼吾州違元之亂以入於皇朝雖文
風稍振而陋習未除士之登名科甲以顯於四方者相望如
晨天之星數不能以一二蓋至於今遂茫然絕響者凡幾科
矣自公之來斬山斥地以恢學宫洗垢摩鈍以新士習然後

人知敎禮興樂而文采蔚然於湖湘之間薦於鄉者一歲而
三人蓋夫子之道大昭於興國實自公始公之德惠固無庸
言而化民成俗於是爲大祀公於此其宜哉民曰不可其爲
公別立一祠公之未來也吾民外苦於盜賊内殘於苛政瀆
湖之民死於魚課者數千餘家自公之至而盜不敢履興國
之界民違猛虎魚鼈之患而始釋戈而安寢歌呼相慰以嬉
於里巷公之惠澤吾獨不能出諸口耳嗚呼公有大造於吾
民乃不能別立一祠而使並食於謝公於吾心有未足也士
曰不然公與謝公皆以遷謫而至吾州謝公以文章節義爲

宋忠臣而公之氣槩風聲實相輝映祀公於此所以見公之庇吾民者不獨以其政事而吾民之所以懷公於不忘者又有在於長養恩恤之外也其於尊嚴崇重不滋爲大乎於是其民相顧喜曰果如是我亦無所憾矣然其誰紀諸石以傳之士曰公之經歷四方也久矣四方之人其聞公之賢亦既有年矣然而屢遭讒嫉而未暢厥猷意亦知公之深者難也公嘗令於餘姚以吾人之鄉公則其人宜於公爲悉乃走幣數千里而來請於予且告之故某曰是姚人之願不獨輿國也公之去吾姚已二十餘年民之思公如其始去弗有自公

所來者必相與環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險易幸采狀貌鬚髮之蒼白與否退則相傳告以爲欣戚以吾姚之思公知輿國之爲是舉亦其情之有不得已也然公之始去吾姚既嘗有去思之碑以紀公德今不可以重複其說而輿國之績吾雖聞之甚詳然於其民爲遠雖極意揄揚之恐亦未足以當其心也姑述其請記之辭而詩以系之公諱瀛河南之維川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於維胡公允毅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輿國惟此輿國實荒有年自公之來闢爲良田冤乘于垣死課于澤公曰吁嗟茲惟予譴勤爾蒸禾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謠以歌乃築泮宮教以禮讓絃誦詩書溢于里巷庶民諄諄庶士彬彬公亦欣欣曰維家人維公我父維公我母自公之去奪我怙恃維公之政不專於寬雨暘惟若時其燠寒維公文武亦周於藝射御工力展也不器我拜公像從我父兄率我子弟集于泮宮父兄相謂毋爾敢望天子用公訓於四方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倉廩以儲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之時。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盡藏於私室。後世若常平義倉。益猶有所以爲民者。而先王之意亦既衰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遂邈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饑莩相枕藉。而上無賑貸之令。雖良有司亦坐守鍵閉。不敢發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視其官廩。如仇人之盤。無以剌其刃爲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也哉。紹興之倉目如坻大有之屬。凡三四區。中所積亦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饑餓稍不稔。即無免焉。歲癸亥春。融風日作。星火宵隕。太守佟公曰。是旱徵也。不可以無備。既命民間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材。得倚大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爲預備倉。於是四月不雨。至於八月。農功大壞。比室磬懸。民陸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療。市火間作。貿遷無所居。公帥僚吏遍禱於山川社稷。迺八月己酉大雨。洽旬不稿。復蘇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公曰。嗚呼。予所建今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將有裨。迺益遂厥營。九月丁卯工畢。凡爲廩三面。廿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爲廳事。以司出納。而以其無事時。則凡賓客

部使之往來而無所寓者。又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阯民居限以爲垣。東折爲門。出之大衢。並門爲屋廿有八楹。自南亘北。以居商旅之貿遷者。而月取其值。以賓廩粟。又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蕃積三歲。而可以有一年之備矣。二守錢君謂其僚曰。公之是舉。其惠於民。豈有窮乎。夫後之民。食公之德。而弗知其所自。是吾儕無以贊公於今日。而又以泯其績于後也。於是相率來屬某以記。某曰。唯唯。夫憫災而恤患。庇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忽。臨事之勇也。創今以圖後。敷德之誠也。行一事而四善備焉。是而可以無紀也乎。某雖不文也。願與執事而從事。

平山書院記 癸亥

平山在鄞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君溫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鄞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爲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忘吾先君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蓋書院爲有力焉。溫甫始爲秋官郎。予時實爲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爲予言平山之勝。聳秀奇特。比於峩嵋望之巖屬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烟雲杳靄。暇輒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湍絕壑。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虧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遠。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藝之以寒香之塢。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雲晦暝之朝。化川澄芬之夕。光景超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莫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汩沒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既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洶怪。西湖山水之秀[illegible]

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焉。噫。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甫相見於杭。而亹亹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其沉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其爲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游自得。固將發爲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溫甫既已成已。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爲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嶄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爲人也。以溫甫之語予者記之

何陋軒記 戊辰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某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縟。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黝丹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乃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辦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略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縶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樸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若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君子亭記 戊辰

陽明子旣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營駕檻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然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群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

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懾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謙於自名也。而假之竹。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而可乎小子識之。

玩易窩記 戊辰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指。孑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瞭兮其若徹。菹淤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易。而不知其夷之為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為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賓陽堂記 戊辰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也。賓日。羲之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義以賓。賓之寅。而賓日。傳以賓日之寅而賓賓也。易曰。日乃陽之屬。為日。為元。為善。為吉。為亨治。其於人也。為君子。其義廣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為泰。曰賓自外而內之。傳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而客有小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耳。吾以君子而賓之也。賓其甘為小人乎哉。為賓日之歌。日出而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再拜稽首。人曰予狂。匪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出。稽首再拜。人曰予憊。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翳其曀。其日惟霾。其暄其霧。其日惟雨。勿忭其暄。倏焉以霧。勿謂終翳。或暘其暘。其光矣。其光熙熙。與爾偕作。與爾偕宜。倏其霧矣。或時以熙。或時以熙。孰知我悲。

臥馬冢記

臥馬冢在宜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當苑。若涌若滀若奔。若伏。布為層褶。嶐為覆釜。漫衍陂迤。環抱洄迴。中凝外完。內缺門若。合流。泓洄高岸屏塞。限以重河。敷為廣野。桑乾。崩尼。遠泛近挹。今都憲懷來王公實葬厥考大卿於是。方公之卜葬也。禱於大卿。然後出從事。旣如未迪末。迴來茲顧瞻徘徊。心契神得。將歸而加諸卜。爰視公馬卷然跽卧。嗟嗅盤旋繾綣嘶秣。若故以啓公之意者。公曰嗚呼。其兆歸卜。先公則既命於此矣。就其地窆焉。厥土五色。厥石四周。融潤煦淑而勢聚拱。旣葬弗震弗崩。安靖妥謐。植樹蓊蔚。庶草芬茂。禽鳥哺集。風氣凝毓。產祥孕休。祉福駢降。鄉人謂公孝感所致。相與名其封曰臥馬。以志厥祥。從而歌之。士大夫之聞者又從而和之。正德戊辰某謫貴陽。見公於巡撫臺下。出圖是於公之鄉人。客有在坐者曰。公其休服於無疆哉。昔在士行牛眠協兆。峻陟三公。公茲實類。於是某曰。此非公意也。公其慎厥終。惟安親是圖。以庶幾無憾焉耳已。豈以徼福於躬。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子。則天無弗凡。無弗祐。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斯安矣。心安則氣和。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衍於無盡。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以鄉人之言問焉。公曰信。以某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子知之。其遂志之。以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遠俗亭記 戊辰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為之記曰俗習與古道為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必高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為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詞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不遠於舉業辭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公以處之

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之凡鄙猥瑣而徒閒散疏放之是托以為遠俗其如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為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為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象祠記 戊辰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庳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庳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

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

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毁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隆興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澗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豁者若樓殿門闕懸若鼓鐘編磬幡幢綴絡若搏風之鵬翻集翔鵠蜿蜒之糾蟠猱猊之駭掇譎奇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澄潭邃谷不測之淵瓊秘回伏爲林秀木垂蔭蔽虧鳴瀑清谿停洄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下上於窮崖絶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踣煩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

雖庸儔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盻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蓋不言可知矣巖界興隆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頓饑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戍卒官吏與凡苗夷犵狫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釐祀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之請也乃捐資庀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釐祝之所曰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而

址架樓三楹以爲部使者休息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之故事適而民逸今行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巡遠度其工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舍勸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饑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瞻祝者有所瞻依以爲竭虔效誠之地而玆巖之奇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是舉也葢得之矣況

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矣寺始於戊辛周齋公至是凡二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於佛老訓詁辭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于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既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玆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亦遣人

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決有成敗焉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于老佛辭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没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己任書院將無因而圮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墟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啓羅李晦菴其統緒相承斷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

之不容於無辯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渋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非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遊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議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耻於從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

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應天京兆也其學爲東南教本國初以爲太學洪武辛酉始改創爲再修於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寖以敝圮正德壬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爲尹乃克易朽與頹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益石欄若干楹於儒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意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僎序二公之續徵予文爲記予既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

士若知二公修學之爲功矣亦知自修其學以成二公之功也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廪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繕其弊壞新其圬墁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爲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耻以爲垣牆六經以爲戶牖四子以爲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

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修焉有司者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恥也二公之修學既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恥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牆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圮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為姦是學校之為萃淵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為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為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為首善之地豪傑俊髦先

後相望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儒學記 乙亥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覩也故廢日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瑆氏既和輯其民始議圻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興徐丙氏來就也舍日夜祇新厥士尹因謂曰予為我造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聞相謂曰學論方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若

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為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既費其材又盡其力而與一二儕請無妨教事以數民間相謂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如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眾益趨以勸十月辛丑尹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聚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廚庫藏為戟門又前為欞星門又前為泮宮坊

皆以石殷後爲明倫堂爲東西齋又後爲尊經閣明倫堂之
左爲三廨以宅三師前區三閣閣前爲名宦祠又前爲鄉賢
祠又前爲崇文後明倫堂之右爲致齋所又右爲饌房又右
爲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爲宰牲所又前爲
六號凡爲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畢役未迨將
也閭閻之民尚多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相顧咨嗟
以爲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煥煥爾庠生某撰考其事來
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
有司者賦民奉徵輸督界勢不能得則反仇視今縣尹學諭

一言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
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
其材與力至爭刀錐斬舉手投足寧殆其身而不悔今六合
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十百金効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
爲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民倡矣
民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己之財勞
己之力以赴上之所欲爲士秀於民而志於道修其明德親
民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
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論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
已爲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其志
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於六合之士
邪將又不在於六合之士邪

時雨堂記 丁丑

正德丁丑，奉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越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乃出田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旱，將謂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呼！民惟稼穡，德惟雨，惟天陰騭，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去其螟螣，惟乃有司實耨穫之，庶克有秋，乃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無紀也。巡撫都御史王某書。是日，參政陳策、僉事胡璉至自班師。

重修文山祠記 戊寅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爲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圮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椎異類，猶知敬慕，而況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況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況其土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三公之沒，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燿，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各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固公所爲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娼嫉褊鶩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爲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

而論之以告夫玆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敎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己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修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姑以矯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

是者吝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告夫後之官玆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修公之祠而務修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玆邑睹公祠之圮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弊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玆擧之有成也推其愧心之言而爲之記

觀德亭記 戊寅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躁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歉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

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射也者射已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已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記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升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耻退讓而無有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法興而忠信廉耻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搜檢巡綽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

所積勢有不可得而改焉者也雖然古人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黙行之者不猶有可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不猶有可爲乎有司之奉行其識下者昧古之道而益浚之以刻薄猥瑣之意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以陋者益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若浙之諸君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乎者矣浙之貢院舊在城西嘗以隘遷於藩治之東北而苟簡尚仍其舊嘉靖乙酉復當大比監察御史潘君倣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傾慮其事而預圖之慨規制之弗備弗飾相顧而言曰國家之施孰有大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與居廨所而責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啓處優其飱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盡心求士之誠乎慢令弛禁因使陷於非僻而後摧辱之其爲押侮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戒而肅以全其廉耻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爲三楹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爲五楹庖湢器用無不備舉又拓明遠樓以爲三楹而上爲三層下疏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

爲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恪修夫然後入而觀焉則森嚴洞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試者自消其囘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修於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行令肅觀向一新若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黙行之者矣能匡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妙運於心術之微而務竭其得爲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君之求已乎丁訖使來請記辭不免而遂爲書之嗚呼天下之事所以弊於今而

不可復於古者寧獨科舉為然乎誠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
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濬河記 乙酉

越人以舟楫為輿馬濱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淤隘蓄洩既亡旱潦頻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鬬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沮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謠之曰南守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拆越之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忭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

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熇也微南侯兮吾其燋矣溼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鼈矣我輸我獲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於石以詔來者

從吾道人記乙酉 董蘿石名澐浙江海寧人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操紙吟嗚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為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為偶人之狀其

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為以為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為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嘆曰有是哉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為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為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鬨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求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

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為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傲卒歸於兇頑鄙倍故凡世之為子而不能孝為弟而不能敬為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為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

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嘆曰卓哉蘿石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眞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

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眞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眞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不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眞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眞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親民堂記 乙酉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政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亘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

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而後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修身焉可矣，而何家國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曰然則烏在其為止至善者乎。曰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或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霸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皆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

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騖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元善

有然而嘆曰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易簡也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為一家中國之為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為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其言於壁而為之記

萬松書院記 乙酉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前弘治初參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址而改為之廟貌規制略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近年以來有司相繼脩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為遊觀之所而講誦之道未備也嘉靖乙酉侍御潘君景哲奉命來巡憲度丕肅文風聿新既簡鄉闈收一省之賢而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為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修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為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頃揭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肄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而以屬之提學僉事萬君汝信汝信曰是固淛之責也藩臬諸君咸贊厥成使知事嚴綱董其役知府陳力推官陳箎輩相協經理閱月踰旬工訖事舉乃來請言以紀其事惟我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群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騖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

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卒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當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格之賞以倡勇敢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書院之設固亦此類也歟士之來集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既進我於學校矣而復優我於是何爲乎寧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吾之舉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於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斯明倫之學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僞矣不雜於人僞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則爲喜怒哀樂以言其事則爲中節之和爲三千三百經曲之禮以言其倫則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爲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有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固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霸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淫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而後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故爲多士誦之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

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咏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焉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弗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禮也者志

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祖父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

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

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

重修山陰縣學記 乙酉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疚，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爲秋官郎，洛陽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矣。其大意以爲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餼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修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修諸其身焉，此爲師爲弟子者之修學也。其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爲

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爲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僞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

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為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為教而學者惟以是為學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偽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略知反本求

源者則又鬨然指為禪學。而群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己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為說然其意以為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己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為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所以為異也今之為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

心養性為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騖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為禪而反仇讎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為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為蔽而未可遽以為非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為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為一言之嗚呼

吾豈特爲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九終